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

苏轼散文精选

主编○王运熙

王水照
聂安福
选注

東方出版中心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

主编　王运熙

苏轼散文精选

王水照　聂安福　选注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苏轼散文精选　　王水照　聂安福 选注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25
字数：387千字　插页2
版次：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80627-257-7/I·102　　定价：25.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系“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之一。苏轼是北宋诗文书画俱佳的大文豪，其散文成就历来为人所推崇。本书荟萃了他的传世佳作159篇，包括“赋”、“论说”、“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人事杂物记”、“序与跋”、“书信”、“表奏与制敕”、“碑铭祭文”等各种体裁和风格的代表作。他的论说文纵横捭阖、翻空出奇、一气呵成，如《教战守》、《决壅蔽》等。其记、传、书序等变幻莫测、潇洒闲雅，如《凌虚台记》、《超然台记》。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同时，本书对各篇文章作了简明的注释和精炼的评讲。既可供文学爱好者浏览欣赏，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总　　序

王运熙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八位作者，均以擅长散文著名，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不但是唐宋时期散文创作的高峰，而且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代初期人朱右，非常推崇韩、柳等八家之文，编选了一部《八先生文集》。这是把八家文合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开端。明代中期，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一批文人出来，大力推崇并学习以八家为主的唐宋散文，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唐宋派"。唐顺之选录先秦至唐宋散文为《文编》，于唐宋时代也是着重标举八家之文。茅坤编选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流播遐迩，影响广泛，从此唐宋八大家遂被认为是散文作者的楷模，其作品在许多文人士子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也在文学史中被确定下来。

中国古代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词句一般朴素自然，句式长短错综。至东汉，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愈益发展昌盛，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骈文除要求词句两两相对、句式整齐外，还讲究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追求辞藻华美、声律和谐、用典富丽等。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骈文固然也产生了不少名篇佳作，但因过分重视语言形式，常见雕琢，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挥洒自如的表达功能。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古文运动的先驱者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他们反

对华艳的骈体文风，提倡写朴实的散文。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初步动摇了长期以来骈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

韩愈、柳宗元两人是好友，在文学上是同道，都主张学习先秦西汉的文章(因为时期较古，所以称为古文)，反对东汉以降盛行的骈文。他们提倡比较朴素自然的古文，使文章能够顺利地叙事达意，有利于政治教化。但韩、柳也很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两人注意广泛地向前代遗产学习，先秦的经传、史书、诸子、楚辞，汉代的史传、上书奏议、辞赋均有涉猎和吸取，因而文章不但写得清朗有力，而且文采斐然，不但扭转了骈文雕琢柔靡的文风，而且克服了古文运动前驱者过于追求朴实、流于干枯的弊病，以其有力的创作成果显示出古文运动的辉煌业绩。韩、柳两人还注意奖掖、培养后进，在两人周围，团结了一批古文作家，如李翱、皇甫湜、刘禹锡、吕温等，使古文运动颇具声势。然而骈文统治文坛毕竟已有数百年之久，根深蒂固；加上唐代科举取士，考试的诗、赋、判文等均用骈体，影响甚深，因而唐代政治界、社会上日常使用的文体大抵还是骈文。韩愈的一些后辈如皇甫湜、孙樵等，还有意发展了韩文崇尚奇险的一面，文风流于艰涩，使古文失去了号召力。晚唐五代，骈文仍然昌盛，古文又告衰落。

至北宋，遂有第二次古文运动出现。北宋前中期，文人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提倡古文，推崇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但成就都不大。直至中期欧阳修、苏轼出来，才奠定了古文高奏凯歌的局面。欧阳修继承韩愈的传统，大力提倡儒学和古文。他不但本人文学成就卓越，而且注意提携后进，培养了一批人才，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都经过他的提拔。宋王朝为了改变风气，科举取士不再沿袭唐代考律诗、律赋等，改用散体的策论。欧阳修曾知贡举，管理科举取士，他大力提倡平正文风，黜落写怪僻文章的士人。这些都对文风改变起了不小作用。苏轼在当时影响也大。他才华横

溢，创作成就杰出，还团结提携了一批文人，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擅长诗词散文，也称“苏门学士”。其余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四人，于古文均各有建树。北宋中期，以欧阳修、苏轼为首，人才辈出，成绩辉煌，终于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以后元明清各代，古文一直在文坛保持主导地位。鉴于唐后期古文崇尚奇险怪僻之风的不良后果，欧阳修、苏轼等特别重视提倡明白流畅的文风，反对怪僻，取得了明显效果。比较说来，宋代的古文较之唐代更为平易流畅，彻底摒弃了雕琢的痕迹。这种文风容易为广大士人所接受，也是宋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此后散文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都提倡儒学，强调孔子、孟轲所宣传的仁义之道，主张通过写作古文来宣扬儒家之道。但他们主张明道，不像宋代道学家(即理学家)那样偏重修身养性的内在工夫，而是关注政治社会状况，着重在治国安民之道。他们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具体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但都热爱祖国，希望国家强大昌盛，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他们敢于揭露种种政治弊端，提出改革主张，希望君主加以采纳；他们希望中央朝廷的巩固，或反对地方割据势力，或反对外来的侵扰。这些思想表现于文学，就使其文章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进步倾向。唐宋八大家大抵为人正直，博闻多识，学养深厚，其文章除议论政治社会外，还广泛涉及各种社会现象和学术问题，显示出他们博赡的学识和聪明睿智。他们热爱人生，热爱祖国河山和美丽的风景，对亲戚朋友富于情谊，这方面的美好真挚的情感在许多篇章中获得广泛表现。

八大家很重视文章的艺术性。他们主张文以明道，既重道又重文。他们虽然反对魏晋南北朝雕琢的骈文，但并不全然排斥骈偶，在一部分文章中仍然采用对偶、排比，而运以灵活之气；还注意吸取骈文的结构章法和表现技巧。他们兼长论说、记叙、抒情各体散文。其论说、记叙文大抵继承先秦汉代文章的优良传统而又有

所发展创造。抒情写景文章，魏晋南北朝相当发达，佳作纷呈。八家文注意吸取它们清雅隽永的特色，而复化骈为散，化整齐为流宕，创造出许多优美动人的名篇佳作。他们不赞成骈文的华丽辞藻和追求声律，但其朴素的语言自有另一种声调、色泽之美。八大家的古文，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先秦汉代散文的基础上，部分地吸取了骈文在题材、文体、语言、表现技巧等方面的优秀成果和营养，融化改造，形成了鲜明生动的新散文，因而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八大家中的韩、柳、欧阳、王、苏轼五人，不但是卓越的散文家，还是杰出的诗人，他们往往使用诗歌化的语言来写作散文，使不少篇章洋溢着诗情画意，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

八大家的散文，由于作者性格、才能等条件差异，具有各自的风格特色。大体说来，韩愈之文雄奇浑灏，柳宗元之文渊深峻洁，欧阳修之文委婉纡徐，苏轼之文闳肆奔放。宋代李涂以水比喻四家之文有曰："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文章精义》)其品评颇有道理。此外，曾巩之文平正绵密，王安石之文峭拔劲健，苏洵之文豪爽骏发，苏辙之文洗炼疏宕，各擅胜场，引人瞩目。

八大家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长期来被许多文人奉为散文的正宗。明代初年著名散文家宋濂、刘基，明中期以归有光、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古文家，都以八大家之文为宗。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也是如此。桐城派中坚人物姚鼐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流传广泛，人们把它与以选录骈体诗文的名选本萧统《文选》相提并论。该书选录古文辞(即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先秦汉代，一是唐宋八大家。清代初期吴楚材、吴调侯所编选的《古文观止》，迄今流传极广。该书选录自先秦至明代散文，八大家之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八大家散文受后人的重视程度。上面说过，八大家散文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美好的人生旨趣，形式优美，表现鲜明生动，这些对于今天新时代作家的创作，也将产生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这部“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分别选录八大家之文，加以注释解说，以期读者能方便地阅览八大家的名篇佳作，认识祖国文学遗产的丰厚优秀，有助于思想品德、文化知识、艺术修养等诸方面的培养和提高。

1997年5月

前　言

苏轼是北宋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有建树，同时在散文领域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标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他和欧阳修一起，建立了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并作为有宋一代散文的成熟而稳定的主体风格，在中国散文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礼部进士试，嘉祐五年(1060)应"制举"(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入第三等，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卷入北宋多起政治斗争的旋涡：先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后又与司马光为首的反新法派有龃龉，同时还不满于程氏(程颢、程颐)之学的矫饰和繁琐，以致形成"洛蜀党争"(程氏兄弟是洛阳人)。因而仕途坎坷曲折，屡遭贬谪。一是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身罹北宋最大一场文字狱的迫害；一是晚年被贬至当时蛮荒的岭南(惠州)和海南(儋州)，长达七年。后蒙赦北归，不久就在常州去世。

在体现共同的主体风格的基础上，苏轼的散文又以雄健奔放、挥洒自如为特色，区别于其他宋代散文家。正如他自己在《文说》、《答谢民师书》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喷薄而出，"如行云流

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是兼擅众体的古文大家,政论和史论,记、传和书序,以及杂记、书简、题跋等随笔小品,不论抒情叙事,都表现了这一写作特色,成就卓著。

苏轼的政论和史论,主要集中写于初入仕途时期。他在应“制举”时所写的《进策》、《进论》等系列论文多篇,总结历史教训,分析当前形势,研究治国之策,反映了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和对形势发展趋势的洞察力。这些虽不是纯文学散文,但苏轼饱含政治激情,旁证博引,巧譬善喻,写得迂回往复,波澜层层而又主旨集中,一气呵成。如《教战守》、《决壅蔽》等就是其中有名的篇章。苏轼的史论,则在文从字顺、论辩滔滔之外,又有喜作翻案的特点。如《留侯论》,对黄石公赐书张良的故事,一扫其神奇乃至迷信的色彩,回到人事上来找原因,发前人所未发,颇具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面貌。

苏轼记、传和书序一类以叙事为主的文章,比其政论、史论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他的亭台堂阁记,打破一般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格局,三种成分按主题展开的需要而错杂使用,变化莫测。如《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篇,主旨相类而结构却不雷同,三种成分的配置各极其妙。有的记更对这种文体的传统框架多有所突破。如《石钟山记》、《李太白碑阴记》都可以看作特殊性质的议论文。前者是辨误,后者是辨诬。前者以考求石钟山命名原因为线索,偏重于议论,但中间一大段却是神采飞动的记叙描写,又与前后议论融为一体;后者从“气”、“识”两端为李白随从永王李璘辨白,却多用引证之法:引李白的具体行动,引夏侯湛的评语等,丰富了“记”这种文体的表现手段。他的传记类(包括祭文)作品,也常常突破文体的局限,体现了灵活多变的创作个性。如《方山子传》、《郭忠恕画赞》等,撇开对传主生平的介绍,只抓住传主的几个细节来展示其狂放的主要性格特征。笔墨简省而形象生动,达到了很高的文字工力。《祭欧阳文忠公文》、《祭陈令举文》

等哀祭文，都没有平铺直叙地颂扬他们的功绩和成就，而是伴随俯仰呜咽的沉痛哀感，逐次展现他们的生平行实大节，表达作者对他们的独特评价。苏轼的书序类文章，写法也不拘一格，《范文正公文集叙》、《王定国诗集叙》等，或叙人物，或论文学，也是为世传诵的名篇。

苏轼的随笔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在提高我国古代散文的文学性和个性化程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较多地选录了这方面的作品。他的随笔小品大都作于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其文学样式主要是杂记、题跋、书简，其构成因素有议论、叙事、抒情，其写作特点是信手拈来，随口说出，追求自然为文，绝少藻饰，而其总的内容是突现一个历经磨难而旷放豁达、富有生活情趣的心灵，是他性格的升华，思想的结晶，或者说，用自然无华的小品，写出了真率无饰的人品。他的记游文字，如黄州时期的《书清泉寺词》、《记承天寺夜游》、《记游定惠院》，惠州时期的《记游松风亭》、《游白水岩》，儋州时期的《书上元夜游》等，都善于表现对自然景物的赏会和对人生哲理的领悟之间的融合。他的书简，如《答秦太虚书》、《与侄孙元老》、《与谢民师推官书》等，或叙身边琐事，或抒人生感叹，或述艺术见解，娓娓写来，亲切有味，字里行间总有一个活脱脱的坡公在。其题跋如《画水记》、《书临皋亭》、《书〈归去来词〉赠契顺》等，内容丰富，都是散文中的艺术精品。苏轼随笔的另一个特点是多雅谑。读他的这类文字，总会感受到谐语戏言层出不穷，迎面而来，处处闪耀智慧的光芒。但他的谐趣是有着思想、哲理、感情的深度的，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幽默，更区别于浅薄的油滑。有时，他把谐趣当作迎战厄运的武器，使得他在困境中履险如夷，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参寥子书》中关于惠州杭州居处不殊、或贬地京都无不有病的议论，《试笔自书》中关于天地、大九州、中国皆在“岛”中的奇想，蚂蚁附芥的妙喻，《记游松风亭》中对于“就林止息”的感触，《书上元夜游》中对于“游”“睡”得失的探索，都在

满纸谐趣之中显得意绪超越,表现出他对人生思考的独特视角,深刻地阐发了他随遇而安的旷达的人生态度。有时,他用谐语戏言来烘托其感情的真实和强烈。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大半篇幅写了和文与可之间的戏谑琐事,最后还用了曹操与桥公戏语誓约的典故,有力地映衬出他和文与可友情的真挚无间和悼念死者的悲哀之深。

还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对传统“赋体”的革新和发展。赋体原属韵文系统,从《楚辞》的“骚赋”,经两汉的“辞赋”、魏晋时的“骈赋”直到唐代“律赋”的曲折发展,赋体似乎走到了尽头,创作颇为沉寂,形容也趋于偏枯。发展到宋代,逐渐走向散文化,但仍适当运用传统赋的铺张排比的手法,讲究词采,杂以骈偶韵语,成为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欧阳修的《秋声赋》就是最早的成功范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也兼具诗、文之长,融抒情、叙事、写景、说理于一炉,是光照千古的不朽杰构。他的《黠鼠赋》也是一篇别开生面的寓言赋,向来被《赤壁赋》所掩而不为人注重,实则对“黠鼠”形象的逼真描绘,说理的精微透辟,都有独到之处。

苏轼的散文在当时和后世都发生过巨大影响。在他生前,他的包括散文在内的作品就驰名遐迩,甚至在边缘地区乃至辽国、高丽等地都广为流传。他死后著作曾遭禁毁。南宋高宗时苏文又大为盛行。陆游说:“建炎(宋高宗年号)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犹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老学庵笔记》卷八)到孝宗时,更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宋赠苏文忠公太师制》)的盛况。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是向光宗进呈的苏文选集。明代茅坤编选的《八大家文钞》,包括苏轼文钞,也是士人们争相诵习的重要选本。苏轼的随笔小品为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等所师法,以实践其“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在清代袁枚、郑板桥的散文中也可看到苏轼的影响。

本书选录苏轼各种散文共一百五十九篇,按体裁分类。各类之中,据写作先后顺序排列,少数篇章的写作时间未能确定,则暂放在适当篇目之后。选文的个别文字,在各种版本中略有出入,我们择善而从,没有一一说明。选注工作中或有缺点和错误,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和指正。

王水照

1997年4月于沪上

目　　录

三、台阁名胜记

四、山水游记

五、人事杂物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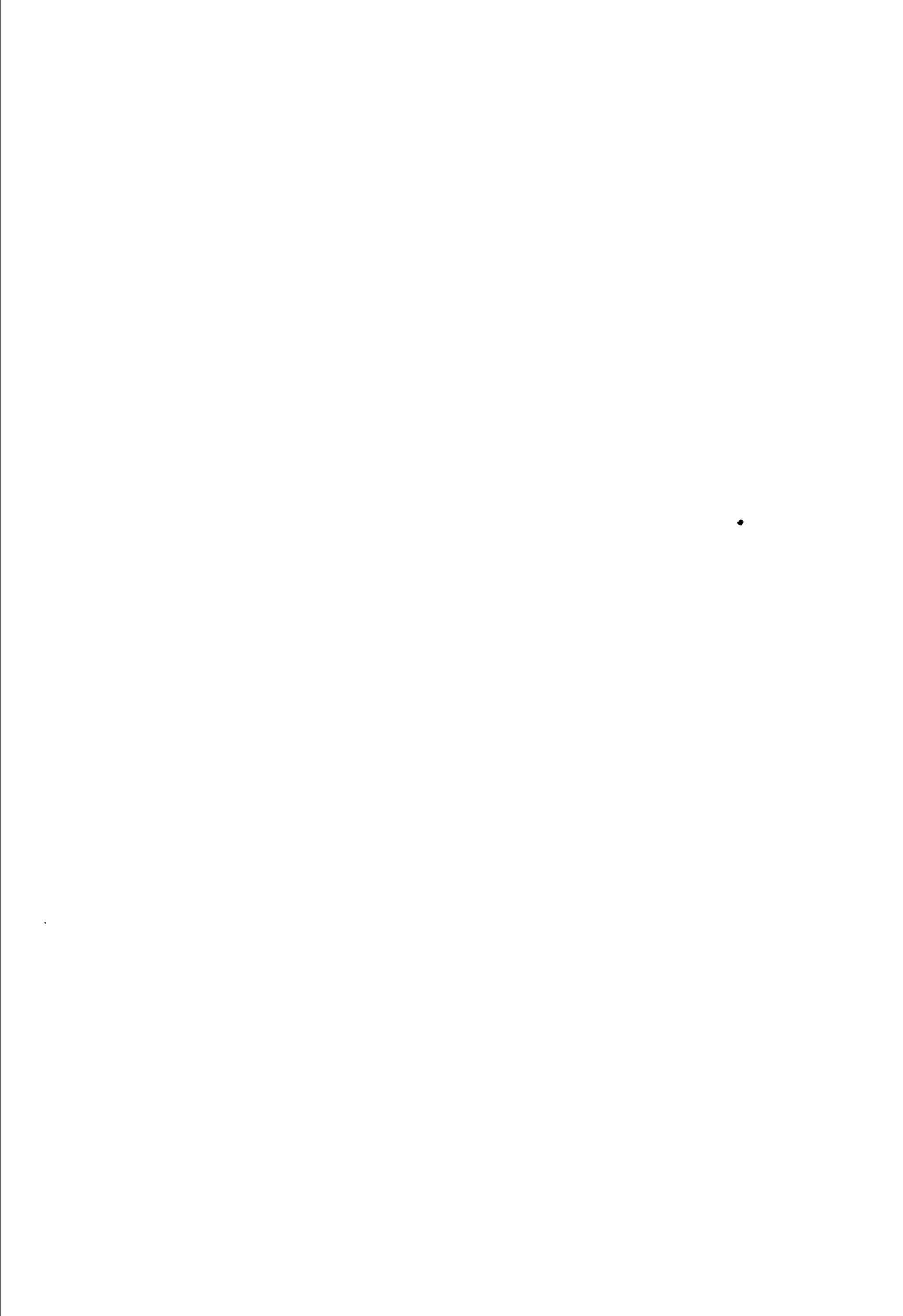
六、序与跋

七、书信

八、表奏与制敕

九、碑铭与祭文

一、赋



滟滪堆赋(并叙)[1]

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2],㳽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3]。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4],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崄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5]。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6],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7]。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观乎滟滪之崔嵬,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固有以也[8]。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9]。忽峡口之逼窄兮,纳万顷于一杯[10]。方其未知有峡也,而战乎滟滪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11]。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12],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13]。于是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14]。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注释〕

①滟(yàn)滪(yù)堆:长江瞿塘峡口巨石。　②蜀江:即长江,流经蜀地那一段因称蜀江。　夔:夔州,今四川奉节县。

③十一:十分之一。　④龃龉(jǔ yǔ):参差抵触。　⑤锐:指急流之锐势。　崄(xiǎn)悍:险恶强劲。　不啻(chì):不只,不仅。⑥至信者:最可信的事物。　⑦宛然:屈曲的样子。　惟圣人之所使:指夏禹采取疏导法治水。　⑧崔嵬(cuī wéi):高高耸立的样子。　其:指夏禹。此用传说。固有以也:原本有其缘故。⑨骄逞:放纵。　⑩逼窄:狭窄。　万顷(qǐng):形容淼漫广大。百亩为一顷。　⑪喧豗(huī):本为哄闹声。此指激流冲荡声。震掉:震颤。　勃:壮盛。　⑫钩援临冲:皆古代攻城之具。《诗·大雅·皇矣》:"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钩援,登城之具。临冲,临车、冲车,两种战车。　⑬迤逦(yǐ lǐ):曲折连绵。⑭汩(gǔ)汩:水流的样子。　安行:平缓流动。

〔讲评〕

此赋大概作于苏轼服母丧期满后返京途中,即嘉祐四、五年间(1059~1060)。

苏轼善作翻案文章,眼光独到且颇具哲理,本赋即是。叙中简要地提出与世人相反的看法:滟滪堆"有功于斯人"。赋文的主旨也就在此,而在行文中借用大禹治水这一为人所熟知的传说作导引。相传大禹奉尧帝之命治理水患,采取疏导的方法,遵循水的自然规律,"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史记·五帝本纪》)。苏轼说水为"天下之至信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大禹开峡而不除去滟滪堆,都是本此传说,从而导入正题。接下以攻城战为比喻,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题旨。题中之意至此已足,而结尾又荡开一笔,引申出"以安而生变"、"用危而求安"这一"物理之固然",则使理致深入一层,境界也随之拓展开去。

全文状景、明理契合无间,大禹治水开峡之传说、攻城战之比喻,都渲染了滟滪堆的神奇和险峻气势,同时突出了滟滪堆"有功于斯人"这一新的观点。

屈 原 庙 赋

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①]。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②]，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③]。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④]。赋《怀沙》以自伤兮[⑤]，嗟子独何以为心[⑥]。忽终章之惨烈兮，逝将去此而沉吟[⑦]。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⑧]？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⑨]。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⑩]，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⑪]。托江神以告冤兮，冯夷教之以上诉[⑫]。历九关而见帝兮，帝亦悲伤而不能救[⑬]。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独惸惸乎中浦[⑭]。峡山高兮崔嵬[⑮]，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⑯]。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⑰]。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⑱]，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⑲]，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⑳]。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㉑]。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㉒]。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㉓]。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㉔]。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注释〕

①适：到。　屈原之遗宫：即屈原庙。因建于屈原故居遗址，

所以称遗宫。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人。我国最早的大诗人。初辅佐楚怀王,任左徒、三闾大夫,彰明法度,举贤授能。后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流浪沅、湘间,最终投汨罗江而死。 ②伊:第三人称他或她。此指屈原。③固:本来。 处死:安排死法。 ④惊湍(tuān):急流。⑤据《史记·贾生屈原列传》,《怀沙》为屈原绝笔之作。诗中诗人自伤身世之悲。 ⑥何以为心:用什么来慰藉忧伤的心情。⑦"忽终章"二句:《怀沙》末章悲叹"世溷浊莫吾知",决意仗节死义。情调凄厉。惨烈,气象凄厉。 ⑧高举而远游: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曾假托远游以排遣失志之悲,但因眷恋故国而终止。 退默而深居:指退隐生活。 ⑨嗷(áo)嗷:哀鸣声。怨慕:怨恨思慕。 疏:疏远。 ⑩强(qiǎng)谏:力进忠言。⑪宗国:祖国。 颠覆:败亡。 ⑫冯夷:河神名,又称河伯。上诉:向天帝诉冤。 ⑬九关:天门九重。 ⑭瑾(jǐn):美玉。兰:兰草。 瑾、兰喻美德。 无所归:没有归宿,指不为所知。惸(qióng)惸:愁思的样子。 ⑮崔嵬(cuī wéi):高耸的样子。⑯高台:指后人纪念屈原所建的高大坟冢。 ⑰改度:改变法度。 斫(zhuó)方以为圆:喻改变操守以从流俗。 ⑱黾(mǐn)勉:尽力。 ⑲变丹青于玉莹:将晶莹亮洁的玉泽变成丹青之色,喻变节从俗。 ⑳宜:应当,指在意料之中。 夫人:指那些非议屈原的人。夫,指示代词,犹那、那些。 不吾与:不赞同我。㉑违国去俗死而不顾:不顾及自己被逐离国都、背离世俗之见乃至献出生命。 免于后世:避免后人的非议。 ㉒亦或然:或许也可容许的。 ㉓区区:少,小。此处犹言一人、一介之身。 独为其难:指抗节自沉这一难能之举。 ㉔不适中:不符合中庸之道,意谓不能做到守道处穷(指失志)而不怨不怒。 要(yāo):总之。

〔讲评〕

此赋大概写于嘉祐四、五年间(1059～1060)苏轼服母丧期满后返京途中。

对屈原的评价,苏轼之前就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则赞赏屈原正道直行、九死不悔的高风亮节,如司马迁之论;一则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怼不容,沉江而死",不符合君子中庸之道(见班固《离骚序》)。苏轼虽然也认为屈原不合中庸之道,即不能处穷而无闷,但充分肯定了屈原"高节之不可企及"。这是本赋的主旨所在。屈原的自沉是其一生操行的归宿,最能体现其峻洁品性,同时又是班固等人非议屈原的重要依据。因而苏轼在赋中突出展现屈原自沉之前的情状:高举远游之不能、退默深居之不能、力争强谏之不能、"帝亦悲伤而不能救",以致"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只有一死,"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这其中寄托了苏轼对屈原身世的深沉悲慨。接着评述屈原身后的世道衰败以及随波逐流者对屈原的非议则是对古今世道的感慨,由深而广,最后归结到对屈原的总评("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和对屈原在天之灵的安慰("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整篇赋以抒情笔调为主,而以述评笔调作结,情理兼融。

后杞菊赋(并叙)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①]。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②]。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③]。而余仕宦十有九年[④],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⑤]。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⑥]。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⑦]。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⑧],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⑨]。朝衙达午,夕坐过酉[⑩]。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⑪]。对案颦蹙,举箸噎呕[⑫]。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⑬]。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⑭]?"先生听然而笑曰[⑮]:"人生一世,如屈伸肘[⑯]。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⑰],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⑱]。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⑲]。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⑳]。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㉑]。"

〔注释〕

①天随生:晚唐文学家陆龟蒙(? ~约881),字鲁望,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 杞(qǐ)菊:枸(gǒu)杞和菊花。 ②作赋以自广:陆龟蒙曾作《杞菊赋》自我宽慰。 ③不遇:不得志。 穷约:困顿。 啮(niè):咬,啃。 ④苏轼于嘉祐二年

(1057)登第,到熙宁八年(1075)为十九年。　⑤移守胶西:改知密州。密州属汉代胶西郡。　意:以为。　且:将。　索然:空无所有。　不堪其忧:不胜忧虑。语出《论语·雍也》。　⑥通守:即通判,为知州副职。　刘君廷式:刘廷式,字得之,山东人。时以殿中丞出任密州通判。　循:沿着。　扪(mén):按,抚摸。⑦缪(miù):通"谬",错误。　⑧吁嗟:感慨词。　先生:指苏轼。此为苏轼自嘲语。　⑨造请:登门拜见。　掾(yuàn)属:下属官。　趋走:快步走。　⑩朝衙(yá)达午:早上去官署办公直到中午。衙,官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　夕坐过酉:下午在官署坐班到酉时以后。酉,十七时至十九时。　⑪揽:采摘。　诳(kuáng):欺骗。　⑫对案颦蹙(cù):对着饭桌皱眉。案,饭桌。箸(zhù):筷子。　⑬"昔阴将军"二句:东汉初,信阳侯阴就故意用麦饭葱叶招待井丹,井丹推开饭食不吃。事见《后汉书·逸民列传》。　⑭眷眷:指对官位眷恋不舍。　故山:家乡。　⑮听(yǐn)然:笑的样子。　⑯如屈伸肘:像屈伸手肘一样短暂。⑰覈(hé):通"籺"、"麧",米麦的粗屑。　瓠(hú)肥:像葫芦一样白白胖胖。《史记·张丞相列传》说张苍"身长大,肥白如瓠"。⑱何侯:西晋何曾,性奢华,"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　方丈:一丈见方。《孟子·尽心下》:"食如方丈。"谓菜肴摆列一丈见方。　庾郎三九:南齐庾杲之性清贫俭朴,"食唯有韭(jiǔ)菹(zū)、瀹(yuè)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xié)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南齐书·庾杲之传》)九、韭谐音。鲑,鱼类佳肴。　⑲梦寐:比喻人的一生。　⑳糗(qiǔ):干粮。　㉑西河:指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孔子死后,居西河讲学,为魏文侯老师。高寿。　南阳:葛洪《抱朴子·仙药》载,南阳郦山县山中有甘谷水,饮者无不长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下八九十。

〔讲评〕

本文当作于熙宁八年(1075),时苏轼知密州。

居太守之位何以"斋厨索然"、"循古城废圃,求杞菊而食之"?作者在《超然台记》中说得很清楚:"余自钱塘移守胶西,……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作者"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何也?关键在其"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之外"。本文旨趣也在此,即"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云云。而在行文上,作者借鉴韩愈《进学解》虚设问答的形式,感叹致问与愉悦笑答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气氛,更突出了作者不系于外物的坦荡襟怀。

至于作者题名《后杞菊赋》,不仅是因为晚唐陆龟蒙有《杞菊赋》在先,而更主要的是二人都能安然于贫困之中,从此意义上说,苏轼此赋可谓对陆赋的申发和续补。

黠　鼠　赋[①]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②]。拊床而止之[③]，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④]，有橐中空[⑤]。嘐嘐聱聱[⑥]，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⑦]。"发而视之[⑧]，寂无所有[⑨]。举烛而索[⑩]，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⑪]，而遽死耶[⑫]？向为何声[⑬]，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⑭]。虽有敏者[⑮]，莫措其手[⑯]。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⑰]。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⑱]；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⑲]。吾闻有生，莫智于人[⑳]。扰龙、伐蛟[㉑]，登龟、狩麟[㉒]。役万物而君之[㉓]，卒见使于一鼠[㉔]。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㉕]。乌在其为智也[㉖]？"坐而假寐[㉗]，私念其故[㉘]。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㉙]。不一于汝，而二于物[㉚]，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㉛]。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㉜]。此不一之患也[㉝]。言出于汝，而忘之耶[㉞]？"余俯而笑，仰而觉[㉟]。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注释〕

①黠（xiá）：狡猾。　②啮（niè）：咬。　③拊（fǔ）：拍。　④烛：这里用作动词，即用蜡烛照。　⑤橐（tuó）：箱形或袋形的盛物器具。　⑥嘐（xiāo）嘐聱（áo）聱：象声词，形容鼠咬的声音。　⑦见闭：被关住。　⑧发：打开。　⑨寂：空。

⑩索：搜索。　⑪是：这，指鼠。　方：刚才。　⑫遽(jù)：急，仓猝。　⑬向：以前。　⑭"覆而出之"两句：把橐翻过来倒出老鼠，老鼠一坠地就逃走了。　⑮敏：敏捷。　⑯莫措其手：措手不及。　⑰穴：洞。这里作动词用，钻透。　⑱致：招致。⑲以形求脱：以装死的外表求得逃脱。　⑳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我听说生物中没有比人更有智慧的了。　㉑扰：驯化。伐：擒。　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　㉒登龟：捉龟。　狩：猎获。　麟：麒麟，传说中一种象征祥瑞的动物，似鹿，独角，牛尾，身披鳞甲，简称麟。　㉓役万物而君之：役使万物而主宰它们。君，作动词用，主宰。　㉔卒见使于一鼠：突然被一只老鼠利用。卒，同"猝"，突然。　㉕惊脱兔于处女：老鼠由极静到极动的迅速变化使人吃惊。脱兔，比喻像兔子逃脱一样迅速。处女，比喻像未出嫁的闺女一样安静。　㉖乌在其为智：人的智慧在哪里呢？乌，何。　㉗假寐：闭眼打盹。　㉘私：独自。　念：想。㉙"汝惟多学而识之"二句：你只不过多学而记住一点知识，但还不能望见"道"呢。即离道甚远。识，通"志"，记。　㉚"不一于汝"二句：不能同万物于一己之心而分心于外物。　㉛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所以一只老鼠发出咬声，就能招引你受它支配，帮助它改变困境。　㉜"人能碎千金之璧"四句：人能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璧玉时不动声色，而在打破一口锅时免不了失声惊叫；人能搏取猛虎，可见到蜂蝎时不免变色。　虿(chài)：指蝎子一类的毒虫。㉝不一：不专一。　㉞"言出于汝"二句：这些话是你早说过的，忘记了吗？按："人能碎千金之璧"等语，见于苏轼十几岁时所写的《夏侯太初论》(全文今佚)，又见约作于熙宁十年的《颜乐亭诗》序。㉟觉：醒悟。

〔讲评〕

这是一篇寓言小赋。

文章前半部分描述了人受黠鼠欺骗利用的全过程,生动幽默,一波三折,突出鼠之狡黠,为下文作铺垫。

后半部分就鼠之黠拓开议论,也是曲折有致:先因人受黠鼠的欺骗而怀疑人的智慧;继而"私念其故",领悟出人之所以被鼠欺骗利用是因为麻痹大意、精力分散,并非人之智慧不及黠鼠,由此暗示出一个道理:成功来自专心认真,失败源于懈怠疏忽。

短短小赋,文势跌宕,寓意深刻,既具故事性,又富有启发性,是寓言赋中的佳作。

赤　壁　赋[1]

壬戌之秋[2]，七月既望[3]，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4]。清风徐来，水波不兴[5]。举酒属客[6]，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7]。少焉[8]，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9]。白露横江[10]，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11]，凌万顷之茫然[12]。浩浩乎如凭虚御风[13]，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14]，羽化而登仙[15]。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16]。歌曰：“桂棹兮兰桨[17]，击空明兮溯流光[18]。渺渺兮予怀[19]，望美人兮天一方[20]。”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21]，其声呜呜然[22]，如怨如慕[23]，如泣如诉。余音袅袅[24]，不绝如缕[25]。舞幽壑之潜蛟[26]，泣孤舟之嫠妇[27]。

苏子愀然[28]，正襟危坐[29]，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30]？”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31]。’此非曹孟德之诗乎[32]？西望夏口[33]，东望武昌[34]。山川相缪[35]，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36]？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37]，舳舻千里[38]，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39]，固一世之雄也[40]，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41]，侣鱼虾而友麋鹿[42]。驾一叶之扁舟[43]，举匏樽以相属[44]。寄蜉蝣于天地[45]，渺沧海之一粟[46]。哀吾生之须臾[47]，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48]。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49]。”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50]？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51]。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52]。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

以一瞬[53]。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54],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55],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56]。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57],而吾与子之所共食[58]。"客喜而笑,洗盏更酌[59]。肴核既尽[60],杯盘狼藉[61]。相与枕藉乎舟中[62],不知东方之既白[63]。

〔注释〕

①赤壁:长江、汉水流域共有五处叫赤壁的地方。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旧址,一般认为是在今湖北嘉鱼县境内;苏轼所游的赤壁,是今湖北黄冈的赤鼻矶,两者并非一地。 ②壬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③既望:阴历每月十六日。既,过了。望,阴历每月十五日。 ④苏子:苏轼自称。 泛舟:荡船。⑤兴:起。 ⑥举酒属(zhǔ)客:举起酒杯,向客人敬酒。属,祝酒劝饮。 ⑦《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篇。 "窈窕"之章:即《月出》篇的第一章,其中有"月出皎兮,佼(jiǎo)人僚兮,舒窈纠(jiǎo)兮,劳心悄兮"的句子。窈窕(yǎo tiǎo),即窈纠。⑧少焉:一会儿。 ⑨徘徊:踌躇不前的样子(这是把月亮拟人化的说法)。 斗、牛:星宿名,即斗宿、牛宿。 ⑩白露横江:白茫茫的水气横浮在江上。露,指水气。 ⑪纵:听任。 一苇:比喻小船。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所如:所去之处。如,往,到。 ⑫凌:越过。 万顷:形容江面宽广。 茫然:指江面旷远迷茫的样子。 ⑬浩浩乎:水大的样子。 凭虚御风:腾空驾风而行。 ⑭遗世独立:抛开人世,了无牵挂。 ⑮羽化:道家用语,指成仙。 登仙:飞入仙境。⑯扣舷(xián):敲击船边。这里是打节拍的意思。 ⑰桂棹(zhào)、兰桨:对棹、桨的美称。棹、桨,划船工具。前推的叫桨,后推的叫棹。 ⑱击空明:指船桨击打着清澈的江水。空明,水清

见底,月映水中宛如透明。 溯流光:指船在浮动着月光的水面上逆流而进。 ⑲渺渺兮予怀:我的情怀啊,深远无穷! ⑳美人:古人常用来作为贤君圣主或美好理想的象征。 天一方:指“美人”在遥远的地方。 ㉑客:指道士杨世昌,四川绵竹人。识音律,善吹箫。 倚歌而和之:按着歌声,吹箫伴奏。 ㉒呜呜然:形容箫声的吞吐、凄凉。 ㉓如怨如慕:像是哀怨,又像是眷恋。 ㉔袅袅:形容声音悠扬不绝。 ㉕不绝如缕:余音不断,宛如细丝一般。 ㉖舞幽壑之潜蛟:(箫声)使潜伏在深渊里的蛟龙飞舞起来。幽壑,深谷,这里指深渊。 ㉗泣孤舟之嫠(lí)妇: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起来。嫠妇,寡妇。 ㉘愀(qiǎo)然:忧愁变容的样子。 ㉙正襟危坐:理直衣襟端坐着。 ㉚何为其然也:(箫声)为什么这样悲凉呢? ㉛“月明星稀”二句:这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 ㉜孟德:曹操的字。 ㉝夏口:城名,故址在今武汉市黄鹄山上,相传为三国吴孙权所建。 ㉞武昌:今湖北鄂城。 ㉟缪(liǎo):连结,盘绕。 ㊱孟德之困于周郎:曹孟德被周郎打败。周郎,即周瑜,三国时孙吴名将。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周瑜率吴军五万在赤壁击溃号称八十万大军的曹操部队,史称赤壁之战。 ㊲方:当。 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指曹操在荆州降服刘琮,攻占江陵,向东进军赤壁。事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荆州,郡名,治所在今湖北襄阳。江陵,今属湖北。 ㊳舳舻(zhú lú):长方形大船。 千里:形容船多,前后相衔,千里不绝。 ㊴酾(shī)酒:斟酒。 横槊(shuò):横执着长矛。 ㊵固一世之雄也:真是一代英雄啊。 ㊶渔樵:打渔砍柴。 江渚:江中小洲。 ㊷侣鱼虾而友麋(mí)鹿:与鱼虾作伴,同麋鹿为友。侣、友,名词活用为动词。 ㊸扁(piān)舟:小船。 ㊹匏(páo)樽:葫芦做的酒器。 ㊺寄蜉蝣(fú yóu)于天地:像蜉蝣那么短促地寄生在天地之间。蜉蝣,昆虫名,夏秋之交生于水边,传说早晨生、晚上死,存活时间

很短。 ㊻渺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如同沧海中的一粒小米。沧海，大海。 ㊼须臾：片刻。 ㊽“挟(xié)飞仙以遨游”二句：意思是，希望同神仙一起游玩，与明月一起长存。挟，挟带。㊾“知不可乎骤得”二句：明知道这希望不可能马上实现，只得把表达这种心情的箫声付托于悲凉的秋风之中。 遗响，余音。㊿夫(fú)：语助词。 (51)“逝者如斯”二句：像这江水不断地流淌，而不曾复返。斯，这，指江水。 (52)“盈虚者如彼”二句：像那月亮时圆时缺，而到底没有一点增减。彼，那，指月亮。 (53)“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二句：若从变化的一面来看，那么天地间的事物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保持原样。 (54)无尽：永恒无尽。(55)且夫：发语词，况且。 (56)虽：即使。 (57)造物者：指大自然。 藏(zàng)：宝藏。 (58)共食：共同赏玩。佛经有“风为耳之所食，色为目之所食”语。 (59)洗盏更酌：洗杯重饮。(60)肴核：菜肴和果品。 (61)狼藉：杂乱。 (62)相与枕藉：互相靠着睡觉。枕，枕头。藉，垫褥。这里的“枕藉”用作动词。(63)既白：天色已经发白。

〔讲评〕

本文又名《前赤壁赋》。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反对新法而遭“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做了闲散的团练副使(名义上是管理地方军事的助理官)。这篇赋是在度过了两年多苦闷贫困的谪居生活以后写的，它揭示了作者当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全文以作者感情的三个起伏分成三个段落。先从清风和明月交织而成的江山美景中，写出作者联想起的“羽化而登仙”超然之乐；继从对历史人物兴亡的凭吊，跌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仍从眼前景物立论，阐发了“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乐观中得到解脱。赋中的主客对话实际上是诗人的自我独白，这是对赋的传统手法的灵活运用，也是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波折、挣扎和解脱过

程服务的。“此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似，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如乘云御风而立乎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唯不挂之齿牙，亦不足入其灵台丹府也。”(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

苏轼这种齐物我、等荣辱、同死生的处世哲学，对于一部分在政治上失意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即使他们在受到政治打击后仍不厌世，保持乐观的精神；但也会导致纵情山水、得过且过的避世倾向，表现了某些消沉的情绪。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1]，步自雪堂[2]，将归于临皋[3]。二客从予[4]，过黄泥之坂[5]。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6]，行歌相答[7]。已而叹曰[8]："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9]？"客曰："今者薄暮[10]，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11]，顾安所得酒乎[12]？"归而谋诸妇[13]。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14]。"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15]。江流有声，断岸千尺[16]。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17]，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18]，履巉岩[19]，披蒙茸[20]。踞虎豹[21]，登虬龙[22]。攀栖鹘之危巢[23]，俯冯夷之幽宫[24]。盖二客不能从焉[25]。划然长啸[26]，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27]，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久留也[28]。反而登舟，放乎中流[29]，听其所止而休焉[30]。时夜将半，四顾寂寥[31]，适有孤鹤，横江东来[32]，翅如车轮，玄裳缟衣[33]，戛然长鸣[34]，掠予舟而西也[35]。须臾客去[36]，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37]，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38]："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39]，我知之矣，畴昔之夜[40]，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41]，予亦惊悟[42]。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注释〕

①是岁：指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②雪堂：苏轼在黄州

时建造的自住厅堂。因在雪天落成，并四壁绘有雪景，故名。见《雪堂记》。　③临皋(gāo)：亭名。在今湖北黄冈县南、长江之旁。苏轼家居于此。　④二客从予：两位客人随我同行。　⑤黄泥之坂：即"黄泥坂"，山坡名，是从雪堂到临皋的必经之路。坂，斜坡。　⑥顾而乐之：俯仰环顾，非常快乐。　⑦行歌相答：边走边唱，互相酬答。　⑧已而：过了一会儿。　⑨如此良夜何：如何度过这个良夜呢？　⑩薄(bó)暮：傍晚。薄，迫近。　⑪松江之鲈：松江(流经今江苏省和上海市一带)盛产四鳃鲈，长仅五六寸，味甚鲜美。　⑫顾安所得酒乎：但从什么地方能弄到酒呢？顾，但是。安所，从什么地方。　⑬谋诸妇：和妻子商量这事。诸，之于。　⑭子：您。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或通称。　不时之须：随时的需要。　⑮复游：再次游览。这年七月苏轼曾游过赤壁，见《赤壁赋》。　⑯断岸：陡峭的江岸。　⑰曾日月之几何：才隔了几天呀。曾，才，刚刚。　⑱摄衣而上：撩起衣裳，登上岸石。　⑲履巉岩：登上险峻的山岩。履，践，踏。巉岩，险峻的山石。　⑳披蒙茸：拨开稠密纷繁的(山草)。蒙茸，草木繁盛的样子。　㉑踞虎豹：蹲坐在形似虎豹的(山石)上。　㉒登虬(qiú)龙：攀着像虬龙一样弯曲的(古木)。虬龙，古代传说中一种有角的小龙。　㉓栖(qī)：宿息。　鹘(hú)：一种凶猛的鸟。　危巢：高高的鸟巢。　㉔俯：俯视。　幽宫：深宫。　㉕盖：连接词，有提起下文的作用。　㉖划然：形容长啸的声音。　㉗悄然：忧愁的样子。　㉘凛乎其不可久留也：感到害怕，不敢停留。凛乎，恐惧的样子。　㉙放乎中流：放船到江心。　㉚听其所止而休焉：随它漂流到哪里，就在哪里停泊。　㉛寂寥：安静、冷清。　㉜横江东来：横飞过长江，从东面而来。　㉝玄：黑色。　裳：下裙。　缟(gǎo)：白色的丝织品。　衣：上衣。　㉞戛(jiá)然：形容鹤叫的尖利声。　㉟掠：擦过。　㊱须臾(yú)：过了片刻。　㊲羽衣：用羽毛制

成的衣服。后称道士所穿的衣服为羽衣。这里的道士是鹤化成的,穿"羽衣"更确切。 翩跹(piān xiān):飘然轻快的样子。 ㊳揖(yī)予:向我拱手施礼。 ㊴呜呼噫嘻:感叹词。 ㊵畴(chóu)昔之夜:这里指昨天夜里。畴昔,往昔,从前。畴,语助词,无实在意义。 ㊶顾:回头看。 ㊷悟:醒。一作"寤"。

〔讲评〕

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夜游赤壁,写下《前赤壁赋》。十月十五日夜,重游赤壁,写了这篇《后赤壁赋》。一样风月,两种境界:就自然山水方面说,前赋字字秋色,此赋句句冬景;此次登山情景可惊可怖,也与上次风月水光的安谧幽静形成鲜明的对照。就作者心境而言,前赋由超然飘忽转入对人世沧桑的感慨,最后在达观中获得解脱;此赋则由"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转归虚幻飘渺,道士化鹤,迷离恍惚,曲折反映出作者企图超尘绝俗的思想。真是幻境幻想,一路奇情逸致。

此赋结构上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前部分叙述重游赤壁的缘由,而有客有酒有肴,加之良夜美景所融合出的氛围,则对后部分重游赤壁时的惊恐情境有反衬的作用,二者的情感反差则又为结尾的幻觉作了铺垫。

推究前后两赋的情景及笔法,虽不同,"而着想之奇同,措词之工同,见地之高同,结构之妙同。语语之皆仙,笔笔之入化,亦无不同。人能详析两赋同异,而熟读之,何患不增长许多学问,开悟无限法门"。(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八)

秋　阳　赋

越王之孙，有贤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1]。以告东坡居士曰[2]："吾心皎然，如秋阳之明[3]；吾气肃然，如秋阳之清[4]；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阳之坚百穀[5]；吾恶恶而欲刑之，如秋阳之陨群木[6]。夫是以乐而赋之。子以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阳哉？生于华屋之下[7]，而长游于朝廷之上，出拥大盖，入侍帏幄[8]，暑至于温，寒至于凉而已矣。何自知秋阳哉？若予者[9]，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10]，云烝雨泄，雷电发越，江湖为一，后土冒没[11]，舟行城郭，鱼龙入室。菌衣生于用器，蛙蚓行于几席[12]。夜违湿而五迁，昼燎衣而三易[13]。是犹未足病也[14]。耕于三吴，有田一廛[15]。禾已实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16]。沟塍交通[17]，墙壁颓穿。面垢落塈之涂，目泣湿薪之烟[18]。釜甑其空[19]，四邻悄然。鹳鹤鸣于户庭，妇宵兴而永叹[20]。计有食其几何，矧无衣于穷年[21]。忽釜星之杂出，又灯花之双悬。清风西来，鼓钟其镗[22]。奴婢喜而告余，此雨止之祥也[23]。蚤作而占之，则长庚澹澹其不芒矣[24]。浴于旸谷，升于扶桑[25]。曾未转盼，而倒景飞于屋梁矣[26]。方是时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鸣，如痿而起行[27]，如还故乡初见父兄。公子亦有此乐乎？"公子曰："善哉！吾虽不身履[28]，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于天，南北异宜[29]。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30]？吾侪小人，轻愠易喜[31]。彼冬夏之畏爱，乃群狙之三四[32]。自今知之，可

以无惑。居不墐户,出不仰笠[33],暑不言病,以无忘秋阳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34]。

〔注释〕

①宅:居住。 不土之里、无言之诗:赵令畤之“畤”,由“田”与“寺”合成,“田”为“不土之里”,“寺”为“无言之诗”,此以拆字法开玩笑。 ②东坡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居东坡,因号东坡居士。 ③皎然:明亮光洁的样子。 秋阳——秋天的阳光。 ④肃然:清静的样子。 ⑤坚百穀:使百谷结果成熟。 ⑥恶(wù)恶:讨厌罪恶。 刑之:消灭它。 陨群木:使树木落叶。 ⑦华屋:指富贵人家。 ⑧大盖:指有盖的大车。盖,车盖。《史记·晏婴传》:“拥大盖,策驷马。” 帏幄:通“帷幄”,宫室帷幕。 ⑨若予者:像我这样的人。 ⑩方夏潦(lǎo)之淫:当夏雨连绵不断。潦,雨水。淫,雨水连绵不断。 ⑪发越:疾速实现。 后土:土神。 冒没(mò):轻率不顾其他。 ⑫菌(jùn)衣:薰草。 蛙蚓:青蛙、蚯蚓。 ⑬违湿:避开潮湿之处。 燎衣:烘干潮湿的衣服。 ⑭病:忧虑。 ⑮三吴:地名。所指不一,皆属今江、浙境内。 一廛(chán):古时一家一户所居土地。 ⑯已实:已结实。 生耳:水稻因久雨而在稻穗上结出木耳状的黑颗粒。 秀:谷物吐穗开花。 泥蟠(pán):蟠屈于污泥中。 ⑰塍(chéng):田间土埂。 ⑱“面垢落塈(jì)之涂”二句:脸上被涂抹墙壁时落下的泥浆弄脏,眼睛被燃烧湿柴时的浓烟熏得流泪。塈,用泥涂屋。 ⑲釜(fǔ)甑(zèng):古代炊具。釜用于煮,甑用于蒸。 ⑳鹳(guàn)鹤:皆水鸟名。 永叹:长叹。 ㉑矧(shén):况且。 ㉒鼓钟:敲钟。 镗(tāng):同“噹”,敲击钟鼓的声音。 ㉓雨止之祥:雨将停止的祥兆。 ㉔蚤(zǎo)作而占(zhān)之:早晨起床后预测天气。蚤,通“早”。 长庚:金星。 澹澹而不芒:星光波荡而不昏暗。

芒,通“茫”,模糊不清。 ㉕旸谷:神话中太阳初升的地方。旸谷有咸池,为太阳沐浴之处。 扶桑:神话中的大桑树,太阳从此桑树上升起。 ㉖转盼:转眼。 景(yǐng):影子。 ㉗瘖(yìn):嗓子哑。 痿(wéi):身体某部分萎缩而失去机能,即瘫痪。 ㉘不身履:没有亲身经历。 ㉙异宜:所宜不同。 ㉚盾、衰:指春秋时晋国大夫赵衰、赵盾父子,两人处事作风不同。据《左传·文公七年》载:酆舒问贾季:“赵衰、赵盾孰贤?”贾季回答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㉛轻愠易喜:很容易产生喜怒之情。 ㉜冬夏之畏爱:对冬夏变化的或怕或爱心理。 群狙(jū)之三四:《庄子·齐物论》中一则寓言说狙王给众狙分橡栗,早上各分三颗,晚上各分四颗,众狙都生气。狙王便改为早上各分四颗,晚上各分三颗,众狙都很高兴。狙,一种猴子。 ㉝墐户:用泥涂塞门窗孔隙。 仰笠:依赖斗笠。 病:怨恨。 ㉞拊(fǔ)掌:拍手。 作:起身。

〔讲评〕

此赋大概作于元祐六年(1091)秋,时苏轼任颍州知州。赵令畤为颍州签判,两人交往甚密。赵为皇家宗室,其祖先封为越王,故文中以“越王之孙”称之。

作者采取赋体常见的对话形式展现对秋阳的感受:首先由“贤公子”(即赵令畤)对秋阳的人格化感受及其乐趣引出赋咏对象,是本文第一层内涵,但只是个铺垫。接下详细描述农夫百姓在久雨过后对秋阳的亲切激动之情。这是“贤公子”所不能感受到的,为本文第二层涵义。最后由秋阳引申到四季寒暑变迁,摒弃对四季变化的畏爱心情,任天而动,“以无忘秋阳之德”。这是一种脱弃凡俗的感受,喜怒哀乐不系于外物,为本文第三层涵义,也是作者此赋的最终归旨。三层涵义之间一转一进,跌宕其中。

飓风赋（并叙）

《南越志》：熙安间多飓风[1]。飓者，具四方之风也，尝以五六月发。未至时，鸡犬为之不鸣。又《岭表录》云：秋夏间有晕如虹者，谓之飓母，必有飘风[2]。

仲秋之夕，客有叩门指云物而告予曰："海气甚恶，非祲非祥[3]。断霓饮海而北指[4]，赤云夹日而南翔。此飓之渐也，子盍备之[5]？"语未卒，庭户肃然，槁叶蔌蔌[6]。惊鸟疾呼，怖兽辟易[7]。忽野马之决骤，矫退飞之六鹢[8]。袭土囊而暴怒，掠众窍之叱吸[9]。予乃入室而坐，敛衽变色[10]。客曰："未也，此飓之先驱尔。"少焉[11]，排户破牖，殒瓦擗屋[12]。礧击巨石，揉拔乔木[13]。势翻渤澥，响振坤轴[14]。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15]。鼓千尺之涛澜，襄百仞之陵谷[16]。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17]，会千车而争逐。虎豹詟骇，鲸鲵奔蹙[18]。类巨鹿之战，殷声呼之动地[19]；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20]。予亦为之股慄毛耸，索气侧足[21]。夜拊榻而九徙[22]，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父老来唁，酒浆罗列[23]，劳来僮仆，惧定而说[24]。理草木之既偃，辑轩槛之已折[25]。补茅屋之罅漏，塞墙垣之隤缺[26]。已而山林寂然[27]，海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28]。忽悟且叹，莫知所营[29]。呜呼，小大出于相形[30]，忧喜因于相遇。昔之飘然者，若为巨耶？吹万不同，果足怖耶[31]？蚁之缘也吹则坠，蚋之集也呵则举[32]。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33]，而施之二虫则甚惧。鹏水击而三

千,抟扶摇而九万[34]。彼视吾之惴慄,亦尔汝之相莞[35]。均大块之噫气[36],奚巨细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且夫万象起灭,众怪耀眩,求髣髴于过耳,视空中之飞电。则向之所谓可惧者,实耶虚耶,惜吾知之晚也。

〔注释〕

①熙安:地名,今广东番禺县东。　飓(jù)风:一种出现在海洋上的强烈风暴。　②飓母:飓风来临前出现的彩虹。　飘风:旋风。　③祲(jīn):阴阳二气相侵所形成的不祥云气。④霓(ní):彩虹。　⑤渐:渐进。　盍(hé):何不。　⑥卒:尽,完毕。　肃然:风声劲烈。　蔌(sù)蔌:风卷枯叶声。⑦辟易:惊慌退避。　⑧忽:迅速。　野马:田野间蒸腾浮游的水气。　决骤:疾驰。　矫:高举。　退飞之六鹢(yì):《春秋·僖公十六年》:"六鹢退飞过宋都。"鹢,水鸟名。　⑨土囊:地洞。窍:孔穴。　⑩衽(rèn):衣襟。　⑪少焉:少顷,不多时。⑫户:门。　牖(yǒu):窗。　殒(yǔn):通"陨",坠落。　擗(pì):摧折,剖开。　⑬礧(léi)击巨石:巨石相互撞击。　揉:使木弯曲。　乔木:高大树木。　⑭渤(bó)澥(xiè):渤海。　坤轴:地轴。　⑮屏翳(yì):传说中的风神。　阳侯:传说中的波神。戮(lù):斩杀。　⑯褰:升举。　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⑰骛(wù):急奔。　⑱詟(zhé):恐惧。　蹙(cù):通"蹴",踩,踏。　⑲巨鹿之战:秦末项羽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摧毁秦军主力的战役。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　殷(yǐn):震荡。　⑳昆阳之役:西汉末年绿林军歼灭王莽主力军的战役。昆阳,今河南南阳。　㉑索气:恐惧的样子。　侧足:因畏惧而不敢正立。　㉒拊(fǔ):扶。　榻:床。　㉓唁(yàn):对遭遇祸事者的慰问。　㉔劳来:劝勉。　说(yuè):高兴。　㉕偃(yǎn):倒下。　辑:整修。　轩:门窗。　槛(jiàn):栏杆。

㉖罅(xià):裂缝。 隤(tuí):倒塌。 ㉗已而:随即,随后。 ㉘湛(zhàn):澄清。 荧荧:明亮的样子。 ㉙所营:所求。 ㉚相形:相互对比。 ㉛昔之飘然者:指已停息的飓风。 吹万不同:风吹及于万物,各不相同。语出《庄子·齐物论》。 ㉜缘:攀缘。 蚋(ruì):蚊子。 ㉝嘘呵:呼气。 ㉞"鹏水击而三千"二句:《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抟(tuán),盘绕。扶摇,旋风。 ㉟惴(zhuì)慄:颤栗。 尔汝:轻贱之称。 莞(wǎn):微笑的样子。 ㊱大块之噫气:语出《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大块,大自然。噫(ài)气,气壅塞而忽通。

〔讲评〕

此赋作于苏轼谪居惠州时。作者首先在叙文中引述《南越志》和《岭表志》,对飓风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预兆等方面作出简要说明,导引正文。

在赋的前半部分,作者详细描述了亲身经历的一次飓风的全过程,以挥洒腾跃之笔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飓风的狂猛威势及万物惊怖之状,与飓风停息后的"山林寂然,海波不兴"、"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及父老"惧定而说"等情状形成强烈对比。赋的后半部分则抒写了作者亲历飓风过后的感悟:"小大出于相形,忧喜因于相遇。"作者举出"蚁之缘"、"蚋之集"和"鹏水击"三例类比,补证这一观点,最后归结到万象生生自灭,巨细、虚实都不足辨,人之喜怒哀乐也不应为外物所变,也就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从行文脉络上看,此赋前半部分主要以飓风发生的经过为线索。同时,作者的情绪变化(由"入室而坐,敛衽变色"到"股慄毛耸,索气侧足")也是其中的一条辅助线索,起着衬托作用,在赋的后半部分则得到发展而升华为睿智的感悟和超脱,也是本文的意趣归宿。全文结构自然严谨,气势跌宕,富于理趣。

菜羹赋（并叙）

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②。其法不用醯酱③，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享④。乃为之赋，辞曰：

嗟余生之褊迫⑤，如脱兔其何因。殷诗肠之转雷，聊御饿而食陈⑥。无刍豢以适口，荷邻蔬之见分⑦。汲幽泉以揉濯⑧，搏露叶与琼根。爨铏锜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⑨。汤濛濛如松风，投糁豆而谐匀⑩。覆陶瓯之穹崇，谢搅触之烦勤⑪。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泣⑫，火增壮而力均。滃嘈杂而麋溃，信净美而甘分⑬。登盘盂而荐之，具匕箸而晨飧⑭。助生肥于玉池⑮，与吾鼎其齐珍。鄙易牙之效技，超傅说而策勋⑯。沮彭尸之爽惑，调灶鬼之嫌嗔⑰。嗟丘嫂其自隘，陋乐羊而匪人⑱。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⑲。计余食之几何，固无患于长贫⑳。忘口腹之为累，以不杀而成仁㉑。窃比予于谁欤？葛天氏之遗民㉒。

〔注释〕

①卜居：用占卜选择定居之地。 称家之有无：称得上全部家当。称，适合。有无，偏义复词，偏指“有”。 ②致：招致，获取。蔓菁、芦菔、苦荠：均野菜名。 ③醯（xī）：醋。 ④易具而可常享：容易具备而可经常享用。具，具备。 ⑤褊（biǎn）迫：狭隘促迫。 ⑥殷：雷声。 诗肠：即肠，为自嘲语。 陈：陈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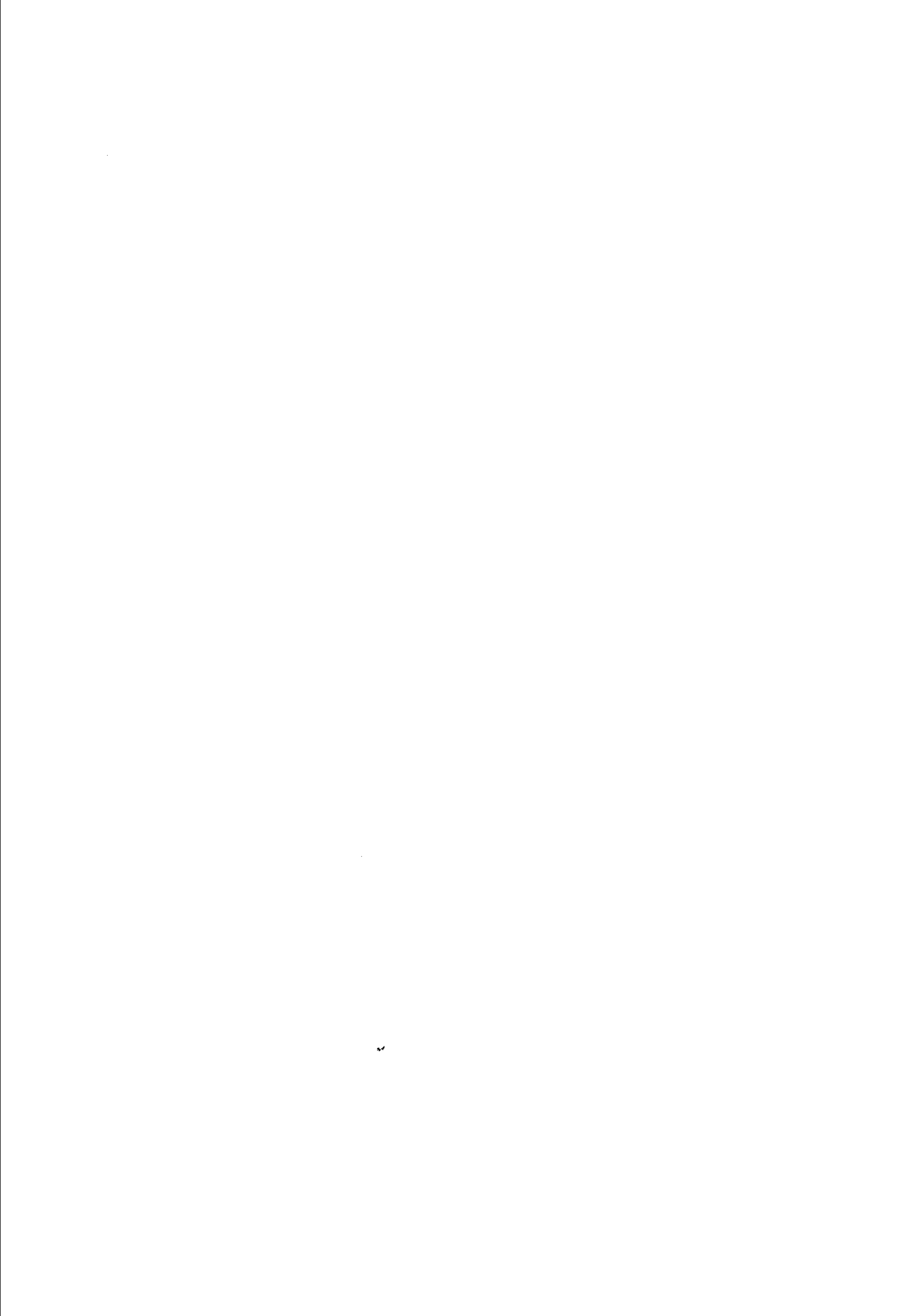
⑦刍豢(chú huàn):牛羊犬豕之类家畜。 荷邻蔬之见分:接受邻里分送的蔬菜。荷,承受。 ⑧汲:从井里取水。 ⑨爨(cuàn):炊。 铏(xíng):盛羹之器。 锜(qí):三脚釜。 泫(xuàn):水滴下垂。 ⑩糁(sǎn):饭粒。 ⑪陶瓯(ōu):盆盂类陶器。 谢:谢绝。 ⑫耗:亏损。 ⑬滃(wěng):蒸气涌起的样子。 糜(mí)溃:烂。糜,通"糜"。 甘分(fèn):甘心,安分。 ⑭荐:进献。 晨飧(sūn):早、晚餐。飧,晚饭。
⑮玉池:道家称口为玉池。 ⑯易牙之效技:春秋时齐桓公幸臣易牙,亦称雍巫,长调味,善逢迎,相传曾烹其子以进桓公。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傅说(yuè):殷相。相传曾筑屋于傅岩之野,殷高宗访得,举以为相,比之为和羹之盐梅。(《见《尚书·说命下》)。此借指调羹汤所必需的调味品。 策勋:记载于史策的功勋。 ⑰沮(jǔ):阻止。 彭尸:道家说人体内有三尸虫,上尸名彭倨,好宝物,中尸名彭质,好五味,下尸名彭矫,好色欲,均有害于人体,合称彭尸。此指中尸彭质。 爽:败坏。 惑:迷惑。
调:嘲笑。 灶鬼:即灶神,古代灶祀之神。 嫌嗔:怨怒。
⑱丘嫂自隘(è):丘嫂,大嫂。隘,通"阨",阻塞。《汉书·楚元王传》载:刘邦早年"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其嫂讨厌刘邦领客人到家里吃饭,便故意用勺碰击汤锅,假装汤没了。刘邦的客人听到就走了。后来刘邦发现锅里有汤,为此怨恨大嫂。刘邦登上皇位后分封诸王侯,唯独不封其大嫂的儿子。 乐羊匪人:乐羊(又作"乐阳")为战国时魏将,奉魏文侯之命率兵攻中山。其子为中山人所获,乐羊不顾。中山人烹其子,把汤及头送给乐羊,乐羊含泪饮汤三杯。匪,非。 ⑲故:所以。 ⑳固:通"故",所以。
患:忧虑。 ㉑累:牵累。 不杀:不杀生。喝菜羹而不食荤,所以说"不杀"。 成仁:成就仁德。 ㉒窃:谦词。私下,私自。
葛天氏:传说中的远古帝号。古人常用以指代理想中的自然、淳朴时代。

〔讲评〕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轼谪迁儋州(今海南海口),起初租居官宅,次年被赶出,在城南山下搭了几间茅屋,生活极为艰难,其《与程全父书》述及此事:"初至,僦(jiù,租赁)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字里行间也可见出作者心境安然。其《与郑靖老书》亦称新居:"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菜羹赋》就作于这一时间,具体展现了作者身处困厄之中的自适心态。

赋从感慨生活窘迫落笔,语含自嘲。接着便以大段笔墨详尽地描述煮菜羹的过程,文势舒快畅达,渲染出作者自足自乐的精神状态。末以易牙、傅说、丘嫂、乐羊等四个与羹有关的典故作为反衬,归结到作者的超然自适心态:"心平而气和"、"忘口腹之为累",自比"葛天氏之遗民",无忧无虑地过着淳朴自然的生活。全文笔带谐趣,情怀乐观豁达。

二、论　　说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1]，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2]。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3]，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4]，欢休惨戚[5]，见于虞、夏、商、周之书[6]。成、康既没，穆王立[7]，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8]。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9]。

《传》曰[10]："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11]。"当尧之时，皋陶为士[12]，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13]，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14]："鲧可用[15]。"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16]。"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17]："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18]。"呜呼，尽之矣[19]。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20]。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21]。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22]。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23]，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

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㉔，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㉕："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㉖。"夫君子之已乱㉗，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㉘，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㉙，以制赏罚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①尧、舜、禹：唐尧、虞舜、夏禹，传说中的上古治世君主。汤：商汤，商代开国君主。　文：周文王，周朝的奠基者。　武：周武王，他灭商纣王而有天下，在位十九年。　成：周成王。　康：周康王。　②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用君子长者的德行来对待天下人。　③哀矜：怜悯。　惩创：惩戒。　④吁：表示不以为然的感叹声。　俞：表示赞许、应允的声音。　⑤戚：忧愁，悲伤。　⑥虞夏商周之书：指《尚书》。《尚书》中有《虞书》、《夏书》、《周书》等篇，都是记载从帝尧到周朝的典章训诰的。⑦穆王：周穆王，康王孙，在位五十五年，喜游乐，周朝开始衰落。⑧吕侯：即甫侯，周穆王时司寇。穆王采纳吕侯的建议，修正先代刑法，布告天下。《尚书·吕刑》即记载此事。　祥刑：谨慎用刑。祥，审慎。　⑨断：决断。　故孔子犹有取焉：旧说《书经》为孔子编，它收有《吕刑》，故作者有此说。　⑩《传》：解说经义的文字。这里特指《尚书》孔安国《传》。　⑪"赏疑从与"四句：大意是，欲赏有疑，宁可给予，以推广恩泽；欲罚有疑，宁可舍去，以表示谨慎用刑。与，给予。孔安国《传》原文为："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　⑫皋陶（yáo）：亦作"咎繇"，据《书·舜典》，他是舜时任掌管刑法之官。苏轼误为帝尧之臣。　⑬"杀之"三、"宥（yòu）之"三：当时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欧阳修颇欣赏他的豪迈不羁。《礼记·王制》："大司寇

以狱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同"宥"),然后制刑。"三次宽宥然后处刑,当是周代的制度,史籍未载尧舜时如此。三,三次。宥,赦免,宽恕。　⑭四岳:传说尧时四方诸侯之长,实为四方部落的首领。　⑮鲧(gǔn):禹之父,被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他筑堤防水,没有成功,被舜杀死在羽山。　⑯方命圮(pǐ)族:违反命令,残害同类。语出《尚书·尧典》。方,违,抗。圮,毁。　⑰《书》:指《尚书》。　⑱"罪疑惟轻"四句:大意是,罪有疑处时,从轻处置;功有疑处时,从重奖赏。与其杀无辜的人,宁可失刑,不合常规。经,常规。语出《尚书·大禹谟》。　⑲尽:详尽。这里指《尚书》的论述已很详尽了。
⑳忍人:残忍之人。　㉑"赏以爵禄"四句:以爵禄为赏赐,那赏赐的法则只限于能给予的爵禄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推行到不能给予爵禄的其他方面。　㉒"刑之以刀锯"四句:以刀锯为刑罚,那刑罚的威力只限于刀锯所及的方面,而不能影响到刀锯所达不到的方面。　㉓劝:勉励。　㉔相率:一个跟着一个。
㉕《诗》:指《诗经》。　㉖"君子如祉"四句:大意是,君子喜纳贤人之言,怒责谗人之言,那么乱事大概可以停止了。语见《诗经·小雅·巧言》,句序稍有不同。祉(zhǐ),喜欢。庶,大概。遄(chuán),迅速。已,止。沮(jǔ),终止。　㉗已乱:平息动乱。　㉘《春秋》: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修订鲁史而著成。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㉙因:依。　褒贬之义:即所谓春秋大义,指《春秋》以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用隐微的字句进行褒贬。　㉚制:控制。

〔讲评〕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宋仁宗赵祯(zhēn)嘉祐二年(1057)礼部进士考试的试题,苏轼正于此年应进士试。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也是苏轼散文的第一篇成名作。据载，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和编排评定官梅尧臣都对诡异浮靡的文风深表不满，读过苏轼此文，赞赏不已。本文的特色就在于说理透辟，文势清畅。在审题上，作者思路活跃，将题意翻作数层：起笔破题，即从赏、罚两端分别论述，指出古代贤君赏善罚不善都体现出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君子长者之道；接下不再泛说，但从“疑”字出发，引《尚书》孔安国《传》“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之语立论，以先儒经典为据，以圣君史事为证，反复论辨，归结到“仁”是处理“疑”事的根本，从而有力地阐明了“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题旨；末段复引《诗》、《春秋》作证，虽为闲笔和余波，但照应首段的“见于虞夏商周之书”一语，圆融自然，兴味无穷。明代杨慎赞叹说：“此东坡所作时论也，天才灿然，自不可及。又云：每段述事，而断以婉言警语，且有章调。”（《三苏文范》卷五）

礼以养人为本论

三代之衰[①]，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②]。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③]，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④]。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⑤]。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⑥]，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⑦]；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⑧]。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⑨]。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仁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⑩]，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

而不敢于养人也。"[11]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12]。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13],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14]。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15]。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16]。

〔注释〕

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②礼、乐(yuè):本指周代贵族教育中两种科目。此指先秦儒家教化条规。 咨嗟:叹息。 过,错误。 ③缘:因循。 节文:节制修饰。 举:全。 ④涂之人:即路人。涂,同途,道路。《荀子·性恶》:"涂之人可以为禹。" ⑤天下之事最难成者:意即天下最难办成的事。 ⑥繁文:繁琐的仪节。 小说:琐屑的言论。 ⑦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等典礼仪式都在此举行。此指朝政礼节。 《考工》:《周礼》中的《冬官考工记》。《吕令》:《礼记》中《月令》。相传为周公所作,实为秦、汉间人抄合《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而成,所以此称《吕令》。 ⑧郊庙:古代祭天之所为南郊,祭祖之所为庙。此指祭天祭祖之礼。 郑氏:指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东汉经学家,后世称其学派为"郑学"。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三国魏经学家,后世称其学派为"王学"。 ⑨分(fèn):名分,职分。 笃:厚道,忠诚。 形:表现。 ⑩"西汉之书"二句:书,指儒家典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说"西汉之书,始于仲舒"。 ⑪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

人。 养人:培养人。笔:记载。 ⑫范晔(yè)(398～445):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删取各家《后汉书》之作而著《后汉书》。 夔(kuí):传说为舜时乐官。 襄:指师襄,春秋时代鲁国乐官。史载孔子曾向他学琴。 皋:指皋陶(gāo yáo),传说为舜帝之臣,掌刑狱之事。 苏:指苏忿生,周武王时司寇。 亟(qì)易:屡屡更易。亟,屡次。引文见《后汉书·曹褒传论》。 ⑬惨毒:虐害。 ⑭尤:指责。 急之:以法为急。 ⑮宣:排泄。 难之:以之为难。 ⑯庶乎有日矣:也许有兴起的时候。庶乎,表示可能。

〔讲评〕

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嘉祐五年(1060),苏轼因欧阳修荐举参加秘阁考试,《礼以养人为本论》即其所试六论之一,是一篇命题作文。

"礼以养人为本"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观点,但苏轼并非屋上架屋,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识见,同样显示出其个性化的议论风格。文章纵观"三代之衰"以来"礼废乐坠"而发问,引出作者的诊断:"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接着从正反两方面申述这一判断:先从溯源角度指出"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由此推断出礼之易为(所谓"涂之人皆可以为礼"),然后以"今儒者"拘泥于繁文缛节而谓礼为"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为对照。此为文章前半部分,主要是破除历来论礼之弊端,同时在对礼之缘起的简述中隐含"礼以养人为本"这一观点。

文章后半部分直笔阐明"礼之大意",即"礼以养人为本"的具体内容,而刘向、范晔的话同为作者论证中的论据,且引入"法"作对比论述,以"治气养生"与"悍药毒石"为喻,针砭"天下之公患",在感慨和期望中结束全文。全文论证有力,笔致跌宕,富于情感。

决壅蔽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①，此尧舜之盛也②。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③；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④。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⑤；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⑥。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⑦。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⑧。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⑨，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⑩。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⑪。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⑫，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⑬，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⑭，以待请属⑮。举天下一毫之事⑯，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⑰。今也法令明具⑱，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⑲。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⑳。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㉑。故小人以法为奸。

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22]，则新故相仍[23]，纷然而不决[24]，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25]。昔桓、文之霸[26]，百官承职[27]，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28]。王猛之治秦[29]，事至纤悉[30]，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31]。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32]，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33]，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34]，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35]。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36]，长吏心知而不问[37]，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38]。省事莫如任人[39]，厉精莫如自上率之[40]。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41]，诉者之多，而谒者之众，莫如中书与三司[42]。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政要[43]。郡县之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44]。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45]。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46]，则是不任转运使也[47]。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48]，辨色而视朝[49]，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50]。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矣。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51]，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52]，宰相日昃而不退[53]，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54]，而不敢宴游[55]。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56]。天子求治之勤[57]，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58]，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59]。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60]？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注释〕

①“天下不诉”二句：天下的人不用向官府申诉而没有冤屈，不用求见官府而能满足愿望。谒(yè)：进见。　②此尧、舜之盛也：这是尧、舜的盛世景况。尧、舜，传说中的上古两位贤君。③见察：被查问清楚。察，明察。　④省(xǐng)：察看、检查，这里有查清之意。　⑤“使远方”二句：使得僻远地区的小官吏也不畏惧朝廷的高不可攀。　⑥“而一介之小民”二句：使得连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感到官府的难于进见。一介，一个，用于人，含有渺小、微贱的意思。　⑦“疾痛苛痒”四句：大意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因病而痛，因疥而痒，虽然是小毛病，不足为患，但双手会很自然地去抚摸和抓搔。苛，通“疴”，疥疮。百体，指身体的各个部分。百，泛指多数。　⑧“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三句：因为心一向对身体很爱惜，手一向惯于听从心的指挥，所以，不必等待心的命令，双手在突然之间就能自己放到痛痒处。素，向来，平时。卒，通“猝(cù)”，突然。　⑨脉理：脉络。　⑩缓急：即紧急。偏义复词，“缓”字无义。　⑪胥吏：在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⑫朝(zhāo)请而夕得：早上请求，晚上即获准。形容办事迅速。　⑬故常之事：按常规应办的事情。故常，旧则，先例。⑭留滞(zhì)：拖延，停阻。　⑮以待请属(zhǔ)：来等待(当事人的)求情、行贿。请属，请托，指求情、行贿。属，同“嘱”。⑯举：动。　⑰“昔者汉、唐之弊”五句：过去汉、唐的弊病在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因而运用法律也不严密，使得官吏能利用疏漏而不可依据的法律来约束天下，所以，小人因无法而为非作歹。绳，约束，管束。　⑱明具：详明完备。　⑲举：全。　惟法之知：只知道法令。　⑳“所欲排者”三句：官吏们对所要打击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于法律的地方，就可以指控他有错。排，排斥，打击。小不如法，稍有一点不合法的地方。瑕(xiá)，原指玉上的斑点。此比喻缺点。　㉑“所欲与者”三句：对所要帮助的人，虽然有违

法的罪过，却可以曲解法律为之开脱。与，助。乖戾(lì)，背离、过错，此指违法罪行。解，开脱。 ㉒鬻(yù)：卖，即下文的"鬻法"。指官吏贪赃枉法。 ㉓新故相仍：新旧案件越积越多。仍，重叠。 ㉔纷然：纷乱的样子。 ㉕"此王化"句：这就是圣明的教化之所以堵塞下行的缘故啊！王化：王道的教化。 ㉖桓、文：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时霸主。 ㉗承职：奉职，奉行职官所当做的事务。 ㉘"四方之宾至"二句：四方宾客到来，不需要向有关部门去请示，因有法可依。有司，官吏。官吏各有专职，专司其事，所以叫有司。 ㉙王猛：字景略，前秦苻坚的丞相。他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注意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果断力行，并率兵灭前燕，加强了国势。 秦：指十六国时期的前秦(351～394)。 ㉚纤悉：琐屑详尽。 ㉛"盖史之所记"至"郡县皆已被符"：据《晋书·王猛传》载，广平人麻思欲返冀州奔母丧，王猛批准他立即动身，说到天黑时文书就能下达，使各郡县准予放行。麻思刚出函谷关，各郡县果然都已收到放行的文书。史，指《晋书》。速装，迅速办理行装。符，公文。被，受，接到。 ㉜令行禁止：命令做的就立即执行，不准做的就马上停止。 ㉝苻坚：字永固，前秦国主，原是氐族首领，所以说他是"戎狄之种"。他吞灭小国，统一北方，与东晋对抗，故称"霸主"。 ㉞垂及升平：几乎达到太平盛世。 ㉟固宜其然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啊！ ㊱府吏之属：指在官府办事的书吏等人。 招权：弄权，揽权。 ㊲长吏：指上级官长。 ㊳省事：指精简中央官署的事务。 厉精：振作精神，勤于政务，即"励精图治"。 ㊴任人：指任用和信任负有专职的各级官吏。 ㊵率：表率，带头。 ㊶关于其中：总揽天下大事。关，原义为枢机、机轴，此引申为总揽、管理。 ㊷中书：即中书省，又名政事堂，中央官署，处理全国政务。 三司：官署名，宋代中央财政机关，通领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 ㊸"天下之事"三句：整个国家的事情，由

百官分司其职,中书省只是管理全国的重要政务。听其政要,了解、处理国家的重要政务。 ㊹"郡县之钱币"三句:各个郡县的财赋,由转运使管理,三司只统筹全国财政收支的大计。制于转运使,由转运使管理。转运使,宋代路一级的官员,主管所属州郡物资转运和财政收入。会计,指管理财政计算和出纳方面事务的官员。 三司:北宋最高财政机构。 ㊺"然中书不待奏课"三句:然而,中书省不等申奏考课而决定官员的升降,直接参与这类事务,这是不信任有关官员。奏课,申奏考课。指进奏中书省鉴定考绩各级官员的公文。黜,退,指降职、贬官。陟(zhì),进,指升官。㊻三司之吏,推析赢虚:指三司对各路财政管得太细太死。推析,推算和分析。赢虚,赢余和亏损。 ㊼不任转运:不信任转运使。 ㊽爱日以求治:珍惜时间,努力工作,以求得天下大治。日,指光阴。 ㊾辨色而视朝:天刚亮就上朝听政。辨色,指天朦朦亮,刚能辨清颜色。视朝,坐朝听政。 ㊿"苟少安焉"三句:如果贪图片刻的安逸,到了日出才上朝,那就会整日忙得不得了。苟,如果。少,稍稍。安,闲逸。不给,不暇,时间不充裕。
51晨兴:早起。兴,起。晏罢:晚退朝。晏,晚,迟。罢,罢朝,退朝。 52私第:个人的住宅。 53日昃(zè):太阳过正午开始偏西。 54震悚(sǒng):惊惧而不敢怠慢的样子。 55宴游:宴饮玩乐。 56举:做,办。 57天子:指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 58"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二句:但一些议论者只称赞舜的"无为",而不称赞王季"晏朝"的勤勉。王季,名季历,周文王之父,他曾因处理政务很忙,退朝很晚。舜之无为,舜善于用人,自己显得无所作为的样子。 59"不论文王之日昃"二句:那些议论朝政者不谈论周文王的以身作则、勤于政务,却偏爱谈论秦始皇的勤于政务。议论者们的言下之意是勤于政务的也不一定是贤君。史载,周文王勤政,过了中午仍在处理事务,顾不上吃饭。秦始皇每天要看公文一百二十斤(竹简)才休息。量

书，用秤称文件。 ⑥此何以率天下之怠邪：提倡整个国家都要懒惰，这是为什么？怠，惰。

〔讲评〕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制科”试(“制科”是皇帝在常举以外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制，皇帝的命令)，曾上《进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本文为《策别》中《课百官》之三。

“决壅蔽”是决除壅蔽，使下情上达、上下通气的意思，但本文的主要视角是围绕政府机构的高效率问题，而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的重要弊病和危机。前半部分先提出必须上下沟通而后能达到“清明”和“治平”，然后揭露当时官吏贪赃枉法致使民情壅塞的情形。后半部分指出其弊在于“事繁而官不勤”，因而提出“省事”和“厉精”的救治办法。省事，就必须任用专职官员；厉精，就必须从皇帝开始以身作则。

此文在写法上重对比，善比喻，层次井然，论述明晰，是篇有名的政论文。

教　战　守[1]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2]？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将见于他日[3]。今不为之计[4]，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5]，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6]，致民田猎以讲武[7]，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8]，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9]，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10]。是以虽有盗贼之变[11]，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12]，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13]，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14]。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15]，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16]。卒有盗贼之警[17]，则相与恐惧讹言[18]，不战而走[19]。开元、天宝之际[20]，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21]，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22]，痿蹶而不复振[23]，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24]，四方之民，兽奔鸟窜[25]，乞为囚虏之不暇[26]，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27]。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28]，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29]。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劳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31]，肌肤之所浸渍[32]，轻霜露而狎风雨[33]，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34]，出则乘舆，风则袭裘[35]，雨则御盖[36]，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37]。

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38]，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39]，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40]。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41]，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42]，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43]，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44]。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45]，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46]，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47]，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48]，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49]，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悚以军法[50]，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51]，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52]。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53]？今天下屯聚之兵[54]，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55]？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56]，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57]，岂不亦甚明欤？

〔注释〕

①教：教导。　②果：究竟。　安在：在哪里。　③“此其患”二句：由此而造成的祸患不在目前表现出来，那么将在未来表现出来。　④为之计：替杜绝这种祸患想个办法。之，指上述“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　⑤先王：指古代贤明君主。

兵:军备。 去:解除。 ⑥秋冬之隙:秋冬农闲时节。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古时秋冬农闲时节,招民练武。 ⑦致:召集。 田猎:围猎。 以讲武:借此来练兵。 ⑧坐作:跪下和起立,与"进退"同为军事操练动作。 方:方法。此句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即教民习战法。 ⑨习:习惯,熟习。 钟鼓:古代作战时以钟鼓声为退进号令。 ⑩刈(yì):割,杀。慑(shè):害怕。 ⑪变:变乱。 ⑫迂儒:迂阔的儒生。⑬盛节:美好的法度。 ⑭甲:甲衣,此指兵器。 ⑮甲兵:甲衣和兵器,此指军备。顿:通"钝",不锋利。 ⑯佚(yì)乐:安乐。 ⑰卒:通"猝",突然。 警:警报。 ⑱讹(é)言:胡言。此作动词言,传播谣言。 ⑲走:逃跑。 ⑳开元、天宝: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均是唐玄宗李隆基年号。㉑酣豢(huàn):沉醉在酒食中。豢,本义指喂养牲畜。 ㉒钝眊(mào):动作迟钝,视线模糊。眊,眼睛看不清楚。 ㉓痿(wěi)蹶:萎缩僵仆。痿,身体某部分萎缩或失去机能。 ㉔区区:小小的。 禄山:安禄山。唐玄宗时任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天宝末年,起兵叛乱。 乘之:追逐。 ㉕兽奔鸟窜:像鸟兽一样奔窜躲避。 ㉖乞为囚虏之不暇:乞求当囚徒俘虏都来不及。㉗唐室:唐王朝。 因以:因为这个原故。 微:衰微,衰落。㉘至:周到。 ㉙平居:平时。 ㉚穷冬:严冬。 ㉛筋骸:筋骨肌体。 冲犯:冒犯。 ㉜浸渍(zì):被水沤泡。此指被雨露所浸透。 ㉝轻:轻视。 狎:亲近。 ㉞重屋:重檐之屋,指高大的房屋。 ㉟袭:加穿衣服。 ㊱御盖:使用障雨的用具。御,用。盖,伞盖。 ㊲入之:侵入体内。 ㊳四体:四肢。 狃(niǔ):因袭,习惯。 ㊴股慄:因害怕而两腿发抖。㊵渐:事物刚露出苗头。 不可长:不能助长它。 ㊶固:本来。㊷无自而有:无从产生。 ㊸奉:奉给,输纳。 西:指西夏。北:指北面的辽国(契丹)。虏:古代汉族对异族敌国的蔑称。 百

万计:宋仁宗庆历年间向辽输岁币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输西夏岁币,计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百万,只是约数,指数量多。　㊹要:总之。　㊺而用之不以渐:却又不逐步地开始练兵。　㊻出身:投身。　死地:危地,指战场。　㊼庶人之在官者:在官府中服役的平民百姓。　㊽役民之司盗者:从民间调来捕盗的差役。役民,服役的平民。　㊾古都试之法:汉代东郡太守韩延寿在每年春秋两季,召集人员在都城演习武事,称之为"都试"。都,郡府所在地。试,指演习武事。　㊿悚(sǒng):使恐惧。　(51)果:果真。　(52)不教之民:指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百姓。这句说:那么将有一天要驱使不会打仗的平民百姓去作战。(53)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但怎么比得上那一旦仓猝驱不教之民去作战的危险呢?孰与,与之相比如何。一旦之危,指上文所说的"一旦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的危险。　(54)屯聚之兵:屯驻的军队。　(55)邀:要挟。　上者:上司。　(56)彼:指"屯聚之兵"。敌:敌手,力量相当的对手。　(57)际:界限。

〔讲评〕

本文也是苏轼应"制科"试所上《进策》之一,为《策别》中《安万民》之五。有时从总目加一"策"字。当时宋朝经过百年升平盛世,朝野上下都沉溺于安乐享受之中,若谈兵事,以为是扰民,而没有意识到辽和西夏已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苏轼针对这一现象,着重论述"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之大,并提出救治的办法:"尊尚武勇,讲习兵法",教民习武。这样既可防备战争,又可牵制日益骄横的兵士,达到安民的目的。

全文气势直贯而下,滔滔雄辩。落笔即以一问答句式指出"当今生民之患"及其将造成的严重危害,为下文蓄势。接下引证史实、取譬人身,从正、反两方面阐述"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同时也暗示出救治的办法。而其中以身体比喻天下之势,

尤觉切情合理,且自然过渡到下文对治民及宋朝时势的分析。如此充分透彻地论述了"当今生民之患"及其危害,最后提出救治方法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明代杨慎等《苏长公合作》卷五引唐文献的评语为:"坡翁此策,说破宋室膏肓之病,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至其文闳衍浩大,尤不可及。"

贾　谊　论[1]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2]。惜乎贾生王者之佐[3]，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4]。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5]，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6]。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7]。然则是天下无尧舜[8]，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9]。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10]。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11]。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12]。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13]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14]。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15]，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16]，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17]。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18]，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19]，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20]？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21]，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22]。

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23]。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24]，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25]，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26]，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27]，则不能全其用[28]。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29]。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30]。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31]，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32]，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33]。

〔注释〕

①贾谊（前201～前169）：汉初洛阳人。年十八以才学闻名。年二十余，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太中大夫，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得到文帝信任。后为绛、灌等旧臣所短，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文帝少子）太傅。怀王堕马摔死后，贾谊也悲郁而死。　②"非才之难"二句：获得才学不难，如何自用其才学确实难。　③贾生：即贾谊。　王者之佐：具有辅佐君王的才能。④所取者：指所要获取的功业。　所就者：所要成就的功业。⑤可致之才：可以取得成功的才能。　行其万一：发挥其才能的万分之一。　时君：当时的君主。　⑥虽三代何以远过：即使是三代也不能超出很远。三代，指夏、商、周，为儒家所崇奉的盛世典范。　⑦汉文：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为西汉明君之一，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以不用死：因不被皇帝任用，郁闷而死。　⑧然则：既然如此，那么。　尧舜：唐尧、虞舜，传说中的古代圣君。　⑨"仲尼圣人"数句：孔子（前552～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今属山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儒奉为圣人。曾周游列国，寻求实行自己主张的机会。试，试探、寻求。　庶几，表示期望。　一日，有朝一日。　⑩"将之

荆”三句:事见《礼记·檀弓下》。孔子将到楚国去谋求官职,派弟子冉有先去表明意图,又让弟子子夏再去重申心愿。 ⑪“孟子去齐”三句:《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见齐王不行王道,便辞去所任官职,但并不立即离开齐国,而在临淄停留了三天,等待齐王的悔悟和重新召见,不得而后离开齐国。宿,夜。昼,齐地,今山东临淄。 ⑫厚:诚笃。 ⑬“公孙丑问曰”数句:语见《孟子·公孙丑下》,原文为充虞(孟子弟子)问孟子。豫,快乐。 ⑭爱其身:看重自身才能。 至:达到极点,极至。 ⑮“夫绛侯”一句:绛侯,即周勃,封于绛(今山西曲沃县),故号“绛侯”。随刘邦起义反秦,为汉朝开国功臣,官至太尉。吕后死后,诸吕阴谋篡权,周勃等诛灭诸吕,迎立代王刘恒为天子,跪上天子玺(皇帝玉印),是为汉文帝。 ⑯灌婴: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原为贩卖丝绸的商人,后随刘邦起义,屡立战功,封颍阴侯。吕后死后,诸吕为乱,灌婴、绛侯等与齐哀王刘襄联兵诛灭诸吕,立代王刘恒为天子,即汉文帝。事见《史记·灌婴列传》。 ⑰相得之分:相互依赖信任的情分。特:仅,只。 ⑱一朝(zhāo)之间:一个早晨,喻很短的时间。 尽弃其旧而谋其新:完全罢黜旧臣而起用新进之人。
⑲为:假如。 优游浸渍:从容交游相处。 ⑳遽(jù)为人痛哭:指贾谊《治安策序》所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遽,突然。 ㉑“观其过湘”二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在朝中受到老臣绛侯、灌婴等人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㉒趯(tì)然:跳跃的样子。 远举:高飞。此指隐退。 ㉓“其后卒以自伤哭泣”二句: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文帝少子)太傅,怀王堕马而死,贾谊自伤哭泣一年多而死,年仅三十三岁。夭绝,早死。 ㉔谋之一不见用:谋略一时不被采纳。 ㉕量:器量,胸襟。
㉖遗俗之累:不合时宜的忧患。 ㉗睿(ruì)哲:智慧通达事理。
㉘全其用:充分发挥其作用。 ㉙“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

中”三句：苻坚(338～385)，字永固，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氐族。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曾因吕婆楼以召王猛，一见大悦，拜为中书侍郎，倍加宠信，贬斥旧臣仇腾、席宝等，独与王猛谋划国策。 ㉚“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二句：苻坚任用王猛后，国势强盛，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匹夫，指苻坚。略，夺取。此，谓斥去旧臣而任用王猛。 ㉛狷(juàn)介：孤高正直，不同流合污。 ㉜病沮(jǔ)：颓丧。 ㉝发：表现，表露。

〔讲评〕

本文为苏轼嘉祐六年(1061)应“制科”时所写的《进论》之一。

文章重点论述贾谊人生悲剧的原因，先以大部分笔墨阐明贾谊“不能自用其才”，不能“待”和“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然后以苻坚任用王猛一事委婉指出汉文帝用人不专也是导致贾谊人生悲剧的原因。这样从贾谊、汉文帝双方追究贾谊不幸遭遇的原因，通达合理。而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于贾谊本人也颇具独见。

本文尽管以论述贾谊为主要内容，但并非局限于此，而是借以引申出君臣关系问题。“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就臣而言；“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就君而言。在君臣关系中，君居主导地位。因此作者在文章结尾点明写作意旨时先君(“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数句)而后臣(“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全文议论切实而有高度，在剖析史实的基础上将议题拔高一层，同时也流露出对贾谊“不能自用其才”的惋惜之情。语言表述上从容不迫(如引孔、孟事例说明古之君子“欲得其君”之“勤”、“不忍弃其君”之“厚”以及“爱其身”之“至”，借以反衬贾谊“不能用汉文”)，结构安排上转合有致，多层内涵融贯一体。

留　侯　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1]。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2]，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3]，此其所挟持者甚大[4]，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5]，其事甚怪[6]，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7]？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8]，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9]，亦已过矣[10]。且其意不在书[11]。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12]，其平居无罪夷灭者[13]，不可胜数，虽有贲、育[14]，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15]。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16]。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17]，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18]，不死于盗贼[19]。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20]。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21]，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22]，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23]。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24]。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25]。且夫有报人之志[26]，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

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27]，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28]，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29]。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30]，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31]。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32]。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33]。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34]。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35]！

〔注释〕

①过：超过。　节：节操、操守。　②匹夫见辱：普通人受辱。　③"卒然临之"两句：突然遇到变故而不惊慌，无故受到触犯而不愤怒。　卒然，突然。卒，通"猝"。　④挟持：指抱负。⑤圯(yí)：桥。　老人：指黄石公。据《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年轻时，曾漫游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的一座桥上，遇一老人。老人故意把鞋扔到桥下，让张良捡来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说："孺子可教矣。"约张良五日后一早来见。但张良前两次都比老人迟到，受到老人责备。第三次提前于半夜等在桥上，老人大喜，送他一部《太公兵法》，告诉他："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⑥其事甚怪：圯上老人曾对张良说："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则老人乃是黄石化身。"怪"即指此。　⑦隐君子：隐居的高士。指圯上老人。⑧见：同"现"，显露。　⑨以为鬼物：王充《论衡·自然》载，当时人们认为上天佐汉诛秦，故"命令神石为鬼书授人"。黄石授书，是妖气化为人形的鬼，传达上天旨意，以预兆汉兴。　⑩过：错。⑪其意不在书：指圯上老人的立意不在表面的向张良传书一事上。⑫刀锯鼎镬(huò)：古代残酷的刑具，借指残酷的刑法。　⑬夷

灭:消灭,杀戮。 ⑭贲(bēn)、育:孟贲、夏育,古代传说中的勇士。 ⑮“夫持法太急者”三句:秦朝持法太严,它的锋芒不可触犯,而当它锋芒一过,就有可乘之机。末,末势。 ⑯逞于一击:快意于一击。据《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为报秦灭韩之仇,在秦始皇东巡至博浪沙时,派刺客用铁椎击杀始皇,未获成功。张良匿名逃亡下邳。 ⑰其间不能容发:遭险与脱险,当中只有一根头发的间隙。比喻情势危急。 ⑱千金之子:旧时称富贵子弟。⑲不死于盗贼:不死在干盗贼一类事情上。 ⑳“其身之可爱”二句:他的身体值得珍惜,而不值得为干盗贼一类的事情而死去。㉑伊尹、太公之谋:指安邦定国的计谋。伊尹,名伊,尹是官名,商朝开国大臣。太公,即吕尚,周朝开国功臣。 ㉒特:只。 荆轲、聂政之计:指行刺的计谋。荆轲,为燕太子刺始皇。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两人之事均见《史记·刺客列传》。 ㉓倨(jù)傲:傲慢。 鲜腆(xiǎn tiǎn):无礼、厚颜。鲜,少。腆,惭愧。折:摧折,侮辱。 ㉔“楚庄王伐郑”一事:史载,楚庄王伐郑,将攻入郑国都城。郑襄公肉袒牵羊来迎接庄王。楚庄王说:“郑君为人谦卑,必能取信于他的百姓。我哪敢奢望得到郑国的土地!”于是退兵而返。郑伯,郑襄公。肉袒,袒露身体,表示请罪。逆,迎。㉕“勾践之困于会稽”一事:史载,吴王夫差攻败越国,越王勾践带领五千甲兵,躲在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入吴为臣,后亲自与大夫范蠡入吴为臣,以妻为吴王妾,三年才得归国。会稽,指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归臣妾于吴,归降吴国为其臣妾。 ㉖报:报仇。㉗非有平生之素:指向来不认识,没有交往。 ㉘仆妾之役:指老人让张良捡鞋、穿鞋一事。 ㉙“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二句:张良的忍耐正是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慌而项羽不能使他暴怒的原因。 ㉚高祖:指汉高祖刘邦。 ㉛轻用其锋:指项羽迷信武力,随意出兵。 ㉜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指刘邦善于保存实力,等待对方疲惫之机。 ㉝淮阴:指淮阴侯韩信。据《史记·淮阴

侯列传》载，刘邦曾被困在荥阳，情势危急。此时韩信灭齐，便派使者向刘邦请求立为假王。刘邦大怒，骂韩信乘机要挟，张良、陈平马上踩刘邦的脚，并耳语提醒他不能得罪韩信。刘邦亦醒悟，改口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派张良前去册立韩信为齐王。　㉞非子房其谁全之：不是张良，谁能保全汉室呢？　㉟"太史公疑子房"数句：司马迁本以为张良应是体格魁梧奇伟，但实际上画像中的张良则像个妇人，与他的志气不相称，我以为这正是张良这种能忍的豪杰之士的状貌呢。愚，自称谦词。

〔讲评〕

此篇是苏轼嘉祐六年(1061)应"制科"时所作《进论》之一。张良，字子房，是汉朝开国大臣，封于留(今江苏沛县东南)，称留侯。本文主要论述张良成功的关键在于"忍"。"苏子瞻《留侯论》，以忍字贯说是也。"(明·归有光《文章指南》)所谓"忍"，是指人的一种道德和修养，为实现大志而善于控制个人的情绪，善于等待和驾驭完成大业的机缘，不可逞一时之气，以小忿而乱大谋。

文章劈头先立论，接着却从"不忍"说开去，论黄石公授书，是教张良能忍，因张良"博沙击秦"正说明他原先"不能忍"。然后以郑伯肉袒迎楚、勾践臣妾于吴两则能"忍"的史例，逆承反转，论证"忍"的作用。最后，叙述张良正是以"忍"教刘邦，打败"不忍"的项羽，既进一步证实了"忍"的作用，又照应圯桥授书事件的实质。

全文以"忍"为线索，一意反复到底，而中间生枝生叶，似断实连，变幻出奇。"意实翻空，辞皆征实。读者信其证据，而不疑其变幻"。(清·徐乾学等《古文渊鉴》卷五十)

论　养　士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①]，诸侯卿相皆争养士[②]。自谋夫说客[③]、谈天雕龙[④]、坚白同异之流[⑤]，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⑥]。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⑦]。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⑧]。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⑨]。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⑩]。齐稷下谈者亦千人[⑪]。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⑫]。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⑬]，宾客厮养，皆天下豪俊[⑭]。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⑮]。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⑯]。此皆奸民蠹国者[⑰]，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⑱]？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⑲]。区处条理[⑳]，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㉑]。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于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㉒]。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㉓]。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㉔]。三代以上，出于学[㉕]。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㉖]。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㉗]。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㉘]，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㉙]，

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30],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31]。既并天下[32],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33],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34],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而老死于布褐乎[35]?抑将辍耕叹息以俟时也[36]?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37],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38],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39]。至文、景、武帝之世[40],法令至密矣,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41],世主不问也[42]。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43],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

若夫先王之政[44],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45]。"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注释〕

①春秋:时代名,一般指周平王元年(前770)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前722~前481)得名。 战国:时代名,上接春秋,下迄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因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而得名。 ②卿相:春秋、战国时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 士:指卿相家臣,为最低级的贵族阶层。 ③谋夫:以替别人出谋划策为生的人。 说(shuì)客:从事游说的人。④谈天雕龙:指战国时齐人驺衍、驺奭(shì)的学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善辩"天事",驺奭采用驺衍的辩术雕饰文章,齐人称"谈天衍,雕龙奭"。 ⑤坚白同异:指战国时名辩中关于"坚白"、"同异"的争论。惠施学派提出"合同异",夸大事物间的同

一性而抹杀其差异性；公孙龙学派提出“离坚白”，将石及其白、坚两种属性分离开来，夸大了事物间的差别性而抹杀了其同一性。墨子学派提出“别同异”和“坚白相盈”（坚、白两种属性相互渗透而统一于石）。　⑥击剑：指赵文王喜爱剑，善养剑客之事。　扛鼎：指秦武王爱举重，力士皆为高官的事。　鸡鸣狗盗：齐贵族孟尝君（田文）门客中有善学雄鸡啼晓和学狗叫以偷东西的人，他们曾帮助孟尝君逃出秦国。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宾礼：以对待宾客的礼节对待。　⑦靡衣玉食：华美的衣服，珍奇的食物。靡，轻软华丽。　馆于上：安置在高堂。　胜（shēng）数：数尽。胜，尽。　⑧勾践：春秋末越国君，公元前 497～前 465 年在位。曾被吴国大败，屈服求和，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终于灭吴，并成为霸主。　君子：即所养之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伐吴时有“君子六千人”，《史记集解》引虞翻的话说：“言君养之如子。”　⑨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即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各有门客数千。吕不韦：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秦庄襄王时任相国。秦王政继位，仍为相国，有门客三千。　⑩“而田文招致”句：《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在其封地薛（今江苏邳县西南）收罗侠客、逃亡罪犯六万户。任侠，可信任的侠客。奸人，邪恶暴桀之人。⑪“齐稷下”句：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齐都临淄稷门下常聚集数千人讲学议论。　⑫魏文侯：名斯，一作都。周威烈王时列为诸侯，在位三十八年，礼贤下士，上下和洽，享誉诸侯。　燕昭王：名平，于齐国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纳贤才，相传曾为郭隗筑黄金台以招揽天下士。乐毅等贤士纷纷而来，燕国逐渐强盛。燕昭王二十八年，伐齐获胜。　太子丹：战国末燕王喜的太子，名丹。曾在秦国作人质，后逃归，养士以复仇，派荆轲刺秦王未成。秦攻燕，燕王喜斩太子丹的头献秦。　⑬张耳、陈馀：均为战国末著名儒生，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原为朋友，善交贤士，一同参加秦

末陈胜起义。后二人绝交,张耳归刘邦后封为赵王。陈馀在韩信破赵时被杀。　⑭厮养:干粗活杂役的人。厮,指劈柴、养马之役。养,指烹炊之役。　⑮田横:战国末齐贵族。秦末,跟从他的哥哥田儋起兵反秦,自立为齐王,后被刘邦所破,率五百余人逃往海岛,全部自杀。　⑯"度(duó)其余"句:估计不见于传记的卿相门客当为官吏的一倍而为农夫的一半。　⑰奸民蠹(dù)国:欺诈百姓,损害国家。蠹,蛀蚀,损害。　⑱支:承受。　堪:忍受。　⑲鸷(zhì)猛:鸷鸟猛兽。　毒螫(shì):毒刺。螫,同"蜇"(zhē)。　⑳区处条理:区分整理。　㉑天民:天下人。秀杰:优秀杰出的人。　㉒类:大抵。　恶衣食以养于人:靠别人粗劣的衣食维持生活。　役人以自养:供人差使以养活自己。㉓靖:安宁。　㉔出于一:用同一种标准和方法选择出来。㉕三代:即夏、商、周三代。　学:学校教育。　㉖出于郡县吏:由郡县官吏向上荐举人才。　㉗九品中正: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僚的制度。据《三国志·魏志》,魏文帝曹丕采取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为九等(九品),朝廷按等使用,谓之"九品官人法"。　㉘虐用其民:残酷地奴役百姓。　始皇、二世:秦始皇嬴政、秦二世嬴胡亥。㉙椎鲁:愚钝。　㉚莫为之先:没有人给他们领头。　㉛逐客:驱逐客籍人士。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后入秦任客卿。秦王政(始皇)下逐客令,李斯上书谏阻,被秦王政采纳,不久任廷尉,对秦统一六国起了很大作用。　㉜既并天下: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号始皇。　㉝才取:根据才能取用。㉞向:从前。　四公子:指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　㉟槁(gǎo)项黄馘(xù):面黄饥瘦。项,脖子。馘,面孔。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曰:"黄馘,谓面黄熟也。"　㊱辍(chuò):停止。　俟(sì)时:等待时机。　㊲饥渴之:使它们饥渴。　噬(shì)人:咬人。　㊳"楚、汉之祸"句:楚霸王项羽同汉王刘邦争夺天下,给

百姓带来深重祸害。祸,残害。 宜无几:该没有多少了。
㊴陈豨(xī):汉开国将领,宛句(今山东菏泽)人。汉初任赵国相,大养宾客。后叛乱被杀。 萧、曹:萧何、曹参,均沛丰(今属江苏)人,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相继为相国。 莫之禁:没有禁止陈豨养士。 ㊵文、景、武帝之世: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6在位)、景帝刘启(前156~前140在位)、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前86在位)。 ㊶吴王濞(bì):吴王刘濞,高祖刘邦之兄刘仲的儿子,收罗天下亡命之徒,景帝三年(前154)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兵败被杀。 淮南:淮南王刘长(刘邦的小儿子)及其子刘安相继招纳宾客数千。 梁王、魏其、武安:梁孝王刘武(文帝之子)、魏其侯窦婴(文帝皇后之侄)、武安侯田蚡(fén)(景帝皇后之弟),都善养士。
㊷世主:皇帝。 ㊸惩:苦于。 縻(mí):系牛的绳子,引申为牵制、束缚。 ㊹若夫:议论时发语词,犹至于、至若。
㊺"君子"二句:语出《论语·阳货》。君子、小人,此分别指统治者和平民百姓。爱人,意谓实行仁政。易使,容易被役使。

〔讲评〕

本文又题《六国论》、《战国任侠》、《游士失职之祸》,为《东坡志林》中十三篇史论之一。其具体写作时间不详,明代茅坤说:"余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所作。"(《唐宋八大家文钞》)

养士为春秋、战国时期及汉初诸侯卿相中较突出的现象,作者开篇即对此作了概述并引出议题。随后,作者从国家兴亡角度论述养士的合理性,提出养士与否,即士之失职与否是"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的原因,言之成理。更值得提及的是,作者能纵贯宋以前的选士发展史来评述春秋战国及秦、汉间的养士现象,从而引申到古今兴亡关系重大的选材用人问题,见识独到。此为上下贯通而又言其一致性。同时作者又指出三代以来选士制度

的变化,此为区别而言其差异性。文章末尾表明先王之政以“学道”为基础(即“出于学”),非秦、汉之所能企及,则是作者政治倾向的表白。全文论述有特见而能圆通。

论周东迁

太史公曰[①]: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②]。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③],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④]。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⑤]。

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⑥]。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⑦]。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⑧],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⑨]。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⑩],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⑪],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⑫]。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周幽、厉,[⑬]然至于桀、纣而后亡[⑭]。其未亡也,天下宗之[⑮],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⑯]。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⑰]。古公迁于岐[⑱]。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⑲]。齐迁临淄[⑳],晋迁于绛、于新田[㉑],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㉒]。芳贾曰[㉓]:“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

灭庸，而楚始大[24]。苏峻之乱[25]，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26]，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27]，曰："金陵[28]，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29]，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30]。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31]。"乃不果迁[32]，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33]。使平王有一王导[34]，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35]，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36]。楚昭王畏吴，迁于鄀[37]。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38]。皆不复振，有亡征焉[39]。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40]。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41]。吾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注释〕

①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继其父谈为汉太史公。　②周伐纣：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　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　③营之：安营于洛邑。　成王：周成王，周武王之子。　召(shào)公：周武王之臣，姓姬名奭(shì)。因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而称召公或召伯。　卜居：用占卜选择定居之地。　④居九鼎焉：把九鼎迁到洛邑。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丰：在今陕西鄠(hù)县东。　镐(hào)：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　⑤"至犬戎"二句：公元前771年，申侯引犬戎入周，杀幽王，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　犬戎，西周北方的戎狄族。　⑥缪：通"谬"，荒谬。　⑦"自平王至于亡"二句：从平王到东周灭亡，其间没有非常无道的昏君。　⑧髭(zī)王：即周灵王，生而有髭，故又称髭王。　服享：顺服朝贡。　⑨周公：姓姬名旦，文王子，辅武王灭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摄政，曾

于洛邑东筑造新城名成周。 ⑩既没(mò):死后。 君陈:周公之子。 毕公:周文王第十五子。武王灭商后封于毕(今陕西咸阳县北毕原),因称毕公。 ⑪乞假以生:以乞讨租借来维持生活。 ⑫鬻(yù):卖。 ⑬败:衰落。 幽:周幽王,西周亡国之君。 厉:周厉王(? ~前828),名胡。在位期间搜刮财富,施行暴政,民不堪命,后被流放于彘(zhì)(今山西省霍县)。 ⑭桀(jié):夏代亡国之君,名癸。暴虐无道,为商汤所灭。 ⑮宗:朝见。 ⑯效:效果。 ⑰盘庚:殷商君主,商汤九世孙祖丁之子,继兄阳甲即位。时王室衰乱,盘庚从河北迁都商汤故居河南亳(bó)殷(今河南偃师县西)。 ⑱古公:即古公亶(dǎn)父,周族领袖,周文王祖父。原居豳(bīn)(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受戎狄侵逼,率众迁于岐山下周原(今陕西岐山县)。 ⑲卫文公:春秋时卫国君王,名燬(huǐ)。因戎狄入侵,卫国东渡黄河,齐桓公率诸侯伐狄,为卫筑楚丘(今河南滑县东),立燬为卫君。 ⑳齐迁临淄:齐献公元年,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北)迁至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 ㉑晋迁于绛(jiàng)、于新田:晋献公由晋(今山西太原县)迁都于绛(今山西新绛县北),后又迁至新田(今山西曲沃县南)。 ㉒饥:饥荒。 蛮:古时对南部少数民族的蔑称,也泛指少数民族。 申:故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县北。 息:故城在今河南息县西南。 阪高:即长坂,今湖北当阳县东北。 ㉓芳贾(wěi gǔ):春秋时楚人,字伯嬴。仕为大夫。 ㉔秦:周代诸侯国名,今属陕西省。 巴:春秋时小国名,在今川东、鄂西一带。 庸:古国名,春秋时居巴、秦、楚之间,国都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东南),公元前661年,被楚联合巴、秦之力所灭。 ㉕苏峻之乱: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历阳(今安徽和县)太守苏峻举兵叛乱,攻陷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专擅朝政,迁帝于石头(今江苏江宁县石头城)。后为温峤、陶侃等击败而死。 ㉖温峤:东晋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字太真。官至骠骑大将军。 豫章:今江西

南昌。　三吴：吴兴、吴郡、会稽（据《水经注》）。　会稽：今浙江绍兴。　㉗王导：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字茂弘。东晋开国重臣，元帝时任丞相，受遗诏辅明帝，又受明帝遗诏辅成帝。历事三朝，出将入相，反对迁都。　㉘金陵：晋都城，今江苏南京市。㉙卫文大帛之冠：《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粗布。大帛，厚缯。指卫文公提倡节俭。　㉚乐（lè）土：安乐之地。　墟：废墟。　㉛北寇：指石勒（274～333），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8）称赵王，后灭前赵，统一北方大部分地区。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称帝，建立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蛮越：古时称南部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为蛮地。此处指豫章。越：会稽。相传古越国始祖封于会稽。　望实：声望与实际。㉜不果迁：果不迁。果，果然。　㉝顾：却。　㉞使：假使。㉟形势：权力地位。　贰：离心，背叛。　㊱"魏惠王"二句：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近秦，魏惠王受秦侵逼，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　㊲"楚昭王"二句：楚昭王十二年，因吴国侵伐，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北）北迁鄀（ruò）（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㊳"考烈王畏秦"二句：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占郢都，楚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阴县）。顷襄王之子考烈王二十二年，再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　㊴亡征：灭亡的预兆。　㊵"东汉之末"三句：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　㊶"近世"句：五代时南唐中主李景在位时，周世宗南征，李景割地称臣，去帝号，称国主。后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迁都洪州（即豫章，今江西南昌）。

〔讲评〕

本文为《东坡志林》中十三篇史论之一，又题《平王》、《东迁失计》。

文章引述大量有关史实，论证周平王东迁之失计。落笔即以

司马迁语引出平王东迁之事,提出论点:"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并从周朝兴亡史补足此论。接下便引述夏、商不迁都之效,盘庚迁殷、古公迁岐、卫文公东迁、齐迁临淄、晋迁绛等均非有所畏而迁,楚、东晋遇寇不迁之效,魏惠王迁大梁、楚昭王迁鄀、顷襄王迁陈、考烈王迁寿阳、汉迁长安、南唐中主迁豫章等皆有所畏而迁则亡。纵横挥洒,以"迁"贯穿其中,杂而不乱,层层论证畏敌而迁"未有能复振者"的道理。正如茅坤所说:"此文,以'迁'为案,以无畏而迁者五,以有畏而不果迁者二,以畏而迁者六,共十三国,以错证存亡处,如一线矣。"(《唐宋八大家文钞》)

思　治　论

方今天下何病哉[1]！其始不立，其卒不成[2]，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3]。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4]。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5]。自宫室祷祠之役兴[6]，钱币茶盐之法坏[7]，加之以师旅[8]，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9]，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10]，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11]，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12]，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13]，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14]，考功课吏之法坏[15]，而贤者无所劝[16]，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17]。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

知[18]，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19]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20]，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21]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22]，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23]，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24]。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25]。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26]。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27]。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28]。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29]。此犹适千里不赍粮而假丐于涂人[30]；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倖于一物之中[31]。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32]。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33]。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34]，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35]。咎犯之在晋[36]，范蠡之在越[37]，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38]。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

熟也[39]。

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40]。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41]，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42]，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43]。孔子曰："好谋而成[44]。"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45]。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46]。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47]，又何暇及于收哉！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48]，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49]。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50]。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51]。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52]。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53]。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54]。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55]，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56]，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

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57]!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58],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59],使人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60],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61],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62]。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63],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64]。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65]。

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注释〕

①病:弊病。　②立:建立方案策略。　其卒不成:最后不能成功。　③去之:放弃它。　④苟:如果。　⑤"其所从起者"二句:三种弊端是从近五、六十年间形成的。　⑥自宫室祷祠之役兴:指宋真宗自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起,兴建大批

宫观,祈神求福。役,工事,劳役。　⑦钱币茶盐之法坏:指宋初钱法、茶法、盐法等屡有变更,财经紊乱。　⑧师旅:军队。此指战争。宋初与契丹、西夏多有交战。　⑨游谈聚议:聚在一起空谈。　不可胜(shēng)数:不能尽数。　⑩澶(chán)渊之役: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侵,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宰相力促真宗亲征,渡河登澶州城,宋军士气高涨。辽军大将萧挞凛(一作览)被射死,处境不利。但真宗急于求和,与辽订立盟约,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澶州,郡名澶渊。所以史称此战为"澶渊之役",称其盟约为"澶渊之盟"。　⑪北虏:指辽国。　不得其要(yāo)领:不能控制住辽国。要领,比喻事物的关键。⑫"重之以西羌(qiāng)之变"二句:指党项羌族于1038年建立西夏国,常侵扰宋西北边境。重之,加上。边陲,边境。⑬选举:本包括礼部举士(通过科举考试)和吏部举官(考核和迁调官员)两方面,此专指举官。　⑭"吏拘于法"二句:官员受选举法规的限制,不立志求取功绩和好名声。　⑮考功:官署名,属吏部,主管考核迁调官员等事。　课吏:考核官吏。　⑯劝:勉励。　⑰"其应也有候"二句:其应验有征候可见,其成功则有形可依。　⑱汗漫:漫无边际。　⑲"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数句:事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即春秋时郑国大夫游吉,继子产为政。子产,即公孙侨(字子产)。郑国大夫,执政四十余年,颇有佳绩。　行无越其思,即谓行为不要超越计谋方略。⑳营:建造。　赀(zī):通"资"。　丰约:多少。　㉑度(duó):推测。　役夫:雇工匠。　某所:某处。　㉒及期:到预定期限。当(dàng):适妥。　㉓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故称官吏为有司。　上:君王。　㉔偷(tōu):苟且偷生。㉕刑狱:刑罚。　聚敛:收集财资。　㉖发一政:发布一种政策。姑:姑且。　济:成功。　㉗"用舍系于好(hào)恶(wù)"二句:用不用出于个人喜欢不喜欢,实行或废除则取决于赞同者或反对

者的多少。 ㉘以小利而不顾:因能带来些微利益而不考虑救治它。 ㉙无常责:没有一定的责任。 无成效:没有成功的效应。 ㉚赍(jī):携带。 假:借。 涂人:路人。涂,道路。 ㉛侥倖:偶然成功或免于不幸。 ㉜"昔太公治齐"数句:太公(姜尚)封于齐,周公(姬旦,封于周)问他如何治齐,太公说:任用贤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周公认为必将出现弑君篡位的大臣。后来齐国果然多次发生弑君篡位之事,最终为田氏所代。周公始封为鲁公,太公问他如何治鲁,周公说:尊重贵人,善待亲族。太公谓其后世必渐渐衰落。鲁国自文公死后,公室衰弱,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握政权,至顷公二十四年,为楚国所灭。 逆知:预先推知。 ㉝其势固有以使之:发展势态的形成有其必然因素。 ㉞"管仲相桓公"二句: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改革政治,国力大振,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国。管仲(? ~前645),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 ㉟覆:审察。 ㊱咎(jiù)犯:春秋时晋国大夫狐偃,字子犯,为晋文公之舅,又称舅犯(一作咎犯)。《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子犯曾三次因时机未成熟而谏阻晋文公用兵。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楚军围宋,宋求救于晋。子犯认为时机已到,晋国出兵救宋,次年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随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荥阳东北)大会诸侯,成为霸主。 ㊲范蠡(lǐ):春秋时越国大夫,字少伯。《国语·越语》载范蠡曾四次谏阻越王勾践伐吴。至前479年,越王始兴兵伐吴,于前475年灭吴。不久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大会诸侯,成为霸主。 ㊳如寄诸其邻而取之:破楚灭吴就像取回寄存在邻居家的物品一样容易。 ㊴策:谋划。 ㊵明者:指明了形势的人。 ㊶"发之以勇"三句:大胆地策划,不懈地坚持,顽强地贯彻。 ㊷独擅:独揽。 ㊸听:听从,接受。 收:维护。 ㊹好谋而成:语见《论语·述而》,能谋事且能成事。 ㊺狼戾(lì):狼藉。此指不收藏好。 ㊻"可成之功常难形"二句:可以成功的迹象通常难以显露,至于不

能成功的迹象常常预先显示出来。若，至于。见，同“现”。

㊼上之人：即上智之人，高明的人。 眩瞀（xuàn mào）：目眩昏花。 ㊽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冒最大的困难而作长远规划。㊾商君：商鞅（? ~前338），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后入秦变法，又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亦称商鞅。 “撄（yīng）万人之怒”三句：史载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遭到秦国贵族宗室的强烈反对和非议。撄，触犯。逆，不顺。㊿“苏秦之为从（zòng）也”数句：苏秦为战国时纵横家，字季子。曾游说六国合纵抗秦。从，同“纵”。迂，曲折。 (51)“淮阴侯请于高帝”数句：淮阴侯即韩信（? ~前196），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人。汉立国，封为楚王，因谋反而降为淮阴侯。史载韩信辅佐刘邦建立汉朝，曾向刘邦请求三万兵力北攻燕、赵，东击齐，再向南切断项羽粮道，然后向西到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与刘邦会合。举，攻占。 (52)耿弇（yǎn）：后汉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字伯昭。辅佐刘秀即位，拜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 世祖：汉光武帝刘秀（前6~57）。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庙号世祖。渔阳：秦置县名，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 涿郡：汉置郡名，治所在涿县（今属河北）。 富平：汉置县名。治所在今宁夏吴忠西南。落落难合：疏远难成。 (53)越：劫夺。 疏：阔远，指难以实现。(54)亲契（qiè）而还之：亲手提着交给他。 (55)拂逆：违背。

(56)出而无成：颁布出去而没有成效。 (57)谋人：为人谋。谋，营求。 给（jǐ）：足。 (58)患：忧虑。 (59)非其上：反对上级。

(60)贼：破坏。 (61)信于人：为人所信任。 服于人：为人所敬服。素：一向。 (62)势：趋势。 气：气数，时机。 袭：沿循。

(63)所不言而同然者：众人未说出而心里都赞同的事。 (64)逆众敛怨：违背多数人意愿而招致怨恨。 任子：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年限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后世用以指由父兄功绩而得官，亦称补荫。 (65)恤（xù）：担忧。

〔讲评〕

北宋前期的社会危机,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以后日趋严重,到嘉祐年间(1056~1063),财政、吏治、军事等方面都陷入极端困境之中。对此,当时以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判官的苏轼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篇作于嘉祐八年(1063)的《思治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所阐述的总观点就是:“规摹先定”,“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即丰财、强兵、择吏的关键首先在于“立”,“与明者熟策之”而制定切实可行的方略,然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在论述上,作者总体上采取层层推进、水到渠成的方法,即前人所谓“层转屡援,意自相生融洽”(《三苏文范》卷六引周尧佐语)。文章从剖析社会危机入笔,指出其弊端在“不立”,由此转为正面论述“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进而论述定规摹当“与明者熟策之”;最后论述规摹定下之后当“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围绕这一论证脉络,作者充分发挥其纵横论辩风格,灵活运用排比、譬喻,尤其是广泛引用史例作古今对比,渲染出了气势,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日　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①]，问之有目者[②]。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③]。他日闻钟[④]，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⑤]。他日揣籥[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⑦]。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⑧]，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⑨]，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⑩]，岂有既乎[⑪]！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⑫]。然则道卒不可求欤[⑬]？苏子曰[⑭]："道可致而不可求[⑮]。"何谓致？孙武曰[⑯]："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⑰]。"子夏曰[⑱]："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⑲]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⑳]？南方多没人[㉑]，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㉒]，十岁而能浮[㉓]，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㉔]，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㉕]。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㉖]，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昔者以声律取士[㉗]，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㉘]，士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㉙]，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㉚]，作《日喻》以告之。

〔注释〕

①生而眇(miǎo)者：天生的瞎子。眇，瞎一只眼。这里泛指瞎子。　②之：指太阳的形状。　③扣：敲。　④他日：后来有一天。　⑤扪：摸。　⑥揣(chuǎi)：摸索。　籥(yuè)：一种似笛的管乐器。　⑦以为：认为。　⑧达：懂得，明白。⑨巧譬：巧妙的比喻。　导：开导、指点。　⑩转而相之：一个譬喻连着一个譬喻地辗转相比。　⑪既：完。　⑫“故世之言道者”四句：所以一般论“道”的人，或是只就他所见的那一部分而称之为“道”，或是根本未曾看见“道”而只凭主观的臆测，这都是硬求“道”的弊病。　⑬卒：终于、毕竟。　欤：疑问词。　⑭苏子：苏轼自称。　⑮致：使它自己到达。　求：强求。　⑯孙武：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著有《孙子》，是著名的兵书。⑰引文见《孙子·虚实篇》，意思是善于打仗的人使别人不自觉地落入自己的罗网，而不使自己被别人牵制。致，招致。　⑱子夏：孔子的弟子。　⑲引文见《论语·子张》，意思是，工匠们只有住在自己的工场，才能把活干好；君子只要不断地学习，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道”。　⑳斯以为致也欤：这就是所谓的“致”吧。㉑没人：能潜水的人。　㉒涉：步行渡河。　㉓浮：浮水。㉔岂苟然哉：难道是偶然的吗？苟，随便。　㉕水之道：水性。㉖求其所以没：请教潜水的方法。　㉗以声律取士：唐、宋都以诗赋取士。　㉘以经术取士：自王安石变法以后，改用经术取士。《东都事略·神宗本纪》载，熙宁四年(1071)“罢贡举词赋科，以经术取士”。苏轼认为这样形成了士人空谈仁义之道而不讲求实际学问的风气。　㉙渤海：旧郡名，郡治在今山东阳信县南。吴彦律：名琯。苏轼知徐州时，吴为监酒正字。曾与苏轼交往唱和。　㉚求举：应试。　礼部：管理教育、考试的中央机关。

〔讲评〕

本文是苏轼元丰元年(1078)十月知徐州时写的一篇讽喻性杂说。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以经术取士”,导致“士求道而不务学”。苏轼此文即针对这一不良风气,通过浅显的寓言来阐明“道可致而不可求”和“学以致其道”的见解。

“道”是古代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是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发展变化的总的认识和最高概括。苏轼提出“道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的命题或许带有某些神秘色彩,但“盲人识日”的故事巧妙地说明了只求一点而不及其余这种求道方法的荒谬性,“北人学没”的寓言又生动地阐发了实践的重要性。综合看来,苏轼意在强调通过亲身体察和领悟来把握“道”。这一切都是令人信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

文章结构颇具匠心而不露痕迹,自然妥贴。首先是所择取的两则寓言极为贴切;其次是行文逻辑严谨:落笔叙述“盲人识日”,指出其荒谬可笑的根源在“未尝见而求之人”,由此类推未达道者的“求道之过”,此为“破”;接下“道卒不可求欤”一问由“破”转为“立”,提出“道可致”、“莫之求而自至”的观点;最后引“南方多没人”、“北方之学没者”为喻,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补正“道可致而不可求”,也是照应上文的“破”与“立”,但前面是先“破”后“立”,此则先“立”而后“破”,谨严之中有变化。清代吕留良等《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对本文的评价颇为中肯,即“前段言道之不可求,后段言求之当以学,而皆喻言之。然前段从喻入正,后段从正出喻,便两喻相承而不排。”(清·吕留良等《晚村精选八大家故》)

稼　　说

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1]？其田美而多[2]，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3]，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4]，而敛之常及其熟[5]。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6]，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7]，日夜以望之[8]，锄耰铚艾[9]，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10]，而地力竭矣[11]。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12]，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13]，闵闵焉[14]，如婴儿之望长也[15]。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16]，而用于至足之后[17]，流于既溢之余[18]，而发于持满之末[19]，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20]，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21]。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22]。博观而约取[23]，厚积而薄发[24]，吾告子止于此矣[25]。子归过京师而问焉[26]，有曰辙子由者[27]，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28]。

〔注释〕

①曷尝：可曾。　　②美：肥美，形容良田。　　③更休：这里指让农田轮休调整。更，轮流、更替。休，休整，这里指农田不种庄稼，让其暂闲，以恢复地力。　　④不后时：不误农时，不错过播种

时节。时,时节。　⑤敛之常及其熟:收割庄稼总是等到庄稼成熟。敛,收集,这里指收割庄稼。　⑥秕(bǐ):中空或不饱满的谷粒。　⑦寸寸而取之:每一寸地上都要期望收获,即不更休。⑧望之:指盼望庄稼成熟。　⑨锄:作动词用,锄地。　耰(yōu):古代碎土平地的农具。这里作动词用,播种后用耰平土,覆盖种子。　铚(zhì):割庄稼用的大镰刀。这里用作动词,用铚割穗。　艾(yì):同"刈",割。　⑩相寻:一个跟一个。　如鱼鳞:如鱼鳞一样稠密。　⑪竭:枯竭。　⑫过:超过。　⑬平居:平时。　自养:自我修养。　⑭闵闵:忧惧的样子。⑮如婴儿之望长:大意是,像盼望着婴儿成长一样。　⑯信:同"伸",伸展。　⑰用于至足之后:知识完全充足之后,才开始使用。　⑱流于既溢之余:满出来后,余水才流淌。　⑲发于持满之末:拉满弓后,箭才能发射。　⑳吾子:对平辈或晚辈比较亲切的敬称,这里指张琥。　同年:唐宋时,称同榜考中进士的人为同年。　㉑妄推:虚妄不实地推崇。　㉒其:副词,加强语气,相当于"要"、"一定"。　务学:从事学业。　㉓博观而约取:广泛浏览,择其精要。　约,简要。　㉔厚积而薄发:深厚地积累,慎微地显露使用。　㉕吾告子止于此矣:我告诉您的,只有这些了。　㉖问:询问,打听。　㉗有曰辙子由者:有个名叫辙字子由的人。　㉘其亦以是语之:请(您)也把这些话告诉给他。其,语气词,表希望。之,代词,指苏辙。

〔讲评〕

原题下注有"赠张琥"。张琥,字邃明,与苏轼同于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

这是一篇杂说体赠序。首段论农田必须有机会休整,庄稼要待成熟才能收割,这样才能得"美稼"。次段推而广之,说明治学之道亦如此:注意自养,以待其成,不可随意轻用。末段联系自身,劝

勉友人,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文章托物寓理,“富人之稼常美”与“古之人”自养以待其成,两相呼应,譬喻切当。在语言表达上,作者多用偶句排句,气势连贯,文理畅达,同时透露出朋友间相互切磋的真挚笃厚情韵。

乌　说

乌于人最黠[①]，伺人音色有异[②]，辄去不留，虽捷矢巧弹[③]，不能得其便也。闽中民狃乌性[④]，以谓物无不可以性取者。则之野[⑤]，挈罂饭楮钱[⑥]，阳哭冢间[⑦]，若祭者然。哭竟，裂钱弃饭而去。乌则争下啄，啄尽，哭者复立他冢，裂钱弃饭如初。乌不疑其绐也[⑧]，益鸣争，乃至三四，皆飞从之。稍狎[⑨]，迫于罗[⑩]，因举获其乌焉。今夫世之人，自谓智足以周身[⑪]，而不知祸藏于所伏者，几何不见卖于哭者哉[⑫]。其或不知周身之术，而以愚触死，则其为智，犹不若乌之始虑于弹[⑬]。韩非作《说难》[⑭]，死于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说难》而谓之沐猴[⑮]，天下哀其以愚死。二人者，其为愚智则异，其于取死则同矣。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观时而动，祸可及哉[⑰]？

〔注释〕

①黠(xiá)：狡猾。　②伺(sì)：窥探。　③捷矢巧弹：飞快射出的箭和巧妙弹出的弹丸。　④狃(niǔ)：熟习。　⑤之野：到郊野。　⑥罂(yīng)饭：用瓦罐盛着饭。　楮钱：纸钱，冥钱。　⑦阳哭冢间：在坟间假哭。阳，通“佯”。冢，坟墓。⑧绐(dài)：欺骗。　⑨狎：亲近。　⑩罗：罗网。　⑪周身：保全身体。　⑫几何不见卖于哭者哉：有几个人能不上假哭者的当呢？见卖，被骗，被出卖。　⑬犹不若乌之始虑于弹：大

意是，还不如乌鸦在开始时对于弹弓能提高警惕，使其归于无用。虚，虚设。　⑭韩非作《说难》：韩非，战国末期哲学家，出身韩国贵族。他作《说难》一文，内容是论述游说君主的种种困难情形。他的著作受到秦始皇的重视，被邀至秦国，不久因李斯、姚贾陷害，自杀于狱中。　⑮"楚人不知《说难》而谓之沐猴"二句：项羽占领秦国国都咸阳后，不思建都称霸，反而大肆焚掠，放弃关中战略要地，仍归江东。他认为富贵后不归故乡，犹如穿了好衣服在夜间行走。他的一位"说者"对他说："人们说楚人像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大怒，把"说者"烹杀了。沐猴，楚人称猕猴为沐猴。沐猴而冠，猕猴戴帽子，比喻虚有其表。这里的"楚人"指"说者"，说他不知道《说难》而直指项羽为"沐猴"，天下人哀叹他因愚蠢而被杀死。　⑯"宁武子邦有道则智"二句：大意是，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有道时，他就显得聪明；当国家无道时，他就装傻韬晦。宁武子，卫国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死后的谥号。这两句语出《论语·公冶长》。　⑰观时而动，祸可及哉：观察时机而行动，灾祸哪里会惹上呢？

〔讲评〕

生性狡猾的乌鸦能逃过"捷矢巧弹"，却禁不住假祭墓者三四次的佯哭，信以为真，争吃祭物，终于落网。作者通过这则寓言故事说明人最容易被伪装所迷惑，并将视野转向政治舞台，指出智者和愚者都可能落入政治陷阱，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因而应该像宁武子那样，善于韬晦，保身远祸。联系作者身世遭遇，他秉性天真，原以为"世上没有不好的人"，但残酷的政治迫害使他不得不改变这一看法。可见这则寓言背后隐含着作者的血和泪。

本文脉理关键在于乌鸦被诱捕与人世政治迫害两者之间事理上的贯通。作者叙述前者时点明"闽中民"捕获乌鸦的指导思想是"物无不可以性取者"，乌鸦终被诱捕是因为不能明察时机把握住

自己爱吃祭食的本性；在分析后者时，作者阐明了相同的道理，即智者、愚者遭到迫害也是因为不能明察时运而把握住自己智、愚本性，不能像宁武子那样“观时而动”、或智或愚。由此看来，人世政治迫害也应验了“物无不可以性取者”，而作者对此有深刻的亲身体会。

乐　苦　说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耳[①]。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②]，求畏慕者初不可得[③]。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④]，此四者犹有仿佛也[⑤]。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⑥]，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书[⑥]。

〔注释〕

①未至时：指苦事或乐事未来临时。　②以身履之：亲身经历它们（指苦、乐之事）。　③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寻求可畏或可慕之物，原不可得。　④趁：追。　⑤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声、影、风、梦四物与所经苦、乐之事尚可相比。　⑥“且以此病对治彼病”二句：畏苦、慕乐两种情感相抗衡、相磨擦。　⑦元祐三年：1088年。元祐，宋哲宗年号。

〔讲评〕

本文是苏轼在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八月五日记的一则杂感，篇幅极短，似属偶发的对人生的零星感悟，然而鲜明地表现出作者严谨的思维和豁达的襟怀。

苦、乐两类事情概括了一切人生经历，而畏苦、慕乐则为人之常情。这则杂感针对这一点，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揭示出苦乐未

至、苦乐既至到苦乐既过三个连续情状，指出畏苦慕乐只是人们没有经历苦乐之前的心态，在苦乐既至和既过之后都不复存在，由此推究出畏苦慕乐“不免是病”，这两种欲念交织于心，人生便无乐处。反过来说，只有超脱畏苦慕乐欲念，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快乐。

荔枝龙眼说

闽越人高荔子而下龙眼[①],吾为评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②],斫雪流膏[③],一啖可饱[④]。龙眼如食彭越石蟹[⑤],嚼啮久之,了无所得。然酒阑口爽[⑥],餍饱之余[⑦],则咂啄之味[⑧],石蟹有时胜蝤蛑也。戏书此纸,为饮流一笑[⑨]。

〔注释〕

①闽越人:指今福建、广东一带人。　高:推崇。　下:贬抑。②蝤(jiū)蛑(móu):梭子蟹。　③斫雪流膏:形容大蟹肉厚膏多。　④啖(dàn):同"啖",吃。　⑤彭越:即蟛蜞,似蟹而小。石蟹:产于溪涧石穴之蟹,体小,壳坚,色红。　⑥酒阑:酒已喝得很多。阑,残,尽。　⑦餍(yàn)饱:吃饱。　⑧咂啄(zā zhuó):吮吸。　⑨饮流:指美食家之流。

〔讲评〕

龙眼,俗称桂圆,其果实和树叶皆似荔枝而小,有"亚荔枝"之称。苏轼有《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诗,也对龙眼十分欣赏。本文就"闽越人高荔枝而下龙眼"发表议论,认为荔枝、龙眼各具特色,各有优长。文笔充满幽默感,表现出作者对日常平凡事物化俗为雅的赏爱之情,这是本文的魅力所在。

刚　　说

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1]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2]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所恶夫佞者[3]，非恶其佞也，恶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4]，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5]；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6]。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建中靖国之初[7]，吾归自海南，见故人，问存没[8]，追论平生所见刚者，或不幸死矣。若孙君介夫讳立节者[9]，真可谓刚者也。

始吾弟子由为条例司属官，以议不合引去[10]。王荆公谓君曰："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11]君笑曰："公言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公不答，径起入户，君亦趋出。君为镇江军书记[12]，吾时通守钱塘[13]，往来常、润间，见君京口[14]。方新法之初，监司皆新进少年[15]，驭吏如束湿[16]，不复以礼遇士大夫，而独敬惮君[17]，曰："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谢麟经制溪洞事宜[18]，州守王奇与蛮战死[19]，君为桂州节度判官[20]，被旨鞫吏士之有罪者[21]。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尽斩之[22]。君持不可。麟以语侵君[23]。君曰："狱当论情[24]，吏当守法。逗挠不进[25]，诸将罪也，既伏其辜矣[26]，余人可尽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与焉[27]。"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狱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迁官。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28]！

方孔子时，可谓多君子，而曰“未见刚者”，以明其难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刚则折”，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29]，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纪者甚多，独书此二事遗其子勰、勴[30]，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说[31]。

〔注释〕

①刚毅木讷(nè)：刚直、坚毅、质朴、不善言辞。语见《论语·子路》。　②引文见《论语·学而》。巧言，花言巧语。令色，伪善的面容。　鲜(xiǎn)矣仁，仁爱是很少的。　③恶(wù)夫佞(nìng)者：厌恶那些奸诈谄媚的人。语见《论语·先进》。　④常以身试之：常常亲身体验这道理。之，指代“所好夫刚者”数语。⑤免我于厄者：使我免遭灾难的人。　可畏人：令人畏惧的人。⑥异时可喜人：往日讨人喜欢的人。　⑦建中靖国：宋徽宗年号，仅一年，即1101年。　⑧存没：生死。　⑨孙君介夫讳立节者：即孙立节，字介夫，宁都(今江西宁都)人，与曾巩、苏轼等交善，学问渊博，宋仁宗皇祐年间进士。讳，避忌。古人避名讳，即不直称长者或平辈的名，而在名之前加“讳”字以示尊重。　⑩“始吾弟子由”二句：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苏辙任条例司检详文字，因反对新法，请求外任，被调为河南推官。议不合，政见不同。引，避开。⑪君：指孙立节。　开敏如子者：通达敏捷像您一样的人。⑫镇江军：治所在今江苏镇江。　书记：掌管公文记录的官。⑬通守钱塘：任杭州通判。　⑭常：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润：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　京口：镇江古称。　⑮监司：宋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有监察各州官吏之责，总称监司。　⑯驭：管制。　束湿：捆扎湿物。语出《汉书·酷吏传·宁成传》，喻急剧苛刻。　⑰敬惮(dàn)：敬畏。　⑱谢

麟:字应之,瓯宁(今属福建)人。 经制:王安石变法,在少数民族居地设经制司。此"经制"用作动词,即任经制司使。 溪洞:少数民族住所。 ⑲王奇:汾州(今山西汾阳)人,武举中第。 蛮: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节度判官:节度使属官,掌刑狱事务。 ㉑被旨鞫(jū)吏士之有罪者:奉旨审讯有罪责的吏士。被,承受。鞫,审讯。《史记·酷吏列传》:"讯鞫论拔。" ㉒按:治罪。 且:将。 ㉓侵:犯。 ㉔狱当论情:审案应当据实情。狱,官司。 ㉕逗挠:迂回避敌,顾望不前。 ㉖伏其辜:伏其罪。 ㉗与(yù):参与。 ㉘必死:势将被处死。 ㉙长养成就:培养造就。 ㉚勰(xié)、勴(lǜ):孙立节之子孙勰(字志康)、孙勴(字励志)。 ㉛信:验证。

〔讲评〕

本文一题为《刚毅近仁说》,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当时苏轼从海南北归至虔州(今江西赣县),亡友孙立节之子孙勴来访,苏轼作此文赠之。

文章落笔开宗明义,引孔子语,联系自己生平经历("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提出"刚者之必仁"这一中心论点。接着重点写孙立节的"刚"而"仁",择其向王安石拒绝任职条例司和任桂州节度判官时赦免十二位吏士之死罪这两件典型事例,反映出孙立节的刚毅气节和仁爱之心。从论述逻辑上看,以上都是正面立论,苏轼自我经历及孙立节的事迹都是正面论据。而在文章末尾,作者拈出世俗"太刚则折"这一鄙见予以驳斥,指出"士患不刚"、"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这是从反面补证,以破为立。

全文议论、叙事、抒情三者融为一体:论证了"刚者之必仁";评述了孙立节的刚毅仁爱情操;抒发了对亡友的怀念和赞赏之情。

三、台阁名胜记



喜雨亭记[1]

亭以雨名，志喜也[2]。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3]；汉武得鼎，以名其年[4]；叔孙胜狄，以名其子[5]。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6]，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7]，雨麦于岐山之阳[8]，其占为有年[9]。既而弥月不雨[10]，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11]，甲子又雨[12]，民以为未足，丁卯[13]，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14]，农夫相与抃于野[15]，忧者以乐[16]，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17]，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18]，狱讼繁兴[19]，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20]，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21]。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22]。民曰太守[23]，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24]，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释〕

①喜雨亭:在凤翔府城东北。　②志:记。　③"周公"二句:据《尚书·微子之命》,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到一株特异的稻禾(异株而合为一个稻头),献给成王。成王赏赐给周公,周公为了表示对成王的谢意,作《嘉禾》。《嘉禾》为《周书》篇名,今已佚。④"汉武"二句:《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元狩七年(前116)六月,汾阳发现宝鼎,奏闻,迎鼎至甘泉宫,改年号为元鼎。⑤"叔孙"二句:《左传·文公十一年》载,狄人侵鲁,鲁文公使叔孙得臣击败狄军,俘获狄军首领侨如,并把叔孙得臣之子宣伯改名侨如,以表彰其功。　⑥扶风:旧郡名,即指凤翔府。　明年:第二年,即嘉祐七年(1062)。　⑦是岁:这一年。　⑧雨麦:天上落下麦子。一说播种麦子。　岐山:在凤翔东北。阳:指山南。⑨占:占卜。　有年:丰年。年,年成。　⑩弥月:满一个月。⑪越三月:至三月。　乙卯:指阴历三月八日。　⑫甲子:指三月十七日。　⑬丁卯:指三月二十日。　⑭商贾(gǔ):商人。⑮抃(biàn):鼓掌。　⑯以:因此。　⑰属(zhǔ)客:向客人敬酒劝饮。　⑱荐饥:连年饥荒。　⑲狱讼:打官司。　繁兴:多次发生。　⑳今:现在。　天:上天。　遗:遗弃。　㉑襦(rú):短衣、短袄。　㉒繄(yī):语助词,近"维"字义。　㉓太守:指宋选,字子才,荥阳人。嘉祐八年正月,他罢任,由陈希亮接任凤翔知府。　㉔造物:造物主。旧指大自然的主宰者。

〔讲评〕

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到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任签判(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本篇中说:"余至扶风之明年",则当作于嘉祐七年。

文章开头说:"亭以雨名,志喜也。"一语即把命名之由说清,也指明了文章的主旨。以下几段围绕"喜"、"雨"、"亭"三层意思,通

过分写与合写，实写与虚写，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第一层引用三个历史故事，说明“喜则名物”的惯例，先单说“喜”意。二、三段才把“喜”、“雨”、“亭”三者合说，但前段实写后段虚拟，前段正叙后段反问，互相映衬，道尽了喜雨之情。末段歌词，谓从太守、天子、造物主到太空，均不居得雨之功，涉笔成趣，与全文轻松幽默的风格复相谐和，对写透一个“喜”字，是很好的补笔。

通篇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却无枯燥说教之感。

明人林希元说：“说喜雨处，切当人情。末虽似戏，然自太守而归功天子、造化，亦是实理，非虚美也。文字通彻流动，如珠走盘而不离乎盘，他人虽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笔力，真大家也。”（明·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引）

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1]，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2]。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3]。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4]，此凌虚之所为筑也[5]。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6]，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7]，曰："是必有异[8]。"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9]。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10]，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11]，而求文以为记[12]。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13]，狐虺之所窜伏[14]，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15]，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16]，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7]，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8]。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19]！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20]，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21]？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22]，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释〕

①国:郡国,这里指州或府。 南山:即终南山,其主峰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②"而都邑之丽山者"二句:终南山附近的城邑中,没有比扶风靠山更近的了。丽,附着,靠近。扶风,旧郡名,即凤翔府,今属陕西。 ③"以至近求最高":从最靠近山的城邑探索山的最高处,势必能办到的。 ④"而太守之居"数句:然而太守居住在这里,未曾知道有山;虽然客观存在的山,不会因为有人视而不见有所增减变化,再按一般情理说,也是不该有山而看不见山的。 ⑤"此凌虚"句:原来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筑凌虚台的原因啊。 ⑥杖屦逍遥:扶杖漫步。 ⑦累累:重重叠叠。 髻:发髻。 ⑧是必有异:这里必有奇异景观。 ⑨危:屋脊。 ⑩恍然:模糊不清的样子。 ⑪从事:侍从,僚属。苏轼时任凤翔府签判,为陈希亮的属吏。 ⑫记:古代文体的一种。 ⑬翳(yì):遮蔽、障蔽。 ⑭虺(huǐ):毒蛇。 窜伏:奔逃伏匿。 ⑮相寻于无穷:(废兴成毁)交互更替,永无穷尽。 ⑯秦穆:指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 祈年、橐(tuó)泉:秦国的宫名,在凤翔扶风城东,秦穆公墓亦在此。 ⑰汉武:指汉武帝。 长杨、五柞(zhà):汉代宫名,均在盩厔(zhōu zhì,今属陕西)。长杨宫为校猎处,五柞宫为祀神处。 ⑱仁寿:宫名,隋文帝杨坚所建,在扶风西。 九成:唐代宫名,即隋代仁寿宫。 ⑲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岂止是凌虚台的百倍。 ⑳仿佛:大略。指原貌的大略迹象。 ㉑"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三句:凌虚台还没有足以长存的凭仗,何况人事或得或失,忽来忽往,更无长存的保障。恃,依仗。 ㉒夸世:向世人夸耀。

〔讲评〕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字公弼)建筑了凌虚台,苏轼即受命写了这篇题记。前人多谓此文有讥刺陈希亮

之意,如明人杨慎说:“《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飞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三苏文范》卷十四引)但也有人只视为登高慨世之作,评曰:“登高感慨,写出杰士风气。”(《苏长公合作》卷二引陈元植语)文中似不无讽意,但其特色在于将讽谏融入对世事兴废的感慨之中,波澜老成。

文章前半部分(即一、二两段)以叙述为主,简要介绍了凌虚台的来由及其地势环境特色,写了登台观山的快感以及陈希亮给台命名“凌虚”的原因。奉命作记的内容至此即已写足,但对作者的主旨还只是个引子。

文章后半部分以议论为主,登台怀古,论及古今兴废之变,得出台和人事都“不足恃以长久”的结论,末尾暗示足以长存的只有内心的超脱和自由,巧绾“凌虚”台名,也将其命名内涵翻深一层。这也是此篇题记的意趣所在。而在笔法上,整段抒怀,凭空而发,又能以台名“凌虚”收之,足见作者笔力遒劲灵活。

四菩萨阁记

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①]，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②]。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③]。

长安有故藏经龛，唐明皇帝所建[④]，其门四达，八板皆吴道子画[⑤]，阳为菩萨，阴为天王[⑥]，凡十有六躯。广明之乱[⑦]，为贼所焚。有僧忘其名，于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负，又迫于贼，恐不能皆全，遂窍其两板以受荷，西奔于岐，而寄死于乌牙之僧舍[⑧]，板留于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钱十万得之以示轼者，轼归其直[⑨]，而取之以献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余品，一旦以是四板为甲。

治平四年[⑩]，先君没于京师。轼自汴入淮，溯于江[⑪]，载是四板以归。既免丧，所尝与往来浮屠人惟简，诵其师之言[⑫]，教轼为先君舍施必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轼用其说，思先君之所甚爱、轼之所不忍舍者，莫若是板，故遂以与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于贼者也，而况于余乎！余视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子将何以守之？"简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⑬]，吾画不可夺。若是，足以守之欤？"轼曰："未也。足以终子之世而已。"简曰："吾又盟于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与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⑭]。若是，足以守之欤？"轼曰："未也。世有无佛而蔑鬼者。""然则何以守

之?”曰:“轼之以是予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15]。天下岂有无父之人欤,其谁忍取之。若其闻是而不悛[16],不惟一观而已,将必取之然后为快,则其人之贤愚,与广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孙难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17]。子勉之矣,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

既以予简,简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18],且画先君像其上。轼助钱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阁成[19]。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20]。

〔注释〕

①先君:自称去世的父亲。此指苏洵。 燕居:闲居。 斋:斋戒。 ②顾:但。 无以悦之:无法使他高兴。 争致其所嗜:争着送他所喜爱的画。 一解其颜:使他展开笑颜。语出《列子·黄帝》:“夫子始一解颜而笑。” ③致画:得到的绘画。 公卿:原指三公九卿,后泛指高官。 ④龛(kān):佛塔。 唐明皇帝:唐明皇(玄宗)李隆基(712~755年在位)。 ⑤达:通。 八板:指四扇门八块门板。 吴道子(?~792):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中唐画家,擅长佛、道人物画。 ⑥“阳为菩萨”二句:门板的正面为菩萨画像,背面为天王画像。 ⑦广明之乱:指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底,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 ⑧窍:孔洞。此作动词用,意为穿孔。 岐:今陕西岐山县。 寄死:客死。 ⑨归其直:归还他的买价。直,通“值”。 ⑩治平四年:1067年。治平,宋英宗年号。 ⑪汴:汴渠。 泝:逆流而上。 ⑫免丧:为父母守丧期满除服。 浮屠人:即佛教徒、僧人。浮屠为佛陀的旧译。 惟简:即宝月大师,本姓苏,字宗古,眉州眉山人。 其师:指惟简之师慧悟大师。 ⑬霍:通“劐”,用刀剜开。 斫(zhuó):斩,削。 ⑭律:佛教戒律。 ⑮为先君舍:替先父施舍。 ⑯悛(quān):悔改。 ⑰“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二

句:况且全力守护不让他人盗取的,全靠您;然而盗取或不盗取那是别人的事了。 ⑱度(duó):揣度。 ⑲期:期望。 ⑳熙宁元年:1068年。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月。作者因父亲嗜画,购取四菩萨板画奉献其父。其父去世,作者在守丧期满后将四菩萨板画替父施舍给成都中和胜相院,主持惟简将建阁贮之。这就是四菩萨阁的来由,也就是本文所叙述的基本内容。

值得提出的是文中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洽无间的特色:其一,叙事中表达出作者对亡父的深深怀念,为父购取四菩萨板画、将先父灵柩及四板画载归故乡、施舍四板画等事件的叙述中流露出父子间的一片至情;其二,施舍四板画时和惟简的一大段对话为议论,体现出作者淡泊物利的豁达襟怀。前面谓"自度不能长守此,是以予子",后面称"以是予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似乎不一致,实则前者言理,后者言情。"不能长守",否定惟简的"以身守之"、"以鬼守之"而又指出"不可取"。不论"守"还是"取",都是人之物利观念的表现,对"守"与"取"的否定也就是对物利的超脱。此外,通篇叙事,议论中充满理趣,明代钟惺说:"明皇所不能守,而僧弃之。子瞻之父以布衣得之,子瞻又为其父舍之而教僧守之。机缘节目,步步不可思议。"(《三苏文范》卷十四引)虽似"不可思议",却蕴含至理。

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①]。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弈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②]。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③]？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④]，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⑤]。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⑥]。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⑦]？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⑧]，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⑨]。是岂有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⑩]。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⑪]。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⑫]。"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⑬]，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⑭]，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⑮]，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释〕

①声色:音乐与女色。 ②法书:可作典范的名家书法。③自表见(xiàn)于后世:自然为后世所知。 是恶(wū)足好(hào):这有什么值得珍视。 ④若乃:至于。 ⑤知(zhì)效一官:智能只够担任一个官职。知,通"智"。效,效劳。 等而上之:依等次上推。 伊:伊尹,名挚,商汤臣,曾助商汤灭夏桀。吕:吕尚。本姓姜,字子牙。又号太公望。曾佐周武王灭商。 稷(jì):后稷,名弃,传说为周王族先祖,舜帝农官。 契(xiè):相传为商王族始祖帝喾(kù)之子,舜帝之臣,曾助禹治水有功。 刘、项、汤、武:刘邦、项羽、商汤王、周武王。 ⑥区区:少、小。 许由:古代隐士。相传尧帝让位给他,他逃到箕山下隐居。⑦既:终了。 ⑧好(hào)书:喜好书法。 ⑨韦续《墨薮》载:"魏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冢(zhǒng),坟墓。斫(zhuó),砍。 ⑩移人:吸引人。⑪毗(pí)陵:今江苏常州市。 张希元:名次元。当时任越州签书判官。 属(zhǔ):通"嘱"。 ⑫纸费:耗费纸张。 人费:耗损人命。 ⑬未试之学:未经试验的学说主张。 ⑭兼人之能:兼具多人才能。位不称(chèn)其才:职位和才能不相称。⑮优游:悠闲。无所役其心智: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智慧才能。

〔讲评〕

本文为苏轼通判杭州时应张希元之请而作,一题《张君宝墨堂记》。

张希元家世好书,筑室收藏古今遗迹,名曰"墨宝堂"。苏轼为之作记,并未从叙述此事入笔,而是透过一层,由人间种种嗜好,逐次过渡到张希元"家世好书"。在概评世人不同嗜好及其"相笑"之习时,作者从嗜欲情感角度指出"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

矣”,言外之意即作为嗜好,张希元家世所为无可非议。接下去则由蜀谚以小喻大,转到“好功名者”,申述为政之道,希望张氏将来为政时聊以为鉴。然而这其中隐伏着某种政治讽喻。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苏轼就是因反对新法而自请外任的,通判杭州时更切实体察到新法中的某些弊病给百姓带来的不幸。文中“世有好功名者”数句便是隐射新法的。这是苏轼写作此记的旨归,也是本文的理趣所在。苏轼构思时首先想到的当是这层理趣,然后安排出层层递转深入的结构,水到渠成而又具波澜之势。

墨妙亭记

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①]。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②]。

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③]。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④]。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⑤]。富有余者，皆争出谷以佐官，所活至不可胜计。当是时，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⑥]。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⑦]，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⑧]，又皆集于此亭。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犹为差久[⑨]，今乃以此托于彼[⑩]，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锢留之，推是意也，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⑪]。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⑫]。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

无不为[13]，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是亭之作否[14]，无足争者，而其理则不可以不辨。故具载其说，而列其名物于左云[15]。

〔注释〕

①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　孙莘(shēn)老：孙觉(1028～1090)，字莘老，高邮(今属江苏)人。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广德军(今安徽广德、郎溪县地)，又转知湖州。宋代知州相当于古代郡守，湖州为古代吴兴郡。苏轼借用古地名、官名。　②境内：指湖州境内。　遗刻：遗留下来的碑刻。　实之：充实它。　③投壶：古人酒宴上的一种游戏，以箭投入固定壶中，中者胜。　④上田：上好的田。　不登：没有收成。　相率亡去：相继逃离。　⑤振廪(lǐn)：打开米仓。　劝分：劝有余粮者分济缺粮者。　躬自抚循劳(lào)来(lài)：亲自抚慰劝勉。　⑥更化立法：指王安石变法。　旁午：交错纷繁。　期会：政令的施行。　⑦网罗遗逸：搜集散佚的诗文。　⑧陂(bēi)：山坡。　⑨恃形：依靠形体。　俄而：不久。　差久：稍久。　⑩以此托于彼：把功名文章托付给碑刻。　⑪锢留之：严密保存它们。　几(jī)：接近。　不知命：不懂天命，即不知万物生灭规律。　⑫久生而缓死者：延长生命推迟死期的方法。　⑬存存而救亡者：维持存在挽救灭亡的方法。　⑭亭之作否：亭的建与不建。　⑮名物：指墨妙亭中所藏文物。　左：犹“后”，古人直书，由右至左，故后文称“左”。

〔讲评〕

本文作于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

文章入笔即切题，简明介绍孙莘老建墨妙亭收藏湖州境内汉以来古文遗刻。接下笔锋一转，叙述孙莘老的为政事迹：岁逢大

水，百姓饥荒，相率逃亡，孙莘老振廪劝分，抚循劳来，至诚感动富人，出谷助官，“所活至不可胜计”；时值朝廷变法，孙莘老“日夜治文书，赴期会”。可见孙莘老的奉官尽职。同时他又不失文人雅趣，赋诗饮酒为乐，以其余暇辑录《吴兴新集》，筑亭收藏当地残碑遗刻。上述两方面统一于孙莘老身上，体现出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下文的议论便由此而发：“或以谓余”为议论虚设一笔，引出“知命者必尽人事”之论，即主张积极有为。结尾关合题旨而不拘泥。

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苏轼与孙莘老都因反对新法而外任，但他们并不主张消极无为。苏轼此记同时兼有与孙莘老共勉之意。

钱塘六井记

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1]。沮洳斥卤[2]，化为桑麻之区，而久乃为城邑聚落[3]，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4]，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5]。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6]。始长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7]，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而金牛之废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绝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8]。出涌金门，并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9]，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若西井，则相国之派别者也[10]。而白龟池、小方井，皆为匿沟湖底[11]，无所用闸。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12]，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13]。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14]。"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办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余人[15]。于是发沟易甃，完缉罅漏[16]，而相国之水大至，坎满溢流[17]，南注于河，千艘更载，瞬息百斛。以方井为近于浊恶而迁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18]。父老惊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迁之于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为上中下，使浣衣浴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闸于门外，其一赴三池而决之河[19]，其一纳之石槛[20]，比

竹为五管以出之[21],并河而东[22],绝三桥以入于石沟,注于南井。水之所从来高,则南井常厌水矣[23]。凡为水闸四,皆垣墙扃镭以护之[24]。

明年春,六井毕修,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25],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26]。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27],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河盐官海上[28],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29]。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30],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

〔注释〕

①西陵:今浙江萧山县西北的西兴镇,与杭州隔钱塘江相对。所从来远矣:史载吴越王钱镠筑堤捍海使涛趋西陵在梁开平四年(910)见《吴越备史》卷一,至苏轼作此文时已有一百六十余年。②沮洳(jù rù):低湿之地。此指海潮退后泥沙淤积之地。 斥卤:盐碱含量过多而不宜耕种的土地。 ③聚落:聚居之地。④负山:靠山。 ⑤“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二句:李泌(722~789),字长源,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县北)人。唐德宗时拜中书侍中、同平章事(即宰相)。天宝末曾任杭州刺史,引西湖水入城为六井以足民用。 ⑥“其后刺史白公乐天”三句:白居易(772~846,字乐天)长庆四年(824)任杭州刺史时疏浚西湖蓄水溉田,并疏浚李泌六井供民饮用。 ⑦少:稍微。 ⑧“嘉祐中”三句:沈遘(gòu)(字文通)嘉祐七八年(1062~1063)间知杭州时,旧有六井之一的金牛井已废,他组织民众开出南井。绝河,越过运河。 ⑨涌金门:杭州旧城西门之一。 并(bàng):通“傍”,依,沿。 注以石沟贯城而东:注入石渠穿过城区而东流。⑩派别:支流。 ⑪匿沟:地下暗沟。 ⑫陈公述古:即陈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熙宁五年(1072)知杭州,时苏轼为通判。⑬不给于水:即水不够用。给,足。　⑭"南井沟庳而井高"三句:意谓南井的入水沟渠水位低,而井底淤积升高,湖水流经沟渠,常常不能流入井池。　⑮佐官:帮助官府办公事。　⑯发沟易甃(zhòu),完缉(jī)罅(xià)漏:开掘沟道,换用砖砌井壁,修补好漏水的地方。甃,砖砌井壁。　完缉,修缮。　⑰坎满溢流:井池涨溢外流。　⑱不能:不到。　故基:指方井旧址。　⑲决之河:流入运河。　⑳石槛:石砌的水槽。　㉑比竹为五管以出之:将竹子并排形成五条引水管道。　㉒并(bàng)河而东:沿运河而东流。　㉓厌:通"餍",满,丰足。　㉔垣墙扃鐍(jiōng jué)以护之:筑起围墙并安上锁以保护闸门。　㉕浙右:浙西。即当时的浙江西路,今杭州、嘉兴、湖州一带。　㉖罂缶(yīng fǒu):均为瓦器,小口大腹。罂较缶大。　饷(xiǎng):赠送。㉗肩足所任:担夫行人所到之处。任,放任。　㉘龙山:天目山支脉,又名卧龙山、龙华山,在今杭州市南。　长河、盐官、海上:指杭州东北至海滨一带。长河,在杭州北,与西湖相通。苏轼《菩萨蛮·西湖送述古》:"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疑即此。盐官,在今浙江海宁。　㉙公:指陈襄。　㉚"以其不常有"二句:因为大旱不常见而忽略人所急需的水。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三月,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

唐宋时杭州因居海滨盐碱地带,水味咸苦,百姓用水困难。唐天宝末年,杭州刺史李泌曾开凿六井,引西湖水以给民用。其后,唐代白居易、宋时沈遘官杭州时都曾整修过六井。到苏轼通判杭州时,六井年久失修,淤塞不通,知州陈襄急民所急,组织财力整治六井,为民造福。本文即为此作记。

文章首先概述六井缘起及沿革之大略;然后重点记述现任知

州陈襄体察民情、修复六井的过程,详细而生动;最后以六井修复保全杭州大旱之年安然无恙一事例,归结出居安思危这一经世济民之道。全文叙述明晰严整,详略得当,寓理自然贴切。

盐官大悲阁记[1]

羊豕以为羞，五味以为和[2]，秫稻以为酒，曲蘖以作之[3]，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齐均，其寒煖燥湿之候一也[4]，而二人为之，则美恶不齐。岂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数取欤[5]？然古之为方者[6]，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二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7]，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8]，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

今吾学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祭之法[9]，《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曰：是皆不足学，学其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10]古之学者，其所亡与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数而日月见也。如今世之学，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欤？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1]由是观之，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

岂惟吾学者，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12]，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13]。

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自九岁出家，十年而得恶疾且死[14]，

自誓于佛,愿持律终身,且造千手眼观世音像[15],而诵其名千万遍。病已而力不给[16],则缩衣节口三十余年[17],铢积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为大屋四重以居之[18]。而求文以为记。

余尝以斯言告东南之士矣,盖仅有从者[19]。独喜则之勤苦从事于有为,笃志守节,老而不衰,异夫为大以欺佛者,故为记之,且以风吾党之士云[20]。

〔注释〕

①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 ②豕(shǐ):猪。 羞:食物。 和:调和。此指调味剂。 ③秫(shú):粘高粱。 曲蘖(qū niè):酒母。 作之:使之发酵而变为酒。 ④候:征候。⑤数:定数,规律。 ⑥为方:配制菜肴、酿酒处方。 ⑦二:不一样。 弃迹以逐妙:背弃应遵循的方法程序而追求奥妙。⑧分齐(jì):量的调剂。 度数:用量规则、限度。 一以意造:全凭主观臆想制造。 ⑨律历:乐律和历法。 服器:服饰和器用制度。 冠婚:冠礼和婚礼。古时男子年二十行加冠礼。⑩"子夏曰"数句:语出《论语·子张》。亡,同"无"。所亡,所不知道的知识。 ⑪"孔子曰"数句:见《论语·卫灵公》。 ⑫斋戒:祭祀前沐浴更衣、不吃荤、不饮酒,整洁身心以示虔诚。 持律:遵守佛教清规戒律。 崇饰塔庙:兴建修饰佛塔僧庙。 ⑬为大以欺佛:以大而无当之言行来欺骗佛主。 ⑭且死:将死。⑮千手眼观世音: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为佛教大乘菩萨之一,被奉为救苦救难之神、慈悲的化身。 体有千臂,掌中各有一眼。⑯病已而力不给:病愈而无财力造千手眼观世音像。 ⑰缩衣节口:节省衣食。 ⑱四重:四层。 ⑲斯言:指僧居则建大悲阁之事。 仅有从者:听从的人很少。仅,少。 ⑳风(fěng):通"讽",劝告。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时苏轼已由杭州通判转知密州,杭州僧友居则曾得恶疾,求佛救治,病愈后缩衣节食三十余年以造大悲阁供奉观世音像。苏轼为之作记。

记大悲阁的文字只有寥寥数句("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一段),突出居则"勤苦从事于有为,笃志守节,老而不衰",讥刺当时习佛者"为大以欺佛"之风,进而针砭当时王安石"新学"所导致的废学而徒思、务为大言空论之风。这是本文的意旨。为此,作者在行文上先透过一层,以配制菜肴、酿造酒醴为喻,并引述孔子、子夏的话来阐明当时学者务虚不务实的弊端。然后从儒学引入佛学,再转到正题,极其简练而重点鲜明地记述了大悲阁的建造缘由。文章至此,其基本意旨已言尽,但意脉上的贯通尚未明显化,而结笔数句则回绾全文,在文章脉络上起到点睛之效。

超 然 台 记[1]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2],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3]!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4],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盖之矣[5]。彼游于物之内[6],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7],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8]。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9],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10],去雕墙之美[11],而庇采椽之居[12];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13]。始至之日,岁比不登[14],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15],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16],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17]。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18],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19]。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20],出没隐见,若近若远[21],庶几有隐君子乎[22]? 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23]。西望穆陵[24],隐然如城郭[25],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26],犹有存者。北俯潍水[27],慨然太息[28],思淮阴之功[29],而吊其不终[30]。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

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31],取池鱼,酿秫酒[32],瀹脱粟而食之[33],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34],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35],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释〕

①超然台:故址在今山东诸城县北城上。　②铺(bǔ)糟啜(chuò)漓:吃酒糟、喝薄酒。铺,食。糟,酒糟,滤酒后的渣滓。啜,饮。漓,通"醨",薄酒。语出《楚辞·渔父》:"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醨。"　③安往:去哪里。　④辞祸:避祸。⑤盖:蒙蔽。　⑥游:游心,涉想。　⑦眩乱:迷惑,看不清。⑧"是以美恶横生"二句:因此美恶交错而生,而忧乐夹杂并出。⑨钱塘:指今浙江杭州。　胶西:汉置胶西国或胶西郡,治所在今高密,辖境为今山东胶河以西、高密以北地区。这里指密州。⑩服:从事于。　⑪去:舍弃。　⑫蔽:藏身于。　采椽:一说采为木名,即栎树;一说自山上采来的椽,不施斧斤,形容房子的粗朴。语出《韩非子·五蠹》:"采椽不斫。"　⑬背:离开。　适:到。桑麻之野:指密州。《汉书·地理志》谓鲁国"颇有桑麻之业"。密州属古鲁地。以上六句以交通、居处、环境三项来说明密州不如杭州。　⑭岁比不登:连年收成不好。比,频。登,收成。⑮杞菊:枸杞、菊花。当时苏轼所写的《后杞菊赋》的序文中说,他以枸杞、菊花为口粮。　⑯期(jī)年:满一年。　⑰日:一天天。　反:同"返"。　⑱安丘:县名,在今山东潍县南。　⑲葺(qì):修补。　⑳马耳、常山:皆山名,在密州之南。　㉑见:同"现",显现。　㉒庶几:大概。　㉓卢山:在诸城县南。传说卢敖为秦博士,隐居此山,后得道成仙。后世因名此山为卢山。遁:隐遁。　㉔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临朐(qú)东南大岘山上。　㉕隐然:形容山高而深的样子。　㉖师尚父:吕尚,

辅佐周武王有功,被尊为师尚父,封于齐。　齐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　遗烈,流风余烈。　㉗潍水:潍河,源出今山东五莲县西南之箕屋山,流经诸城,至昌邑县入莱州湾。　㉘太息:叹息。　㉙淮阴:指淮阴侯韩信。韩信伐齐,楚派二十万兵救齐,两军隔潍水为阵,韩信最终取胜。　㉚吊其不终:哀悼他(指韩信)不得善终。据史载,韩信后因谋反汉朝之嫌,被吕后设计斩杀于长乐宫。　㉛撷(xié):摘取。　㉜秫(shú)酒:高粱酒。也指糯米酿成的酒。　㉝瀹(yuè):煮。　脱粟:糙米。㉞方:当。　㉟"余弟子由适在济南"二句:当时苏辙(字子由)任齐州掌书记,写有《超然台赋》。济南,即齐州,治所在历城(今山东济南)。

〔讲评〕

苏轼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秋,自杭州通判调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本篇云"处之期年",则当作于熙宁八年。

古代亭台楼阁记往往由叙述、描写、议论三种成分构成。本篇以议论开端,然后进入叙事、写景,在结构安排上颇见匠心。《老子》第二十六章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大意是,虽享有繁华的生活,却不沉溺在里面。)苏轼之弟苏辙便取"超然"二字作为亭名。苏轼由此发挥了游于物内与物外的议论,逗引起一种脱出尘寰的飘渺意绪。这种旷达的人生思想帮助苏轼在逆境中保持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态度。

文中叙述登台眺望一段,从南、东、西、北逐次写出,虽嫌整齐平板,但不用排偶句式,而是长短句兼用,因此仍觉圆转流走,一气贯注。"通篇把定'游于物外'四字,则知天下足欲之难;知足欲之难,则随遇皆知足。然既能知足,不惟在胶西乐,即在儋耳亦乐,此所以名为超然。超然者,超乎物外也。文前半说理,后半叙事,初无妙巧,难在有达生之言可以味耳。"(近代·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九)

盖公堂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1]。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2]。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3]。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暮夜下之[4]，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瘭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5]。三易医而疾愈甚[6]。里老父教之曰[7]："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8]！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9]，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10]。"从之。期月而病良已[11]。

昔之为国者亦然[12]。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13]。萧何、曹参亲见其斫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14]，而天下安。始参为齐相[15]，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16]，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17]，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18]，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以舍盖公[19]，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

吾为胶西守[20]，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21]。治新寝于黄堂

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22]。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

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23],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之牢山[24],其中多隐君子[25],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26],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吾何足以见之!

〔注释〕

①有病寒而咳者:有位受风寒而咳嗽的人。 问诸医:向医生问病。 蛊(gǔ):人腹中的寄生虫。此指由寄生虫所导致的病。且:将要。 ②饮以蛊药:给他服用杀蛊药。 攻伐其肾肠:中医治疗法之一,即攻下法,用下泻一类药物排除腹内积滞。 烧灼其体肤:即灸(jiǔ)灼,中医治疗法之一。一般用陈艾叶搓成艾条,点燃艾条在选定穴位的皮肤表面熏灼以温暖经脉驱散寒气、调和气血等。 禁切:禁忌。 ③期月而百疾作:一月之后各种疾病发作。 内热:心中烦热。 恶(wù)寒:畏寒。 不已:不停止。累然:疲惫的样子。 ④旦朝:早晨。 吐:中医疗法之一。用药物引起病人呕吐以解除疾病的方法。 下之:用药物导致病人腹泻以解除疾病。 ⑤反之:用相反的疗法。 钟乳、乌喙(huì):两种中药名。钟乳,钟乳石,性温。乌喙,即乌头,性热。瘭(biāo)疽(jū):疮毒。 痈(yōng):恶性脓疮。 疥(jiè):疥疮。眩瞀(mào):眼睛昏花。 ⑥疾愈甚:病情更加严重。 ⑦里老父:乡里老人。 ⑧何疾之有:有什么疾病。 ⑨臭(xiù):气味。 百毒:百药。古代中医称药物的偏性为毒。 ⑩药之良者:对症之药。 一饮而效:一吃就见效。 ⑪病良已:病愈了。 ⑫为国:治理国家。 ⑬孝公:秦孝公,战国时秦国君,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期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始皇:秦

始皇(前259~前210),战国时秦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　以镌(juān)磨锻炼其民:指对百姓施行酷刑苛法。镌,刻,凿。锻,锤击。炼,敲打使物坚韧。　⑭萧何、曹参:汉初大臣,沛县(今属江苏)人。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二人先后任汉朝丞相。　斫丧:残害。　无聊:无以为生。有为:有作为。休息:休养生息。　⑮始参为齐相:汉初,刘邦封其长子肥为齐王,以曹参为相。　⑯长老:对老年人的泛称。　言人人殊:人人所言不同。　⑰胶西:汉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高密。　盖(gě)公:汉初胶西人,治黄老之术。　黄老言:即道家学说。道家以黄帝、老子为祖,故称黄老之学。　⑱治道:治理国家的原则。贵清净:以清净无为为贵。　⑲避正堂以舍盖公:空出正堂让盖公住。避,避让。　⑳吾为胶西守: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知密州。密州,汉代属胶西郡。宋代知州相当于汉时郡守。㉑庶几:表示期望。　如公者:像盖公一样的人。　㉒寝:寝庙。黄堂:知州衙府正堂。　易其弊陋:除去破败简陋的旧殿。达其壅蔽:打通新寝庙与外边隔绝的障碍物。　引绳:拉直的绳线。㉓不记其所终:没有记载他的死。　至人:道家理想中修养最高的人。　㉔并(bàng):通"傍",依。　放(fǎng):依据。　九仙:山名,在今山东诸城县西南。　属(zhǔ):连接。　牢山:山名,也作劳山,在今山东劳山县东。　㉕隐君子:隐士。　㉖不可致:不能够招来。

〔讲评〕

苏轼知密州时,有慕于当地前贤、汉初盖公清净之道而建造盖公堂,以待盖公一类贤人的到来,并为此作记。

苏轼慕盖公而造盖公堂,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寄寓对王安石新法的不满情绪,希望出现盖公一类贤臣治理国政。正是出于这种创作旨趣,作者采取先譬喻后记事的结构:文章由治病引入,

谓“有病寒而咳者”,“三易医而疾愈甚”,后来听从乡里老夫之言,“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期月而病良已”。接下由治病类推到治国,以秦孝公至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而终致灭亡和曹参采取盖公清净之道而大治这两则史例,从正反两面阐明题旨:反对以法扰民而主张清净之道。最后说明建造盖公堂的来由及其用意,表达对盖公一类贤人思慕之情。

全文譬喻贴切精当,寓意明确而自然,毫无刻露龃龉之嫌。

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①]。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②]。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③]。"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④]。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⑤]。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⑥]。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⑦]。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⑧]。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⑨]，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⑩]，桓玄之走舸[⑪]，王涯之复壁[⑫]，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⑬]。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⑭]。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⑮]？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⑯]。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⑰]，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⑱]，常与寒士角[⑲]。平居攘去膏粱[⑳]，屏远声色[㉑]，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㉒]，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

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23]，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24]。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注释〕

①"君子可以"二句：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物中，而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物中。　②尤物：特异之物。　病：害，祸害。③"《老子》曰"五句：语见《老子》第十二章。大意是，缤纷的彩色，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爽，伤败。　④"刘备之雄才也"二句：三国时刘备雄才大略，但性喜结织毛物。一次，有人给他牛尾巴，他就随手编结。诸葛亮说：您应该有远大志向，难道仅仅结毛而已。刘备丢掉牛毛答道：这是什么话？我结毛聊以忘忧而已。髦，毛。事见《魏略》。　⑤"嵇康之达也"二句：晋时嵇康恬静寡欲，但性喜打铁。每年夏天，总在家中柳树下打铁。事见《晋书·嵇康传》。⑥"阮孚之放也"二句：晋时阮孚狂放不羁，但性喜制屐(鞋子)。一次，他在制屐时感叹说：不知一生中能穿几双屐啊！神态仍平和自若。事见《晋书·阮孚传》。　⑦"此岂有声色"二句：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身喜欢而不厌弃。　⑧"凡物之可喜"三句：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又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若书和画了。　⑨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三国时钟繇在韦诞处见到蔡邕的书法，倾倒之极，竟然自槌三日，打得胸青吐血。他向韦诞要这幅字帖，没有得到。韦诞死后，他竟叫人盗墓窃得。　⑩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宋孝武帝曾想要提高自己书法的声誉而独占书坛。当时著名书法家王僧虔不敢过于显露自己的书法才能，故意用拙笔书写，才被容纳。事见《南史·王僧虔传》。　⑪桓玄之走舸：晋桓玄，桓温之子，性贪鄙，别人有好字画，一定想获取。他在元兴二年(404)，诈表请平后秦姚兴，先叫人把书画等物装在小船上。他说：这些东西应该带在身边，打仗是有

危险的，如有意外，可以轻易运走。大家都笑他。后因篡晋，被刘裕所杀。　⑫王涯之复壁：唐宰相王涯酷爱书画，尽力罗致，藏于夹墙内。“甘露事变”时，他被宦官捕杀，书画被挖掘，毁坏殆尽。⑬凶其身：残害他们的身体。　⑭不吾予：不予吾，不给我。⑮“岂不颠倒”句：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　⑯“譬之烟云之过眼”四句：譬如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岂不愉快地接受，但是一旦消失，也就不再记挂了。　⑰王君晋卿：王诜，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为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之夫，官驸马都尉，与苏轼为友。戚里：原指汉代长安城中外戚居住的地方，这里即指外戚、皇亲国戚。　⑱被服礼义，学问《诗》、《书》：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被服、学问，这里都作动词用。　⑲角：比赛，竞争。　⑳平居：平日。攘（rǎng）去膏粱：排斥精美的食品。　㉑屏远声色：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屏，亦作“摒”，除去。　㉒蓄：储蓄。　㉓类：相类，相似。　㉔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之词。

〔讲评〕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的友人驸马都尉王诜建宝绘堂贮藏书画。七月，苏轼在徐州任上应约写了这篇题记。

作者从王诜嗜好书画联系到人对物的赏爱关系，起笔即从大处着墨，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就是说，人们对待客观事物应采取随机寄托而不是执著固滞的态度，这样就能超越于得失、福祸、荣辱、是非之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境，所谓“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圣人不废声色臭味以及刘备好结毛、嵇康好锻炼、阮孚好蜡屐等，都在于“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文章后面大半部分以最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书画为例，援引钟繇、宋孝武帝、桓玄、王涯等人事例说明“留意于物”

而不能“寓意于物”的祸害;又从自身体会中阐明“留意于物”的错谬和“寓意于物”的常乐心境。书画尚是如此,他物更不待言。这便暗中照应了开篇总论。

“寓意于物”是苏轼人生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后世一部分知识分子影响颇深。

思 堂 记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1]，名之曰思，曰："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子为我记之[2]。"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3]。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4]，吐之则逆人[5]，茹之则逆余[6]。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7]。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8]；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9]。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10]！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11]。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12]。少时遇隐者曰[13]："孺子近道，少思寡欲[14]。"曰："思与欲，若是均乎[15]？"曰："甚于欲[16]。"庭有二盎以畜水[17]，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18]，是日取一升而弃之[19]，孰先竭[20]？"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21]，微而无间[22]。"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23]。虚而明[24]，一而通[25]，安而不懈[26]，不处而静[27]，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将以是记思堂，不亦缪乎[28]。虽然，言各有当也[29]。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质夫之贤，其所谓思者，岂世俗之营营于思虑者乎[30]？《易》曰"无思也，无为也"[31]。我愿学焉。《诗》曰"思无邪"[32]。质夫以之[33]。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

〔注释〕

①建安：宋时建州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建瓯。　章质夫：即

章楶(1027～1102),字质夫,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曾官庆州、渭州知州,同知枢密院事。 公堂:衙门的公堂。 ②子:您。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或通称。 ③“未发而思之”四句:没有发言而思考,那么思考达不到;已经发言而思考,那么思考又落后而追不上。发,发言,发表。 ④言发于心而冲于口:言语从内心感发,冲口而出。 ⑤逆人:触犯人,得罪人。 ⑥茹之:含忍不发。 ⑦“以为宁逆人也”二句:我认为宁可得罪人,而最终还是讲出来。 ⑧如好(hào)好色:犹如喜爱美丽的容颜。前一“好”字作动词用。 ⑨如恶(wù)恶臭:犹如讨厌不好的气味。前一“恶”字作动词用。 ⑩“岂复临事而后思”三句:怎能再是碰到事情后才思考,谋划它的美恶,而后决定是避它还是接近它呢! 复,又,再。 ⑪“是故临义而思利”四句:所以碰到义而想到利,那么义一定不能实现;碰到战斗而想到生,那么战斗一定不能竭尽全力。 ⑫“若夫穷达得丧”三句:至于穷困或得意、获得或丧失、死或生、祸或福,则是由我的命运决定的啊! ⑬隐者:隐士。 ⑭“孺子近道”二句:这小孩子的禀赋接近于道,要少思考少欲求。孺子,小孩子,长者对幼者的称呼。 ⑮若是均乎:如此一样吗? ⑯甚于欲:思考比欲望更有害。 ⑰盎(àng):一种腹大口小的盛器。 畜:同“蓄”。 ⑱是:这,指代其中的一盎。 蚁漏:像蚂蚁大小的漏洞。形容洞小。 ⑲是日取一升而弃之:把这一盎中的水每天取出一升倒掉。 ⑳孰先竭:哪一只盎先干涸? ㉑贼人:害人。 ㉒微而无间:微小而没隙缝。 ㉓不可名也:不可名状,无法形容描述。 ㉔虚而明:空虚而能明亮。以下六句都发挥“不思而思”的意思。 ㉕一而通:万物皆一而能贯通。 ㉖安而不懈:安详而不懈怠。 ㉗不处而静:不安处而能心静。 ㉘不亦缪乎:大意是,不是与“思堂”之“思”相违背吗? ㉙言各有当也:道理各有其适合的方面。 ㉚“其所谓思者”二句:指章楶所说的“思”,哪里是世俗

中忙忙碌碌奔名逐利的思考呢？营营，形容不停忙碌的样子。㉛“《易》曰”句：《易经·系辞传》：“《易》，无思也，无为也。”意思是《易》的主旨是无思、无为。 ㉜“《诗》曰”句：《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认为《诗经》的主旨是思想纯正。（一说“思”为语辞，无义。“思无邪”即无邪。） ㉝以之：依照它。

〔讲评〕

元丰元年(1078)，章楶(jié)建造思堂，以“思而后行”自勉。苏轼时任徐州知州，应约写了这篇题记。

本文也是一篇正题反作的佳构。作者陈述章楶“思而后行”这一名堂用意后，即以“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一句逆转，接下顺势申说“不思”之妙：自己不思，“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君子非临事而思；隐者有“思之害甚于欲”之论。数层辨析之后归结出“不思之乐，不可名也”。文章到此，全与《思堂记》题意相悖，作者本人的观点也已说足，然后才挽回一笔，关合题意，照应篇首，谓章楶所说的“思”，不是世俗营营之思，乃是“无邪”之思，与自己的“无为”、“无思”可以并行不悖。全文一波三折，文势跌宕有致。

放 鹤 亭 记

熙宁十年秋①,彭城大水②,云龙山人张君天骥之草堂③,水及其半扉④。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⑤,隐然如大环⑥,独缺其西十二⑦,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⑧。春夏之交,草木际天⑨。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⑩。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⑪,或立于陂田⑫,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⑬。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⑭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⑮:"子知隐居之乐乎⑯?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⑰。《易》曰⑱:'鸣鹤在阴,其子和之。'⑲《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⑳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㉑,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㉒。周公作《酒诰》㉓,卫武公作《抑戒》㉔,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㉕,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听然而笑曰:"有是哉㉗"。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㉘。翻然敛翼㉙,婉将集兮㉚。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㉛。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

苍苔而履白石[32]。鹤归来兮，东山之阴[33]。其下有人兮[34]，黄冠草屦[35]，葛衣而鼓琴[36]。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37]。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注释〕

①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熙宁，宋神宗赵顼的年号(1068～1077)。　②彭城：宋时徐州州治所在地，今江苏铜山。③张君：即张师厚，字天骥，号云龙山人。　④扉(fēi)：门。⑤冈岭四合：山冈峰峦环绕四周。　⑥隐然：高耸的样子。⑦独缺其西十二：山如圆环而独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十二，十分之二。　⑧适当其缺：正好建在这个缺口上。　⑨草木际天：草木与天相连。　⑩俯仰百变：瞬息之间，变化万端。俯仰，比喻时间之短。　⑪纵其所如：任它飞到何处。纵，放纵。如，到，往。　⑫陂(bēi)：池沼。　⑬傃(sù)：向，朝着。⑭从宾客僚吏：后面跟着宾客僚属。　⑮揖(yī)：拱手为礼。此有拜谢的意思。　⑯子：您。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或通称。⑰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大意是，即使贵为君主，也换不来隐居之乐。南面之君，即君主，古代君主临朝听政时都是坐北朝南，故称。易，交换。　⑱《易》：指《易经》。　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大鹤在背阳处鸣叫，小鹤唱和着。语出《易·中孚·九二》。　⑳"鹤鸣于九皋"二句：语出《诗·小雅·鹤鸣》。九皋，深泽。皋，水泽。㉑狎：亲昵。　㉒卫懿公好鹤：《左传·鲁闵公二年》载，卫懿公特别喜欢养鹤，让鹤乘坐大夫规格的轩车，享受公卿的爵位和俸禄。后来，当狄人来攻伐卫国时，卫国兵士都说："鹤有禄位，派鹤去打吧，我们哪里能打仗呢？"最后，卫国被狄人所灭。　㉓周公：周公旦。　《酒诰》：《尚书》篇名之一。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少，周公摄政，封武王少弟康叔为卫君。卫都是殷墟旧地，百姓嗜酒，周公作《酒诰》，告诫康叔勿滥饮。也有记载说，康叔为警戒嗜酒的殷代

遗民而作《酒诰》,非周公所作。 ㉔《抑戒》:《诗·大雅》篇名之一。卫武公为讥刺周厉王过度逸乐于酒,而作《抑戒》,并以此自戒。 ㉕刘伶、阮籍:均是西晋"竹林七贤"成员,皆有善饮之名。㉖全其真:保全其真性。据载,刘伶常常带一壶酒,坐鹿车出游,让人荷锄随后,说:"死便埋我。"阮籍则用饮酒逃避世事,晋文帝想同阮籍联姻,阮籍大醉六十日,使此事不了了之。 ㉗有是哉:有这个道理。 ㉘览:看。 所适:所去之处。 ㉙翻然敛翼:翻身收敛起羽翼。 ㉚婉将集兮:盘旋而下,将要栖歇。婉,回旋曲折的样子。集,栖止。 ㉛"忽何所见"二句:忽然好像看到了什么,矫健地再次冲决而起。矫然,矫健的样子。 ㉜履:踏。㉝东山之阴:东山的北坡。阴,山北或水南的地方叫"阴"。㉞有人:这里指云龙山人张师厚。 ㉟黄冠:道士所戴束发之冠,其色黄,故称黄冠。 草屦(jù):草鞋。 ㊱葛衣:葛麻编制的衣服。 ㊲以汝饱:用来喂饱你。汝,指鹤。

〔讲评〕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徐州隐士张师厚建放鹤亭,苏轼时任徐州知州,携僚友前往宴乐,感发于心,写了这篇亭记。

文章主旨是写隐士养鹤隐居之乐。首段叙述放鹤亭的来由时着重描绘其"异境",即为隐居之乐作了环境渲染。中间部分整段议论隐居之乐,近取"酒"来陪说"鹤",理趣盎然:清远闲放的鹤,君主"好之则亡其国";"荒惑败乱"的酒,刘伶、阮籍等山林隐遁之士"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这说明君主不可玩物丧志,而隐士可以纵情随志,由此得出隐居之乐甚于南面之乐的结论。文章结尾"放鹤招鹤之歌"关合隐士养鹤之乐,照应题义。

本文构思巧妙,由亭名"放鹤"引出隐士养鹤之乐,以"酒"陪衬养鹤之乐,以君主好鹤亡国反衬隐士之乐,层层衬垫,突出主旨,颇具匠心。前人对此文颇多称赞,郑之惠等《苏长公合作》卷二评曰:

"小题目出一大段议论。生发宛转,使人欲舞。"更具体些,如沈德潜称"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明,极行文之能事"(《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二十三)。

灵璧张氏园亭记

道京师而东[1]，水浮浊流[2]，陆走黄尘[3]，陂田苍莽[4]，行者倦厌[5]。凡八百里，始得灵璧张氏之园于汴之阳[6]。其外修竹森然以高[7]，乔木蓊然以深[8]。其中因汴之余浸[9]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10]。蒲苇莲芡[11]，有江湖之思[12]；椅桐桧柏[13]，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14]；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15]。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16]，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17]。余自彭城[18]移守吴兴[19]，由宋登舟[20]，三宿而至其下[21]。肩舆叩门[22]，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23]，自其伯父殿中君[24]，与其先人通州府君[25]，始家灵璧，而为此园[26]，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27]，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28]，岸谷隐然[29]。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30]，必不仕则忘其君[31]。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32]。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33]。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34]。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35]，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36]，舟车冠盖之冲[37]，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38]，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39]；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40]。于以养生治性[41]，行义求志，无适

而不可[42]。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43],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44]。盖其先君子之泽也[45]。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46],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47]。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48],幅巾杖屦[49],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50],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注释〕

①道:取道。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 ②水浮浊流:走水路则行船于黄河中。浊流:河水污浊。这里特指黄河。 ③陆走黄尘:走陆路则行车在黄土中。黄尘,这里指开封一带黄河淤积的黄土平原。 ④陂(bēi):池沼。苍莽:形容郊野旷远迷茫。 ⑤倦厌:疲倦厌烦。 ⑥张氏之园:旧址在灵壁古汴水之北。 汴:汴水,古水名,流经灵壁,现已淤塞。 阳:山南或水北之地称为"阳"。 ⑦修:长。 森然:丛生繁密的样子。以:连词,相当于"而"。 ⑧乔:高。 蓊(wěng)然:草木茂盛的样子。 ⑨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导引汴水的余脉,汇成水沼池塘。 ⑩岩阜(fù):岩石土山。阜,土山。 ⑪芡(qiàn):一种水草,一年生,茎叶有刺,开紫花。果实叫芡实,也叫鸡头,可食用。 ⑫有江湖之思:有江湖的气象。思,即"意"。⑬椅(yǐ):又叫"山桐子",落叶乔木,夏天开花,黄色。结小红果。⑭有京洛之态:具有京洛两地花卉的姿态。京,汴京。洛,洛阳。⑮吴蜀:古国名,分别在今江苏、四川一带。 ⑯果蔬:水果和蔬菜。饱邻里:使乡邻吃饱。 ⑰茹(rú):蔬菜的总称。 馈(kuì):送。⑱彭城:宋时徐州州治所在地,在今江苏铜山。⑲吴兴:当时湖州州治所在地,今浙江吴兴。 ⑳宋:古国名,实指彭城,古属宋国。 ㉑三宿:三个晚上。 ㉒肩舆:轿子。这里作动词用,乘轿。 ㉓显人:有名声的人。 ㉔殿中:殿

中侍御史的省称。宋初为寄禄官，大多不任实职，元丰改制后，掌管用仪法纠举百官违失。 ㉕先人：指死去的父亲。通州府君：通州（治所在今河北通县）知州。府君，汉时对太守的称呼，这里指知州。一作“通判府君”，则通判指州府的副长官，府君为子孙对先世的敬称。 ㉖家：作动词用，安家。 ㉗推其余力，日增治之：运用他盈余的财力精力，渐渐扩建此园。 ㉘十围：形容很粗。围，量词，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长度叫一围。㉙隐然：隐约不清的样子，指树木繁茂，遮蔽岸谷。 ㉚必仕则忘其身：一定要做官，就取消了自身的存在。 ㉛必不仕则忘其君：一定不要做官，就是忘了君主的存在。 ㉜蹈其义、赴其节：实践君臣之义，献身于个人节操。蹈，践踏，引申为实行。赴，趋身，献身。 ㉝“处者安于故而难出”二句：不做官的人安于现状而不肯出仕；做官的人贪于利禄而忘记归隐。狃（niǔ）：牵制，捆缚。 ㉞“于是有违”二句：于是就有了不奉养双亲、隔绝尘俗的讥笑；有了贪图俸禄、苟且安逸的弊端。 ㉟远且周：长远而周到。 ㊱艺：种植。泗（sì）：泗水，源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四源并发，故名泗水。 ㊲冲：要冲，交通要道。 ㊳燕：同“宴”。 ㊴跬（kuǐ）：半步，形容路很近、很方便。 ㊵俯仰：或低头或抬头，这里指优游山林的样子。 ㊶治性：修治情性。㊷无适而不可：无往而不可。 ㊸循吏：遵循法度的官吏。 良能：有才能的人。 ㊹行：品行。 ㊺泽：恩泽。 ㊻亦莫余厌也：也不讨厌我。 ㊼老焉：终老于此。 ㊽鸡犬之声相闻：能听到那里鸡鸣犬吠之声。形容相距很近。语见《老子》。㊾幅巾：古代男子用绢一幅束发，称为幅巾。这里作动词用，头戴幅巾。 杖屦：扶杖漫步。 ㊿游：游玩。

〔讲评〕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知州改知湖州。赴任途

中,路过灵壁(今属安徽)古汴水之北的张氏园,写了这篇记文。

苏轼对张园的景致和位置的描述,对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的赞扬,都贯穿了“不必仕,不必不仕”的处世准则:张园的景致是“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张园的地理位置正便于“可仕可隐”,这就是张氏先人为子孙筑建此园的用心所在。而张氏先人既有功于朝,又筑园于野,本身就在实践这个处世准则。

文章中间部分论“不必仕,不必不仕”一段,两事对论,交替而下,似无偏重,但从结尾来看,苏轼却更强调“不必仕”来自警自戒,反映出他追求自适的人生思想。

本文构思上是从张氏先人建筑园亭之用意来展开的,同时融合作者自身的处世思想,旨趣鲜明突出,笔致亲切感人。

雪 堂 记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1]。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2]。起居偃仰，环顾睥睨[3]，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4]。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5]，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6]。

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7]？散人也而天机浅，拘人也而嗜欲深[8]。今似系马而止也[9]，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10]。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11]。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12]，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13]。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14]。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15]。今也如蜩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16]。风不可抟，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17]，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藩外之游[18]，可乎？"

苏子曰："予之于此，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19]？"客曰："甚矣，子之难晓也。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20]，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21]，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22]；形而为行，则行有谓

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23]，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踊蹙之不已，则藩之于人，抑又固矣[24]。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25]。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26]？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27]；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28]。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29]。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30]。子其殆矣[31]！"

客又举杖而指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32]，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而厌于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33]？"苏子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34]，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客曰："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35]，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36]，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37]，物之所袭，岂有异哉？"苏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闻命[38]。然未尽也，予不能默[39]。此正如与人讼者[40]，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41]？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人也[42]。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43]。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44]。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45]。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46]。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遡而僾[47]，不寒而

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48]。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49]?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50];衣文绣者,被之皮弁[51],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52]。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53]。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54]。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55]。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56],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羁。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57]。子不弃兮,我其子归[58]。

〔注释〕

①东坡:今湖北黄冈县东。苏轼元丰(1078~1085)间谪居于此,自号东坡居士。 胁:边侧。 筑而垣(yuán)之:四周筑起矮墙。垣,矮墙。 正:一作"上"。 ②无容隙:没有空隙。③睥(pì)睨(nì):斜视。 ④隐(yìn)几:依靠着桌子。栩栩然:欢欣的样子。 ⑤觉(jào):睡醒。 寤(wù):睡醒。 适:正。厌(yàn)同"餍",满足。 ⑥抵:触揉。 曳:牵引。 ⑦散(sǎn)人:闲散不为世用之人。 拘人:有拘束的人。 ⑧天机:天赋的悟性。嗜(shì)欲:嗜好和欲望。 ⑨系:拴,绑。

⑩省(xǐng):明白。 徐思:慢慢考虑。 揖(yī):古时拱手礼。
⑪禹:相传为古代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帝之命,继承其父鲧(gǔn)的治水事业,采取疏导方法而获得成功。 庖(páo)丁:厨师。此指《庄子·养生主》中具有高超的宰牛技术的庖丁。 散其智:消去人为智谋,顺其自然。 ⑫是故:所以。 驰:奔驰冲击。 泐(lè):石头顺脉理而裂开。 ⑬"以至刚遇至柔"二句:指《庄子·养生主》所载庖丁解牛事。庖丁能顺应牛体生理结构,从骨节间隙中入刀,游刃有余。庖丁自称解牛时"未尝见全牛",即眼中只见支解了的牛而不见整体的牛。 ⑭固:通"故",因此。 缚:拘束。释:放弃。 ⑮惠:通"慧"。 用之于内:藏于心中而不外露。 ⑯特:只,独。 ⑰轧(yà):倾轧,排挤。 ⑱藩:藩篱,引申为束缚,局限。 ⑲安之:去哪里。之,去,到。
⑳阴阳:自然万物。 ㉑藩予:拘束我。 ㉒有谓:有用意。
㉓嘿(mò):同"默",闭口不言。 息:停止。 ㉔恚(huì):发怒,怨恨。 喑(yīn)呜:吞声悲咽。 跼(jú)蹙(cù):同"局促",窘迫不自然。 抑(yì):则,表示轻微转折。 固:坚固,顽固。
㉕有身:即有我。 有心:有心智。 ㉖佚(yì):安乐。
㉗身待堂而安:身体依靠雪堂而得安乐。 形固不能释:所以不能摆脱外物拘束。 ㉘警:敏悟。 凝:聚集,专注。 ㉙知(zhì):同"智"。 烬(jìn):灰烬。 然:燃烧。 ㉚知(zhì)为目:心智为视觉所控制。 ㉛殆(dài):危险。 ㉜厉风:烈风。 ㉝碍:遮蔽。 ㉞适然:偶然。 ㉟披靡:倒伏。
㊱丹青:泛指绘画颜料。 靡丽:奢华。 ㊲德有心:意谓品行由心控制。 心有眼:心能洞察万物。此借用佛教语"心眼"。
㊳闻命:从命。 ㊴默:沉默不语。 ㊵讼(sòng):争辩是非。
㊶有以异乎:有所不同吗? ㊷黄帝:传说为中原各族的始祖。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又为古代神话中的中央之神。 ㊸赤水:神话中水名,出于昆仑山东南侧。 昆仑:山名,在新疆、西藏

之间,为古代神话中的众神居所。 玄珠:黑色明珠。 按:黄帝游赤水、登昆仑而遗玄珠,事见于《庄子·天地》。玄珠,比喻道之本体。 ㊹宝:珍爱,珍惜。 ㊺虽然:虽然这样。 索:寻找。㊻近之:使之靠近。 内之:使之进入内室。 八荒:八方荒远的地方。 ㊼不遡(sù)而僾(ài):不身临雪境却感到呼吸不畅。遡,面临。僾,呼吸不顺。 ㊽炙(zhì)手:火焰灼手。比喻权势气焰之盛。 饮冰:比喻忧心。 ㊾趑(zī)趄(jū):欲进不前。猖狂:肆意妄行。 汤:热水。 俟(sì):等待。 濯(zhuó):洗去污垢。 ㊿厌:同"餍",饱食,满足。 (51)皮弁(biàn):皮帽。(52)硕人:有美德的人。 颀颀:修长的样子。 (53)考槃:筑成木屋。比喻隐居。 芒鞋:草鞋。 葛衣:葛布衣裳。 (54)挹(yì):酌取。机:机巧心智。 (55)顷(qīng)筐:斜口筐。 采薇(wēi):指隐居生活。周武王灭殷,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薇,菜名,即野豌豆。 (56)臞(qú):瘦。 (57)大明:太阳。晓隙之尘飞:朝阳透过空隙时照射出的蒙蒙飞尘。 (58)我其子归:我将跟从你。

〔讲评〕

本文作于苏轼谪居黄州时。按《东坡八首》序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与子安兄》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此记盖作于元丰四五年间(1081~1082)。

文章落笔简述雪堂的建造及其命名原由,接着便以假设的主客对话形式就建造雪堂一事展开讨论:前半部分反客为主,提出"智"为人的根本束缚,只有"散智"、"为藩外之游"(即灭绝心智)才能脱弃外物束缚,认为"苏子"建造雪堂是系心于物(所谓"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必为物势所

动;后半部分转为“苏子”的正面阐述,指出建造雪堂的旨趣在“取雪之意”,“非取雪之势”,便性适意,静观八荒之趣,在清静冷洁的雪堂氛围中洗涤尘俗烦郁,超脱人世机心。这实质上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时的心态展现。全文构思巧妙,笔致委曲。

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1]，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2]，闭门却扫，收召魂魄[3]，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4]。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5]，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6]。不锄其本，而耘其末[7]，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8]，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9]，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10]。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11]，表里翛然，无所附丽[12]。私窃乐之[13]。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14]。又七年，当赐号[15]，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6]。"卒谢去[17]。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18]。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

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19]。堂宇斋阁[20]，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21]，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22]，江淮旧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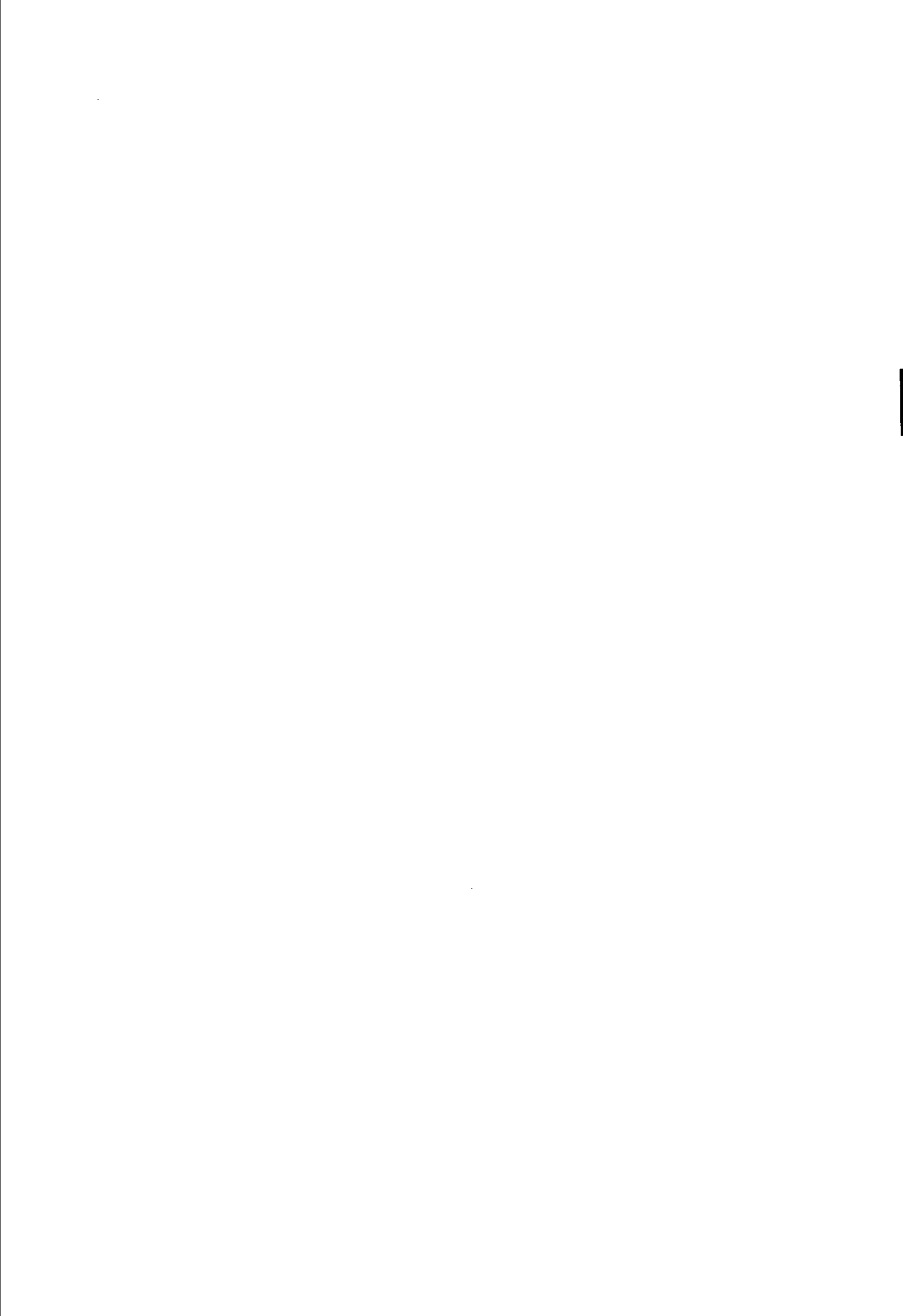
①“元丰二年十二月”至“以为黄州团练副使”句：所记指“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由徐州转知湖州(即吴兴)。七月，被李定、舒亶等人指控以诗谤讪新法。八月，下御史台(别称“乌台”)狱。十二月遇赦，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散官，无执掌，常以安置贬谪官员)。　②舍馆粗定：居所大体安顿停当。　稍给：逐渐能自给。　③闭门却扫：即闭门谢客。却扫，即不扫。古人以打扫门前路径表示迎客。　收召魂魄：收复惊散的魂魄。按：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几乎被判死罪，魂魄惊悸。　④反观从来举意动作：回头省察自己一贯的思想行为。　中(zhòng)：符合。今之所以得罪者：现在构成得罪原因的那些言行。　⑤触类而求之：指据这次得罪的原因而推及类似的言行。　⑥“道不足以御气”二句：指天道、人性方面的修养不能控制情绪和习惯。⑦“不锄其本”二句：不锄掉杂草根而去除其枝叶。比喻改过。⑧盍(hé)：何不。　⑨精舍：道士、僧人修炼居住之所。⑩修：长。　榭(xiè)：建于高土台上的房子。　⑪“一念清净”二句：专心归诚佛僧，清净无欲，世俗杂念自然消除。　⑫“表里翛(xiāo)然”二句：身心自由自在，毫无芥蒂。翛然，自由自在的样子。附丽：附着、依附。　⑬私窃乐之：私下暗自为此欣慰。⑭僧首：寺院中首座僧，即住持。　赐衣：即赐紫、赐绯。唐宋时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色，五品以上为绯色。对官位不及者和僧道，皇帝有时赐紫或赐绯以示尊宠。　⑮赐号：皇帝赐予法号。⑯“知足不辱”二句：语见《老子》第四十四章。殆，危险。　⑰卒谢去：最终辞谢了皇帝所赐法号。　⑱七年：指元丰七年(1084)。是年三月，苏轼转为汝州(汉、唐时曾名临汝郡，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县)团练副使。　⑲伪唐保大二年：即南唐保大二年(944)。　嘉祐八年：1063年。嘉祐为宋仁宗年号。　⑳阁(gé)：旁门，小门。　㉑悦可人意：令人心感愉悦。　㉒祠瘟

神：祭祀瘟神，祈求免除病害。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五年，每隔一二日便去城南安国寺默坐自省，由黄州转迁汝州之际，应安国寺住持继连之求而写了这篇题记。

继连“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为本文前后两部分的过渡语。前半篇写作者与安国寺的关系之默契以及对寺僧继连谢却荣利之举的赞赏，二者是继连“请记”而作者“不得辞”的原因。后半篇正面给安国寺作记，突出继连翻新寺院，使人心悦忘返。然而全文重点却在前半篇，尤其值得体味的是作者五年来的心理变化：由“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思过而自新”是朝廷谪迁作者的意图，也是作者“归诚佛僧”的初衷，结果却是对世俗荣辱得失的超脱，连这次得罪谪迁的原因也无从找到。这实质上是对自己所谓“罪垢”的根本否定，保留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操守。这种言外意韵，更启人追寻、思考和玩味。



四、山水游记



书游灵化洞

予始与曾元恕入灵化洞[1]，迫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险，故不果尽而还。及此，与吕穆仲游[2]。穆仲勇发过我，遂相与至昔人之所未至，而惊世诡异之观，有不可胜谈者。余欲疏其一二[3]，以告来者，又恐为造物者所愠[4]，后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当自知之。

〔注释〕

①曾元恕：曾孝章，字元恕。当时也任职杭州。　灵化洞：在杭州凤凰山。　②吕穆仲：吕仲甫，字穆仲，当时任杭州观察推官（军府幕职）。曾、吕二人当时常与苏轼出游，苏轼有《同曾元恕游龙山吕穆仲不至》等诗。　③疏：解释，说明。　④造物者：造物主，指天帝。　愠：怒。

〔讲评〕

本文作于熙宁六年（1073），时苏轼通判杭州。

苏轼与友人先后两次游灵化洞。第一次由于时间仓促和勇气不足，未能直探此洞底蕴；第二次才到达前人所未到之处，发现了种种奇景异观。作者又不欲详述，期待后人自至，鼓励他们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

这则游记，与王安石的名作《游褒禅山记》同一主旨，都把记游与说理巧妙地结合起来，但苏轼此文更为简炼、含蓄和幽默。

书游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吾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①。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②。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③，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④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尔。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⑤，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⑥。追思曩时⑦，真一梦也。元丰四年十月二十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⑧。

〔注释〕

①自杭移高密：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由杭州通判转知密州。高密，即密州，隋唐间几次改为高密郡。此沿旧名。　杨元素：杨绘，字元素，绵竹(今属四川)人。　陈令举：陈舜俞，字令举，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人。　张子野：张先，字子野，乌程人。　过李公择于湖：到湖州探望李公择（名常，当时知湖州)。　刘孝叔：刘述，字孝叔，湖州人。　松江：吴淞江古称。　②垂虹亭：吴江县东门外长桥上。　③《定风波令》：词牌名。　④见说：听说。　贤人：指相聚于垂虹亭的六人。　聚吴分：在吴兴相聚后即分别。　老人星：南极星，此为张先自喻。　⑤为异物：已去世。⑥海风驾潮：海风驱遣着浪潮。　孑(jié)遗：余剩。　⑦曩

(nǎng)时:往时。 ⑧元丰四年:1081年。 临皋亭:在黄州,长江北岸。

〔讲评〕

此文作于元丰四年(1081),时苏轼谪居黄州临皋亭,游垂虹亭是七年前的事。这一追思的触发大概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即"此乐未尝忘也"。元祐四年(1089),苏轼赴任杭州太守,途经吴兴时作"后六客词"《定风波》,序云:"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词作有云:"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可见苏轼对当年游赏盛事的追怀。数年后苏轼出知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时在给钱世雄的信中还问及:"垂虹闻已复旧,信否?"其二,七年来的沧桑变故更增强了追惜情怀。其三,深夜独坐临皋亭的情境则直接触发了作者的追思。也许临皋亭与垂虹亭有着类似的景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与吴子野》)"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与朱康叔》)而夜深独坐时则心中不禁重现那难忘的一幕。

书 临 皋 亭[1]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2]，重门洞开[3]，林峦坌入[4]。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5]！惭愧！

〔注释〕

①临皋亭：在黄冈县南，濒临长江。元丰三年(1080)五月，苏轼家居于此。按：他在黄州先住在定惠院。　②清江右洄：清澈的长江水从右边绕过。　③重门：一道一道的门户。　④林峦坌(bèn)入：树林、山峦一起涌来。坌，并排。　⑤惭愧：难得。有欣喜、侥倖的意思。

〔讲评〕

苏轼谪迁黄州之初寄居于定惠院，元丰三年(1080)五月移居濒临长江的临皋亭。这则不足五十字的随笔为我们展现了作者当时的生活小景。

谪居而能酒醉饭饱，倚几观赏白云、清江、林峦，这便体现出对荣辱得失的超然心境；而白云、清江、林峦所融合出的自然境界又可视为作者悠闲超旷情怀的外化。景中有人，景中寓情。“若有思而无所思”二句则为超然于物外的自我体验。这一富于理趣的结语是作者重要的人生玩赏思想。他在不少诗文中强调这种“无思

之思”,即以一种超然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领受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

记承天夜游[1]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2],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3],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4]。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5],水中藻荇交横[6],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7]。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

〔注释〕

①承天:即承天寺,故址在今湖北黄冈县南。　②元丰六年:1083年。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　③念无与为乐者:想到没有可与自己一起领略这月夜乐趣的人。　④张怀民:即张梦得,字怀民,清河(今属河北)人,当时亦贬居黄州。⑤庭下如积水空明:庭院中的月光,宛如一泓积水那样清澈透明。⑥藻、荇(xìng):两种水草名。　⑦闲人:指清闲少事而能从容赏景的人。苏轼当时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是有名无实的官;加以官衔上有"本州安置"字样,即无一定的职务,更近于流放,所以称为"闲人"。

〔讲评〕

摄取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片断,以极简练自然的文字,鲜明地而又仿佛极不经意地渲染出一种情感或一片心境,坦率地表现出文人落拓不羁、随缘自适的个性,是苏轼许多随笔式散文的共同特

色。这篇八十余字的短记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本文虽短小,却是一篇很完整的游记,时间、地点、游历缘由、同游者、游赏情境等,信笔写来无一不备,体现出作者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诸法兼融一体,景致、情韵、理趣交相衬映:开篇数句叙述夜游承天寺的缘由,"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二句情景交融;中间数句状承天寺月色,比喻精妙,情寓于景;结尾数句以议论出之,在理趣中收束情景,点出作者的闲适自得襟怀。

记游定惠院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1]，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寥师及二三子访焉[2]，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3]，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韧[4]，筋脉呈露[5]，如老人项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累[6]，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憩于尚氏之第[7]。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8]，作悲风晓月[9]，铮铮然[10]，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大木盆[11]，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瓜李[12]，遂夤缘小沟[13]，入何氏、韩氏竹园[14]。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15]，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饼[16]，其名为甚酥，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17]。道过何氏小圃，乞其蘩橘[18]，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19]，将适闽中，以后会未可期[20]，请予记之，为异日拊掌[21]。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注释〕

①置酒：设置酒食。　②参寥师：即僧道潜，又称参寥子。苏轼贬居黄州时，他专程来访，留住一年。　二三子：其他二三人。③市井人：指做生意的人。　④木性：树的特征。　⑤筋脉呈露：指树干纹理粗糙，凹凸不平。　⑥累累：重叠的样子。

⑦第:住宅。 ⑧崔老成:崔闲,善琴。当时从庐山来访苏轼。雷氏琴:苏轼家藏唐代名琴,上有“雷家记”铭文。详见苏轼《记家藏雷琴》。 ⑨作悲风晓月:指音乐烘托出一种悲凉凄清的意境。 ⑩铮铮然:弹琴的象声词。 ⑪鬻(yù):买。 ⑫瀹(yuè):煮。 ⑬夤(yín)缘:攀缘,这里指沿着。 小沟:此沟东接长江。 ⑭何氏、韩氏:何圣可、韩毅甫。 ⑮既:已经。辟地:把空地平整出来了。 ⑯馈:送。 ⑰径:径自。⑱乞:求。 藂橘:一丛橘树。藂,同“丛”。 ⑲徐君得之:徐大正,字得之,黄州知州徐大受(君猷)之弟。 ⑳以后会未可期:因为将来会面的日子不可预期。 ㉑异日:将来。 拊(fǔ)掌:拍手。这里是看到好文章、回忆赏心乐事时的赞赏之举。

〔讲评〕

元丰七年(1084)三月初三上巳日,苏轼与几位好友携酒出游终日,尽兴而归,写下这篇游记。

题名虽称“游定惠院”,实则游赏了定惠院附近几处私人园圃,乘兴而往,兴尽而归,展现出作者在黄州谪居时自适自放、自乐自得的精神状态。

通篇移步换形,信笔写来,或叙述,或描写,或详或略皆能抓住各自特点,虽平铺直叙而无板滞重复之感。语言清淡简净,着意烘托出一种空灵脱俗的意境。

石钟山记[1]

《水经》云[2]:“彭蠡之口[3],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4],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5]。是说也[6],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7],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8],始访其遗踪[9],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10],南声函胡[11],北音清越[12],枹止响腾[13],余韵徐歇[14],自以为得之矣[15]。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16],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17],余自齐安舟行[18],适临汝[19],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20],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21],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22]。而山上栖鹘[23],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24]。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25],此鹳鹤也[26]。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27],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28],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29],涵澹澎湃而为此也[30]。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31],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32],与向之噌吰者相应[33],如乐作焉。

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34]?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35]。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36]。古之人不余欺也[37]。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38],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39],虽

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40]，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释〕

①石钟山：在今江西湖口县。 ②《水经》：我国古代一部地理书，记述江水河道的分布情况。 ③彭蠡(lǐ)：即鄱阳湖，在今江西北部。 ④郦(lì)元：即郦道元，北魏时范阳涿(今河北涿县南)人。他为《水经》作注，注文详实，文字优美生动，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相当价值。《水经注》计四十卷。 ⑤相搏：互相搏击。 洪钟：大钟。按，苏轼所引《水经》两句和《水经注》四句，今本均无，系转引自李渤《辨石钟山记》一文。 ⑥是说：这个说法。 ⑦磬(qìng)：古代一种用玉或石制成的乐器。 ⑧李渤：唐洛阳(今属河南)人，曾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州郡的行政长官)，治理湖水，筑堤七百步。他写过一篇《辨石钟山记》的文章。 ⑨遗踪：旧迹。这里指石钟山的所在地。 ⑩扣：敲击。 聆(líng)：听。 ⑪南声函胡：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模糊厚重。函胡，即含糊。 ⑫北音清越：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清脆悠远。 ⑬枹(fú)止响腾：停下鼓槌，响声还在腾播。枹，木制的鼓槌。腾，腾播、传扬。 ⑭余韵徐歇：余音缓缓地静止下来。按，从“扣而聆之”以下五句，均见李渤《辨石钟山记》一文。 ⑮之：指石钟山命名的原因。 ⑯所在皆是：各处都是这样的。 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元丰，宋神宗的年号(1078~1085)。丁丑：古人以干支纪年月日，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是六月初九日(1084年7月14日)。 ⑱齐安：在今湖北黄冈。 ⑲适：到、往。 临汝：今河南临汝。当时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官汝州。 ⑳饶之德兴：饶州府德兴县(今属江西)。 尉：县尉，县的副长官。 ㉑硿(kōng)硿焉：击石声。 ㉒森然：阴森森地。 搏：扑击。 ㉓鹘(hú)：鸷鸟，一种凶猛的鸟。 ㉔磔(zhé)磔：鸟鸣声。

㉕或曰:有人说。 ㉖鹳(guàn)鹤:鸟名,像鹤而无红顶,颈长嘴尖,全身灰白,翅尾黑色,在树上结巢。 ㉗噌吰(chēng hóng):响亮厚重的钟声。 ㉘穴罅(xià):洞孔和裂缝。 ㉙焉:于此。此指穴罅。 ㉚涵澹(hán dàn):大水流动的样子。澎湃(péng pài):波涛奔腾的样子。 而为此:而形成了噌吰之声。 ㉛窍:小孔。 ㉜窾坎(kuǎn kǎn):击物声。 镗鞳(tāng tà):钟鼓声。 ㉝向:刚才。 ㉞识:知道。 ㉟无射(yì):春秋时周景王(姬贵)铸造的钟名。 ㊱魏庄子: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晋悼公曾赐给他歌钟一肆(十六座钟)。 ㊲古之人不余欺也:这句大意是,古人把这座山命名为"石钟山",确有根据,没有欺骗我们啊。不余欺,不欺余。 ㊳殆:大概。 ㊴渔工:渔夫。 水师:船夫。 ㊵陋者:见识低下的人,指李渤。 斧斤:斧头之类的工具。 考击:敲击。

〔讲评〕

本文是作者元丰七年(1084)六月自黄州赴汝州途中游历石钟山而写的一篇游记。

从整体上说,这是一篇具有浓厚辨驳色彩的游记,游石钟山同时也是对其命名意义的探求和辨正过程。作者既不满郦道元之"简",因为他只说命名缘由是"水石相博,声如洪钟";又指斥李渤之"陋",因为他竟用潭上双石之声以求命名原因。作者亲自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几经曲折,才对这个疑案提出了自己的解答:在郦道元"水石相搏"说的基础上作了具体说明。虽然后人对苏轼此说也提出过异议(有人认为因山形如覆盖之钟而得名),但本文所阐明的道理,即"臆断"如何妨碍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仍然富有启示意义。

通篇结构严谨,首段引述前人说法,提出疑问;中间部分为实地探索过程;末段得出结论,解答疑问,并深化题旨。从游记角度

说，其中描写石钟山夜景，绘声绘色，极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一个阴森逼人的境界，很见工力。而重笔渲染其中的声响氛围，既抓住了石钟山夜景特色，也为石钟山命名疑案的解决作了铺垫。全文笔意跳脱，文情酣畅。

题　罗　浮[1]

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2]，东坡翁迁于惠州[3]，舣舟泊头镇[4]。明晨肩舆十五里[5]，至罗浮山，入延祥宝积寺，礼天竺瑞像[6]，饮梁僧景泰禅师卓锡泉，品其味，出江水上远甚。东三里至长寿观。又东北三里，至冲虚观。观有葛稚川丹灶[7]。次之，诸仙者朝斗坛。观坛上所获铜龙六、鱼一。坛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8]。水出洞中，锵鸣如琴筑[9]。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邓守安字道玄[10]，有道者也。访之，适出[11]。坐遗履轩，望麻姑峰。方饮酒，进士许毅来游，呼与饮。既醉，还宿宝积中阁。夜大风，山烧壮甚，有声。晨粥已，还舟，憩花光寺。从游者：幼子过[12]、巡检史珏、宝积长老齐德、延祥长老绍冲、冲虚道士陈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13]：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14]。

〔注释〕

①罗浮：山名，在广东省增城、博罗、河源等县间，绵延百余公里。传说葛洪于此山得仙术，山上有洞，道教列为第七洞天。
②绍圣元年：1094年。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　③惠州：今广东惠州。　④舣（yǐ）舟：靠岸停船。　泊头镇：广东东莞县石龙镇溯东江而上十五里有泊头墟，即泊头镇遗址。
⑤肩舆：轿子。此作动词用，谓坐轿子。　⑥礼：拜。　天竺：古印度别称。　瑞像：佛像。　⑦葛稚川：即葛洪（284～364），字

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东晋道教理论家、丹术家。曾于罗浮山炼丹。　⑧榛莽:草木茂密。　⑨筑:古代一种击弦乐器。　⑩邓守安:罗浮山道士,与苏轼交游颇密。　⑪适出:恰逢外出。　⑫幼子过:苏轼小儿子苏过。　⑬可游而未暇者:值得一游而没时间游赏的地方。　⑭期:约定。

〔讲评〕

本文作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九月。

这是作者谪迁惠州途中游览罗浮山的一篇题记,却不见些许忧怨之情,体现出超然于荣辱得失的淡泊襟怀。与此相应,文章笔致极为平淡老到,不足三百字的短篇之中,作者的游踪已历历在目;裁剪得当,突出冲虚观,一则此观为葛洪丹灶所在,是罗浮山得以闻名的重要古迹,二则此观景致非凡,又为作者之友道士邓守安居所;结构完整,首尾交代时间、缘由、从游者,中间移步换形、层次井然。

全文叙事之中间以写景,而作者浓厚的游兴融于其中,结尾点出“可游而未暇者”,并“期以明年三月复来”,兴致悠扬。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①]，纵步松风亭下[②]，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③]。仰望亭宇，尚在木末[④]。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⑤]。

〔注释〕

①嘉祐寺：旧址在今广东惠阳东江南岸，白鹤峰南侧。其近处有松风亭。　②纵步：放步。　③就：依。　④仰望亭宇，尚在木末：眺望松风亭犹在高高的树梢上。木末，树梢。　⑤恁么时：这时。　熟歇：好好歇息一番。

〔讲评〕

本文作于绍圣元年(1094)，当时苏轼贬居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

题名《记游松风亭》，但从文中看，作者因"足力疲乏"而并未游历松风亭，严格说来，名实不符。然而作者毕竟"纵步松风亭下"，主观愿望是要登上松风亭一游，题作《记游松风亭》未尝不可。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苏轼写作游记多重在理趣，并不只是描绘景物。苏轼虽没能登上松风亭，却在登山途中领悟出一种人生哲理。

那么在他看来，这次游历是很有收获的，值得记载下来：起初因确定游历目标而不胜其苦；一旦放弃这个目标，就如释羁绊，轻松自在。这喻示着人们在生活中也要善于摆脱自我限制，把生死置之度外，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从作者本人而言，这是他晚年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他经历大半生坎坷之后的体悟。

文章选取游历中的一点感受，由痛苦到解脱，再推及人生体悟，层次井然，行文简练。

记游白水岩

绍圣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与幼子过游白水山佛迹院[2]。浴于汤池[3]，热甚，其源殆可以熟物[4]。循山而东[5]，少北[6]，有悬水百仞[7]，山八九折[8]，折处辄为潭。深者缒石五丈，不得其所止[9]，雪溅雷怒[10]，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11]，观山烧壮甚[12]。俯仰度数谷[13]。至江山月出[14]，击汰中流[15]，掬弄珠璧[16]。到家，二鼓矣[17]。复与过饮酒，食余甘[18]，煮菜，顾影颓然[19]，不复能寐。书以付过[20]。东坡翁[21]。

〔注释〕

①绍圣：宋哲宗赵煦的年号(1094~1098)。　②白水山：白水，在广东增城县东，罗浮山的东麓。山有白色瀑布，故名“白水山”。　佛迹院：在白水山上。　③汤：热水。佛迹院有两泉，东泉热，称汤泉；西泉冷如冰雪，一般需调适后才可浴。　④其源：它的源头处。　殆：大概。　熟物：烫熟食物。　⑤循：沿。⑥少北：稍稍偏北。　⑦悬水：瀑布。　仞：量词。一仞相当于八尺。　⑧折：曲折。　⑨缒(zhuì)石：用绳系石往下垂。缒，用绳系物或人往下垂。　不得其所止：不能探得它停止的地方，深不可测，不能达到潭底。　⑩雪溅：形容瀑布水花四溅的样子。　雷怒：形容瀑布水声如雷。　⑪倒行：背转身往回走。⑫山烧：山中烧枯草的野火。　⑬俯仰：或低或高，这里指下坡、

上坡。 度:走过。 ⑭江:指增江,流经广东增城县境。⑮击汰(dài):划桨。汰,水波。 中流:指江心。 ⑯掬(jū)弄珠璧:双手捧水,戏弄水珠月影。璧,指圆月在水中的影子。⑰二鼓:二更天,约晚上九时至十一时。 ⑱余甘:余甘子,即橄榄。 ⑲顾:看。 颓然:酒醉瘫软的样子。 ⑳付:给。㉑东坡翁:苏轼自称。翁,老人,苏轼时年五十九岁。

〔讲评〕

本文又题作《游白水》、《佛迹》,写于绍圣元年(1094),在惠州。

文章虽短,却是一篇相当完备的游记,起笔点明游历时间、地点及同游人,结笔署明记游人。而中间的记游部分则按时间顺序,选取汤池、瀑布、佛迹、山烧、江月等典型景致,以洗炼清隽的笔墨加以描绘,各具色彩,由壮观奇异而空明亮洁,令人流连不已。虽然作者回到家中已是二更时分,却仍是情绪盎然,饮酒尽兴,醺醺然不能入睡,这无疑是对白天游赏情境的回味,展现出作者心潮难平的情怀,令读者诵吟玩味不已。

题 合 江 楼[1]

青天孤月，故是人间一快[2]。而或者乃云不如微云点缀。乃是居心不净者常欲滓秽太清[3]。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败屋七八间，横斜砌下[4]。今岁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5]，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6]？绍圣二年九月五日[7]。

〔注释〕

①合江楼：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城外东西二江合流处。　②故：通“固”，本来。　一快：一种快乐。　③滓秽：污损。　太清：天空。　④葵苫(shān)败屋：用葵杆茅草搭盖的破屋。苫，用茅草编的遮盖物。　横斜砌下：斜排在阶梯下面。　⑤奔避不暇：急忙逃避。　⑥为人眼中沙：妨碍游人观赏风景。　⑦绍圣二年：1095 年。绍圣为宋哲宗年号。

〔讲评〕

此一短章写于绍圣二年(1095)苏轼谪居惠州时。其《题嘉祐寺壁》云：“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风亭。杖屦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年届六旬的苏轼随遇而安，正如其《记游松风亭》所说：“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然而一生

宦海浮沉中的感慨也间或触景而发，这篇《题合江楼》所呈现的便不是一种安然恬适的心境，“而或”、“而有”、“而乃”三次转意有突兀不平之感，“居心不净者常欲滓秽太清”、“常为人眼中沙”二语中的言外之意是不难体味的。

题嘉祐寺壁[1]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风亭。杖屦所及[2],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3]。得江楼廓彻之观[4],而失幽深窈窕之趣[5],未见所欣戚也[6]。峤南岭北,亦何以异此[7]。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8],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

〔注释〕

①嘉祐寺:旧址在今广东惠阳东江南岸,白鹤峰南侧。②杖屦(jù):拄杖穿着草鞋漫步。　③合江之行馆:即合江楼。因东江和西支江在此合流而命名。　④廓彻:空廓远大。⑤窈窕:深远的样子。　⑥欣戚:高兴和忧愁。　⑦"峤南岭北"二句:岭南岭北,也哪里跟这不同呢?峤南,即岭南。　⑧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

〔讲评〕

本文一题作《别王子直》,是苏轼绍圣二年(1095)贬居惠州时,送别不远千里来访的虔州处士王原而写的题记。大概苏轼将王原送至嘉祐寺,相互辞别,王原对苏轼的处境盖有忧虑叹惋之辞,苏轼便在嘉祐寺壁上题了这则短记以告慰友人。

苏轼在题记中自述到惠州后的两处居所环境及自身感受:初

居嘉祐寺松风亭时得“幽深窈窕之趣”，后迁居合江之行馆则得“江楼廓彻之观”，二者各得其美，但又各有所失。苏轼又由此推广一步：谪居岭南和仕于中原，也是各有得失的。这反映了他能随遇而安的人生风度。

通篇行文极其简练精到，“亦何以异此”之前部分完全是作者对王原的直述语，无半句说明场景的话，言简意赅。结末数句才附记送别王原之事，在意脉上回挽前文，使通篇结构圆融。

书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①]，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②]，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③]？"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④]，屠沽纷然[⑤]。归舍已三鼓矣[⑥]。舍中掩关熟睡[⑦]，已再鼾矣[⑧]。放杖而笑，孰为得失[⑨]？过问先生何笑[⑩]，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⑪]，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⑫]。

〔注释〕

①己卯：指元符二年(1099)。　上元：旧以阴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　②过：访问。　③一出：出门一次。　④民夷：指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　杂揉：交杂相处。　⑤屠沽：卖肉卖酒者。泛指市井中做生意的人。　纷然：杂乱众多的样子。
⑥三鼓：三更天，清晨三时至五时。　⑦关：门。　⑧再鼾：打第二阵鼾，指醒后又睡。　⑨孰为得失：这里是说，游玩和睡觉，谁得谁失。　⑩过：苏过，字叔党，苏轼幼子。当时跟从苏轼贬居海南。　先生：苏轼自称。　⑪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韩愈《赠侯喜》诗中提及侯喜约他去钓鱼，结果从下午到傍晚，手疲目劳，只钓得一寸左右的小鱼。韩愈因此就认为"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规劝)"，并希望去远处深水中钓大鱼。
⑫走海者：走到大海边上的人。这里苏轼隐指自己，当时他在海南岛，称得上"走海者"。

〔讲评〕

本文一题作《儋耳夜书》，是作者元符二年(1098)谪居海南儋州时写的一则游记。

文章记叙作者元符二年元宵节夜游及其归舍后的感想，而“得”与“失”是其中心议题：元宵节“良月嘉夜”，作者应几位老书生之邀，欣然出游，气氛还算热烈，兴致也很高，似乎是“得”；继叙“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则自己又似乎是“失”。作者由此生发出谁得谁失的疑惑，而欣然夜游之得也便一笑了之；并由此联想到韩愈的比喻(把人生比作钓鱼)，将此夜游之得失推及人生得失同样是没有确定的标准，流露出作者对人生深刻的空漠感及其追求解脱的心理。

通篇以记游引发出人生感慨，文字简练而意蕴丰厚，寓庄于谐，表现出“含泪的微笑”的特点。

书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适合浦[①]，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②]。自兴廉村净行院下[③]，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舟并海即白石[④]。是日，六月晦[⑤]，无月。碇宿大海中[⑥]，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⑦]，复厄于此乎[⑧]？过子在傍鼾睡[⑨]，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⑩]，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⑪]！"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注释〕

①适：往，至。　②津涯：边岸。　③兴廉村净行院：在海康之西。苏轼曾留宿于此，有《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诗。　④蜑（dàn）舟：蜑人的船。蜑，即"蜑"，亦作"蛋"。当时南粤一带少数民族，以船为家，以捕鱼或采珠为业。并（bàng）海：沿海。　即：达。　白石：在合浦东北。其地有白石山，山石皆白，故名。　⑤六月晦：六月三十日。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⑥碇（dìng）宿：船只抛锚停宿。碇，原指石块。在船停泊时，石块沉落水中以稳定船身。　⑦济：渡。　徐闻：县名，今属广东省。苏轼渡过琼州海峡后先到徐闻，再经海康，最后达合浦。　⑧厄：灾祸。　⑨过：苏轼幼子苏过，字叔党，有《斜川集》。苏轼贬谪海南，苏过陪伴服侍。　⑩所撰《易》、

《书》、《论语》：苏洵晚年曾著《易传》，对《易经》进行阐释，未毕而亡，由苏轼最后完稿。苏轼又作《论语说》、《书传》两书。
⑪济：渡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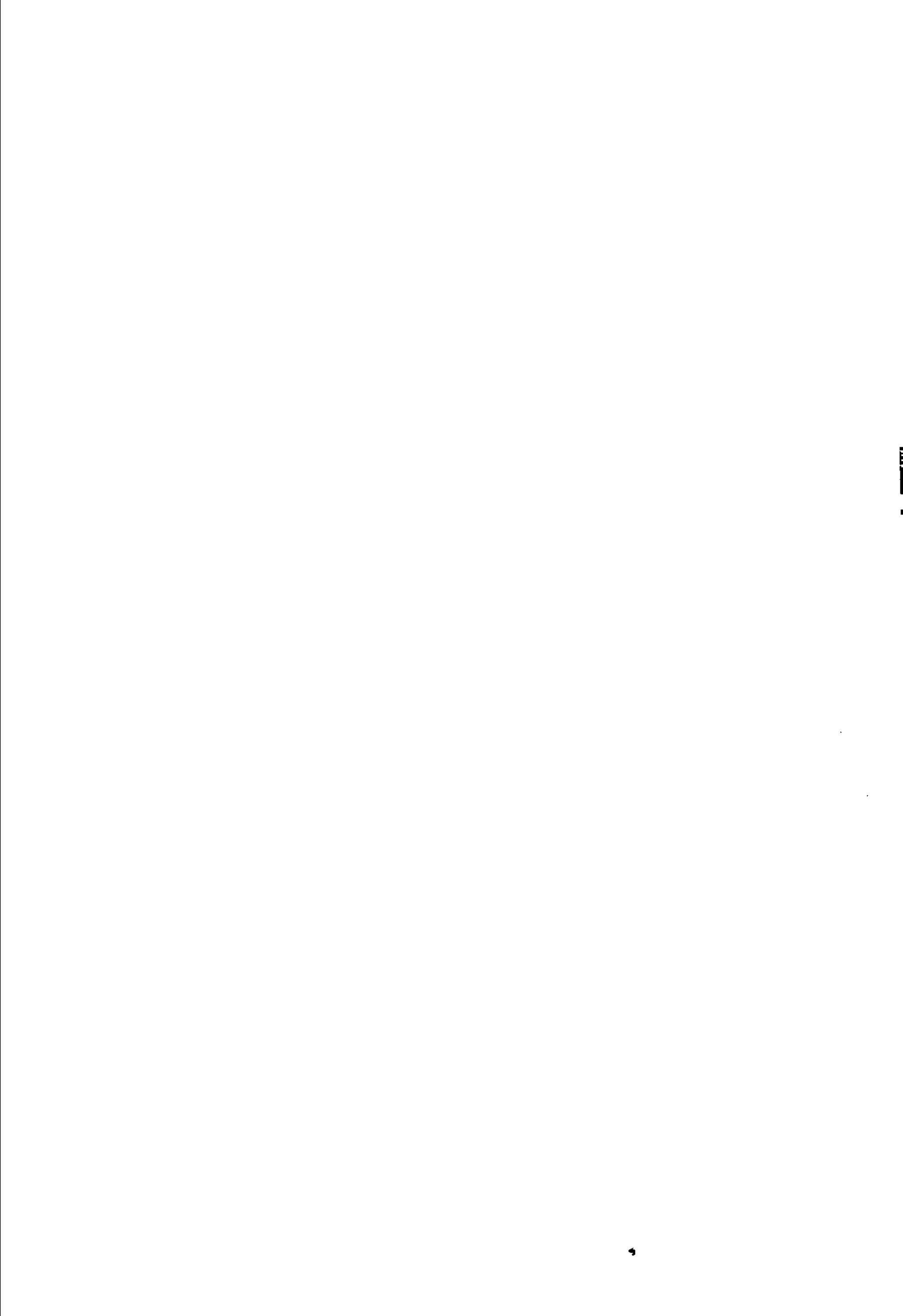
〔讲评〕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从海南岛北还，以琼州别驾的身分调往廉州(即合浦，今属广西)安置。六月，他渡过琼州海峡，到达海康(即雷州)。本文即记叙他从海康赴合浦途中的情事。

全文笔墨简练而生动，文势波荡。寥寥数笔，将途遇大雨的情形及"碇宿大海中"的心态变化刻划得亲切可见：先是"起坐四顾太息"，对眼前处境感到忧虑；继而在其子苏过的鼾声中悟出某种慰藉；最后在随身携带的自撰儒家典籍研究著作上寄寓脱险的希望，心境转为平静，而实际上也是如愿以偿。



五、人事杂物记



净因院画记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①。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②。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③，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⑤，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办⑥。与可之于竹石枯木⑦，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⑧，如是而条达畅茂⑨，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⑩，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⑪。盖达士之所寓也欤⑫。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⑬，其后出守陵阳而西也⑭，余与之偕别长老臻师，又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臻师方治四壁于法堂⑮，而请于与可，与可既许之矣，故余并为记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⑯，然后知余言之不妄。熙宁三年端阳月八日眉山苏轼于净因方丈书⑰。

〔注释〕

①常形：固定形状。　②常理：固有规律结构。　③“常形之失”至“而不能病其全”：不合常形，只错在不合之处，而不至于损害全体。　④举废之：整体报废了。　⑤工人：指画工。　⑥逸才：才能超常的人。　⑦与可：即文与可，名同。苏轼表兄。

北宋画家，尤擅墨竹。　⑧挛(luán)拳瘠(jí)蹙(cù)：蜷曲枯瘦。⑨条达畅茂：枝干挺拔茂盛。　⑩相袭：相重复。　⑪厌：通"餍"，满足。　⑫达士：明理豁达的读书人。　⑬净因：净因院，开封城西佛寺。　方丈：佛寺长老及住持说法的地方。⑭出守陵阳而西：因出知陵州而西行。陵阳，指陵州(今四川仁寿双流县境)，在陵井之北，故称陵阳。　⑮法堂：演说佛法的大堂。　⑯明于理而深观之者：明白事物常理并且深入细致观察这些壁画的人。　⑰熙宁三年：1070年。熙宁，宋神宗年号。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五月，一题作《文与可画墨竹枯石记》。

文与可曾三次为开封净因院作壁画，苏轼一并为之作记。但直接记画只有"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之后数语，前面大段笔墨陈述自己对绘画的见解及评文与可画竹石枯木"合于天造，厌于人意"。作者构思盖因小及大，由文与可的净因院壁画到文与可画技再到自己对绘画的见解；而运笔行文则由大及小，意脉自然顺承。先述已见，将绘画对象分为"有常形"和"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两类，指出常形易知，一般画工便能曲尽其形；常理则难合，"非高人逸才不能办"。其中"常理"之说即为下文评文与可画竹石枯木而得其理作铺垫；而评文与可画技也就是对净因院壁画的评赏，"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一语即已点明。

全文融记于议，"形"、"理"对举而以"常理"之说贯穿始终，结构浑整。

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1]，有悦于人之耳目[2]，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3]，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4]，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5]，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6]，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7]，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8]。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9]。韩宣子适鲁[10]，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11]，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2]。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13]，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14]，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15]，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16]，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17]，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18]，游谈无根[19]，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20]。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21]，采剥其华实[22]，而咀嚼其膏味[23]，以为己有，发于文词[24]，见于行事[25]，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

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26]。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27]，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28]。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29]！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注释〕

①象犀：象牙、犀角。 怪珍：奇异珍贵。 ②悦：取悦。③五谷：五种谷类。一说为麻、黍、稷、麦、豆；一说为稻、黍、稷、麦、菽。 六材：指古代制弓的六种材料：干、角、筋、胶、丝、漆。④弊：坏。 ⑤“悦于人”句：书既有欣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以下八句都是称赞书籍的优点和效用。 ⑥“贤不肖之所得”二句：贤者、不贤者都能根据他们不同的才能而从书中各有所得。不肖，不贤。 ⑦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仁者智者都能据其不同职分而从书中各有所见。 ⑧“自孔子圣人”二句：从孔子圣人起，他的学问就是从读书开始的。 ⑨柱下史：柱下守藏史，周秦时官名，掌管藏书。 老聃（dān）：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曾任周王室柱下守藏史。 ⑩韩宣子：晋国大夫。 适鲁：到鲁国去。据载，韩宣子被派往鲁国行朝聘礼，在鲁见到《易象》、《鲁春秋》等书，就说：“周礼都在鲁国了。” ⑪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吴王寿梦的季子（即幼子）。 聘：行朝聘礼。 上国：春秋时称中原诸侯国为上国。据载，季札朝聘于鲁，鲁君使乐工为他演奏《二南》、《国风》、《雅》、《颂》，季札一一作了评论。 ⑫左史：官名。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倚相：人名。据载，楚灵王对人说，左史倚相是个良史，因为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四种书都是传说中的古书）。 ⑬《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即《易》、《书》、《诗》、《礼》、《乐》、《春

秋》,也叫“六艺”。 ⑭纸与字画日趋简便:纸与字的笔画,渐渐变得越来越简单方便。上古时代无纸,主要在龟甲、牛骨、青铜器、石头、竹条上刻字,秦汉后以竹木、帛布为书写材料,东汉才发明纸。文字方面,战国前为古文(籀文、大篆),秦代出现小篆、隶书,三国时创造楷书,宋以后又有印刷体,笔画日趋固定、简单。⑮益以苟简:更加苟且疏略、不认真。 ⑯市人:商人。 转相:相互辗转。 摹刻:刻印。北宋印刷业的进步,致使刻书业不断发展,当时宋神宗又取消了不准擅刻图书的禁令,刻书业更加繁盛。⑰当倍蓰(xǐ)于昔人:应当超过前人的好几倍。倍,两倍。蓰,五倍。 ⑱束书不观:把书捆扎起来不读。 ⑲无根:没有根底。根,根据,学问的渊源。 ⑳庐山:在今江西九江市南,北靠长江,东南傍鄱阳湖。 五老峰:庐山南面的一座高峰,山势陡峭。㉑涉其流、探其源:指李公择广泛涉猎图书,探讨典籍的来源。㉒采剥:收集选取。 华:同“花”。 实:果实。 ㉓膏味:厚美的滋味。 ㉔发于文词:通过文辞表达出来。 ㉕见于行事:从行事中表现出来。 ㉖“将以遗(wèi)来者”三句:将把这些图书送给后学者,供他们对知识的无穷需求,满足他们根据各自才分而应得的知识。遗,赠送。 ㉗惟得:但求。 ㉘盖将老焉:大概要终老于此。 ㉙“尽发公择之藏”三句:把李公择的藏书全部翻出来,拾一点他所剩余的智慧来补足自己,大概是很有益处的吧!

〔讲评〕

本文一题作《李君山房记》,是应约写的一篇藏书记,作于熙宁九年(1076),当时苏轼知密州。李氏,即李常,字公择,南康军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是黄庭坚的舅父,曾在庐山隐居读书长达三十年,李氏山房即其庐山住所。

苏轼的写作意图即文章结句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

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因此起笔没有直扣题意，而是用了大半篇幅论述书籍的作用和优点，简要考察书籍发展历史，褒扬古人看书难而学问深，针砭当时学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风气。然后转到题义上，记叙李氏山房藏书的情况和李君读书的成绩，点明李君藏书于僧舍而不藏于家，其用意在于让书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用，纠正时弊。这也正是苏轼作记的旨趣。至此，前面的大段题外铺垫与后面的题中叙述，自然融为一体。最后写自己对李氏山房藏书的向往，同时说明写作缘由，归结写作主旨，在情理相贯之中结束全文。

本文构思独到，从李君藏书于僧舍的良苦用心上生发开去，题中题外，衬垫照应，文势洒脱。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1]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2]。自蜩腹蛇蚹[3],以至于剑拔十寻者[4],生而有之也[5]。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6],岂复有竹乎[7]!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8],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9],少纵则逝矣[10]。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11],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2]。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13]!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14]。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15]。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16],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17]?"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18]。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19],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20],足相蹑于其门[21]。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22]。"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23]。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24]:"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25]。"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26],扫取寒梢万尺长[27]。"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28],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29],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30]。"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31]。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

归老焉[32]。”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33],《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34],斤斧何曾赦箨龙[35]。料得清贫馋太守[36],渭滨千亩在胸中[37]。”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38],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39]。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40],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41]。昔曹孟德《祭桥公文》[42],有“车过”、“腹痛”之语[43],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44],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释〕

①筼筜(yún dāng)谷:在洋州(治所在今陕西洋县)。其地多竹。文同任洋州知州时常去观赏。筼筜,原为一种大竹名称。偃竹:风中仰斜的竹子。偃,原意仰卧。　②具:具备。　③蜩(tiáo)腹蛇蚹(fù):形容竹笋开始脱壳拔节。蜩即蝉,蝉后腹上有一条条横纹。蛇蚹,蛇腹下代足爬行的横鳞。　④剑拔:指竹生长迅速,挺拔有力。　十寻:形容竹长得很高,非实指。寻,古代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　⑤生而有之也:这是自然生长发育的结果呀。　⑥累:添加。　⑦有竹:指具有竹的天然神韵。⑧振笔直遂:挥笔落纸,一气呵成。遂,成。　⑨兔起鹘(hú)落:像兔子惊跑、鹰隼疾落一样迅速。鹘,鸷鸟,一种凶禽。⑩少纵:稍稍放松。　逝:消失。　⑪识:懂得。这两句说:我不会这样画,但心里明白应该怎样画画的道理。　⑫“内外不一”三句:大意是,心里虽有认识,手上却不能表达,这是不学的过失。⑬“故凡有见于中”五句:大意是,所以凡是内心有一定见解,而做起来不熟练的人,往往是平时自以为很清楚,而临到做时忽然又不会了,这难道仅仅画竹才是这样吗?了然,清楚的样子。⑭“庖(páo)丁解牛”三句:《庄子·养生主》载,庖丁为梁惠王解牛,

技艺纯熟。庖丁自称掌刀已有十九年，杀过数千头牛，而刀刃却如新磨过一般。诀窍在于牛的骨节有空隙（间），而刀刃薄得几乎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刀刃游行在空隙之中而大有回旋的余地）。”庖丁，姓丁的厨师。解牛，分卸牛体。　⑮“轮扁斫（zhuó）轮”三句：意思说，只有亲身实践，才能深刻领会其中奥妙。《庄子·天道》载，轮扁对正在看书的齐桓公说：砍削制造轮子，下手太慢，轮子就太松太滑以致不坚固；下手太快，轮子就滞涩难以插入。不快不慢则正好。而这不快不慢的速度自己内心清楚，却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这技艺无法口传给儿子。由此可见，古人所得的“道”是无法传下来的，借书本而传的只能是些糟粕罢了。齐桓公赞同这个看法。轮扁，名扁，是做轮子的工匠，故称。斫，砍。与，赞同。　⑯今：现在。夫，语助词，无义。夫子：指文同。　⑰“而予以为”二句：现在您把这样的道理寄托在竹中，我知道您也是深知事物规律的人，难道不是吗？
⑱法：技法。此指绘画的技法。苏轼是“文湖州竹派”的重要画家。⑲不以自贵：不以自己的作品为珍贵之物。　⑳缣（jiān）素：白色细绢，可供作画用。　㉑足相蹑：脚互相踩着。比喻登门求画的人很多。　㉒吾将以为袜材：我将用这些白绢来做袜子。这是文同的气话。　㉓口实：话柄。　㉔遗（wèi）：此指送信。㉕“近语士大夫”至“袜材当萃于子矣”：我最近告诉士大夫们，我们墨竹画派中有人（指苏轼）正在彭城，你们可到那里去求画。做袜子的材料当聚集在您那儿。萃，草丛生，引申为聚集。这是文同开玩笑，介绍人们向苏轼求画。　㉖鹅溪：在今四川盐亭西北，其地出产名绢“鹅溪绢”，宋人常用于绘画。　㉗扫取寒梢：比喻画竹。　㉘匹：量词，古时一匹等于四十尺，二百五十匹正合一万尺。　㉙实之：指苏轼偏偏坐实有万尺之竹。　㉚许：如此。㉛辩：善辩。　㉜“然二百五十匹”二句：但有了二百五十匹绢，我就用来买田归居养老了。　㉝尝：曾经。《洋州三十咏》：歌

咏洋州的三十首诗。 ㉞汉川:汉水。洋州在汉水上游。 ㉟箨(tuò)龙:指笋。箨,原指笋壳。 ㊱太守:指文同,时任洋州知州。 ㊲渭滨千亩:渭水边上千亩竹子。渭水流经陕西。渭滨,这里特指洋州。 在胸中:双关语。一指吃了笋;一指"成竹在胸"的绘画技法。 ㊳发函:打开信封。 ㊴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㊵湖州:在今浙江吴兴。本年四月,苏轼改任湖州知州。 ㊶废卷:放下画卷。 ㊷曹孟德:曹操,字孟德。桥公:桥玄,睢阳(今河南商丘)人,曹操旧友。 ㊸有"车过"、"腹痛"之语:曹操击败袁绍后,治理睢阳渠,曾遣使用太牢(用牛作祭品)祭祀桥玄,并写祭文说:"(当年桥玄)从容约誓言:'殂逝(去世)之后,路有经由(指路过墓地),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洒酒祭奠),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文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㊹畴昔:以前。"畴",语助词,无义。

〔讲评〕

文同,字与可(1018～1079),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北宋著名画家,尤善画竹,创立"文湖州竹派"。他是苏轼的从表兄和朋友,曾画筼筜谷偃竹图赠苏轼。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病逝。七月,苏轼在湖州曝晒书画,看到这幅遗作,写下了这篇文字。

面对亡友的画作,苏轼心中生发的自然是深重的悼念之情,但画作本身显示出文同的高超画技,同时也隐含着文同与苏轼间的交往琐事。苏轼便从这两方面着笔,而对亡友的哀悼之情则融注笔端:先记述文同作画的经验,结合自己及子由(苏辙)的体会,生动而深刻地分析了好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从了然于心(即"成竹于胸中")到了然于手(即"心手相应"),并借以称赞文同精湛的绘画艺术;然后记述筼筜谷偃竹图的创作缘由以及两人交往中的琐碎小事,戏谑诙谐,情谊深厚,而当年的"失笑"与现在的"哭失声"所形

成的强烈反差，正显露出苏轼的悲痛之深。

清代浦起龙说，此"文如行云无定质，细案不出画法授受。画事往复两意，统括在亲厚无间中。盖文为哭友作，不专记筼筜画竹也。识此大致了当。"(《古文眉诠》卷六十九)

文与可飞白赞

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①]。始余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②]。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③]，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④]。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⑤]，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⑥]。离离乎其远而相属[⑦]，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⑧]。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⑨]。呜呼哀哉！

〔注释〕

①抑：还是，表示轻微转折的连词。　试：任用。　艺：技艺。两句意思说：还是他不曾被国家任用，所以多才多艺。语出《论语·子罕》。　②没：去世。　飞白：一种特殊的书法，笔画丝丝露白，似枯笔所写。相传后汉蔡邕所创。　③霏霏：纷飞貌。④翻翻：翻转的样子。　旆(pèi)：古代旗边上下垂的装饰品。⑤猗猗：柔婉轻拂貌。　⑥袅袅：摇曳貌。　⑦离离：疏散貌。相属：相连属。　⑧缩缩：紧缩的样子。　⑨胜(shēng)：尽。

〔讲评〕

文同(字与可)卒于元丰二年(1079)。文中说："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则本文当写于元丰三年(1080)，当时苏轼谪居黄州。

赞是一种以颂美为主的文体。苏轼此文无疑是对文与可飞白的赞美,然这种赞美之情却融注在深深的哀悼和感叹之中,首尾呼应的“呜呼哀哉”即将全文笼罩于浓浓的悲哀氛围之中。行文上由叹赏文与可多才多艺落笔,以其诗文行草篆刻等为铺垫,然后过渡到飞白,再用“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等六句极尽形容譬喻之能事,形象生动地赞颂文与可飞白作品的精湛艺术。最后感愧自己对文与可知之无几。其实,苏轼与文与可为从表兄弟,相交近二十年,相知颇深。苏轼此文是因在文与可死后一年才见到其飞白作品,有感而发,寄托对文与可的深切哀念。

秦太虚题名记(并题名)[①]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道杭,东还会稽[②]。龙井有辩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③]。比出郭,日已夕[④]。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主去矣[⑤]。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杖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领,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⑥]。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旁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⑦]。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辩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⑧]。高邮秦观题。

览太虚题名[⑨],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⑩]。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⑪]。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⑫]。太虚、参寥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⑬]。而予仓卒去郡,遂不复见[⑭]。明年予谪居黄州[⑮],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⑯],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⑰]。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⑱]。

〔注释〕

①秦太虚: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北宋著名词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②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元丰,宋神宗年号。　吴兴:

今浙江湖州。 道杭:途经杭州。 会稽:今浙江绍兴。 ③龙井:地名,在今浙江杭州西湖西南风篁岭。 辩才:杭州僧人。本姓徐,名元净,字无象,杭州于潜(今浙江临安)人。晚年退居龙井。大师:对僧人的尊称。 书:信。 ④比:等到。 郭:外城。古代在城的外围加筑一道城墙,叫郭。 ⑤普宁:寺名。 参寥:杭州诗僧。本姓何,于潜人。初名昙潜,苏轼为他更名道潜,后号参寥。一生与苏轼交游。 篮舆:竹轿。 不时:没有按时到。⑥天宇开霁:天空晴朗。 杖策并湖而行:拄着手杖沿湖行走。支径:小路。 领:即岭。 憩:(qì):休息。 据石:靠着石头。⑦庐舍:简陋小屋。 激激:流水声。 殆:大概,仿佛。⑧行:将要。 二鼓:二更。古时夜间击鼓报时,一夜击五次。寿圣院:在西湖下龙井。元丰二年,辩才归老于此。 谒(yè):拜见。 ⑨题名:古代一种纪游文体,记叙游览时间、同游之人及游历情况,文笔简练。 ⑩“始予”二句: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离开杭州赴密州(今山东诸城县)任,元丰二年离开徐州赴湖州任。其间隔五年。 ⑪遂载与俱:于是一同前往。 ⑫扁(piān)舟相过:乘小舟来访。 结夏:佛教僧尼自夏历四月十五日起静居寺院九十日,不出门行动,谓之结夏,又称结制。 未果:没有实现。 ⑬适越:到会稽一带去。 ⑭仓卒:匆促。苏轼元丰二年四月到湖州任,七月二十八日即因乌台诗案而被捕。 ⑮黄州:今湖北黄冈县。 ⑯房、心:房宿、心宿,皆星宿名。⑰棹小舟:划着小船。 赤壁:在黄冈县城外,名赤鼻矶。 云涛际天:天边云涛翻滚。 ⑱有便:便利,方便。

〔讲评〕

本文作于元丰三年(1080)八月,当时苏轼谪居黄州。

元丰二年夏,苏轼由徐州转知湖州,途经高邮,邀秦观、参寥子同往湖州。不久秦观、参寥子告别苏轼去会稽,经杭州时应僧友辩

才之邀造访寿圣院,秦观为此写了一篇题名,即本文前半部分。苏轼与秦观、参寥子别后不久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九死一生,第二年(即元丰三年)谪居黄州。八月,辩才、参寥子派人到黄州看望苏轼,并将秦观的《题名》带给苏轼。苏轼为此写下《题名记》,即本文后半部分。秦观《题名》中的人物、地名都是苏轼所熟悉的,“览太虚题名”数语中透出对昔时游乐的怀念之情。一年来的变故,如今虽有千里江月,浩然风露,苍然乔木,却只有儿子相伴,心中难免有所怅然。苏轼“录以寄参寥”、“示辩才”、“寄太虚”,或许是要在友人的分享中慰藉心间的怅落之情。文章平平叙来,字里行间却隐伏着无限感慨。

石氏画苑记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1]，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2]。举进士不第，即弃去，当以荫得官[3]，亦不就，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不求人知。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4]，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5]，不问有无。居京师四十年，出入闾巷，未尝骑马。在稠人中，耳目谡谡然[6]，专求其所好。长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画道人剑客，而徒步尘埃中，若有所营[7]，不知者以为异人也。又善滑稽，巧发微中，旁人抵掌绝倒[8]，而幼安淡然不变色。与人游，知其急难，甚于为己。有客于京师而病者，辄舁置其家[9]，亲饮食之，死则棺敛之，无难色[10]。凡识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独深知之。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状貌如四十许人[11]，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12]，此岂徒然者哉[13]。为亳州职官与富郑公俱得罪者[14]，其子夷庚也。

其家书画数百轴，取其毫末杂碎者[15]，以册编之，谓之石氏画苑。幼安与文与可游[16]，如兄弟，故得其画为多。而余亦善画古木丛竹，因以遗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尝言[17]："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18]。似犹可贵，况其真者[19]。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笥也[20]。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无足录者[21]，独著其为人之大略云尔。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赵郡苏轼书[22]。

〔注释〕

①蜀之眉山:今四川眉山县。 ②紫微舍人昌言:即石扬休(995~1057),字昌言。祖籍江都(今江苏扬州),后迁居眉州。曾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相当于中书舍人所掌职。按:唐开元元年(713)曾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世又称中书省为紫微省。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 ③荫(yìn):通"廕"。古时子孙因先世功勋而得赐官爵谓之"廕"。 ④法书:指有较高艺术成就可作典范的书法,与"名画"相对。 ⑤脱衣辍(chuò)食求之:卖衣断炊来求取它们。 ⑥稠人:密集的人群。 谡(sù)谡然:本指劲挺有力的样子。此指耳目警醒专注的样子。 ⑦尘埃:指世俗人间。若有所营:似乎在寻求什么。 ⑧滑(gǔ)稽:本指古时一种酒具,能不断向外流酒,后借喻能言善辩。 巧发微中:以机智的语言击中要点。 抵掌绝倒:拍手大笑。抵掌,鼓掌。绝倒,笑得不能自持。 ⑨舁(yú):抬。 ⑩难色:勉强不愿意的表情。⑪如四十许人:像四十岁左右的人。 ⑫郁然:浓密的样子。⑬此岂徒然者哉:这难道是平白无故而得来的吗? ⑭亳(bó)州:今安徽亳县。 富郑公:即富弼(1004~1083),洛阳(今属河南)人,字彦国。英宗时封郑国公。神宗时,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判亳州,又因抵制青苗法而被劾降官。 ⑮毫末杂碎者:指零散的小件字画。 ⑯文与可:即文同,字与可。北宋著名画家,苏轼表兄。 ⑰子由:即苏轼弟苏辙,字子由。 ⑱"所贵于画者"二句:看重画是因为画与所画之物很相似。 ⑲况其真者:何况画中的真实物体。 ⑳画笥(sì):画箧。 ㉑无足录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 ㉒元丰三年:1080年。元丰,宋神宗年号。赵郡:今河北赵县。据苏轼《苏廷评行状》,赵郡为苏氏祖籍。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当时苏轼谪居黄州。

据苏轼《与石幼安》谓“形体外物，何足计较，但勿令打坏《画苑记》尔”，则本文为应邀而作。

苏轼主张“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宝绘堂记》）。石康伯嗜画成性，至于“脱衣辍食求之”，即是“留意于物”，因此苏轼说：“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无足录者”，转而“著其为人之大略”。本文名为“画苑记”，实为画苑主人石康伯的略传。文章落笔即介绍石康伯籍贯身世，接着从性情趣味、状貌言行等方面简练而生动地描绘出一个淡泊名利、嗜好书画古器、滑稽善言、急人危难的豪侠形象。至此，作者笔致转深，谓“凡识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独深知之”，点出“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盖谓石氏言行举止有其深层寓意，从其子与富弼俱因抵制王安石新法而得罪之事可以见出。

文章结尾处才略述石氏画苑，然又引苏辙关于画的一段评语来否定“好画”，点明本文写作意图在“著其为人之大略”。全文独具格调，感慨深婉。

方山子传[1]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2]。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3]，闾里之侠皆宗之[4]。稍壮，折节读书[5]，欲以此驰骋当世[6]。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7]。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8]，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9]？"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10]，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11]。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12]，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13]。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14]，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15]，余在岐下[16]，见方山子从两骑[17]，挟二矢[18]，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19]，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20]，当得官[21]，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22]。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23]，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24]。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25]，往往阳狂垢污[26]，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27]？

〔注释〕

①方山子：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终身不仕。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时即与他交往。 ②光、黄：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黄州。 隐人：隐居者。 ③朱家、郭解：汉初著名游侠。朱家，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人。事见《史记·游侠列传》。 ④闾里之侠：乡里的侠士。 宗：崇拜。 ⑤折节：改变过去的志向、行为。 ⑥驰骋当世：在当代施展怀抱。 ⑦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西南。 ⑧方屋：方形帽顶。屋，帽顶。 ⑨方山冠：汉时祭祀宗庙时，乐人所戴。唐宋时为隐士所用。 ⑩"余谪居于黄"三句：指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前往黄州贬所，途经岐亭，遇陈慥，停留五天才离去。 ⑪矍(jué)然：惊奇相视的样子。 ⑫环堵萧然：形容住所简陋，空无一物。堵，墙壁。萧然，空寂的样子。 ⑬耸然：形容程度之深。 ⑭使酒：喝酒使性。 ⑮前十有九年：嘉祐八年(1063)苏轼任凤翔签判时，陈希亮继任知府。苏轼即与其幼子陈慥订交，至此正好十九年。 ⑯岐下：即凤翔，境内有岐山，故称。 ⑰从两骑(jì)：两位骑手跟随在后。骑，一人一马称为骑。 ⑱矢：箭。这里泛指弓箭。 ⑲怒马：犹言策马，使马怒而急奔。 ⑳世有勋阀：世代有功勋。勋阀，功臣门第。 ㉑当得官：应当荫补得官。慥父陈希亮，字公弼，进士出身。苏轼在《陈公弼传》中说陈希亮有荫补子弟的机会，常让给族中子弟，因此陈慥反未能得官。 ㉒"使从事于其间"二句：假如陈慥获荫补官爵的话，现在已是名声显著了。 ㉓河：指黄河。 ㉔此岂无得而然哉：如果不是别有所得，难道他能这样做吗？ ㉕异人：有特别才能或性格的人。 ㉖阳狂：佯狂，假装颠狂。 垢污：涂抹脏物。 ㉗傥见：偶然相见。傥，同"倘"。与：同"欤"。

〔讲评〕

本文是苏轼元丰四年(1081)谪居黄州时为其友人陈慥(号方山子)写的传记,但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体:一是传主尚未去世;二是不叙述传主世系及生平行事,只选写其先侠后隐的变化。这是传记体的变格。

文章开篇一小段概述方山子由侠而隐的变化经过,其关键在于"终不遇"三字,与末尾说方山子若入仕宦则已显闻,遥相照应。中间两段承上,以倒叙笔法写方山子携家隐居时的散淡自得和少时任侠中的豪迈侠气,各得其神,而"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一语又将侠、隐中的方山子相贯一体。结尾议论,指出方山子弃富贵而隐居山中根源于学道有得。

全文叙事、描写、议论交错并用,生动传神,跌宕生色,脉理井然,传中有论。

明代茅坤说此文"奇颇跌宕,似司马子长。又云:此篇《三苏文粹》不载。余特爱其烟波生色处。往往能令人涕洟,故录入之。"(《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三)

记欧阳公论文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①,尝乘间以文字问之②。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③。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④。如此,少有至者⑤。疵病不必待人指摘⑥,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⑦,故尤有味。

〔注释〕

①顷岁:最近几年。顷,近。　孙莘老:孙觉,字莘老。熙宁时任湖州知州,与苏轼有交往。　②乘间:乘隙,趁机。　以文字问之:询问他关于文章方面的事。文字,指文章。　③自工:自然精通。　④过:超过。　⑤至:极,最,即达到最高水平。　⑥疵:毛病。　指擿(tī):揭发。　⑦尝试:指经历过的甘苦。

〔讲评〕

本文一题作《记六一语》,记录了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谥文忠)关于写作的两点看法:一是“勤读书”;一是“多为之”。勤读书,才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避免文章的空洞无物,同时也为文章的表达艺术提供借鉴和启发;多作文,才能发现和克服自己的文章疵病,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二者缺一不可,即只有多读多写才能写好文章。这是欧阳修的经验之谈,苏轼称之“有味”,可见对此深有同感。

怪　石　供

《禹贡》[1]："青州有铅、松、怪石[2]。"解者曰[3]："怪石，石似玉者。"今齐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4]。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5]。岂古所谓怪石者耶？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6]。使世间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7]。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8]。其以形语也，捷于口[9]，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10]，而人真以为巧也。虽然，自禹以来怪之矣[11]。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12]，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13]。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14]。禅师尝以道眼观一切[15]，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16]，而况此石。虽然，愿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为一笑[17]。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禅师，而力不能办衣服饮食卧具者，皆得以净水注石为供，盖自苏子瞻始。时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书[18]。

〔注释〕

①《禹贡》：《尚书》中一篇，为现存最早的古地理文献。　②青州：《禹贡》所记九州之一，大概为今山东省东北部。　③解者：注释的人。此指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尚书传》。　④齐

安:即黄州,原为南齐所置齐安郡。此沿用旧名。 无辨:没有分别。 ⑤虽:即使。以意绘画:凭意想描画。 ⑥相形:相互比较。不知其果安在:不知道美丑究竟在哪里。 ⑦凡石:普通石头。 ⑧形语:用手势代说话。 相喻以形:通过手势相互理解。 ⑨捷于口:比口更敏捷。 ⑩天机:天赋禀性。 忽焉而成:忽然造就。 ⑪虽然:虽然如此。 自禹以来怪之矣:《禹贡》记述大禹治水功绩,其中已称"怪石",所以说"自禹以来怪之矣"。 ⑫兼寸:两寸。 芡(qiàn):芡实,一种水生草本植物的果实。 ⑬扼(yì):舀。 粲然:文采鲜明的样子。 ⑭归宗:寺名。 佛印禅师:苏轼僧友了元,佛印为其法名。禅师,对僧侣的尊称。 适:正好。 使:使者。 供(gòng):献给佛寺的礼物。 ⑮道眼:指佛家眼光。 ⑯夜光:夜明珠。 尺璧:直径一尺的璧玉。 ⑰墨池水:王羲之洗笔池的水。此为雅称。 强(qiǎng)为一笑:勉强为之一笑。 ⑱雪堂:苏轼贬谪黄州时的住所。见本书所选《雪堂记》。

〔讲评〕

此文作于元丰五年(1082)五月,当时苏轼谪居黄州。怪石,即黄州江边一种似玉的天然小石头。苏轼曾两次以这类小石头供僧,且各为文记之。本文为前篇,又称《前怪石供》。

善于在富于情趣的生活琐事中融贯某种理趣,流露出自然隽永的情韵,是苏轼随笔小品的重要特色。本文即是一例。以饼饵向小孩换怪石、以怪石供禅师本就是背常规而颇有趣的事,进一步对所得怪石的描写透露出苏轼的赏悦之情和雅趣,为供僧之举作了情趣上的铺垫(从"遂以为供"一语中可体味出)。同时,苏轼就怪石、供僧都有议论。前者因"怪"而生发出"物之丑好,生于相形"一段议论,连类譬喻,独具慧识,可见作者善于洞察生活中的理趣。再就以怪石供僧而论,苏轼认为,禅师既以"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

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那么作为供物，“净水注石”和“衣服饮食卧具”则毫无分别。或许正因为苏轼此举此言契合佛学精义，佛印禅师欣然将本文刻于石碑，又引出了苏轼的《后怪石供》。

在行文脉络上，前半部分写“怪石”，后半部分写“供”，紧扣题意，衔接自然。同时，笔法上的描述、议论相错落，则在严谨的结构中显示出文势上的活脱。

后怪石供

苏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诸石[1]。苏子闻而笑曰:"是安所从来哉[2]？予以饼易诸小儿者也。以可食易无用,予既足笑矣,彼又从而刻之。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饼何异?"参寥子曰[3]:"然。供者,幻也[4]。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适而不可[5]。"举手而示苏子曰:"拱此而揖人[6],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7],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异,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诚知拱、戟之皆幻,则喜怒虽存而根亡[8]。刻与不刻,无不可者。"苏子大笑曰:"子欲之耶[9]?"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10]。

〔注释〕

①其言:指苏轼《怪石供》。刻诸石:即"刻之于石",把它刻在石碑上。 ②是安所从来哉:这些怪石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③参寥子:见本书《秦太虚题名记》注⑤。 ④幻:虚幻。 ⑤幻何适而不可:意即万物皆幻。适,到。 ⑥拱此而揖(yī)人:拱手向人行礼。 ⑦戟(jǐ)此而詈(lì)人:手指向戟一样指着人怒骂。戟,古代一种似剑的兵器。詈,骂。 ⑧根亡:实质消亡。 ⑨欲之:想要怪石。 ⑩槃(pán):通"盘"。

〔讲评〕

苏轼以饼向小孩换得怪石，又转供佛印禅师，并附所作《怪石供》一文。佛印将此文刻为石碑。苏轼听说后，和参寥子谈论此事，最后同样以怪石供参寥子，并写了这篇《后怪石供》。

文章以轻松随意的对话形式阐释佛家一切皆虚幻的玄理。苏轼据佛家万物皆幻象的观点，认为石与饼无异，若"今以饼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为此对"佛印以其言刻诸石"一事"闻而笑"。而参寥子则同样据佛家万物皆幻象的观点，提出"刻其言者，亦幻也"，并以作揖和骂人时的手势为譬喻，最后指出"刻与不刻，无不可者"。苏轼为之会心大笑。

文中谈的虽是玄理，但在亲切生动的对话气氛中道出，情趣盎然。尤其是对双方对话时的神态描写，如"苏子闻而笑"、参寥子"举手而示苏子"、"苏子大笑"等，充分渲染出了谈话的氛围，增强了生活情趣。

二　红　饭

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1]，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2]，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3]，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4]，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

〔注释〕

①东坡：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黄州请得旧营地数十亩，加以开垦种植。因其地在东门外，又效白居易的"忠州东坡"之名，命为"东坡"，并作为自己的别号。　②粳(jīng)：稻的一种，米粒短而粗。　课：规定任务，派人劳役。　舂(chōng)：捣去皮壳。③相调：相互调笑。　④庖(páo)人：厨子。

〔讲评〕

所谓"二红饭"，只是大麦掺和小红豆做的饭而已。这本是粗劣的食物，但在苏轼的笔下，写得情趣盎然。小事一桩，却反映出他随遇而安、触处皆春的人生思想。

记赵贫子语[1]

赵贫子谓人曰:“子神不全[2]。”其人不服,曰:“吾僚友万乘,蝼蚁三军,秕糠富贵,而昼夜死生[3],何谓神不全乎?”贫子笑曰:“是血气所扶[4],名义所激[5],非神之功也。”明日,问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常梦之乎?”曰:“多矣。”“梦中知其亡乎,抑以为存也?”曰:“皆有之。”贫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计议而知者也。昼日问子,则不思而对,夜梦见之,则以亡为存,死生之于梦觉有间矣[6]。物之眩子而难知者[7],甚于父母之存亡。子自以为神全而不学,可忧也哉!”予尝预闻其语[8],故录之。

〔注释〕

①赵贫子:据苏辙《丐者赵生传》,赵贫子即赵吉,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人,在高安(今属江西)行乞,实是一位喜论养生的得道异人。先与苏辙交往,元丰六年(1083)自高安到黄州访问苏轼。②人:指苏辙。参见苏辙《丐者赵生传》。 子:您。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或通称。 ③“吾僚友万乘”四句:我对待君主像对待朋友那样平等,看待三军像蚂蚁那样渺小,对待富贵像对待秕糠那样低贱,对待死生像对待昼夜那样平常。这里的“僚友”、“蝼蚁”、“秕糠”、“昼夜”都作动词用,极夸对君主、三军、富贵、死生的轻视。万乘,万辆车,代指君主。 ④血气所扶:人的体力所支撑。 ⑤名义所激:人的名分所激发。 ⑥死生之于梦觉有间矣:是生

还是死，在梦中或醒时就有不同的认知了。有间，有差别，有距离。
⑦眩子：迷惑您。 ⑧预闻：一起听到。预，参与。

〔讲评〕

赵贫子为一得道异人，元丰六年到黄州拜访苏轼。这篇杂记大概就是当时写下的，旨在阐述我国古代道家养生理论中的"神"的问题。作者通过赵贫子的话指出：对世俗荣华富贵威势的轻视并不是"神全"的表现，而是人的骨气节义所致；"神"是一种超凡入圣的认识外物的本能，既不受个人禀性、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受梦、觉的制约，因而在梦中也能清楚地认识事物。

这一观点有明显的神秘玄虚色彩，但有两点是颇具启迪意义的：其一，它强调真正认知客观事物的困难，强调专心致一、全神贯注；其二，它提出学习可以弥补"神全"之不足，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在写法上，这则短记也是有特色的。"神"是一个极难说明白的概念，作者通过对话来辨析，先破后立，深入浅出，读来生动明了。

郭忠恕画赞(并叙)

右张梦得所藏郭忠恕画山水屋木一幅①。忠恕字恕先,以字行②,洛阳人。少善属文③,及史书小学④,通九经⑤。七岁举童子⑥。汉湘阴公辟从事⑦,与记室董裔争事⑧,谢去⑨。周祖召为《周易》博士⑩。国初与监察御史符昭文争忿朝堂⑪,贬乾州司户⑫,秩满⑬,遂不仕。放旷岐、雍、陕、洛间⑭,逢人无贵贱,口称猫。遇佳山水,辄留旬日⑮。或绝粒不食⑯,盛夏暴日中,无汗,大寒凿冰而浴。尤善画,妙于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⑰。意欲画,即自为之。郭从义镇岐下⑱,延止山亭⑲,设绢素粉墨于坐⑳。经数月,忽乘醉就图之一角,作远山数峰而已,郭氏亦宝之。岐有富人子,喜画㉑,日给淳酒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㉓,且致匹素㉔,恕先为画小童持线车放风鸢㉕,引线数丈满之㉖。富家子大怒,遂绝㉗。时与役夫小民入市肆饮食㉘,曰:“吾所与游,皆子类也㉙。”太宗闻其名㉚,召赴阙㉛,馆于内侍省押班窦神兴舍㉜。恕先长髯而美,忽尽去之㉝。神兴惊问其故。曰:“聊以效颦㉞。”神兴大怒。除国子监主簿㉟,出㊱,馆于太学㊲,益纵酒肆言时政㊳,颇有谤讟㊴。语闻㊵,决杖配流登州㊶。至齐州临清㊷,谓部送吏曰㊸:“我逝矣。”因掊地为穴㊹,度可容面㊺,俯窥焉而卒㊻,藁葬道左㊼。后数月,故人欲改葬㊽,但衣衾存焉,盖尸解也㊾。赞曰:

长松搀天,苍壁插水。凭栏飞观,缥缈谁子。空蒙寂历,烟雨灭没㊿。恕先在焉,呼之或出[51]。

〔注释〕

①张梦得:字怀民,清河(今属河北)人。苏轼在黄州时,他亦

因贬寓居黄州。 ②以字行:常用字而不用名,称为以字行。字,表字。 ③少善属(zhǔ)文:年轻时很会写文章。属文,写作,连缀字句而成文章。属,连缀。 ④小学:文字训诂之学。⑤九经:儒学奉为经典的九种古籍,但相传不一。一般指《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穀梁传》、《左传》。⑥举童子:考中童子科。宋设童子科,贡举科目之一,十五岁以下儿童可应试。 ⑦汉湘阴公辟从事:五代后汉湘阴公聘请他做僚幕。辟,聘请。从事,僚属。 ⑧记室:在军府中掌管章表书记文檄的官吏。 ⑨谢去:辞去。 ⑩周祖:指五代后周太祖郭威。 《周易》博士:太学中教授《周易》的教官。 ⑪国初:指北宋开国之初。 监察御史:官名,负责监察弹劾百官的官员。⑫乾州:今陕西乾县。 司户:司户参军,各州掌管户籍、赋税、仓库的官员。 ⑬秩满:指官员任期届满。 ⑭岐:旧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雍:旧雍州,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陕: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 洛:旧洛州,治所在今河南洛阳。⑮辄留旬日:就留十天左右。 ⑯绝粒不食:一点粮食也不吃。⑰必怒而去:一定发怒而离去,不应所求。 ⑱郭从义:字德基,后周大将,入宋加守中书令,曾任节度使。 镇:镇守。岐下:指凤翔,境内有岐山,故称。 ⑲延:请。 ⑳粉墨:指绘画颜料等。 ㉑喜画:喜爱绘画作品。 ㉒给:提供。 淳酒:醇酒,味厚的酒。 ㉓久乃以情言:很久以后才把求画的实情告诉他。㉔匹素:一匹白色绢布。 ㉕线车:绕线的器具。 风鸢(yuān):随风而飞的纸鸢,即风筝。鸢,老鹰。 ㉖满之:指涂满画绢。 ㉗绝:绝交。 ㉘市肆:市集贸易之处。 ㉙皆子类也:都是你们这类人。 ㉚太宗:宋太宗赵炅(jiǒng)。原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炅。 ㉛阙:宫门。这里指宫廷。㉜馆:住宿。 内侍省押班:内侍省为宦官机构,设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职,负责管理宫内殿庭洒扫等杂役事。 ㉝忽尽去

之:忽然把须髯都剃去了。 ㉞效颦:古代寓言中谓丑妇仿效美女皱眉,后也用以自称仿效举动。窦神兴是太监,不生胡须,郭恕先以此嘲弄他。 ㉟除:任命。 国子监:原为宋代最高学府,庆历四年(1044)建太学,国子监成了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主簿:专管账簿、收支事务的官员。 ㊱出:离职。 ㊲太学:最高学府。 ㊳肆言:放言。 ㊴谤讟(dú):诽谤。 ㊵语闻:指事情被皇帝所知道。 ㊶决杖:判决责杖。杖,旧时用木棍打脊背、臀部和腿部的刑罚。 配流:发配流放。 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 ㊷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㊸部送吏:指刑部所派押送的小吏。 ㊹掊地为穴:用手扒地为穴。掊,用手扒土。 ㊺度(duó)可容面:估量着可以容纳面孔。㊻俯窥焉而卒:低头观看洞穴就死了。 ㊼藁葬道左:用草席之类卷起尸体葬于道旁。藁,稻草,麦杆。 ㊽故人:老朋友。㊾尸解:道家认为修道者死后,留下肉体,魂魄散去成仙,称为尸解。这里是说连尸体也散去了。 ㊿"长松搀天"六句:这是描绘郭忠恕这幅画作上的画面情景:长长的松树刺向天空,青翠的石壁插入水中。在高高的楼观上凭栏而望的,迷茫之中是哪一位?周围是一片迷濛寂静,烟雨渐渐停歇。搀天,刺天。观(guàn),楼观。寂历,寂寞无声。 (51)"恕先在焉"二句:意思是画中存有画家恕先的个性,呼之欲出。

〔讲评〕

本文为苏轼元丰六年(1083)谪居黄州时所作。全文"叙"述郭忠恕人品,"赞"状郭忠恕《山水屋木》画境,二者相得益彰,"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两句即将人品、画品融为一体。

在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上,作者持有人品决定画品的观念,赞画而把主要笔墨用于叙人。从这一点说,本文实可视为郭忠恕小传,通篇写活一个"狂"字:才艺卓绝而言行狂放。这是他对权臣贵阉

抗争的一种形态,也是其真率本性的自然流露,不是才智平庸者的轻狂。所叙虽诡奇,却富有社会内容。

从全文脉理上看,前面大段的“叙”为后面的“赞”作了厚实的铺垫,“赞”则是“叙”文情韵的升华和归宿。

书刘庭式事

予昔为密州[1]，殿中丞刘庭式为通判[2]。庭式，齐人也[3]。而子由为齐州掌书记，得其乡闾之言以告予[4]，曰："庭式通礼学究[5]。未及第时[6]，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也[7]。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8]。或劝纳其幼女[9]。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盲女死于密，庭式丧之[10]，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复娶。予偶问之："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11]。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12]。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13]，皆可以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14]，曰："子功名富贵人也。"或笑予言之过，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亲友皆告绝，而叔子独安其室，恩礼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贵也，其后卒为晋元臣。今庭式亦庶几焉，若不贵，必且得道。"[15]时坐客皆怃然不信也[16]。昨日有人自庐山来，云："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17]，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18]，已数年矣。此岂无得而然哉！"闻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书以寄密人赵杲卿。杲卿与庭式善，且皆尝闻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为朝请郎[19]。杲卿，字明叔，乡贡进士，亦有行义[20]。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21]，东坡居士书。

〔注释〕

①苏轼于熙宁七年至九年(1074~1076)间曾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 ②殿中丞:殿中省属官。 通判:知州的辅佐。③齐:齐州,今山东历城县。 ④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掌书记:知州的属官,掌管笺奏。 乡闾(lǘ):乡里。 ⑤学究:宋代礼部贡举科科之一。 ⑥及第:科举应试中选。 ⑦既约:已订婚约。 纳币:古婚礼中的纳征,即男家具书送聘礼给女家,女家受礼复书。 ⑧躬耕:亲自耕作,即谓农家。 贫甚:即"甚贫",很贫穷。 复言:指重提婚事。 ⑨或劝纳其幼女:有人劝他娶女家的小女儿。 ⑩丧之:为之办丧事,行丧礼。⑪义:道义。 ⑫缘:因。 弛:松懈。 ⑬"扬袂倚市"二句:形容沿街妓女卖弄风情、挑逗行人的情态。袂,衣袖。 ⑭感其言:为其言所感动。 ⑮羊叔子:羊祜(221~278),字叔子,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大臣,封巨平侯。娶夏侯霸之女为妻。告绝:断绝来往。 安其室:与其妻安然相处。 恩礼有加:更加恩爱。 元臣:首臣,大臣。 庶几:差不多。 且:将。 得道:成佛或成仙。 ⑯怃(wǔ)然:惊异的样子。 ⑰监太平观:宋代在僧庙道观设管勾或提举、提点官,称监岳庙(起初只在五岳庙设置,故名)。太平观,道观名,在江州(今江西九州)。 ⑱奕奕:明亮貌。 峻坂:陡峭的山坡。 绝粒:断绝粮食。 ⑲朝请郎:正七品上阶文散官。 ⑳乡贡进士:由州县推荐应试进士的考生。 行(xìng)义:操守与道义。 ㉑元丰六年:1083年。元丰为宋神宗年号。

〔讲评〕

此文作于元丰六年(1083)七月十五日,时苏轼谪居黄州。

文章记述了刘庭式生活中相关联的三件事:其一,不负初心而娶盲女为妻;其二,妻死,"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复娶";其三,监庐山

太平观时得道。第一件事，乡人不理解，见出刘庭式的通礼行义。第二件事，作者也有所困惑，见出刘庭式对盲妻忠贞不渝的爱情，使作者深为感动。第三件事则是作者预言的实现，见出恪守节义、忠于爱情者终获善报，同时也是触发作者追述刘庭式事迹的契机。

三件事的叙述中各见跌宕，同时又逐层推进。乡人"劝纳其幼女"，刘庭式笑语相谢，此一层跌宕。此举作者尚能理解，而第二件事则令作者困惑，刘庭式为之释惑，此为进一层跌宕。至作者为之感动，预言其"若不贵，必且得道"，坐客怃然不信，此为第三层跌宕。最后以预言的实现终止三层跌宕，颇具韵致。

书蜀公约邻[①]

范蜀公呼我卜邻许下[②]。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蒻笠放浪于东坡之上[③]，岂复能事公卿哉[④]！若人久放浪，不觉有病，忽然持养，百病皆作。如州县久不治，因循苟简[⑤]，亦曰无事，忽遇能吏，百弊纷然，非数月不能清净也。要且坚忍不退[⑥]，所谓一劳永逸也。

〔注释〕

①蜀公：范镇(1008～1088)，字景仁。曾官翰林学士，封蜀郡公。　②卜邻：选择邻居。　许下：指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③蓑衣蒻(ruò)笠：指渔夫的装束。蓑衣，用草或棕编成的雨衣。蒻笠，蒲叶编成的斗笠。　④事：侍奉、应酬。　⑤因循：照老规矩办事，无所作为。　苟简：苟且简略。　⑥要且：总要。坚忍不退：此指坚决不退回到上层官僚生活中去。

〔讲评〕

这则随笔约作于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苏轼将自黄州调赴汝州前夕，一题为《范蜀公呼我卜邻》，是截取首句为题。

文中婉言谢绝了范镇的邀请，反映了度过四年贬谪生活的苏轼对于下层生活的认同，表达了他不再回到官僚行列、永远优游林下的生活志愿。笔调委婉风趣，尤其是两个比喻，简明贴切而又充满谐趣，并含有深刻的生活哲理。

赠别王文甫[①]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②],时家在南都[③],独与儿子迈来郡中[④],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至江上[⑤],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而髯者,惠然见过[⑥],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⑦],且归车湖[⑧]。”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⑨],仿佛见舟及武昌,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⑩],相过殆百数[⑪],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⑫]。近忽量移临汝[⑬],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⑭]。七年三月九日。

〔注释〕

①王文甫:王齐愈,字文甫;其弟王齐万,字子辩。嘉州犍为(今属四川)人,时居武昌所属的车湖(按:武昌在今湖北鄂城县,与黄州隔江相望,不是今天武汉三镇的武昌市)。　②元丰三年:1080年。　③南都:即北宋陪都南京,在今河南商丘。　④迈:苏迈,苏轼长子,字伯达。苏轼初贬黄州,仅苏迈一人相陪。　⑤江:长江。　⑥惠然:盛情的样子。惠,施恩。　⑦迫寒食:快到寒食节了。迫,近。寒食,指寒食节,在清明前一天或两天,禁火寒食,故名。　⑧车湖:在长江南岸,鄂城县境内,王齐愈兄弟居家的地方。　⑨夏隩尾:在临皋亭附近。　⑩四周岁:从元

丰三年二月一日至七年三月九日，正满四年。 ⑪殆：大约。⑫竟不遂：最终未能实现。 ⑬量移：宋朝官员贬谪后，遇恩赦而迁至离京城较近的地区，称量移。 临汝：汝州的治所，今属河南。 ⑭"浮屠不三宿桑下"二句：和尚不在同一棵桑树下面连宿三夜，以免发生留恋之心。语出《汉书·襄楷传》。这两句大意是，我久居黄州，离别时不免有情，"浮屠不三宿桑下"的话是有道理的啊！

〔讲评〕

元丰七年(1084)正月，在黄州度过了四年贬谪生活的苏轼奉命迁往汝州，四月起程。本文作于三月，是对黄州新结识的友人王齐愈兄弟的告别书。

文中追忆作者与王文甫兄弟初识的经过和交往，淡淡的叙述中几经转折，反映出作者与普通人之间的深深友情，衬托出作者深深的惜别之情：落笔言初至黄州，收笔言将离开黄州，四年间，初无一旧识，后与文甫之弟相识，一见如故，此一转；与文甫兄弟交往益深，乃至"欲买田而老焉"，却未能如愿，此又一转；如今又将奉命迁调汝州，后会无期，此又一转。层转层深，自然逼出"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别情沉重，而"浮屠不三宿桑下"二句则又在理趣中使此伤别之情得到缓冲，达到某种程度的超脱，韵味更趋悠长。

在四年来的交往中，作者择取与文甫之弟的初识情形加以重笔渲染，余者略笔带过。这种详略安排切合情理，人们交往中初次见面的情景常常令人难忘，更何况是一见如故！

自记庐山诗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①]。已而见山中僧俗[②]，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③]："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④]。"既而哂前言之谬[⑤]，复作两绝句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⑥]。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⑦]。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⑧]，且行且读，见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⑨]，不觉失笑。开先寺主求诗[⑩]，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⑪]。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⑫]，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⑬]，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⑭]。"仆庐山之诗，尽于此矣。

〔注释〕

①仆（pú）：古人对自己的谦称。　庐山：在今江西九江市南。殆：近于，几乎。　发意：产生一种念头。　②僧俗：僧人和世俗人。俗，指与僧人相对的凡俗人。　③不觉：情不自禁地。④故侯：原指曾封侯的人，后泛指曾任官的人。　⑤哂（shěn）：笑，讥笑。　⑥素：真情。　偃蹇：高耸，引申为傲慢。　⑦清赏：清雅的游赏意兴。　杳霭：迷濛的雾霭。　⑧陈令举：即陈

舜俞,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与苏轼交游。　⑨徐凝:唐时睦州(今浙江建德)人,元和(806~820)中官至侍郎。有诗《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李白:唐代大诗人,有诗《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⑩开先寺:又作开元寺,在庐山南麓,原为南唐中主李璟的书堂。⑪帝遣银河一派垂:化用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疑是银河落九天"。谪仙词:指李白《望庐山瀑布》一诗。李白曾被贺知章呼为"谪仙",见孟棨《本事诗》。　⑫胜(shēng):尽。　⑬总老:即庐山东林寺长老常总法师。　西林:西林寺。　⑭只缘:只因为。

〔讲评〕

此文一题作《记游庐山》,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四月,时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途经九江,遂与僧友参寥游庐山。

这是一篇以诗代记之作,它一反通常移步换形的叙事写景手法,而以游赏中所吟咏的诗作为主体,借以抒写作者的游览兴致及感受。其中展现出作者的心境变化历程:初入山时对奇秀景色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全心游赏;继而为山中僧俗的友好热情所动而"不觉作一绝",这一发便不可收,坦露自己对庐山向往已久、一见如故的亲切感受,评赏前人题咏庐山的诗作;最后以一首颇富理趣的《题西林壁》作结。这大体显示出从观景到融情而出以理智的发展脉络。简练的叙述交代则保证了文章结构上的清晰完整。

传　神　记

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1]:"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中[2]。"其次在颧颊[3]。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4],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5]。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6]。传神与相一道[7],欲得其人之天[8],法当于众中阴察之[9]。今乃使人具衣冠坐[10],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11],岂复见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12],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毫[13],觉精采殊胜[14]。"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15]。此岂举体皆似[16],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17]。

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18],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19],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頞蹙者[20],遂大似。南都程怀立[21],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怀立举止如诸生[22],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23]。故以吾所闻助发云[24]。

〔注释〕

①顾虎头: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东晋著名画家。　②传形写影:皆指绘画人像。　阿堵:指眼睛。本为六朝时口语,犹言这,这个。　③颧颊:颧骨面颊之间。　④模之:指描摹墙壁上的脸部投影。　⑤"目与颧颊

似"二句:眼睛、颧骨面颊部位画得像了,其余部位就没有不像的了。 ⑥可以增减取似也:为了相似,可以稍作夸张和缩小。 ⑦传神与相一道:传神与写形是统一的。 ⑧天:指真实的本性。 ⑨法当于众中阴察之:方法应当是在人群中暗地里观察他。阴,暗地里。 ⑩具衣冠:穿戴整齐。具,齐全。 ⑪敛容自持:收敛面容,严肃持重的样子。 ⑫意思:此指特征。 ⑬毫:毫毛。 ⑭精采:即"精彩"。殊胜:特别好。 ⑮"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二句:史载,楚相孙叔敖死后,家里很贫困。楚王伶人优孟就穿戴孙叔敖的衣帽,拍着手掌谈笑,模仿孙叔敖的样子。楚王见了,以为孙叔敖复生,于是就封赏孙叔敖之子。优孟,名孟的伶人。优,优伶。抵掌,击掌。一说为据掌,即以一手覆按另一手的手掌。 ⑯举体:全身。 ⑰顾、陆:顾恺之、陆探微。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人,南朝宋画家,擅画人物,兼工山水草木雀兽画。 ⑱僧惟真:嘉禾(今浙江嘉兴)人。 曾鲁公: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晋州)人,官至宰相,封鲁国公。 ⑲三纹:三条皱纹。 ⑳蹙(cù):皱着。 ㉑南都:即北宋陪都南京,在今河南商丘。 ㉒诸生:指上述顾、陆、僧惟真三位画家。 ㉓萧然:飘逸的样子。 ㉔发:发扬。

〔讲评〕

画家程怀立为作者画像而能传其神,本文即为此而作。文中对程怀立高超画技的称赞也就是常理之中的事,但在称赞的方法角度上则显示出作者的不凡才智。

作者先搁下程怀立画像之事,而摄取绘画中的"传神"问题,或引述他人经验,或介绍自己的尝试,生动而透彻地论述如何传神:首先,人的眼睛和颧颊轮廓是最能传神的部位;其次,要捕捉人的自然神态入画;第三,抓住各人的特征传神,所谓"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总之,须"得其人之天"。

以大段笔墨作了逐层论述之后，篇末数句才点出程怀立为作者画像“大得其全”。寥寥数笔，与上文脉理相通，赞程氏画技而深中肯綮：程氏画人物能传其神就在于“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即“得其人之天”。作者在行文结构上紧扣“传神”二字，夹叙夹议，说理周密透辟，例证生动有力。

钱子飞施药

王斿元龙言[①]:钱子飞有治大风方[②],极验,常以施人。一日,梦人云:“天使已以此病人[③],君违天怒,若施不已,君当得此病,药不能救。”子飞惧,遂不施。仆以为天之所病不可疗耶,则药不应复有效。药有效者,则是天不能病。当是病之祟畏是药[④],假天以禁人耳[⑤]。晋侯之病,为二竖子[⑥]。李子豫赤丸,亦先见于梦[⑦]。盖有或使之者[⑧]。子飞不察,为鬼所胁[⑨]。若余则不然。苟病者得愈,愿代受其苦。家有一方,以傅皮肤[⑩],能下腹中秽恶。在黄州试之,病良已[⑪],今当常以施人。

〔注释〕

①王斿(yóu):字元龙,王安国之子,王安石之侄。 ②治大风方:医治麻风病的药方。 ③天使已以此病人:上天叫我用麻风病来害人的。 ④当是:大概是。 病之祟:即病魔。 ⑤假天以禁人耳:(病魔)假借上天的警告来禁止人们使用此药罢了。 ⑥“晋侯之病”二句:晋景公患病,向秦国求派医生,秦国就派名医叫缓的来。他还未到达,晋景公梦见疾病原来是两个孩子在作怪:一个说:“良医来了,我逃到哪里去?”一个说:“我躲在肓之上,膏之下,他能对我怎样?”事见《左传·成公十年》。竖子,小孩。后因以“二竖”称病魔。 ⑦“李子豫赤丸”二句:据《搜神后记》,豫州刺史许永之弟得病,心腹疼痛十余年。某夜,听见鬼对

腹中病魔说："赶快弄死患者，否则，李子豫会用赤丸打死你的！"第二天，许家果然请来名医李子豫，李让病人服下八毒赤丸，不久，病人腹中雷鸣鼓转，大泻，病即愈。　⑧盖有或使之者：大概偶或有病魔入梦的。　⑨胁：胁迫。　⑩傅(fū)：通"敷"，涂抹，搽。　⑪病良已：病确实好了。良，确实，真的。已，止。

〔讲评〕

这篇短文对钱子飞施药转为不施药发表议论，体现出作者两种可贵精神：一是破除对天神的迷信。作者认为，如果生病是上天的意志，那么药物应该失灵；既然药物灵验，反证"天不能病"。二是舍己救人的精神。作者又退一步说，假如生病果真是病魔作祟的话，那么为了使"病者得愈"而得罪病魔，他则"愿代受其苦"，并见诸行动，常常以其家传药方施人。这两点都与钱子飞形成鲜明对照。前者反映出作者的唯物论思想，论证简练而有力，可谓以理服人；后者则见出作者的古道热肠，可谓以情动人。

书渊明《归去来序》

俗传①:书生入官库②,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③,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④。”予偶读渊明《归去来序》云⑤:“幼稚盈室,瓶无储粟⑥。”乃知俗传信而有征⑦。使瓶有储粟⑧,亦甚微矣⑨。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纪》⑩: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⑪。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⑫。细思之,皆一理也⑬。聊为好事者一笑。

〔注释〕

①俗传:世传。　②官库:官家的钱库。　③或:有人。怪:奇怪。　④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只怪那钱没有用纸包裹着。意思是这书生穷困,平时用纸包裹钱币,表示爱惜。　⑤渊明: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大诗人。　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小孩子很多,挤满一室;但瓶里没有一点存粮。盈,满。瓶,比缸小的盛粮器具。　⑦信而有征:确凿而有证据。信,确实。征,同“证”,证据。　⑧使:即使。　⑨微:少。
⑩《马后纪》:指《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马后,汉明帝的皇后。
⑪“宫人见大练”二句:据载,当时宫中诸姬看见马皇后身穿粗丝制成不缝裙边的衣服,以为是珍贵的绮縠,走近一看才知是粗疏的大练。大练,即大帛,粗糙的丝织品。异物,奇异珍贵之物。
⑫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西晋惠帝司马衷,生性愚呆。当时饥

荒战乱交加，民不聊生，饿死者很多，惠帝问："为什么不吃肉糜？"肉糜，肉粥。　⑬一理：同一个道理。

〔讲评〕

本文又名《论贫士》。善于从看似互不相关的事件之间发现其互通的"理"，从而组成有机的整体，是苏轼杂说类文章的一大特色，本文正体现了这一特色。

作者因读到陶渊明《归去来序》中"瓶无储粟"一语，而联想到世间所传"书生入官，见钱不识"以及史书所载"官人见大练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等事例，贯通一体，揭示出两层内涵：其一，贫富之间的隔膜之深，贫不知富，富不知贫；其二，人们常受所处环境的限制，不能全面地认识事物。

三老人论年[1]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2]。"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3]，吾辄下一筹[4]，迩来吾筹已满十间屋[5]。"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仑肩矣[6]。"以予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7]，何以异哉！

〔注释〕

①年：年岁。　②盘古：盘古氏，我国古代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创世者。　有旧：有交往。旧，老相识。　③海水变桑田：即"沧海桑田"，大海变成农田，农田又变成大海，比喻时间之久或变化之大。　④筹：筹码，古时计数用具，用玉、竹等制成。⑤迩来：近来。　⑥肩：并肩，一样高。　⑦蜉蝣：虫名，旧传朝生暮死，生存期极短。　朝菌：菌类植物，旧传亦朝生暮死。《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黑夜和黎明）。"

〔讲评〕

这则随笔读来令人发笑，三老人对自己年岁的极口夸耀，生动地呈现出吹牛者的嘴脸。而作者等之于朝生暮死的蜉蝣、朝菌，谐趣之中体现出作者的意图：即借以阐发《庄子》"齐物论"的思想，认为寿夭跟是非、彼此、物我、福祸、荣辱等一样，二者之间都没有什

么区别,这便超然于寿夭之外了。这是作者的达观人生思想。在写法上,三老人所言层层张势,结尾一笔逆转,烟消云散。令读者无法忘怀的是作者的幽默和理趣。

口 目 相 语

子瞻患赤目[①]，或言不可食脍[②]。子瞻欲听之，而口不可，曰：“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废我食[③]，不可。”子瞻不能决。口谓眼曰：“他日我喑[④]，汝视物，吾不禁也。”

〔注释〕

①赤目：一种眼病。　②或言不可食脍：有人说不能吃鱼、肉。脍，细切的鱼、肉。　③以彼患而废我食：因为它（眼）患病而禁止我吃鱼、肉。　④喑（yīn）：哑，不能说话。

〔讲评〕

本文一题作《子瞻患赤眼》，写作时间不详。

这是一则寓言性的杂感，极其幽默。患眼病，又要禁食鱼、肉，这是令人不愉快的事，然而在作者假设的口、眼间的矛盾中被风趣地化解了。此外，这则寓言性杂感也反映了整体中各部间协调配合的重要性，化俗为雅，体现出作者的雅谑趣味和敏锐的洞察力。

桃符艾人语[①]

桃符仰骂艾人曰:“尔何草芥而辄据吾上?”艾人俯谓桃符曰:“尔已半截入土,安敢更与吾较高下乎?”门神傍笑而解之曰[②]:“尔辈方且傍人门户,更可争闲气耶!”

〔注释〕

①桃符:旧时迷信风俗,春节时用桃木板画上神荼、郁垒二神像,插在门旁,恶鬼即不敢进门。每年换一次。　艾人:旧时迷信风俗,端阳节时,用艾草束成人形,悬于门户之上,以辟邪气。

②门神:护门的神,旧时画其像于门上。门神说法不一,有以古勇士成庆为门神者,又有以唐秦叔宝、尉迟敬德为门神者。

〔讲评〕

这则寓言式小品,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依附之辈画像,既刻画他们热中争名、自高自大的无知可笑,又指出他们毫无独立人格的卑微可悲。讽刺辛辣,点到即止。

螺 蚌 相 语

中渚①,有螺蚌相遇岛间。蚌谓螺曰:“汝之形,如鸾之秀②,如云之孤,纵使卑朴③,亦足仰德④。”螺曰:“然。云何珠玑之宝⑤,天不授我,反授汝耶?”蚌曰:“天授于内不授于外,启予口,见予心。汝虽外美,其如内何,摩顶放踵,委曲而已⑥。”螺乃大惭,掩面而入水。

〔注释〕

①中渚:水中的小洲。 ②鸾: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③卑朴:卑下粗朴。 ④仰德:令人仰望的德行。 ⑤云何:为何。 ⑥“汝虽外美”四句:你(螺)的外表虽然漂亮,但内里又是如何呢(意谓空无佳物)?你不过是局促一壳,委琐屈曲而已(意谓拚命磨炼,也炼不成像蚌一样内含珍珠)。摩顶放踵,从头顶到脚跟都摩伤了。这里是形容螺在壳内,不得舒展。委曲,委琐屈曲。

〔讲评〕

这则寓言式的小品,是讽刺那些徒有其表而无内美之徒的。这里也采用对话的形式,主要通过蚌之口来表达主旨。但先扬后抑,欲擒故纵,使斥责更为有力。

二措大言志[①]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②]。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饭了便睡,睡了又吃。”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③],于睡中得妙[④]。然以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⑤]。

〔注释〕

①措大:也作“醋大”,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　②相与:互相。　言志:谈谈志向。　③马道士:生平不详。　④于睡中得妙:从睡觉中得到妙趣。　⑤三昧(mèi):指事物的诀窍和奥妙。

〔讲评〕

这则寓言小品一题作《措大吃饭》。二措大所言实则反映出贫寒读书人的窘迫处境,而作者出以风趣诙谐之笔,又表现出二措大某种程度的旷达,此其一。作为寓言,二措大与马道士分别代表着三种人:一是吃了又睡,睡了又吃;一是吃了又吃;一是睡了又睡。这其中贯通着一种任情适性的人生追求,此其二。上述两层意蕴都与作者的人生品味相投合,因而文中流露出欣赏之情。作者在结尾还明确指出“吃了又吃”的措大为“得吃饭三昧”,这一戏言隐寓着这位智者偏好饮食、不避凡庸的日常生活情趣。

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1]

孔北海与曹公论盛孝章云[2]:“孝章,实丈夫之雄者也[3]。游谈之士,依以成声[4]。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5]。”吾读至此,未尝不废书太息也[6]。曰:嗟乎,英伟奇逸之士不容于世俗也久矣。虽然,自今观之,孔北海、盛孝章犹在世,而向之讥评者与草木同腐久矣[7]。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8],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9]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10]。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11],无复见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12],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13],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14],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15]。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16]。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17]?少游之弟少章,复从吾游,不及期年,而论议日新,若将施于用者[18]。欲归省其亲[19],且不忍去。呜呼,子行矣,归而求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饯其行,使藏于家,三年而后出之。元祐五年正月廿五日[20]。

〔**注释**〕

①太息:叹息。　秦少章:秦觌(dí),字少章,扬州高邮(今江

苏高邮县)人。秦观之弟。　秀才:宋代凡应举者都称秀才。
②孔北海:孔融(153~208),字文举,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汉献帝时任北海(治所在今山东寿光县)相,人称“孔北海”。　曹公:曹操。　盛孝章:盛宪,字孝章,东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汉末为吴郡太守,与孔融交善。孙策平吴郡,囚禁盛宪。孔融给曹操写了《论盛孝章书》,请曹操致书于吴,营救盛宪。曹操书未发出,盛宪已被孙权所杀。　③丈夫之雄者:大丈夫中的豪杰人物。
④游谈之士:游学清谈之人。　依以成声:依靠他来成就声誉。
⑤要:要之,总之。　九牧:本指九州长官,此指九州,即全国。称叹:赞叹。　⑥废书:放下书。　⑦虽然:虽然这样。　在世:指为世人所知赏。　向:从前。　⑧举进士:参加进士科考试。礼部:官署,六部之一。　⑨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谥文忠。当时为主考官。　避:避让。　⑩以剽(piāo)裂为文:剽窃、割裂别人文章拼凑成文。　聚而见讪(shàn):群起而讥毁。　所在成市:“指人数很多。当时许多落选者曾在街市上围攻欧阳修。
⑪曾未数年:尚不过几年时间。　潦(liǎo)水之归壑(hè):积水流入沟壑。　⑫废:停止。　缺然:不足,欠缺。　⑬不吾弃:不抛弃我。　与于斯文:列入文人儒者之中。　⑭张文潜:张耒(1052~1112),字文潜,淮阴(今江苏淮阴)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秦少游:秦观。　超逸绝尘:超绝尘俗。　⑮二三子:诸君。　莫及:赶不上。　⑯骇于所未闻:对未曾听说的事感到惊异。　异同:即不同。偏义复词,“同”字无义。　策之审矣:详尽考虑过了。　⑰贵贱之:使之贵贱。　⑱期(jī)年:一年。施于用:付诸实践。　⑲省(xǐng)其亲:探望父母。　⑳元祐五年:1090年。元祐为宋哲宗年号。

〔讲评〕

　　此文写于元祐五年(1090),当时苏轼知杭州。题目一作《太

息》，自注："送秦少章。"

这是一篇赠序。此文体原指将送别诗文集帙而为之序，后泛指临别赠言之文。这类文章多推赏、勉励之辞。秦少章为后学，因此苏轼在赠序中主要是勉励，即所谓"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而行文上出以感慨语气，毫无前辈对后学的教训意味。林纾认为"此篇盖借少章发其牢骚也"（《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是不无道理的。

文章由孔北海评盛孝章的一段话感发开来：先说孔北海、盛孝章名望至今犹存，而"讥评者与草木同腐久矣"；接下由古及今，谓欧阳修对作者本人的称许曾遭到士人讥讪，数年后讥讪者"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而欧阳修和作者本人却享誉文坛；最后是作者对张文潜、秦少游的称许同样引来"纷纷之言"，作者由此提出"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并预言三年后将见分晓，说得自然合理，同时关合少游、少章的兄弟之情，以宽慰少章的依依惜别情怀。

医者以意用药

欧阳文忠公尝言[①]: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②],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柂牙,为柂工手汗所渍处[③],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④],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药性论》云[⑤]:“止汗用麻黄根节[⑥],及故竹扇[⑦],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⑧]。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⑨]。”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⑩],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余[⑪],可以已佞[⑫];舐樊哙之盾[⑬],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⑭],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⑮],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⑯]。

〔注释〕

①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 ②由:缘由。 ③柂(duò)牙:舵的当手处。柂,通“舵”。柂工:舵手。 渍(zì):浸,沾。 末:碎末。 ④杂:掺杂。 丹砂:朱砂,一种矿物。可入药。 茯神:含有松根的茯苓叫茯神,可入药。茯苓,寄生在松树根上的一种块状菌。 ⑤《药性论》:即《药性本草》,唐甄权著。 ⑥麻黄:中药名。 ⑦故:破,旧。 ⑧“医以意用药”二句:医生大多像这类按照主观意念联想来用药。比,类。 ⑨殆未易致诘也:恐怕不容易探讨清楚。 ⑩伯夷:商朝孤竹君

之子,与弟弟叔齐互让其国。 盥(guàn):浇水洗手。 ⑪比干:商纣王大臣,因极谏而被杀。 馂(jùn):吃剩下的食物。 ⑫已:停止。 佞(nìng):巧言谄媚。 ⑬舐:舔。 樊哙之盾:樊哙是刘邦大将,骁勇善战。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樊哙持盾牌撞倒卫士,闯入席间,参与共舞,得以缓解危局。盾,盾牌。 ⑭西子: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 珥:耳环。 ⑮坐:因。二十年前:指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退休)归居颍州。 ⑯聊复识(zhì)之:姑且再记下来。

〔讲评〕

这则随笔一名《记与欧公语》。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知州,因而追记二十年前欧阳修退居颍州时与作者一场颇富理趣的谈话。

在谈话中,由欧阳修所叙述的奇特药方及其"医以意用药"、"殆未易致诘"语引申开去,妙发联想,巧譬善喻,以意推求出医治人们贪、佞、怯、恶疾等精神弊病的偏方。本文信手记录,却并不杂乱。幽默峭刻,谑而不虐,发人深思。

刘 沈 认 屐[①]

《南史》[②]: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屐[③],即予之[④]。此人后得所失屐[⑤],送还,不肯复取[⑥]。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⑦]?"即予之。邻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⑧]。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注释〕

①刘、沈:指刘凝之、沈麟士,南朝著名隐士,事见《南史·隐逸传》。沈麟士,一作沈驎士。 ②《南史》:二十四史之一,记宋、齐、梁、陈四代历史。唐李延寿撰。 ③为人认所着屐:脚上穿的鞋被人认为是他人的。 ④予:给予。 ⑤得所失屐:寻到所丢失的鞋子。 ⑥不肯复取:指刘凝之不肯再取回来。 ⑦卿:你,旧时对人表示亲切客气的称呼。 ⑧受:接受。

〔讲评〕

本文又题作《刘凝之、沈麟士》,是作者读《南史》所载刘、沈事迹后的一则感想。

刘、沈都曾被人误认穿了他人的鞋子,文中通过对比两人的不同处理态度以区别高下:刘凝之虽然把鞋给了人,毫不争辩,但他后来拒收鞋子,表明他对此事或心存芥蒂,或秉性狷介,为人处世还不够洒脱;而沈麟士无论是"予"还是"受",都面容和悦,神情自

然。在对比叙述中,作者就隐含扬沈抑刘之意,结尾再点明题旨,指出为人处世当如沈麟士。这也反映出作者万事随缘、自然洒脱的人生风度。

记子由言修身

子由言[①]: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②]:“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且置一卷历[③],昼日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但不可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④],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奇效:既无反恶[⑤],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⑥]。

〔注释〕

①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　②冥官:冥府官吏。迷信中称人死后的居所为冥府。　③卷历:日历卷子。　④“若能处置此生”二句:即如能一生都“无事静坐”。　⑤反恶:指服药后的反胃恶心。　⑥元祐七年:1092 年。元祐,宋哲宗年号。

〔讲评〕

这是一则寓言性杂记,一题作《修身历》,写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四月。文中虚拟一死而复生者问地府官吏有关修身免罪之方,寄寓检点自省、从善去恶、清静淡泊的人生之道,而结尾“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则突作转语,警世醒目,即所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此篇杂记寓意深刻而切实,褒贬兼具,而构思巧妙。死而复生

者必当诚心悔改,问者诚恳,答者亦必忠言相告,这便增强了寓意的真实感染力。同时,死而复生者也是打通冥府与人世的媒介,是作者借冥官之言议论处世和养生之道的关纽。

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①。武阳君恶杀生②,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③。又有桐花凤④,四五日翔集其间⑤。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⑥,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⑦,信于异类也⑧。有野老言⑨,鸟雀巢去人太远⑩,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⑪,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观之,异时鸟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为甚于蛇鼠之类也。苛政猛于虎⑫,信哉⑬!

〔注释〕

①巢:筑巢。　②武阳君:苏轼母亲程氏,追封"武阳君"。恶:厌恶。　杀生:杀死动物。　③鷇(kòu):待母捕食的雏鸟。俯而窥:低下头去观看。形容鸟巢很低。　④桐花凤:鸟名。体态小巧,羽色绚烂,常在暮春飞集于桐花上,饮其露水,故称。蜀地多产此鸟。　⑤翔集:或飞或止。集,栖止。　⑥驯扰:驯化安抚。　⑦不忮之诚:怀不伤害之诚心。忮,伤害。　⑧信:取信。　异类:他类,指非人类的物类。　⑨野老:村野老人。⑩去:离开。　⑪鸱(chī):俗称"猫头鹰"。　鸢(yuān):老鹰,身体褐色,常捕食蛇、鼠、鸟雀等。　⑫苛政猛于虎:苛刻的政法比老虎还凶猛。语出《礼记·檀弓下》。　⑬信:信实,确实。

〔讲评〕

本文前半部分追叙一件往事：苏轼母亲禁止捕杀鸟雀，致使众鸟栖息于庭院中，不畏避人。后半部分由此事申发出两层议论：先以乡里见之“以为异事”为过渡，引出“不忮之诚，信于异类”；再由“野老”关于鸟雀巢之近人与远人的解释，进而推理出鸟雀避人是因为人对鸟雀的伤害远甚于蛇、鼠之类对鸟雀的伤害，并由此联想到孔子“苛政猛于虎”这一悲叹，暗刺“官害”甚于“贼害”的社会现象。

全文先叙后议，见小喻大，类似寓言。行文上严谨之中见出回荡韵致：从文势上说，“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为一小跌宕，结尾“由是观之”数句为一大跌宕，前者暗示出鸟雀避人为常事，后者着眼于鸟雀避人而发论，二者前后照应，反承文中叙述、议论鸟雀近人这一基本意脉，笔致错落；从结构上看，全文叙述、议论，承转过渡自然严谨，前面叙事为议论前提，作者本人及“野老”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发论解释，紧扣“恶杀生”而使鸟雀“殊不畏人”这一事实。“野老”之言则又过渡到结尾对“鸟雀巢不敢近人”的推究，曲终奏雅。

北海十二石记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鼍矶、车牛、大竹、小竹凡五岛①。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②。其余皆紫翠巉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③。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者④。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文⑤。熙宁己酉岁，李天章为登守，吴子野往从之游⑥。时解贰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诸岛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⑦。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至潮⑧。子野请于解公，尽得十二石以归，置所居岁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⑨。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⑩，东坡居士苏轼记。

〔注释〕

①登州：今山东蓬莱县。沙门、鼍(tuó)矶、车牛、大竹、小竹，皆蓬莱附近岛屿。　②沙门：沙门岛在蓬莱县西北六十里。兀然：依然。　③巉(chán)绝：高峭险峻。　宅：居住。④石芝：即石菌，灵芝。　奇玮(wěi)：奇异珍贵。　⑤金文：古代镌刻在钟鼎彝器上的古文字，后也指这些古文字所代表的字体。⑥熙宁己酉岁：公元1069年。熙宁，宋神宗年号。　登守：登州知州。　吴子野：吴复古，字子野。揭阳(今属广东)人。趣味清逸，与苏轼等交游。　⑦解贰卿：解宾王，时任太子宾客以工部侍郎致仕。苏颂《太子宾客解宾王可守工部侍郎致仕制》说他："起部贰卿(侍郎的别称)之秩，东牟乔木之邦，遂尔荣归，加其宠命。"　致

政:即致仕,退休。粲然:鲜亮的样子。 ⑧适:恰,正。 潮: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县。 ⑨北海:今渤海。 ⑩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元祐,宋哲宗年号。

〔讲评〕

本文作于元祐八年(1093)八月十五日,时苏轼在京任礼部尚书。

文人雅士收藏美石者不少,作者本人知定州时(即1094年)就有此雅趣(见本书所选《雪浪斋铭》)。但吴子野将登州十二石运到潮州收藏(所谓“取北海而置南海”)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作者记载此事的契机。文中不惜笔墨将登州五岛的神奇景致以及吴子野得石、运石、藏石的过程逐次道来,石之奇美、人之爱石也就不言而喻。同时也只有此石、此人相遇才会发生“取北海而置南海”之事,才触发作者在事后二十多年仍欣然命笔为之作记。

书《归去来词》赠契顺[1]

余谪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随[2]，余分寓许昌、宜兴，岭海隔绝。诸子不闻余耗[3]，忧愁无聊。苏州定慧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子何忧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当为子将书问之[4]。"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5]，黧面茧足以至惠州[6]。得书径还。余问其所求，答曰："契顺惟无所求而后来惠州。若有所求，当走都下矣。"苦问不已。乃曰："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明远载米以周之。鲁公怜其意，遗以尺书，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7]。今契顺虽无米与公，然区区万里之勤[8]，傥可以援明远例，得数字乎?"余欣然许之，独愧名节之重，字画之好[9]，不逮鲁公[10]。故为书渊明《归去来词》以遗之，庶几契顺托此文以不朽也[11]。

〔注释〕

①契顺：卓契顺，宜兴(今属江苏)人，曾向苏州定慧院守钦长老学佛。　②各以一子自随：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贬居惠州，幼子苏过随行。苏辙于同年九月贬居筠州(今江西高安)，也由幼子苏逊随行。　③耗：消息，音信。　④将书问之：携带书信慰问他。将，带。问，慰问、存问。　⑤僵仆：跌倒。　瘴(zhàng)雾：指南方山林地带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毒气。⑥黧(lí)面：黑色的面孔。　⑦蔡明远、颜鲁公：颜真卿，字清臣，

封鲁郡公。唐代刚正不阿的名臣,大书法家。他在《与蔡明远帖》中说他在离饶州刺史任北归时,滞留金陵,一家百口,仅只糊口。鄱阳人蔡明远不远千里而来,从金陵一直陪他到邗沟、邵伯,给予了很多帮助。 尺书:指《与蔡明远帖》。 ⑧区区:诚挚。 ⑨字画:这里指文字的点划。 ⑩不逮:不及。 ⑪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的词。

〔讲评〕

本文作于绍圣三年(1096),记述了苏轼书写陶渊明《归去来词》赠给僧人契顺一事的缘由。

苏轼屡遭贬谪后,不少亲朋故旧日益疏远,避之惟恐不及。唯有几位方外友人交谊更深,僧人契顺就是其一。他自愿携苏轼长子苏迈的书信,从苏州徒步到惠州看望苏轼,备尝艰辛,弄得"黧面茧足",此其一;他"得书径还",不计较私人利害,说"若有所求,当走都下",此其二;在苏轼"苦问不已"之下,则以"数字"相求,此其三。文中所记录的这三方面,充分显示出契顺对苏轼的真挚友谊,毫无功利私心,表现出对苏轼不幸遭遇的热情关注和相助及对苏轼人格和才艺的衷心敬仰。而这也正是对炎凉世态的针砭,对官僚上层社会薄情寡恩的唾弃。

这篇书跋在写作上的最大特色,就是通过典型的言语和行动,鲜明突出地刻画了契顺热情高洁的人格形象。

试 笔 自 书

吾始至南海[1]，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2]，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3]？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4]，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5]。少焉水涸[6]，蚁即径去，见其类[7]，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8]？"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9]，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10]。

〔注释〕

①南海：指海南岛。　②九州：指大九州。古称中国为神州，与神州等同的州有九个，称大九州，以别于中国之内的九州（一般指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九州。所以九州也泛指中国）。大瀛海：浩瀚的海洋。　③有生孰不在岛者：凡是生物谁不在岛上呢？　④芥：小草。　⑤济：渡。　⑥少焉水涸：过了一会儿，水干涸了。　⑦类：同类，即蚁。　⑧"几不复与子相见"三句：差点不能再跟您相见了，谁知顷刻之间，出现了可两车并行、八面相通的大路啊！俯仰，比喻时间之短。方轨，两车并行。八达，道路八面相通。　⑨戊寅：指绍圣五年（1098）。　⑩信笔：随意挥写。

〔讲评〕

本文是苏轼绍圣五年(1098)在海南岛时写的一则杂感,记录作者谪迁海南岛的心情变化:始居海岛,忧不能出,“凄然伤之”;既而转念思之,天地、九州、中国皆为“岛”,于是一腔愁苦,涣然冰释。这是从大看小,将天地、九州、中国与海岛等观,从万类皆在“岛”中的宏观视野来宽慰自己。

后半部分则以小看大,以芥、蚁浮于水为譬喻,从蚁与芥的关系来看自己与岛的关系,借卑微可笑的蚁来唤醒自己,从而超脱悲哀。

全文视点灵活变换,反映出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思维逻辑,而其善喻巧譬则闪发出智慧的光芒。

书海南风土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①]，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②]，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③]，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④]，寓此觉于物表[⑤]，使折胶之寒[⑥]，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⑦]，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⑧]。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固塞其窦。"[⑨]岂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⑩]，顾视帏帐，有白蚁升余[⑪]，皆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时戊寅岁也[⑫]。

〔注释〕

①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唐时为岭南道。　天气、地气：均指气候。　卑湿、蒸溽(rù)：闷热潮湿。《礼记·月令》："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卑，即下降。蒸，即上腾。　②儋(dān)耳：今海南省儋县。时苏轼谪居此地。　③冰蚕火鼠：神话传说中的兽名。冰蚕，黑色，长七寸，有角有鳞，在冰雪覆盖下作茧，色五彩，入水不濡，入火不燎(见《拾遗记》卷十)。火鼠，在南荒火山中，重百斤，触水即死，毛长二尺余，细如丝，织为布名火浣布(见《神异经》)。④湛(zhàn)然无思：清静无虑。　⑤寓：寄居。　觉于物表：心

寄万物之外。 ⑥折胶之寒:能把胶冻僵而折断的严寒。折胶,语出《汉书·晁错传》。 ⑦流金之暑:能使金属熔化成液体的酷暑。 毒:毒热,危害。 ⑧彼愚老人者:指儋耳那些长寿老人。愚,凡庸。 初不知此:不知"湛然无思"、"觉于物表"这一养生长寿之道。 特:只,仅。 兀然:茫然无知的样子。 ⑨"庄子曰"数句:见《庄子·外物篇》,文字稍异。意思是天道穿通万物,昼夜不息;人为则堵塞万物相通,滞溺天理。无隙,没有间断。窦,孔洞。 ⑩霖雨:雨久下不停。 ⑪顾视:回头看。 升: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 ⑫戊寅岁:元符元年(1098)。

〔讲评〕

本文作于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九月。绍圣三年(1097),苏轼由惠州再次谪迁到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海南岛。此地气候潮湿闷热,秋雨久下不止,器物因之发霉腐烂,苏轼在其帏帐上即发现大堆腐烂的白蚁,由此想到"人非金石,其何能久",转而又想到儋耳颇多长寿老人,便信手写了这篇杂感。

在文中,苏轼剖析出层次不同的两种长寿法:其一是儋耳长寿老人的生活方式,"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其二是苏轼本人所奉行的"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即以清静无虑、超然旷达襟怀顺乎自然便可免受外物侵害而获得长寿。这是更高层次的养心法,并非止于长寿问题,确切地说,苏轼并非追求长寿,而是追求一种超脱物我利害关系、契合于自然的人生境界。

六、序 与 跋



《南行前集》叙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①]，充满勃郁而见于外[②]，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③]，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④]。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⑤]。己亥之岁[⑥]，侍行适楚[⑦]，舟中无事，博弈饮酒[⑧]，非所以为闺门之欢[⑨]，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⑩]，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⑪]，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⑫]，为他日之所寻绎[⑬]，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⑭]。

〔注释〕

①华：同“花”。　实：果实。　②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内中充实蕴积，而显现在外表上。勃郁，蕴积。　③家君：家父，对别人称自己的父亲为家君。这里指苏洵。　论文：论述作文之道。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中，以风水相激而自然成文（波纹）作比喻，认为好的文章也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遇），而文生焉”。苏轼的文学思想深受其父影响。　④不能自已：不能自我控制，情不自禁。　⑤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不曾有刻意为文的想法。⑥己亥：指嘉祐四年（1059）。　⑦侍行：侍从父亲旅行。　适

楚:到了楚地。楚,指战国时楚国所在地,今湖南、湖北一带。⑧博弈:赌博下棋。 ⑨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赌博、下棋这类事,不应作为家庭中的正当娱乐。闺门,家庭内。 ⑩中:内心。这句说心中感触很多。 ⑪凡:总共。 ⑫识(zhì):同“志”,记。 ⑬寻绎:寻思推求。绎,抽出、理出头绪。 ⑭驿:驿站。是供传递公文者或来往官员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

〔讲评〕

本文一题作《江行唱和集叙》。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轼兄弟服母丧期满,随父赴京。沿长江而下,十二月抵江陵驿(在今湖北江陵)。父子三人把途中互相唱和所作的一百篇诗文编成《南行集》(即《江行唱和集》),本文即苏轼为此集所写的序文。

序文前半部分引古代工文者“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及家父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为据,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强调文贵自然,反对勉强为文、无病呻吟的创作态度;后半部分叙述《南行集》的创作背景,指出这些作品皆“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产物,与前半部分所述创作观念照应吻合。

这是苏轼早年写的一篇序文,但其中表明的文学创作观念则与他整个一生的创作实践是相一致的。

《牡 丹 记》叙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①,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②。圃中花千本③,其品以百数④。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槃彩篮以献于坐者⑤,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⑥,观者数万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记》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植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

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⑦,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⑧。今公自耆老重德⑨,而余又方蠢迂阔⑩,举世莫与为比,则其于此书,无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⑪,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⑫。今以余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者⑬,又岂足信哉!余虽非其人,强为公纪之。公家书三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

〔注释〕

①熙宁:宋神宗赵顼的年号(1068~1077)。 ②沈公:沈立(1007~1078),字立之,熙宁三年至五年任杭州知州。他勤于职守,喜藏书,曾以所集《都水记》、《名山记》等共三百卷上呈宋神宗。

吉祥寺: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睦州知州薛温所建,以盛植牡丹花闻名于时。　③本:原指草的根或茎干,这里指计量花木的单位,即株。　④品:品种。　⑤金槃彩篮:指把牡丹花放在金属盘子和饰扎彩带的篮子中。　⑥舆台皂隶:古代奴隶制中的四个等级的称谓,后泛指地位低贱的人。　⑦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上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唐以后始以木芍药称牡丹。武则天酷爱此花。唐开元时,牡丹盛于长安,离苏轼时已三百多年。　⑧便(pián)佞:善于用言辞取媚于人。　⑨耆(qí)老:年老。古称六十岁为耆。　重德:即德高望重之义。　⑩方蠢迂阔:拘谨愚蠢,迂腐而不切实际。　⑪鹿门子、宋广平:唐末皮日休(号鹿门子)在《桃花赋》的序文中说,唐宰相宋璟(封广平郡公)为人刚毅,疑其"铁肠石心",但读他的《梅花赋》,却"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跟他的为人不相称。　⑫南朝:指宋齐梁陈四个朝代(420~589)。　徐庾体:徐陵(507~583),南朝梁、陈时文学家。庾信(513~581),初仕梁朝,后仕西魏、北周。庾在梁时,作品风格轻绮,和徐陵都是宫廷文学的代表,他们的文体被称为"徐庾体"。　⑬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假托朴实固陋来迷惑世人的。

〔讲评〕

这是一篇正题反作的妙文。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州的副长官),知州沈立酷爱牡丹,作《牡丹记》十卷,请苏轼作序。作者先记叙杭州观花之盛,州人赏游之乐以及《牡丹记》一书内容之精博,似皆序文的应有之义。然后笔锋一转,联系当时士大夫沉溺牡丹、争奇斗艳的奢靡风气,直斥牡丹为"智巧便佞"之花;并说知州"耆老重德",自己"方蠢迂阔",都与此花此书此序不称,表示了作者对沈立为牡丹著书的非议和不满,这是本文的重心。最后又借宋璟为人"铁心石肠",而所作《梅花赋》却"清便艳发"之例,为

沈立的行为稍作辩护;结尾又宕开一笔,谓沈立有著书癖好,"遇事成书",暗寓《牡丹记》毕竟并非严肃的精心经营之作。

全文一波三折,透过表面褒扬的话头,却是冷峻的贬意,表达了玩物不能丧志的观点。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①]

昔翟公罢廷尉，宾客无一人至者[②]。其后复用，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以为口实[③]。然余尝薄其为人[④]，以为客则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独不为小哉[⑤]？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⑥]，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⑦]，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⑧]。然士之负公者[⑨]，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⑩]。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⑪]，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⑫]。翟公罪客，而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书学仁义之说者[⑬]，必引而进之。佛者惠勤，从公游三十余年，公常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公薨于汝阴[⑭]，余哭之于其室[⑮]。其后见之[⑯]，语及于公，未尝不涕泣也。勤固无求于世，而公又非有德于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岂为利也哉？余然后益知勤之贤。使其得列于士大夫之间，而从事于功名，其不负公也审矣[⑰]。熙宁七年，余自钱塘将赴高密[⑱]，勤出其诗若干篇，求余文以传于世。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若其为人之大略，则非斯文莫之传也。

〔注释〕

①钱塘勤上人:见本书《六一泉铭》注③。 ②翟(zhái)公罢廷尉:西汉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东北)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满门。后被罢免,门庭冷落,门外可以张罗捕雀。事见《史记·汲郑列传》。 廷尉:汉九卿之一,为最高司法官。 ③口实:话柄,谈话的资料。 ④薄:鄙视。 ⑤陋:浅薄没有学识。 小:胸襟狭小。 ⑥故:原来的,已有的。 太子少师欧阳公: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 ⑦中(zhòng)于道:合于道义。 ⑧以故:所以。 致:招纳。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从平凡的众人变成名声显赫于世的人。 ⑨负:辜负。 ⑩意:料想。 自是少倦:从此开始稍微有些倦怠。 ⑪颍水:源出于河南登封县西境颍谷,东南流经安徽入淮河。此指颍水所流经的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欧阳修熙宁四年(1071)致仕后退居于此。 ⑫瞬息俄顷之际:顷刻之间,比喻速度很快。 ⑬佛老:佛经和老庄之学。 治诗书学仁义之说:指研修学习儒学。 ⑭薨(hōng):古代称诸侯或贵爵的死为薨。 ⑮余哭之于其室:我在惠勤僧舍里为欧阳公的死而哭泣。之,指代欧阳修。其,指代惠勤。 ⑯见之:见到惠勤。 ⑰审:明显。 ⑱高密:即密州。

〔讲评〕

此文作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杭州通判转知密州时。

苏轼一生交友中有不少方外之士,钱塘勤上人就是其中之一。苏轼与他们的交游主要建立于人生趣味上某种程度的契合,因而给他们的文集作叙主要是评述其为人,本文即是。而行文笔致上颇见委曲:文章由对西汉"翟公罢廷"典故的翻案引出欧阳修的"好士",再述及惠勤与欧阳修的纯厚交谊,见出"勤之贤"。这也使欧阳修与惠勤二人之品格相得益彰,既显示出欧阳修的好士爱贤,也

显示出惠勤的高洁好义。

明代茅坤说:“勤上人之诗必不足传,而长公(苏轼)却于欧公之交上作一烟波议论。”(《苏文忠公文钞》)需要补充一笔的是,苏轼此文的作法与其通过欧阳修而结识惠勤有关。《东坡题跋》中说:“始余未识欧公,则已见其诗矣。其后屡见公,得勤之为人,然犹未识勤也。熙宁辛亥(1071),到官不及月,以腊日见勤于孤山下,则余诗所谓‘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心不孤’者也。”本书所选《六一泉铭并序》中也有记载。

《凫绎先生诗集》叙①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②史之不阙文，与马之不借人也，岂有损益于世也哉③？然且识之④，以为世之君子长者，日以远矣，后生不复见其流风遗俗，是以日趋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⑤。是二者虽不足以损益，而君子长者之泽在焉，则孔子识之，而况其足以损益于世者乎？

昔吾先君适京师⑥，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⑦。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⑧，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⑨。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⑩，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⑪，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⑫，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⑬。轼是以悲于孔子之言，而怀先君之遗训，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于其子复，乃录而藏之。先生讳太初，字醇之，姓颜氏，先师兖公之四十七世孙云⑭。

〔注释〕

①凫绎先生：即颜太初，字醇之，自号凫绎处士。鲁(今属山东省)人。博学有隽才，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时事。天圣(1023～

1031)中被诬下狱至死。其子颜复与苏轼兄弟是好友。 ②“孔子曰”数句:语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我尚见到有缺脱的史书,也见到前人有马而借给他人用。这种现象现在已没有了。阙,缺漏。 ③岂有损益于世也哉:难道对世事有什么利弊吗?意即对世事关系不大。 ④识(zhì):记载。 ⑤便佞:巧言善辩,阿谀奉承。 ⑥先君:对亡父的称呼。此指苏洵。 ⑦识(zhì):记住。 ⑧确苦:硬朗拙朴。 ⑨凿凿:明确无疑。断断:坚定不变。 ⑩游谈:浮言空论。 枝词:疑惑不定之词。观美:外表华美。 ⑪形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易·系辞》上:“形而下者谓之器。”即具体可见的物质世界为器。此处指实际世事。 ⑫鄙陋汉唐:鄙视汉唐学术。 ⑬世莫之贵:世人不曾看重它。 ⑭兖(yǎn)公:即孔子弟子颜回,唐玄宗开元年间被追封为兖国公。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六月,时苏轼知徐州。

叙文主旨在于称扬颜太初的“有为而作,精悍确苦”文风,针砭当时文坛的浮夸恶习。褒贬两层意旨融贯一体:首引孔子追慕古时朴实真诚之风而感叹世风之衰,由不足以损益于世的“史之不阙文与马之不借人”导入足以损益于世的文风;再引述“先君”遗训,称赞颜太初诗文而预示文风将衰,重点在褒;末承“先君”预言,斥浮夸空泛文风,叹颜太初之“反复论难,正言不讳”者不为世所贵,重点在贬。“悲孔子之言”三句则总结全文。

一篇诗集序言,不局限于对所序诗集的评介,而更关切文坛风尚,针砭时弊,借以倡导健康良好的文风,这反映出苏轼的不同凡响之处。

《王定国诗集》叙

太史公论《诗》[1]，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2]，《小雅》怨诽而不乱"[3]。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4]，乌睹《诗》之正乎[5]？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6]，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7]。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8]！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9]？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10]，贬海上五年[11]，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12]。余意其怨我甚[13]，不敢以书相闻[14]。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15]，蔼然有治世之音[16]，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17]，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18]。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19]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20]，自恨期人之浅也[21]。

又念昔日定国过余于彭城[22]，留十日，往返作诗几百余篇，余苦其多，畏其敏[23]，而服其工也[24]。一日，定国与颜复长道游泗水[25]，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26]，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今余老不复作诗[27]，又以病止酒[28]，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29]，经月不至江上[30]，眊眊焉真一老农夫也[31]。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翱翔徜徉，穷山水之胜[32]，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33]。今

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注释〕

①太史公：司马迁，字子长，西汉人，任太史官，故称“太史公”。著有《史记》。以下两句引文见《史记·屈原列传》。 ②《国风》：《诗经》中的一个部分，共有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 淫：过分。 ③《小雅》：《诗经》中的一个部分，七十四篇，大抵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 怨诽(fěi)：怨恨。 ④特：仅仅。 识(zhì)：记。“变风”、“变雅”：指《风》、《雅》中那些产生于周朝衰乱时期的作品，与“正风”、“正雅”相对。苏轼认为司马迁这几句话所论的只是变风变雅。 ⑤乌：何。《诗》之正：指“正风”、“正雅”，即反映周朝兴盛时期的作品。 ⑥竭：枯竭。 ⑦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认为只比那些不止于礼义的好些罢了。 ⑧“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二句：如果要求从本性出发而用忠孝克制自己的话，那些诗哪里能够称得上呢？其诗，指上面所说的“变风”、“变雅”。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⑨一饭未尝忘君：每吃一顿饭都不曾忘记君主。 ⑩今定国以余故得罪：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至黄州，王定国因收受苏轼那些被指控为诽谤朝廷的作品，也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 ⑪海上：宾州滨临海边，泛称“海上”。 五年：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王定国遭贬，次年到达贬所，至此时元丰七年(1084)，恰为五年。 ⑫几死：几乎死去。 ⑬余意其怨我甚：我猜测他肯定很怨恨我。意，猜测。 ⑭书：信。 ⑮丰融：指诗风丰腴融和。 ⑯蔼然：平和的样子。 ⑰特：只，只是。岭外：即指岭南。 ⑱忝(tiǎn)：有愧于。 ⑲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天，不怨恨人。尤，怨恨。语出《论语·宪问》。 ⑳废卷：放下诗卷。 ㉑自恨期人之浅也：自恨对别人期望过低。 ㉒昔者定国过余于彭城：指元丰元年(1078)，王定国路过徐州拜访

苏轼,并一起在附近游玩山水的事。 ㉓畏:敬畏。 敏:敏捷。㉔服:佩服。 工:善、好。 ㉕颜复长道:颜复,字长道。㉖黄楼:徐州东门大楼,涂上黄土,故名。 ㉗老:苏轼时年四十九岁。 ㉘以病止酒:因为生病,禁止饮酒。 ㉙大江:即长江。 ㉚经月:经过一月或一月以上。 ㉛眊(mào)眊焉:蒙昧不明的样子。 ㉜所至翱翔徜徉:所到之处,任意游玩,留恋忘返。穷:穷尽。 ㉝度:气度。

〔讲评〕

本文是苏轼给好友王巩(字定国)的诗集所作的序,写于元丰七年(1084)。

序文开篇从大处着眼,针对司马迁关于《国风》、《小雅》的评语,提出"诗之正"的观点,认为只有"发于性止于忠孝"的诗才能算是"诗之正",如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才是古今诗"正风"的模范。苏轼对王定国其诗其人的评赏也就立足于此,将人品、诗风贯通一体:其人"不以穷厄衰老改其度",不怨天,不尤人,洒脱旷放,谪居岭外唯恐不能生还报答天子之恩;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

在写法上,作者将自己的状况及对王定国的预期作为王定国诗风、人品的衬托,突出了序文的主旨。

《乐全先生文集》叙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1]，功烈不见于世[2]，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3]，慨然有烈丈夫之风[4]。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5]。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6]，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7]。常恨二人之文[8]，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9]！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10]，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11]。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12]。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13]。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14]。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15]。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16]，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17]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18]；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19]。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20]。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21]，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22]，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败有验于后[23]。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24]。今三十余

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25]，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昔曾鲁公尝为轼言[26]，公在人主前论大事，他人终日反覆不能尽者，公必数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书而诵也。言虽不尽用，然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门却扫，终日危坐[27]，将与造物者游于无何有之乡[28]，言且不可得闻，而况其文乎。凡为文若干卷，若干首。

〔注释〕

①孔北海：见《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注②。　②功烈：功绩。　③盛孝章：见《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注②。郗(xī)鸿豫：汉末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名虑。开始由孔融推荐，后来看到孔融与曹操有隙，便用曲微的言辞上奏罢免孔融，因此和孔融结怨。曹操写信给孔融，希望他们和解，孔融回信，说没什么芥蒂，并说："融与鸿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辄布腹心，修好如初。"事见《后汉书·孔融传》。　④烈丈夫：刚正有气节的男人。　⑤诸葛孔明：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开物成务：揭示事物真相，使人事各得其宜。　综练名实：博习精通事物名称和实际。　⑥《出师表》：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出师击魏之前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劝谕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严明赏罚，虚心纳谏。《伊训》、《说(yuè)命》、《尚书》篇名，分别为史官记述殷商贤相伊尹、傅说的命辞教导。　相表里：相一致，相呼应。　⑦以事君为悦：博取君王的欢心。　⑧二人：指孔融、诸葛亮。　⑨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张方平(1007～1091)，字公道，号乐全居士。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北宋名臣，苏轼兄弟用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他。　庶几：差不多。　⑩"言

语非不工也”数句：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授弟子，语见《论语·先进》。文学，泛指古代文献学术。　⑪故：指平常所学的道。　守：平常所坚持的志向操守。　器小：器度狭小。　⑫布衣：本为庶人的服装，后引申为平民百姓。　颀然已有公辅之望：仪表堂堂，已有三公辅相的声望。颀然，仪表佳美的样子。⑬“以言徇物”二句：说话不曲从旁人外物，仪态严正，不宽容有过错的人。徇，曲从。色，仪表情态。假，宽容。　⑭人主：皇帝，君王。　同而后言：心里认同后再发言。　⑮“毁誉不动”二句：不为外界的毁谤与赞誉以及名利的得与失而改变操守。　以道事君：用道义奉事君王。语出《论语·先进》。　⑯贬：屈节。　迈往之气：一往无前的气概。　⑰“用之则行”二句：语见《论语·述而》，意思是被任用就施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藏身。　⑱合：迎合。　用而不尽：被任用但不能穷尽他的才能。　⑲悦：喜欢。　⑳“公尽性知命”数句：张乐全尽量发挥本性，领悟天命，本其自然，抒写出无法控制的情感主张，不是想凭借文章显名于世。　尽性知命为儒家观点，认为人的本性与天命相通，至诚的人尽性就是知命。　蕲(qí)，通“祈”，祈求。　㉑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 1041～1048 年。　讫(qì)：通“迄”，到。　元丰：宋神宗年号。　㉒章疏：文体名，为臣下上书帝王的言事之文。㉓“是非有考于前”二句：对事情是非成败的预测，在事后有所验证。　㉔诸生：弟子。国士：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㉕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意思是张乐全用了很大精力启发教诲苏轼。之，第一人称代词，指苏轼。至，极点。　㉖曾鲁公：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熙宁二年(1069)进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　㉗杜门却扫：闭门谢客。却扫，不再扫路迎客。　危坐：端坐。　㉘造物者：指天地。　无何有之乡：指道家超脱尘世的虚幻旷邈境界。

〔讲评〕

文中称张方平时年八十一，按，张方平出生于景德四年(1007)，则此文当作于元祐二年(1087)。当时苏轼在京以翰林学士知制诰(代皇帝草制、诰、诏、令、赦书、德音等)。

苏轼与张方平为忘年知交。苏轼深知并敬重张方平的为人为文，“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也”、“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数语道出张方平人品、文品的一致，也是张方平的为文特色。这是为文集作叙的当然内容。同时，正因为张方平为文的这一独特性，作者把主要笔墨用在了对其人品的评述上，突出其“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的刚正操守。而作为反衬的“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则深含作者对世道的感慨。作者同年写给友人杨绘的信可作为注脚：“昔之君子，唯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当时司马光执政，尽除新法，而苏轼虽反对新法，但对新法中便民的措施持肯定态度，因此与司马光有分歧，所谓“多不随”。而“今之君子”、“昔之君子”的“随”即指“临大事”而“忘其故、失其守”。

虽为文集作叙但重点评人，评今人而先评古人，则体现出作者为文的“奇”。

《范文正公文集》叙[1]

庆历三年[2],轼始总角入乡校[3],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4]。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5]?"轼曰:"此天人也耶[6],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7],尽以告之,且曰[8]:"韩、范、富、欧阳[9],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10],则已私识之矣[11]。嘉祐二年[12],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没[13]。既葬而墓碑出[14],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15],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16],因公以识韩、富[17],皆以国士待轼[18],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19]。"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20]。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21]。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22]。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藁见属为叙[23]。又十三年[24],乃克为之[25]。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26],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27],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28],及佐帝定天下[29],汉中之言,无一不酬

者[30]。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策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31]，终身不易其言[32]。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33]。

公在天圣中[34]，居太夫人忧[35]，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36]，天下传诵。至用为将[37]，擢为执政[38]，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39]。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40]，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41]。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42]，必归于此[43]。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44]。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45]。"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46]。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47]。"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48]。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注释〕

①范文正公：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名臣，死后谥文正，世称文正公。　叙：即序。　②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庆历，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③总角：小孩子所梳理的发式，代指小孩子。苏轼八岁入小学，拜道士张易简为师。　④鲁：今山东曲阜一带。石守道：石介，字守道，兖州(今属山东)人。庆历时，杜衍任枢密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并为谏官，石介认为这是盛事，作《庆历圣德诗》，歌颂这十一个人。　乡先生：指道士张易简。　⑤何用：哪里用得着。　⑥天人：天上的人。　⑦奇轼言：即"以轼言为奇"。认为苏轼的语言奇怪很不平凡。　⑧且：并且。　⑨韩：指韩琦。　富：指富弼。　欧阳：指欧阳修。　⑩尽了：完全明白。　⑪私：私下。　识(zhì)之：记住他们了。　⑫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嘉祐，宋仁宗赵祯的年号。　⑬没：同"殁"，去世。　⑭而墓碑出：又立出墓碑。当时由欧阳修作《资

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富弼作《墓志铭》。
⑮十有五年:指庆历三年(1043)至嘉祐二年(1057),相距十五年。
⑯见知:受赏识。　⑰因:通过。　公:指欧阳修。　识:认识,交识。　⑱以国士待轼: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苏轼。国士,国中才能杰出的人。　⑲恨:遗憾。　子:您。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或通称。　⑳"其后三年"三句:指嘉祐五年(1060),苏轼服母丧毕,自蜀返京,途经许(今河南许昌),遇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字尧夫)。公,指欧阳修。仲子,次子。　㉑"又六年"二句:指治平三年(1066),苏轼在京城任职时,遇范仲淹第三子范纯礼(彝叟)。叔,叔子,第三子。　㉒"又十一年"二句:指熙宁十年(1077),苏轼任徐州知州,遇范仲淹幼子范纯粹(字德孺)。季,季子,幼子。同僚,同事,当时范纯粹是滕县(属徐州管辖)知县,故称。
㉓且以公遗稾(gǎo)见属为叙:而且嘱托我为范公文集作叙。遗稾,遗文。稾,同"稿"。属,同"嘱"。　㉔又十三年:指元祐四年(1089)。　㉕乃克为之:终于写成此文。　㉖伊尹:名伊,尹是官名,帮助商汤建立了商朝。　太公:吕尚(太公望),帮助武王建立了周朝。管仲,名夷吾,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霸主。
乐毅:燕国名将,曾大胜齐军,连七十余城。　㉗"其王霸之略"二句:大意是,伊尹、太公帮助商、周建立王业的谋略,管仲、乐毅帮助其君建立霸业的谋略,在他们地位卑微时就已确定。畎(quǎn)亩,田间,这里比喻卑微的地位。畎,田地中间的沟。　㉘"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四句:据载,韩信初见刘邦时,正值刘邦居住在汉中。韩信分析形势,指出项羽定都彭城而不定都关中的弊端,劝说刘邦向东出兵,可以夺取三秦之地。刘邦采纳了。淮阴侯,即韩信。三秦,在今陕西一带。　㉙及:等到。　定:平定。
㉚酬:这里是实现的意思。　㉛"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五句:据载,诸葛亮向三顾草庐的刘备建议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先夺取荆州、益州为根据地,最终夺取天下。诸葛孔明,即诸葛亮,字孔明。

先主,指刘备。规取,谋划获取。刘璋,东汉末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牧(郡州长官)。因,依靠。资,资源。　㉜终身不易其言:终身不改变他的主张,指诸葛亮为这个目标奋斗一生。㉝"此岂口传耳受"三句:这难道是听听别人的经验,试着自己做做,就侥幸地认为或许会成功的吗?　㉞天圣:宋仁宗赵祯年号,公元1023~1031年。　㉟居太夫人尤:守母丧。古时父母死,守丧时期称为"居忧"或"丁忧"。　㊱万言书:指《上宰相书》。据载,天圣五年(1027),范母去世,范仲淹去官守丧期间,曾给当时的参知政事(位同宰相)晏殊写了一封万言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弊政、选贤任能和排斥奸佞的建议。遗(wèi),赠送。㊲至用为将:等到任用范仲淹为武将。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庆历二年(1042)改任陕西四路安抚招讨使。㊳擢为执政:擢用为参知政事。庆历三年(1043)春,范仲淹任枢密副使,秋,改任参知政事。　㊴"考其平生所为"二句:考查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这万言书来行事的。　㊵孝弟(tì):孝敬父母,顺从兄长。弟通"悌"。　㊶"盖如饥渴之于饮食"二句:如像饥渴时对于饮食,想要忘掉片刻都不行。　㊷率然:不经准备。　㊸必归于此:必然归结到仁义礼乐、忠信孝悌方面来。㊹争师尊之:争着尊他为师。　㊺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行的人,必有言论。语出《论语·宪问》。　㊻"非有言也"二句:不是故意作言论,言论是德行从口中自然传发出来的。　㊼我战则克,祭则受福:我作战能取胜,祭祀能受到保祐。语出《礼记·礼器》。㊽"非能战也"二句:不是因为善于打仗,而是德行通过发怒而表现出来。

〔讲评〕

本文作于元祐四年(1089)四月,时苏轼自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任杭州知州,即将离开汴京。

序文前半部分叙述作者八岁起就敬慕范仲淹的功德誉闻却无缘相识以表敬意，与范公三个儿子相遇则一见如故，并奉嘱为范公文集写序，是了却四十七年的夙愿。从文集序文角度说，这部分也是说明写作序文的缘由，一则作者自己对范仲淹深怀敬仰之情，并因生平无缘结识范公而深感遗憾；再则作者与范公三子交善，并受托为范公文集写序。有了这两层原因，作者此序是非写不可，尽管他认为“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

序文后半部分先不评述诗文，而是赞功德，以古代贤者为衬托，论述范公品德是其天性所为，“非仕而后学者”。结尾处才指出范公诗文以“仁义礼乐，忠信孝弟”为归宿，并引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指出范公文章是其品德外发的结果，双绾功德、文章，收束全文。

通篇主旨在“有德者必有言”一语，因此作者将主要笔墨用于对范公品德的赞颂，末尾归结到文集本身。结构严谨，绾收自然。

《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1]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2]盖以是配禹也[3]。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4]，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5]？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6]，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7]，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8]。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9]。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10]。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11]，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12]。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13]。"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14]，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15]，学者以愈配孟子[16]，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17]，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18]，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19]。

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20]，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21]，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22]。长育成就，至嘉祐末[23]，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24]，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25]，黜异端[26]，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27]，乃次而论之曰[28]：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29]，论事似陆贽[30]，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注释〕

①"天之将丧斯文也"二句：语出《论语·子罕》，意思是天若要消灭这种文化(指周文王时代的文化遗产)，那我就不可能参与传播这种文化了。后死者，孔子自称。与(yù)，参与。　②"禹抑洪水"三句：语见《孟子·滕文公下》。距，通"拒"，排斥。杨、墨，杨朱、墨翟所创立的两大学派，杨子学派主张绝对利己，墨子学派主张绝对利人，即"杨氏为我"，"墨氏兼爱"。　③以是配禹：以孔子作《春秋》和孟子拒杨、墨与大禹治水之功等同。　④与(yù)：牵涉。　⑤已：太，过分。　⑥申、商、韩非之学：战国时期申不害、商鞅、韩非所代表的法家学派。　⑦"违道而趋利"二句：违背道义而追逐物利，损害百姓利益以富裕君主。　⑧罔其上：欺骗其君主。　⑨侥倖一切之功：尽一切努力求利不止。侥倖：求利不止的样子。　靡然：倾心顺从的样子。　⑩遂行：顺利流行。　⑪陵夷：本指山陵崩塌为平地，引申为衰弱。胜、广、刘、

项：指秦末起义军领袖陈胜、吴广、刘邦、项羽。　⑫若是烈：如此剧烈。　⑬“盖（gě）公言黄、老”二句：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盖公，汉初黄老学者，主张治道贵清静。晁错（公元前200～前154）、贾谊（公元前200～前163），汉初政治家、文学家。申，申不害。韩，韩非子。　⑭晋以老庄亡：晋朝因为崇尚老庄玄言、盛行清谈而灭亡。　梁以佛亡：梁武帝尚佛教，大建寺院，三次舍身同泰寺求福，后被侯景囚禁致死。　⑮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氏郡望昌黎（今辽宁凌源县），故又称韩昌黎。官至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曾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而贬为潮州刺史。著有《原道》一文，以承传孔、孟道统为己任。⑯学者以愈配孟子：学者将韩愈比作孟子，或和孟子并称。因韩愈辟佛、老与孟子拒杨、墨同样为了维护儒道。　⑰欧阳子：欧阳修。　⑱信而通：切实可信而通达情理。　⑲翕然：一致的样子。　⑳天圣（1023～1032）、景祐（1034～1038）：宋仁宗的年号。㉑濯（zhuó）磨：洗涤磨砺，比喻振作自新。　㉒犯颜纳说（shuì）：触犯皇威而进言讽谏。　㉓嘉祐（1056～1063）：宋仁宗的年号。　㉔新学：王安石为适应变法需要，主持撰写《三经新义》（对《诗》、《书》、《周官》三经的新解），神宗下诏颁于学官。又作《字说》。时称“王氏新学”。　㉕风（fěng）厉：讽谕勉励。风，通“讽”。　㉖异端：不同的学派和学说。此指与儒学相异的佛、老之学。　㉗棐（fěi）：欧阳修之子欧阳棐，字叔弼。　㉘次：编订。　㉙大道：指儒道。按：欧阳修作有《本论》一文，相当于韩愈的《原道》，反对佛、老而尊尚儒学。　㉚陆贽（754～805）：字敬舆，唐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德宗即位，任为翰林学士。贞元八年（792）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奏议闻名，议事论政，切中时弊。

〔讲评〕

本文的确切写作时间不定，一作元祐六年(1091)，一作元祐三年(1088)。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即本文结尾处所评述的“论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人和知友，对此是很清楚的，且深知其间的轻重关系。在本文中，苏轼侧重阐述的是“欧阳子论道似韩愈”，高度评价了欧阳修对孔、孟、韩愈儒家道统的继承和宏扬。这一方面体现出欧阳修、苏轼承韩愈之后发展和完成唐宋古文运动的基本宗旨，即坚持文以明道致用，恢复道统与文统；另一方面也具有现实针对性，即对王安石新学的针砭。从大处着眼，准确、切实地评述欧阳修的文学成就，是本文的一大特色。立足于文化学术与世道风俗的利害关系，从历史发展角度评价欧阳修的影响和地位，是本文的又一特色。从纵横两个角度确定了欧阳修文学成就的崇高地位。

跋文与可墨竹

昔时，与可墨竹①，见精缣良纸，辄愤笔挥洒，不能自已②，坐客争夺持去，与可亦不甚惜。后来见人设置笔砚，即逡巡避去③。人就求索，至终岁不可得。或问其故。与可曰："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④，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观之，与可之病，亦未得为已也，独不容有不发乎⑤?余将伺其发而掩取之⑥。彼方以为病，而吾又利其病⑦，是吾亦病也。熙宁庚戌七月二十一日⑧，子瞻。

〔注释〕

①与可墨竹：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北宋画家，擅画墨竹，画竹叶创造了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画法。　②缣(jiān)：缣帛，古代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与纸同用于书画。　辄(zhé)：就，立即。　愤笔：同"奋笔"，举笔。　已：停止。　③逡巡(qūn xún)：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　④乃者：从前，往日。　不适：不舒畅。　⑤独不容有不发乎：难道不可能有不发泄的时候吗?　⑥伺(sì)：探察。　掩取：偷偷地索取。　⑦利其病：利用他的病。　⑧熙宁庚戌：1070年。熙宁为宋神宗的年号。

〔讲评〕

文与可(名同)为苏轼的从表兄,二人自元祐末年(苏轼任凤翔签判时)相识后,志趣投合,相知笃深。苏轼尤其称赏文与可的为人,其《文与可字说》云:“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与可元丰二年(1079)正月病逝后,苏轼写过两篇祭文,称其“志气方刚,谈词如云”、“道德为膏,以自濯薰。艺学之多,蔚如秋蒉(fén)。”对与可的“艺学”,苏轼也有其独到的看法:“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文与可画竹屏风赞》)同样,这篇写于熙宁三年(1070)的《跋文与可墨竹》没有去评赏绘画艺术,而是突出了文与可的所谓“病”:“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实为其刚毅志气的表现,苏轼《戒坛院文与可画墨竹赞》中的正面评赏也许可以作一补证:“风梢云箨,上傲冰雹。霜根雪节,下贯金铁。”

文章结尾“彼方以为病”三句,语含戏谑,却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磊之内蕴。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苏轼与他政见不合,因此有这样的言论。

画　水　记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①]，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②]，谓有洼隆[③]，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④]。唐广明中[⑤]，处士孙位始出新意[⑥]，画奔湍巨浪[⑦]，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⑧]，画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⑨]。始[⑩]，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⑪]，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⑫]，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⑬]，须臾而成[⑭]。作输泻跳蹙之势[⑮]，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近岁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⑯]，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⑰]，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升辄嘻笑舍去[⑱]。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⑲]，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永升今老矣，画益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⑳]，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㉑]。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㉒]，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㉓]。

〔**注释**〕

①皱：皱纹。　　②扪：摸。　　③洼隆：高低起伏。　　④特：只是。　　⑤广明：唐僖宗（李俨）的年号，公元 880 ~ 881 年。　　⑥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　孙位：唐代画

家,擅长人物、鬼神、松石、墨竹、鹰犬等,笔势超逸,气象雄放,画水尤为入神。 ⑦奔湍(tuān):奔腾的急流。 ⑧随物赋形:随着碰到的山石形状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形态。 ⑨黄筌(quán):五代时著名画家,成都(今属四川)人。他的花鸟画法,被宋朝的国立画院定作"程式"(标准)。 孙知微:宋代画家,眉山(今属四川)人。专工宗教故事画,有"逸格"之称。 ⑩始:最初。 ⑪营度经岁:经营和酝酿了一年之久。 ⑫仓皇:匆匆忙忙。 ⑬奋袂(mèi):挥臂。袂,衣袖。 ⑭须臾:一会儿工夫。 ⑮输泻:指水势直奔而下。 跳蹙(cù):指水势奔腾紧迫。 ⑯性与画会:性情与画完全融合。 ⑰黄居寀(cǎi):黄筌的第三子,继承家传绘画技法,在花鸟、人物及杂画等方面,沿袭和发挥了黄筌的风格。曾在后蜀和宋朝做过宫廷画家。黄筌另外两个儿子黄居实、黄居宝也都善绘画。 李怀衮(gǔn):宋四川人,擅长花竹翎毛,水石学黄筌笔意。 ⑱辄(zhé):就。 舍去:离去。 ⑲尝:曾经。 与:给。 临:临摹。 ⑳董羽:毗陵(今江苏常州)人。曾为南唐和宋朝的宫廷画师,善画龙、水。戚氏:指宋朝人戚文秀,以善画水得名。 ㉑同年而语:相提并论。 ㉒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元丰,宋神宗的年号。 ㉓黄州:州治在今湖北黄冈。临皋亭:在黄冈县南大江边,苏轼贬居黄州时曾居家于此。

〔讲评〕

本文一题为《书蒲永升画后》,作于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谪居黄州时。

在这篇谈画的跋文中,作者提出"死水"与"活水"的区别,援引古今画水例证,形象地阐发了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中"形似"和"神似"的理论,即要求画家不应该满足于对事物外貌的逼真摸写,而应该着力于表现事物的神理。

作者在表现画“活水”的独特境界时，除了以画“死水”对衬外，一方面从画家创作冲动着笔，如写孙知微画湖滩水石时的情状，寥寥数笔，形象鲜明，神采飞动；另方面则从画作艺术效果上着墨，如写蒲永升所画“活水”“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因而，这篇短文本身也具有生动的画意。

书清泉寺词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①。余将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②，闻麻桥人庞安时善医而聋③，遂往求疗。安时虽聋，而颖悟过人，以指画字④，不尽数字，辄了人深意⑤。余戏之云："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⑥。"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⑦。有王逸少洗笔泉⑧，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⑨："山下兰芽短浸溪⑩，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⑪。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⑫，休将白发唱黄鸡⑬。"是日，极饮而归⑭。

〔注释〕

①沙湖：在今湖北浠阳东南。 ②相：察看。 得疾：生病。 ③麻桥：旧属蕲(qí)州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庞安时：字安常。当时名医，医道高明，往往能起死回生。著有《难经辨》等。 ④画字：即写字。 ⑤辄：就。 了：明白。 ⑥异人：有特别才能或性格的人。 ⑦郭门：外城城门。郭，外城。 ⑧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东晋大书法家。 洗笔泉：相传王羲之在此学书，临泉洗笔。 ⑨歌：歌词，即指《浣溪沙》词。 ⑩兰芽：兰草新发的嫩芽。 ⑪萧萧：即潇潇，雨声。 子规：杜鹃鸟。相传古代蜀帝杜宇的魂化为此鸟，鸣声凄婉。 ⑫"谁道人生无再少"二句：谁说人生青春一去不复返，门前的兰溪水尚能往西流。

流水尚能西，指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西向河流一般都由西向东流的，所以古诗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句。苏轼利用兰溪的特殊流向，表达与古诗相反的意思。
⑬休将白发唱黄鸡：不要自伤白发，悲叹时光流逝人渐衰老。唱黄鸡，指哀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语出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 ⑭极饮：畅快痛饮。

〔讲评〕

本文一名《游沙湖》，又名《游兰溪》，是作者元丰五年(1082)三月谪居黄州时写的一篇短小的游记式题跋。文中记叙了两件日常小事：求医和游溪。前半部记得疾求医，写庞安时颖悟善医；后半部记病愈后与庞安时同游清泉寺，欣然作歌，表达出寄身于山水清境中的快慰和乐观昂扬的精神，同时也反映出病愈后的舒畅情怀，对庞安时的赞赏和感激之情隐含其中。

作者因相田而得疾，而求医，疾愈而游清泉寺，信笔写来，寥寥数语而情趣盎然。

书《孟德传》后

子由书孟德事见寄①。余既闻而异之,以为虎畏不惧己者②,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见虎而不惧者,则斯言之有无,终无所试之③。然曩余闻忠、万、云安多虎④。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者⑤。虎自山上驰来,妇人仓皇沉水避之⑥。二小儿戏沙上自若⑦。虎熟视久之,至以首牴触,庶几其一惧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⑨。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⑩,而不惧之人,威无所从施欤⑪?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⑫。非俟其醒,俟其惧也。有人夜自外归,见有物蹲其门,以为猪狗类也。以杖击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处,则虎也。是人非有以胜虎,而气已盖之矣⑬。使人之不惧⑭,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畏之,无足怪者。故书其末,以信子由之说⑮。

〔注释〕

①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曾作《孟德传》(现存《栾城集》卷二十五)寄给苏轼,文中记当时一位退役兵卒孟德弃家入华山,食草根木实,不害怕猛兽的事。 见寄:寄给我(苏轼)。 ②异之:对此事感到奇怪,即"以之为异"。虎畏不惧己者:老虎害怕不怕它的人。 ③无所试之:无法验证它。 ④曩(nǎng):以往,过去。忠、万、云安: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万州(治所在今四川万县)、云安(今四川云阳县)。 ⑤浣(huàn)衣:洗衣服。

浣,洗涤。 ⑥仓皇:匆忙,慌张。 ⑦自若:若无其事。 ⑧以首抵(dǐ)触:用头触碰。 庶几其一惧:指希望他们害怕。 ⑨痴:无知,指不认识虎。 竟不知怪:竟然不觉得奇怪。 卒去:终于离去了。 ⑩意:想。 被之以威:用威势来慑服他。被,覆盖,加。 ⑪威无所从施:威势无从施加。 ⑫俟(sì):等待。 ⑬气已盖之:气势已经压倒了虎。 ⑭使:假使。 ⑮信:证实。

〔讲评〕

苏辙《孟德传》记载一位退伍的士兵孟德独自逃入华山两年,遇见猛兽却不为所动,猛兽为之疑惧畏缩而离去。苏辙认为这是因为“孟德其中无所顾,其浩然之气发越于外”,猛兽见而畏惧退缩。苏轼这篇题跋就对“虎畏不惧己者”加以补证论析。然而苏轼清楚地知道“世未有见虎而不惧者”,因此只能从理性分析的角度,以传闻为证据来论述“虎畏不惧己者”:从婴儿、醉人和不明所遇为虎者的三个事例,证明人在无知的情况下,确有不怕虎的;而虎只吃被其威势所慑服的对象,对不惧者是不敢吃的,即所谓“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畏之,无足怪者”。

文中所据以为证的带有奇异色彩的传闻尚不足凭信,苏轼本人也未尝不知,但他的写作意图并非证明“虎畏不惧己者”的客观真实性,而是通过剖析其中隐含的“理”来强调人的精神气概,强调只要人在精神上不为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所吓倒,就可能战而胜之。这也是读者应该从中获得启迪的关键。

题杨朴妻诗[①]

真宗东封还[②],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③],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④],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⑤]?”妻不觉失笑。予乃出。

〔注释〕

①杨朴:字契元,郑州人。宋太宗时,曾以布衣召见,作《莎衣》诗,拒绝做官而归。有《东里集》。　②真宗东封: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十月,宋真宗赵恒东封泰山。　③杞:古国名,在今河南杞县,旧属开封府。杨朴为郑州人,也泛称杞人。　④坐作诗追赴诏狱: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知湖州时,御史台的属吏奉命到湖州逮捕苏轼。坐作诗,因写诗而犯法获罪。坐,因。诏狱,直接由皇帝下诏置狱审讯,称诏狱。　⑤处士:古时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称号。

〔讲评〕

本文一题作《书杨朴事》。作者以充满幽默的笔调,将杨朴的喜剧经历和自己的悲剧遭遇作比照,突出了他履险如夷、置生死祸

福荣辱于度外的旷达胸襟,此其一;杨朴之妻的诗句"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对杨朴被宋真宗"放还山"这一结局而言令人感到风趣轻松,但联系到苏轼因作诗而被捕入狱,则令人感到沉重悲哀,此其二;从更深广的层面上说,作诗和死亡原是不相关的两件事,但封建社会中的无数文字狱,却使两者反常地强扯在一起,其中蕴含着历史的悲哀,此其三。一则信笔写下的短文却有如此曲折层深的意蕴,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性格。

从行文结构上看,杨朴妻之诗为通篇枢纽,它使杨朴得以还山,也使作者之妻由哭转笑,并使作者与杨朴二人的经历赖以贯通。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1]，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2]，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3]。至于诗亦然[4]。苏、李之天成[5]，曹、刘之自得[6]，陶、谢之超然[7]，盖亦至矣[8]。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9]，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0]。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11]，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12]，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13]，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14]。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15]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16]，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17]。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18]。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19]，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20]。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21]，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22]，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注释〕

①书：书法。　钟：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今河南许昌)人。著名书法家，工楷、隶、行、草各书，尤长于楷、隶。　王：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

(今浙江绍兴)。著名书法家,善行草,号"书圣"。官至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 迹:遗墨。 ②颜: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名书法家,善楷书、行书。 柳: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著名书法家,善楷书,与颜真卿并称"颜柳"。 尽发之:完尽地发挥它们。 ③翕(xì)然:一致的样子。 益微:渐渐衰微。 ④亦然:也是如此。 ⑤苏、李之天成:苏武、李陵诗作的天然浑成。按:苏武、李陵为西汉武帝时人,相传为文人五言诗创始人,萧统《文选》录有苏、李诗。苏轼认为是伪作,但仍赞赏诗作的艺术价值。 ⑥曹、刘: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刘桢(? ~217),字公干,东平(今属山东)人。二人为汉魏间杰出诗人,后人并称"曹刘",为汉魏诗风的代表。 自得:意气风发的样子。 ⑦陶、谢:陶渊明(365~427),名潜,字渊明,一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谢灵运(385~433),祖籍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始宁(今浙江上虞县)。二人分别以田园、山水诗闻名,后人并称"陶谢"。 超然:超脱尘俗。 ⑧盖亦至矣:大概到了极点。 ⑨李太白:李白(701~762),字太白。唐代大诗人。 杜子美:杜甫(712~770),字子美。唐代大诗人。 英玮(wěi)绝世:雄伟瑰丽,超绝人间。 凌跨:超越。 废:退避。 ⑩高风绝尘:高远的风格超绝尘俗。 少衰:有所衰落。 ⑪才不逮意:才力不能畅达情思。 ⑫韦应物(737~约792),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诗以写田园风光闻名,风格简洁淡雅。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诗风清峻峭丽。 "发纤秾于简古"二句:以简朴的笔调抒发纤细秾密的情思,在澹泊的语言中寄寓无穷的情味。 ⑬司空图:晚唐诗人,字表圣,河中(今山西永济)人。 崎岖:本指山路坎坷不平,此指生活困顿颠沛。 ⑭承平之遗风:太平气象。 ⑮"其论诗曰"数句:大意是诗必须有本身味道之外的意旨和弦外之音。

⑯二十四韵:指《二十四诗品》。 ⑰三复其言:再三体味其言。 ⑱闽人黄子思:黄孝先,字子思。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 庆历、皇祐:宋仁宗年号。 ⑲识其所谓:领悟其诗中内涵。 ⑳一唱而三叹:比喻诗作余韵悠长。 ㉑几(jī)道:黄好古,字几道。 师是:黄寔,字师是。 ㉒笃行(dǔ xìng):忠厚诚实的品性。

〔讲评〕

此文写作时间难以确定,据首段引述作于元丰四年(1081)的《书唐氏六家书后》以及黄子思的大致生历(如庆历、皇祐年间已闻名文坛,其孙黄寔与苏辙为姻家,是同辈人),则苏轼此文大概写于元丰四年之后数年间。

题为《书〈黄子思诗集〉后》,但起笔论书法,再过渡到评古人诗,最后才以数语评述黄子思的诗作,这是本文写法的别致之处。但从创作意图上看,前文论书法、评古人诗是一种铺垫,提出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以及司空图所谓"美在咸酸之外"作为评赏黄子思诗风的比照。这样既表明了作者的诗歌审美趣味,也对黄子思的诗作出了高度而中肯的评价。

书吴道子画后[①]

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②]。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③]。故诗至于杜子美[④]，文至于韩退之[⑤]，书至于颜鲁公[⑥]，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⑦]。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⑧]，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⑨]，运斤成风[⑩]，盖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⑪]，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盖一二见而已[⑫]。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注释〕

①吴道子：唐玄宗时著名宫廷画师，尤善画佛像。 ②“智者创物”三句：有智慧的人创造事物，有才能的人描述事物，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做成的。 ③“君子之于学”三句：君子在学问上的研究，百工在技艺上的经验积累，从夏商周三代经过汉代到唐代，已完备齐全了。百工，指各种工匠。 ④至：极，达到最高最完美的程度。 杜子美：杜甫，字子美，唐代大诗人。 ⑤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 ⑥颜鲁公：颜真卿，字清臣，封鲁郡公。唐代大书法家，创“颜体”。 ⑦能事：所能够做到的事情。 ⑧“如以灯取影”数句：大意是指吴道子善画各种角度

的人物，如取灯下投影一般，增减变化，都能获得人物的自然尺度。乘除，增减。自然之数，自然的尺度。　⑨游刃余地：刀刃游行在空隙之中而大有回旋的余地。形容技艺高超，轻松自如。语出《庄子·养生主》。　⑩运斤成风：快速挥舞刀斧，产生一股风。比喻技法熟练，达到神妙的地步。运，挥舞。斤，斧头。《庄子·徐无鬼》中说，有个石匠技艺高超，郢（楚）人在鼻端上涂一点白粉，石匠挥起斧头，三两下就砍去其鼻上白粉，而鼻子完好无损。⑪“余于他画”二句：我对于其他画家的作品，或许不一定能认定作品的作者。　⑫“如史全叔所藏”二句：像史全叔所藏的真品，我平生也只见过一二次罢了。史全叔，生平不详。

〔讲评〕

这篇评述吴道子绘画的题跋作于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七日。文章开篇即从高处着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论述包括绘画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的成熟有其渐善渐全的过程，而唐代的诗文书画都是集大成的，由此高度评价了吴道子的画作及其集成地位。接着便以形象而准确的语言，具体论赞吴道子人物画之高超技艺。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二句既是对吴道子画作能守能放的恰当评价，也可以看作苏轼对自己文学作品的夫子自道。他对吴道子的画能“望而知其真伪”，根源也就在此。

书黄筌画雀[1]

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2]。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3]。乃知观物不审者[4]，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5]？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6]。

〔注释〕

①黄筌：字要叔，成都人，五代后蜀画家。　②展：伸展。③验之信然：检验一下，的确如此。　④审：详尽细密。⑤"虽画师且不能"二句：即使是当画师也不可，何况做更大的事呢？　⑥务：致力

〔讲评〕

画师黄筌画飞鸟，因没能仔细观察而导致失误。作者就此事由小见大，引发出："观物不审"，即使干绘画这类小事也不行，更何况做大事！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务学而好问"，劝谕世人。

语言精炼简洁，善以关联词调度承转，是这则札记行文上的最大特色。前面数句叙述黄筌画飞鸟的失误，要言不烦；后面就事议论，每句都以关联词语承转意脉文势，短章之中见出起伏跌宕之势。通篇虽仅五六十字，却充分显示出大手笔的风度。

书戴嵩画牛[1]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2]，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3]，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4]，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5]，尾搐入两股间[6]，今乃掉尾而斗[7]，谬矣。"处士笑而然之[8]。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注释〕

①戴嵩：唐代画家，擅画村舍田野之景，尤工画牛。　②锦囊玉轴：用锦作囊，用玉作画轴。　③曝（pù）：晒。　④拊（fǔ）掌：拍手。　⑤角：牛角。　⑥搐（chù）：抽缩。　股：大腿。　⑦掉尾：摆动尾巴。掉，甩动。　⑧然之：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

〔讲评〕

此篇与前篇《书黄筌画雀》，都记述了名画家失误之事，但作者的感发各有侧重。前篇侧重于由绘画而推及他事，强调的是以小喻大的意义，即观察事物要仔细。结尾虽点到"务学而好问"，但未作发挥。本篇虽不无对"观物不审"者的讥讽，但侧重点是提倡不耻下问的作风，主张向熟悉而有经验的人求教。仔细观察事物是必要的，然而个人的直接经验毕竟有限，不可能事事遍历，因而要

不耻下问。从寓意上说,两篇短记是互补的。

再从语言风格上说,本篇大部分笔墨用于叙述,娓娓道来,趣味盎然,字里行间隐含着对不知而不问者的善意讥讽。这样,结尾引古语点明题旨也就水到渠成。通篇读来轻松活泼、灵动自然,不同于《书黄筌画雀》的峻洁缜密,显示出作者语言风格的丰富性。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①]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②],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③]。此岂强记不忘者乎[④]?"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⑤],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⑥],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⑦],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⑧],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⑨]。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⑩],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⑪],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

〔注释〕

①李伯时:即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自号龙眠居士,舒城(今属安徽)人。书画家,书擅行楷,画擅人物、山水,《龙眠山庄图》为其山水画的代表作。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都有交往。

②信:通"伸"。 ③渔樵隐逸:渔人樵夫隐士。 不名:不知姓名。 ④强记:努力记忆。 ⑤疑:通"拟"。 ⑥天机之所合:天性的自然契合。 ⑦不留于一物:不拘滞于一物。 ⑧艺:技艺。 ⑨形于心:在心中留下物体的形象。 形于手:用手表现出物体的形象,即指绘画。 ⑩华严相:华严宗(佛教宗派之一)佛像。 ⑪"佛菩萨言之"二句:李伯时根据佛经所叙述的样子画佛像。佛经为佛菩萨的言论。

〔讲评〕

本文是苏轼为李伯时《山庄图》写的题跋，写作时间不详。

苏轼跋语的旨趣不仅是肯定李伯时的精湛画技，更主要的是指出其画技之所以高超，一则因“其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即心悟万物之道；再则因其“道”与“艺”配合无间。这显示出作者的卓越识力。

在行文上，苏轼同样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他在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作了两层铺垫：先引一段“或曰”，对李伯时的《山庄图》作了间接而生动的颂赞，末了以“此岂强记不忘者乎”一问转到对李伯时高超画技之成因的追究，此为第一层铺垫；接下来的答问中否定“强记不忘”后，又设三事例作为比喻，指出“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此为第二层铺垫。然后作者才正面阐述李伯时何以有此高超画技，且以其“作华严相”补证。全文言简意赅而重点突出，文势跌宕有致。

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②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注释〕

①摩诘：即王维（701～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属山西），其父迁居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晚年居蓝田辋川（今陕西蓝田终南山中），亦官亦隐，优游自得，诗、画多以蓝田山水为题材，艺术上相互交融。　诗中有画：诗中有画的境界。　画中有诗：画中含诗情。　②"蓝溪白石出"四句：此诗一题作《山中》，《全唐诗》作为《阙题二首》之一，前二句为"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蓝溪，蓝田山溪。空翠，空明而翠绿的山色。

〔讲评〕

本文写作时间不详。王维是唐代诗人兼画家，其诗与孟浩然并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其画被后世奉为"南宗"、"文人画"的始祖。而苏轼也擅诗且通画，对王维的诗和画体悟深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极为精当地概括了王维诗与画的特色，常被后人评王维的诗、画乃至论诗、画关系时称引。需要提一笔的是，本文

为《蓝田烟雨图》的题跋,重点在评画,“画中有诗”是王维画的创造性特色,“诗中有画”则并非王维所创。

书《东皋子传》后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①]，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②]。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③]？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④]，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⑤]。其弟静问曰[⑥]："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⑦]。"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⑧]。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⑨]。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⑩]。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⑪]？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⑫]。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⑬]，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⑭]。

〔注释〕

①合(gě)：容量单位，十分之一升。　②徐引：慢慢送到嘴边。　浩浩：广大的样子。　落落：豁达的样子。　酣适：酣畅舒适。　③有是：有疾病和忧愁。　全其乐：保全自己的快乐。

④困于酒：畅饮而醉。 ⑤东皋子：即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唐初诗人。仕隋为秘书省正字，入唐后以原官待诏门下省，官府每日供酒三升。 待诏，待诏命供奉内廷。 门下省，官署名，唐时与中书省共掌机要，共议国事，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等，有封驳权力。 ⑥其弟静：王绩的弟弟王静。 ⑦美酝(yùn)：美酒。 殊：很，非常。 ⑧岭南：五岭之南，今广东中部。 斛(hú)：古量器名，也为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⑨南雄、广、惠、循、梅：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广州、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循州(今广东龙川县)、梅州(今广东梅县)。 太守：知州。 间：不时，间或。 遗(wèi)：赠送。 ⑩殆：大概，可能。 ⑪救口不暇，安能及客：自己饮都不够，哪能顾及宾客。 ⑫野人：乡野间的人。 ⑬仲长子光：当时庐山的隐士，与王绩是好朋友。 养性服食：服药养生。 预刻：预测。 ⑭或庶几焉：或许差不多吧。

〔讲评〕

据宋人傅藻《东坡纪年录》，本文作于绍圣二年(1095)正月十三日，当时苏轼谪居惠州。

《东皋子传》即指《新唐书·王绩传》。王绩号东皋子，以嗜酒闻名，隋朝时“以嗜酒不任事”而被弹劾罢官。入唐，恋美酒三升而待诏门下省。饮酒五斗不醉，著《五斗先生传》。苏轼谪居惠州也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读《王绩传》有所感触，因而写了此文。但苏轼的“好饮”与王绩的“嗜酒”又有很大不同：王绩嗜酒能饮，“日给三升，救口不暇”，无能顾及他人，且史载其“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苏轼好饮而不能饮，“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尤喜酿酒以饮客”。这不同之中更重要的是苏轼的“至乐”观：“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但自己“身无病而心无忧”尚不能保全“至乐”，尚须“劳己为人”、“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

酒”,则“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这体现出作者的精神境界:以助人行善而自适自乐。

尽管东皋子的“嗜酒”与苏轼的“好饮”不可并论,然而东皋子“自为墓志”之举则与苏轼超脱生死忧虑的达观襟怀相契合,因而作者有结尾处“友其人于千载”之语。

评 韩 柳 诗

柳子厚诗①,在陶渊明下②,韦苏州上③。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④,而温丽靖深不及也⑤。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⑥,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⑦。

〔注释〕

①柳子厚: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文学家。山水诗风清峭。　②陶渊明:即陶潜(365~427),字渊明(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今江西九江)人。著名诗人,为田园诗派创始人,诗风平淡自然。　③韦苏州:即韦应物(737~?),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任江州、苏州刺史,故世称韦江州或韦苏州。诗以写田园景物闻名,风格简淡。　④退之:即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今河北昌黎县)。其诗豪放奇险。　⑤温丽靖深:温和清丽而意味深远。　⑥膏:丰润。　⑦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能够品味出五味表里不同感觉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到一二人。

〔讲评〕

本文为一则诗评,写作时间不详。作者在这则短评中以韩愈、韦应物的诗为陪衬,突出评赏陶、柳诗风,褒扬"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贬斥"中边皆枯",末以"人食五味"为譬喻,感叹"外枯中膏"诗风的知音难得。短短百余字中,层次井然,比较之中寄寓褒贬,中肯精当,确非一般诗评所能及。

七、书　　信

上梅直讲书[1]

某官执事[2]：轼每读《诗》至《鸱鸮》[3]，读《书》至《君奭》[4]，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5]，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6]，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7]。夫子曰[8]："'匪兕匪虎，率彼旷野[9]'，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10]，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11]："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12]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13]，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14]，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15]，从之游[16]，而与之上下其议论[17]。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18]，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19]，未尝窥其门[20]。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21]，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22]，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23]，执事爱其文[24]，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25]，非亲旧为之请属[26]，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27]，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28]，亦不可以徒贫贱[29]。有大贤焉而为其徒[30]，则亦足恃矣[31]。苟其侥一时之幸[32]，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

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33]。《传》曰[34]:“不怨天,不尤人。”[35]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36]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37],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释〕

①梅直讲: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诗人。嘉祐二年出任礼部考试的编排评定官,他当时任国子监直讲。 ②某官执事:这里指梅尧臣。某官,草稿中用的略语,在正式的信中则要写全受信者的官职。执事,原指侍从左右听从使令的人,后成为旧时书信中表示对收信人尊敬的称呼,意思说不敢直接向对方陈述,而通过其左右转致。 ③《鸱鸮(chī xiāo)》:《诗经· 豳(bīn)风》篇名之一。据《毛诗序》载,周公平定叛乱,被周平王怀疑有野心,因而作此诗以鸟托志,诉说其处境艰难。鸱鸮,一种鹰类猛禽。 ④《君奭(shì)》:《尚书》篇名之一。据《君奭》序载,召公误信周公篡位的谣言,周公作此文自辩,兼以互勉。奭,召公的字。 ⑤《史》:这里指《史记》,汉司马迁著。 ⑥“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二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被陈、蔡的大夫们围困在郊外,断粮少食,但仍与其弟子作歌奏乐。厄,困。 ⑦颜渊、仲由:均为孔子的弟子。颜渊,名回。仲由,字子路。 ⑧夫子:孔夫子。 ⑨匪兕(sì)匪虎,率彼旷野:不是兕,不是虎,却奔走在那旷野里。匪,同“非”,不是。兕,一种野牛。率,沿,引申为来回奔走。语出《诗经·小雅·何草不黄》。 ⑩病:怨恨。 ⑪油然:自然而然的样子。 ⑫宰:掌管。两句引文的意思是:假使你有了很多财产,我来为你掌管。这是孔子与弟子的玩笑话,可见孔子师徒虽处困境而仍“相乐”。 ⑬管、蔡:即管叔(名鲜)、蔡叔(名度),均是周公的弟弟,他们散布周公将要篡位的流言。 ⑭欧阳公:指欧阳修。 ⑮梅公:指梅尧臣。 ⑯从之游:同

欧阳修交游。 ⑰与:参与。 上下:原指增减,这里指相互讨论,或发挥,或商榷。 ⑱方:正当。 为:做。对偶声律之文:指诗、赋。 ⑲来京师逾年:苏轼于嘉祐元年五月抵京师(开封);九月参加举人考试,获中;次年春,参加进士考试。逾,超过。 ⑳未尝窥其门:意思是还不敢拜梅尧臣为师。 ㉑礼部:六部之一。主管礼制、科举、学校等事。 ㉒诚不自意:实在没有想到。 ㉓闻之人:从别人处听说。 ㉔其:我的。 ㉕左右:指欧、梅身边亲近的人。之:代词,指自己。 先容:先为推荐,打通关节。 ㉖属:同"嘱",嘱托。 ㉗向:从前。 ㉘苟富贵:苟且于富贵之中。 ㉙徒贫贱:徒然安于一般庸碌的贫贱处境。 ㉚大贤:这里指欧、梅。 徒:门徒。 ㉛恃(shì):依托,依靠。 ㉜苟:如果。 侥一时之幸:得到一时的侥幸。 ㉝易:替换。 ㉞《传》:指《论语》。 ㉟不怨天,不尤人:不抱怨天,不怨恨人。尤,怨恨。语出《论语·宪问》。 ㊱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悠然自得,可以生活下去,度完岁月。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诗经》句。 ㊲温然:温和的样子。

〔讲评〕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编排评定官梅尧臣的赏识。本文就是苏轼考中之后写给梅尧臣的信。其主旨是"士遇知己而乐"。

文章前半部分援引史实:周公富贵,却遭人怀疑诽谤;孔子虽困厄,但师徒怡然自得。两相比较,忧乐不言而喻,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其中,作者暗以孔子比欧、梅,以颜回、仲由自比,为下文埋下伏笔。

文章后半部分从作者本人和梅尧臣两方面阐明"士遇知己而乐":先说自己十余年来对欧、梅由闻其名、读其文而不得相见到蒙其赏识而成为其弟子,深感是一种富贵也不能换取的快乐;然后说

梅尧臣声隆位卑而颜色自若,想必也是以知己相得为乐。欧、梅与作者之间的相知相乐,同时与上文所述孔子师徒之乐相映成趣。

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前后呼应;而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也跃然纸上。

上韩魏公书[1]

轼再拜。近得秦中故人书[2]，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3]，始识传，至今七八年[4]，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5]，至诗与楚词[6]，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此固不待轼言，公自知之。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7]，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知传所禀赋至薄，不任官耳[8]。今年正月，轼过岐下，而传居丧二曲[9]，使人问讯其家[10]，而传径至长安[11]，见轼于传舍[12]，道其饥寒穷苦之状，以为几死者数矣[13]，赖公而存。“又且荐我于朝。吾平生无妻，近有彭驾部者[14]，闻公荐我，许嫁我其妹。若免丧得一官[15]，又且有妻，不虚作一世人，皆公之赐。”轼既为传喜，且私忧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16]，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17]，恐不能就[18]。今传果死，悲夫。书生之穷薄[19]，至于如此其极耶！夫传之才器，固不通于世用[20]，然譬之象犀珠玉[21]，虽无补于饥寒，要不可使在涂泥中[22]，此公所以终荐传也[23]。今父子暴骨僧寺中[24]，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25]，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赙其家[26]，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27]，甚可悯也。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28]，度可以葬传者足矣[29]。陈绎学士[30]，当往泾州[31]，而宋迪度支在岐下[32]，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赙[33]，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传平生所为文，当使人就其家取之[34]，若获，当献诸公。干冒左右[35]，无任战越[36]。

〔注释〕

①韩魏公:韩琦,字稚圭,北宋名臣,参与“庆历新政”。封魏国公。　②秦中:指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　③往岁:前些年。官岐下:在凤翔做官。岐下,即凤翔,境内有岐山,故称。　④至今七八年:苏轼在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任凤翔签判,到熙宁已有七八年了。　⑤萧然有出尘之姿:洒脱而有超越世俗的风姿。萧然,不受拘束的样子。⑥至:至于。　楚词:指“楚辞体”(又名“骚体”)作品,其语尾多用“兮”字。屈原是此体的代表作家。　⑦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然而董传曾怨您不为他尽力求得一官职。据载,韩琦镇守长安时,董传曾请求推荐,遭到拒绝。董传写诗表示不满,韩琦才荐举他。但不久董传就死了。望,抱怨。　⑧“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三句:我私下想您不是有所吝惜,而是知道他的天赋极薄,不能做官。爱,吝惜。禀赋,人之体魄、智慧等方面的素质,也指命运。　⑨传居丧二曲:董传在二曲守丧。当时董传之父刚去世,董传为之守丧。　⑩问讯其家:到他家去问候。　⑪径:径直。　⑫传舍:旅舍。　⑬以为几死者数矣:认为多次濒临死境。　⑭彭驾部:名未详。驾部,官名,属兵部,掌管皇帝车马、邮驿、马政等事务。　⑮免丧:指守丧期满。　⑯生人:世间人。　⑰非常:不同寻常。　⑱就:成功。　⑲穷薄:困窘薄命。　⑳“夫传之才器”二句:董传的才能器度,固然不适于经世致用。　㉑象犀:象牙、犀角。　㉒要:总之,总归。　㉓此公所以终荐传也:这是您最终举荐董传的原因呀!　㉔父子:董传父子。　暴骨僧寺中:指停棺在寺庙内。　㉕自谋口腹不暇:自己想办法吃饱肚子都顾不上。　㉖赙(fù):旧指以财物助人办丧事。　㉗济:成功。　㉘望:指望。　㉙度:考虑。㉚陈绎:字和叔,洛阳人。宋神宗时任秘书监、集贤学士。㉛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　㉜宋迪:字复古,洛阳人。

度支：度支使，为“三司”之一，掌管财政收支及粮食漕运等事务。㉝敛：收集，聚集。 ㉞就：到。 ㉟干冒：冒犯，冲犯。 左右：原指左右侍奉的人，用于书信表示尊称，意谓不敢向对方直陈，而托其左右转告。 ㊱战越：战战兢兢，表示畏惧戒慎。这是旧时写信的套语。

〔讲评〕

本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一题作《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董传，字至和，洛阳人，家居长安二曲，是苏轼任凤翔签判时认识的朋友，也是韩琦(魏公)的朋友。

董传一生无官无妻，穷困早卒。苏轼此信请求韩琦出资葬殓董传。信中主要从两方面着笔：一是叙述董传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和董传留别》诗句)却潦倒终身的普通文人的悲惨遭遇，以唤取韩琦的同情；一是转述董传生前对韩琦的深切感激之情，对韩琦的不举荐和举荐董传都作出了切情合理的解释，由此反映出韩琦与董传之间的诚挚情谊。这两方面融贯一体，苏轼请求韩琦出资葬殓董传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时流露出苏轼对董传生平的悲慨之情，体现出苏轼对待朋友的古道热肠。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伏审抗章得谢，释位言还①。天眷虽隆，莫夺已行之志②，士流太息，共高难继之风③。凡在庇庥，共增庆慰④。伏以怀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难⑤。世靡不知，人更相笑⑥。而道不胜欲，私于为身⑦。君臣之恩，系縻之于前；妻子之计，推挽之于后⑧。至于山林之士，犹有降志于垂老⑨；而况庙堂之旧，欲使辞禄于当年⑩。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⑪。愚智共蔽，古今一涂⑫。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独许于颜子⑬；存亡进退，《周易》不及于贤人⑭。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爱，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⑮，则孰能见几祸福之先，脱屣尘垢之外⑯。常恐兹世，不见其人⑰。伏惟致政观文少师⑱，全德难名，巨材不器⑲。事业三朝之望⑳，文章百世之师。功存社稷㉑，而人不知。躬履艰难，而节乃见㉒。纵使耄期笃老，犹当就见质疑㉓。而乃力辞于未及之年㉔，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㉕。较其所得，孰与昔多。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㉖。虽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㉗。伏暑向阑，台候何似㉘。伏冀为时自重，少慰舆情㉙。

〔注释〕

①伏：下对上自述时用的敬词。　审：知道。　抗章得谢：上疏辞官获准。抗章，同“抗疏”，上疏直言。得谢，得以辞官退居。

《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赐之几杖。”致事,即致仕,辞官退居。 释:放弃。 ②天眷:皇帝对臣下的宠爱。③共高难继之风:共同推崇难以继承的风范。 ④凡在庇庥(bì xiū):指受到欧阳修不同帮助、奖掖的人。庇庥,覆盖,保护。 庆慰:庆贺慰问。 ⑤怀安:贪图安逸。去就:去留。 ⑥靡:无,没有。 ⑦私:偏私。 ⑧系縻(mí):束缚。 妻子之计:对妻子儿女的考虑。 推挽:前拉为挽,后送为推。此偏指推。⑨山林之士:隐居山林的人。 降志:贬抑志向。此指贬抑山林隐居之志而出仕。 垂老:将老。 ⑩庙堂之旧:朝廷旧臣。 当年:壮年。 ⑪决:果断。 ⑫蔽:蒙蔽。 ⑬“是以用舍行藏”二句:《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子,即孔子。意谓被任用则行其道,不被任用则藏其道。后以“用舍行藏”指出仕与退隐。 ⑭“存亡进退”二句:《易·乾》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进退,即仕进与退居。存亡,即得失。不失其正,不背离中正之道。
⑮周知:详知。 一气之盛衰:协调精神状态的旺盛与低落。
⑯见几祸福之先:在祸福来临之前发现其预兆。几,事情的苗头或预兆。 脱屣(xǐ)尘垢之外:如脱鞋一般超然于尘俗之外。
⑰兹世:当世,现时代。 其人:这种人。 ⑱惟:想,认为。致政观文少师:即欧阳修。他曾为观文殿学士,又以太子少师致仕,故称“观文少师”。 ⑲全德难名:完美的道德难以名状。巨材不器:大材不为器具。不器,不像器具那样局限于一种用途。后以“不器”称赞全才。 ⑳三朝:指欧阳修所历仕的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 望:声望。 ㉑社稷(jì):土神为社,谷神为稷,为古代国家政权的标志。 ㉒躬履:亲身经历。 节:操守气节。 ㉓耄(mào)期笃老:年老。《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笃,甚。 就见质疑:去拜见请教疑难。 ㉔而乃:然而却。 未及之年:未到退休的年龄。按,欧阳修时年六十五,古制

“大夫七十而致事”(《礼记·曲礼》)。 ㉕轩冕:卿大夫的轩车和冕服。 导引:古代一种养生术,通过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血脉流通,促进健康。 ㉖闻道有自:指从欧阳修学道。有自,有来源。㉗老成:年高有德。 明哲:明智。 ㉘伏暑向阑:酷暑将尽。台候:古人书信中问候时的敬语。 ㉙冀:期盼。 舆情:众人之情。

〔讲评〕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退休,苏轼写了这篇贺启。

《宋史·欧阳修传》载:“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苏轼贺启末尾所谓“私喜明哲保身之全”即点出这层原委,而在此之前则以大段笔墨婉曲铺垫:先写“能见几于祸福之先,脱屣尘垢之外”者极为难得;然后由“常恐兹世,不见其人”过渡到欧阳修,却又不写其致仕,而写其全德、巨材、事业、文章,并说“纵使耄期笃老,犹当就见质疑”,从对面蓄足文势,再急转而下写其退休;最后以“较其所得,孰与昔多”一问引出“明哲保身”之意。全文笔致颇为曲折。

与 言 上 人[①]

去岁吴兴仓卒为别[②]，至今耿耿[③]。谴居穷陋[④]，往还断尽[⑤]。远辱不遗[⑥]，尺书见及[⑦]，感怍殊深[⑧]。比日法体佳胜[⑨]。札翰愈精健，诗必称是[⑩]，不蒙见示，何也？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⑪]，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⑫]，与武林旧游[⑬]，未易议优劣也[⑭]。何时会合一笑[⑮]，惟万万自爱[⑯]。

〔注释〕

①言上人：指释法言，是苏轼在湖州的友人。上人，对僧人的尊称。　②"去岁"一句：指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因"乌台诗案"，在湖州任上被捕，赴御史台狱。　③耿耿：指心中不安的样子。　④谴居：谪居。　⑤往还断尽：与亲友的交往联系都断绝了。　⑥远辱不遗：承蒙你虽在远地仍没有忘记我。辱，有辱，承蒙，谦词。　⑦尺书见及：收到了您寄来的信。尺书，指信。古代书简约长一尺，故称。　⑧怍(zuò)：惭愧。　⑨比日：近日。　法体：指法言的身体。这是对僧人身体的尊称。⑩诗必称是：您的诗作必然与佳胜的身体、更加精健的札翰同样精进。称是，与之相等。　⑪曳(yè)杖：拄杖。曳，拖。　放脚：漫步。　⑫旷然：开阔辽远的样子。　天真：天然。　⑬武林：指杭州。　⑭未见议优劣：不能议论出孰优孰劣。　⑮会合：

指相逢。 ⑯惟:语首助词,无义。 万万自爱:多多珍摄保重的意思。

〔讲评〕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湖州僧友法言致书相问,本文就是苏轼给法言的复信,写于七月。

百余字的短信,内容却不单薄,有对友人的思念和慰问、对友人致问的感激、有对友人札翰的赞赏、向友人索诗。尤其是中间对黄州谪居的自然景色和生活情状的抒写,更是文情并茂,风致翩翩,体现出作者对人生逆境的超然襟怀,同时也是作者安慰友人忧虑之情的最佳方式。结尾预想相聚之乐,轻松快慰。

此信自然随意,字里行间漾溢着作者与法言之间的真挚情谊,反映出作者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

与参寥子[1]

某启：去岁仓卒离湖[2]，亦以不一别太虚、参寥为恨[3]。留语与僧官，不识能道否？到黄已半年，朋友稀少，思念二公不去心[4]。懒且无便[5]，故不奉书。远承差人致问，殷勤累幅[6]，所以开谕奖勉者至矣。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7]。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见寄数诗及近编诗集，详味，洒然如接清颜听软语也。此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8]，然时复一开以慰孤疾[9]，幸甚！幸甚！笔力愈老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此于至道，殊不相妨[10]，何为废之耶？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11]。未间自爱[12]。不宣[13]。

〔注释〕

①参寥：僧道潜，于潜（旧县名，今并入浙江临安县）人。擅长诗文，与苏轼交往密切。　②某：旧时书信草稿或文集里用以代替自己的名字，在正式信中就要署上写信者的名字。　去岁仓卒离湖：元丰二年（1079）七月，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所作诗被认为讥讽朝廷，为御史台属吏逮捕，离开湖州。　③太虚：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苏门四学士之一。　④二公：指秦观、道潜。　⑤无便：不方便。此指没人送信。　⑥累幅：篇幅很多。　⑦杜门念咎：闭门思过。　⑧属和：诗歌唱

和。 ⑨然时复一开以慰孤疾：然而时常打开您的诗集，来安慰我这孤单有病之人。 ⑩“此于至道”二句：诗歌对于佛理，毫不妨害。至道，这里指佛理。 ⑪磨揉：磨炼。 追配彭泽：与陶潜并肩。陶潜，东晋大诗人，曾任彭泽（故城在今江西湖口东）令。 ⑫未间：“未会合间”的略语。指相离期间。 ⑬不宣：不一一细说。旧时书信末尾的套语。

〔讲评〕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后，平生故旧大都断绝来往，只有和尚、道士保持交往且情谊厚于往日。本文就是作者给僧友参寥子的回信，前半部分抒写对友人的思念，感谢友人千里致书相问，感叹世态炎凉、“道德高风，果在世外”；后半部分关合参寥所寄诗作，说自己“已焚笔砚，断作诗”，与前文所言“杜门念咎”相应，但鼓励参寥磨炼诗艺，“追配彭泽”，一则可供作者“慰孤寂”，二则诗、禅“殊不相妨”。后者是作者的重要诗歌见解之一，在其《送参寥师》诗中有更详细的阐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精”。

与王元直

黄州真在井底[①]，杳不闻乡国信息[②]，不审比日起居何如[③]，郎娘各安否[④]？此中凡百粗遣[⑤]，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每见一邸报[⑥]，须数人下狱得罪[⑦]。方朝廷综核名实[⑧]，虽才者犹不堪其任[⑨]，况仆顽钝如此，其废弃固宜[⑩]。但犹有少望[⑪]，或圣恩许归田里，得款段一仆[⑫]，与子众丈、杨宗文之流[⑬]，往来瑞草桥[⑭]，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存道奄忽[⑮]，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还，详示数字[⑯]。余惟万万保爱[⑰]。

〔注释〕

①在井底：形容与外界隔绝，非常闭塞。　②杳(yǎo)不闻：一点也听不到。杳，无影无声。　乡国：故乡，指苏轼家乡四川。③不审：不详知。　比日：近日。　起居：日常生活。　④郎娘：称男性晚辈为郎，年长女性为娘。　⑤粗遣：大致过得去。⑥邸(dǐ)报：朝廷官报。　⑦须数人下狱得罪：一定有多人下狱治罪。　⑧方：正当。　综核名实：综查核实名与实是否相符。⑨虽：即使。　堪：忍受，承受。　⑩"况仆顽钝如此"二句：何况我如此愚顽迟钝，我的被贬本来都是应该的。仆，自称谦词。顽钝，固执愚笨。　⑪但：仅，只。　少望：小小的希望。　⑫款段一仆：龙钟一仆。款段，原指马行迟缓的样子。　⑬子众：王庆源，初名群，字子众，后改名淮奇，字宣义。王元直的叔父，苏轼

的叔丈人。　丈：古时对老翁的尊称。杨宗文：一作杨文宗，字君素，苏轼的长辈。　⑭瑞草桥：在眉州青神（今属四川），王庆源等家居之处。　⑮存道：杨从，字存道，江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以学行名闻乡里。　奄忽：突然去世。　⑯人还，详示数字：有人回到故乡，请你写信告诉我。　⑰余：其他。　保爱：保重自爱。

〔讲评〕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九月，苏轼妻弟王箴（字元直）从四川派人问候谪居黄州的苏轼。此信是苏轼的答复。

苏轼具有浓厚的西蜀乡土恋情，这封身处逆境时写给家乡亲人的信就有鲜明的表露：感叹黄州闭塞、故乡音讯杳无，感慨谪居生活的艰辛，对自己仕官不幸遭遇的自慰、自谦，而这一切最后归结于盼望蒙赦归田，与故友亲朋怡然相处。

此信通篇都是家常琐事、凡人情感，温和婉转，而怆然之情，若隐若现。

答毕仲举

轼启。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1]，不复自比于朋友[2]，不谓故人尚尔记录[3]，远枉手教[4]，存问甚厚[5]，且审比来起居佳胜[6]，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7]，不应有瘴疠[8]，岂岁时适尔[9]。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丧者，是天相子也[10]。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11]，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12]。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13]，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14]，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15]。菜羹菽黍[16]，差饥而食[17]，其味与八珍等[18]；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19]，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20]，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21]，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22]。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23]。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24]。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25]，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26]，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27]？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28]，乃为至

足。三复斯言[29]，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30]。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

〔注释〕

①愚瞽顿仆：愚昧无识，经历坎坷。 ②自比：自列。比，比肩，并列。 ③尚尔：还如此。 记录：铭记采录。录，采取，不遗弃。 ④远枉手教：费心从远方写信来。手教，对人来信的客气说法。 ⑤存问甚厚：问得很详细，十分关心的意思。 ⑥审：确知。 比来：近来。 ⑦罗山：在今河南。 ⑧瘴疠：旧指使人染疫疾之气。 ⑨岂岁时适尔：难道是今年的气候正好如此！ ⑩“既无所失亡”四句：既然没有病死，而又能够领会宠辱、得失实无差别的道理，这是上天帮助您的结果。相(xiàng)，帮助。 ⑪“仆既以任意直前”句：我既因任性向前、没有采纳您老的教导而触犯法网。罪罟(gǔ)，法网。 ⑫初不论巧拙也：原先就不管是聪明或是笨拙。 ⑬生事百须：生活上的种种用物。 ⑭颜蠋之语：战国时颜蠋受到齐王盛情款待，他却辞退回家，认为还是“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的生活最为理想。“晚食以当肉”，推迟吃饭，腹饥，吃时就有滋味，犹如吃肉。 ⑮巧于居贫：善于应付贫穷的生活。 ⑯菽(shū)：大豆，引申为豆类总称。 黍：黄米，可酿酒。均指清苦的饭食。 ⑰差饥：略饥，稍饿。 ⑱八珍：八种珍贵的食物，旧时说法不一。 ⑲刍豢：刍，吃草的牛羊。豢，猪、狗。泛指家畜。 ⑳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吸取佛经中道理浅显的虚设言辞，以供自己洗去心灵上的污垢。 ㉑旋去旋生：大意是，除去后随即又生长出来。旋，随即，不久。 ㉒愈于：好于。 ㉓陈述古：陈襄(1017～1080)，字述古，熙宁时曾任杭州知州，时苏轼任通判，两人友谊甚笃。 ㉔鄙：鄙薄、轻视。 ㉕有间：有差别。 ㉖出生死：超出于生死之外。 三乘：佛教谓引导教化人们达到解脱的三种方

法、途径或教说，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㉗抑尚与仆辈俯仰也：或者是还跟我这类人一起混日子呢？俯仰，随宜应付、周旋。 ㉘不造冤业：不做恶事。佛教以过去世之恶行为今生世之障碍，称它为业障（俗作孽障）。冤业即业障。业，佛教名词。原为梵文的意译，泛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所以苏轼又说："举足动念"都是"业"。 ㉙三复斯言：再三重复思考这些话。 ㉚"不必刑杀无罪"三句：不一定杀戮无辜，掠取他不应该所有的东西，然后才叫"冤业"啊。

〔讲评〕

这是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闰九月谪居黄州时给故人毕仲举的复信。

此信主要表述了作者对佛、老思想的看法：第一，他对佛学思想的吸取和接受是有所选择和保留的，并不沉溺于玄奥的教义，而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即"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其龙肉、猪肉的比喻，生动巧妙，谐趣横生。第二，他指出学佛、老不当的流弊，认为学佛、老主要当取其"静而达"的观察问题、对待人生的方法和态度，以保持达观的精神境界。但学而未至，会流入"懒"与"放"的弊病，自当警觉。二者总而言之，苏轼主张习佛、老既不能沉入玄奥的教义，也不能流入懒惰放诞，而应从中吸取"静而达"的处世态度，随遇而安，超然于世俗得失、荣辱之外。作者信中自述对触罪被贬的态度以及谪居黄州的生活情状，正体现出他"静而达"的人生观念。整封信重在议论，主旨鲜明突出，层次井然。

与 李 公 择[1]

某启。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2]?吾侪虽老且穷[3],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4],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5],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6]。兄造道深[7],中必不尔[8],出于相好之笃而已[9]。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10]。兄虽怀坎壈于时[11],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12],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13]。非兄,仆岂发此[14]!看讫,便火之[15],不知者以为诟病也[16]。

〔注释〕

①李公择:李常,字公择,南康军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曾反对新法。　②"虽兄之爱我厚"三句:这是戏言。大意是,我以硬心肠待您,您却爱我很深,为什么这样呢?　③吾侪(chái):我辈。　④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大意是,对死和生的问题,应该一笑置之,不必介意。　⑤於邑:哽咽,忧心郁结。　⑥大不相远矣:很少有距离了。　⑦造道深:达到道义已经很深了。⑧中必不尔:心中一定不会这样的。　⑨笃:诚笃,笃厚。⑩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就用狂放的言语来补充发挥老兄的意思而已。　⑪坎壈:困顿不得志。　⑫尊主泽民:尊奉国君,造福人民。　⑬造物:造物主,指上天。　⑭非兄,仆岂发此:若不是老兄,我哪里会发表这一番议论呢?　⑮火:烧。作动词

用。　　⑯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不了解我们的人，会对这番议论进行指责。

〔讲评〕

此信写于作者谪居黄州时，旨在劝慰友人李常（字公择）所寄诗作中的“远别惘然之意”，表现出作者忠肝义胆的凛然气节，身遇贬谪仍保持儒家积极入世的献身精神。

作者与李常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李常也因反对新法而历经坎壈，但坚守忠义，祸福得丧置之度外。作者在信中主要以共勉的语气坦露心志，同时从笃厚的友情上对李常的怅惘之情予以深切的理解。通篇笔致刚柔兼融：落笔即以李诗“惘然之意”与作者“铁心石肠”形成对比，一柔一刚，下文则刚毅气节与朋友情义交相映衬，结末“非兄，仆岂发此”一句总绾全文，也是柔中含刚。

答秦太虚书[1]

轼启。五月末，舍弟来[2]，得手书劳问甚厚[3]，日欲裁谢[4]，因循至今[5]，递中复辱教[6]，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7]，起居何如。轼寓居粗遣[8]，但舍弟初到筠州[9]，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10]，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11]。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12]，且喜复健。

吾侪渐衰[13]，不可复作少年调度[14]，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15]，厚自养炼[16]。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17]。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18]，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19]，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20]，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21]。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22]，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23]。此后纵复出从人事[24]，事已则心返[25]，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亹亹焉来逼人矣[26]。如我辈，亦不劳逼也[27]。太虚未免求禄仕[28]，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29]。窃为君谋，宜多著书[30]，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31]，不须及时事也[32]。但旋作此书[33]，亦不可废应举[34]，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35]。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36]，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37]，知未暇通问。程公闢须其子履中哀词[38]，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39]。但得罪以来[40]，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41]，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42]，

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43]。

初到黄，廪入既绝[44]，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45]，断为三十块[46]，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47]，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48]，此贾耘老法也[49]。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50]，水到渠成[51]，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所居对岸武昌[52]，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53]，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54]，作酒店樊口[55]，棹小舟径至店下[56]，村酒亦自醇酽[57]。柑橘椑柿极多[58]，大芋长尺余[59]，不减蜀中[60]。外县米斗二十[61]，有水路可致[62]。羊肉如北方[63]，猪、牛、獐、鹿如土[64]，鱼、蟹不论钱[65]。岐亭监酒胡定之[66]，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67]，皆家善庖馔[68]，喜作会[69]。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70]！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71]。

子骏固吾所畏[72]，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73]，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74]。适会葬老乳母，今勾当作坟[75]，未暇拜书[76]。岁晚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一书[77]，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78]，书不成字，不罪！不罪[79]！不宣[80]。轼再拜[81]。

〔注释〕

①秦太虚：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善诗文，“苏门四学士”之一，著有《淮海集》。　②舍弟：我家弟弟，指苏辙。本年五月，苏辙护送嫂嫂王闰之及侄儿苏迨、苏过到黄州，与苏轼相聚。　③手书：亲笔信。　劳问：即慰问。④裁谢：裁笺写信作答。　⑤因循至今：拖延至今未写。因循，照旧不改，引申为拖延。　⑥递中：从驿道递送而来。递，驿车。⑦比日：近日。　履兹初寒：指进入今年的初冬季节。作者写此信

时已是初冬，故言。履，踏入。兹，此，指今年。　⑧粗遣：大体过得去。粗，粗略。遣，排遣。　⑨筠（jūn）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本年，苏辙改任筠州盐酒务，即从黄州出发赴任。　⑩丧一老乳母：指本年苏轼乳母任采莲死于黄州临皋亭寓所。　⑪堂兄中舍：指苏轼堂兄苏不欺，字子正；官至太子中舍，人称“苏中舍”。九月死于成都。　⑫承见喻：承蒙告知。　⑬吾侪（chái）：我辈。侪，辈。　⑭不可复作少年调度：不能用少年人那种办法来调摄身体。　⑮道书：道教书籍。　方士：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　⑯厚自养炼：加强自我养生炼性。　⑰颇窥其一二：指看了一点道书。　⑱本州：指黄州。　天庆观：在黄州的道观。苏轼在《与王定国书》中也提到他在快到冬至日时曾借“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安逸）居其中，谢客四十九日”。　⑲废放：指贬谪黄州。　⑳他日一为仕宦所縻（mí）：将来一旦被官务所纠缠。縻，捆，拴。　㉑当及今为之：应当趁现在及时养炼。㉒但：只要。　择：选择。　易行：易做。　㉓根本立矣：指打下了养生的基础。　㉔纵：纵然。　复：再次。　从人事：参预俗务。　㉕事已则心返：事毕之后，心仍能平静如初。　㉖亹亹（wěi）：指诗文娓娓道来，有吸引力。　逼人：指催逼人努力不懈。㉗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大意是，像我们这样无心于仕禄的人是不用催逼的。　㉘未免：免不了。　㉙应举不可必：应举不可能一定成功。　㉚“窃为君谋”二句：我为您考虑，应该多写些书。㉛卓然：高超卓异的样子。　有可用之实：有切合实用的内容。㉜及时事：涉及时事。　㉝旋：马上。　㉞废：放弃。㉟想喻此意：想必您明白这个意思。　㊱公择：李常，字公择。本年十月，李常由舒州（治所在今安徽安庆）顺道来黄州访苏轼。㊲革老未尝得书：指没有收到书信。　㊳程公闢：程师孟，字公闢，吴（今江苏苏州）人。宋仁宗景祐时进士，曾任越州、青州知州。须：需求。　哀词：悼念文章。　㊴本自求作：原本自己要求写

作(哀词)。 食言:违背诺言。 ㊵得罪:指被捕和受贬。 ㊶自持颇严:自我控制很严格。 ㊷决坏藩墙:比喻冲破约束。 ㊸衮衮(gǔn):形容言论滔滔不绝。 ㊹廪入:从公家支领的财物。 ㊺朔:农历每月初一。 ㊻断为三十块:分成三十份。 ㊼平旦:清早。 ㊽"仍以大竹筒"两句:又用大竹筒另外贮藏用不完的钱,拿来款待客人。 ㊾贾耘老:贾收,字耘老。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苏轼的朋友。 ㊿"度(duó)囊中"两句:揣测存款还能支付一年多,到那时再另作筹划。度,计算,揣度。 51水到渠成:水一流到,渠就会形成。指到时候自有办法。 52武昌:黄州对岸,在今湖北鄂城,非今武汉市的武昌。 53王生:指王齐愈、王齐万兄弟,寓居鄂城东湖,与苏轼交游。炊黍:煮粟米饭。 54潘生:指潘大临,苏轼的朋友。 55作酒店樊口:在樊口(今鄂城西北江边)开了一家小酒店。 56棹(zhào):船桨。这里作动词用,划桨。 57醇酽:酒味醇浓烈。 58椑(bēi):水果名,似柿而小,色青,其汁可制漆。 59大芋:即芋艿。 60不减蜀中:不比四川的差。 61米斗二十:一斗米二十钱。 62致:指运到。 63羊肉如北方:羊肉像北方一样便宜。 64如土:比喻很多而不值钱。 65不论钱:不讲价钱,形容便宜。 66岐亭:镇名,在今湖北麻城西南。 监酒:官名,掌管酒务的官,宋时大部分地区实行酒的禁榷,民间不得私酿和私售酒。 胡定之:黄州人,苏轼的朋友。 67黄州曹官:指黄州所属各官署的官员。当时黄州知州徐大受、黄冈令何长官、主簿段玙、武昌令李观、主簿吴亮等,都同苏轼是朋友。 68家善庖馔(zhuàn):每家都很会做菜。庖,厨房。馔,炊食,吃喝。 69喜作会:喜欢举行宴会。 70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我的生活不是安排得很成功吗?既济,渡完了河,引申为成功。 71掀髯:挽须大笑,豪爽的样子。 72子骏:鲜于侁,字子骏,四川阆中人,曾任京东路转运使,与苏轼交往非常密切。 畏:敬畏。

⑬少府：县尉，唐宋时常称县尉为少府。 张舜臣：生平不详。⑭儿子每蒙批问：每次承蒙您询问我儿子的情况。批问，询问。⑮勾当：办理。 作坟：修造坟墓。 ⑯未暇拜书：没有空给您写信。 ⑰李端叔：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元丰间进士，后苏轼知定州时，李为僚属。 ⑱微被酒：稍稍有了些酒意。⑲不罪：请不要怪罪。 ⑳不宣：不一一细说。旧时书信结尾的常用语。 ㉑再拜：古代一种礼节，先后拜两次，表示尊敬。这里是旧时信函常用的表示尊敬的套语。

〔讲评〕

这是元丰三年(1080)冬天苏轼贬居黄州时给秦观写的信。此信用平直亲切的口吻，通过一些家常琐事，写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和生活状况，以告慰友人的关心。苏轼在信中劝秦观作文"不须及时事"，自己也"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这正反映了苏轼对政治迫害的余悸和敏感。但苏轼对于生活上的艰难枯槁，却毫不在意，反能苦中为乐，如说谪居无事，得以炼性养身；又如画叉取钱，赏玩山水，来往交游，无一不从容安闲，这又反映了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性格和处世态度，确如茅坤所说："此等书并长公随手淋漓者，却自潇洒脱俗可爱。"(《苏文忠公文钞》卷八)。此信多从侧面展示他的内心世界，从而使读者多少能感触他当时思想的复杂性。

答李端叔书[1]

轼顿首再拜[2]。闻足下名久矣[3]，又于相识处[4]，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5]。寻常不通书问[6]，怠慢之罪，犹可阔略[7]，及足下斩然在疚[8]，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9]，先蒙惠书[10]，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11]，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12]，递中再辱手书[13]，待遇益隆[14]，览之面热汗下也[15]。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16]，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17]，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18]，而二子独喜见誉[19]，如人嗜昌歜、羊枣[20]，未易诘其所以然者[21]。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22]，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23]，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24]。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25]，坐此得罪几死[26]，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27]，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28]，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29]，此正制科人习气[30]。譬之候虫时鸟[31]，自鸣自已[32]，何足为损益[33]。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34]，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35]，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36]，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37]，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38]，有书与之亦不答[39]，自幸庶几免矣[40]。足下又复创相推与[41]，甚非所望。木有瘿[42]，石有晕[43]，犀有通[44]，以取妍于人[45]，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46]，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

下所见皆故我[47],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48],取其华而遗其实乎[49]? 抑将又有取于此也[50]? 此事非相见不能尽[51]。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52],然信笔书意[53],不觉累幅[54],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55],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56]。不次[57]。

〔注释〕

①李端叔: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元丰间进士,后苏轼知定州时,召聘为幕僚。 ②顿首再拜:叩头再拜,古时信函套语,常用于书信开头或结尾,表示尊敬。 ③足下:称呼对方的敬词。 ④相识:指朋友。 ⑤仿佛:这里是大略想见的意思。 ⑥寻常:平常。 不通书问:不写信问候。 ⑦阔略:宽恕。 ⑧斩(cán)然:哀痛忧伤的样子。斩,通"惭"。 在疚:指居丧。疚,原义指疾病。 ⑨舍弟子由至:指元丰三年(1080)五月,苏辙护送嫂嫂王闰之(同安君)及侄儿苏迨、苏过到黄州,与苏轼相聚。 ⑩惠书:对人来信的客气说法。 ⑪顽钝:固执愚笨。 废礼:不讲礼节。 ⑫弃绝:断绝来往。 ⑬递中:由驿道递送而来。 手书:亲笔信。 ⑭待遇益隆:你对待我的礼节更加隆重。 ⑮面热汗下:形容羞愧的样子。 ⑯许:赞许。 ⑰得非:岂不是。 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北宋著名诗人,开创"江西诗派",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秦太虚: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善诗文,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⑱不肖:不贤。这里是苏轼自谦的词。 ⑲二子:指黄庭坚和秦观。子,古时对男子的美称。 ⑳嗜昌歜(chù)、羊枣:喜欢吃昌歜、羊枣,比喻有特殊的嗜好。昌歜,菖蒲菹,沼泽地带多年生草本植物,有香气。据载,周文王嗜食昌歜。羊枣,果实小而圆,紫黑色。史载,孔子弟子曾皙爱吃羊枣。 ㉑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不容易问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诘,追问。 ㉒制策:制,指制举,是皇

帝在“常举”以外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策”，策问，是制举主要的考试科目。嘉祐六年(1061)，由欧阳修推荐，苏轼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制策，入第三等(宋时最高等，无一二等)。
㉓纷然：众多杂乱的样子。 ㉔以应其名：用来与那科名(指“直言极谏科”)相呼应。 ㉕譊譊(náo)：争辩声，也可作嘈杂喋喋不休讲。 ㉖坐此：因此获罪。此，指“乌台诗案”。几死：几乎被处死。 ㉗齐虏以口舌得官：齐虏(骂人的话)靠耍嘴皮子而做了官。言下之意是无实际能力。据《史记·刘敬传》，汉高祖准备亲征匈奴，派人去侦察敌情，都说匈奴只有老弱残兵，可以出击，唯独刘敬说匈奴不可击，刘邦发怒道：“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胡说)沮(阻止)吾军。”并杖责刘敬。结果汉高祖击匈奴中计，被困平城。这里苏轼以刘敬自比。 ㉘欲立异同：想标新立异。过矣：错了。 ㉙搀(chān)说：意思是混说。搀，搀和。
㉚制科人：考中制科出身的人。 ㉛候虫时鸟：有季节性出现的虫鸟。 ㉜已：停止。 ㉝何足为损益：哪里足以做出对世人有所损益的事。 ㉞怪：奇怪。 待轼过重：过分重视我了。
㉟称说：称誉。 ㊱扁舟草履：乘小船穿草鞋。扁舟，小舟。
㊲樵渔：樵父渔父。 杂处：混杂相处。 ㊳无一字见及：没有寄来一信。 ㊴与：寄给。 答：回信。 ㊵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的词。 免：指免了人际交往。 ㊶创：开始。推与：推重赞许。 ㊷瘿(yǐng)：肉瘤。这里指木瘤。木瘿，本是树木的一种病态，但人们截取磨光，上有旋纹，可供观赏。 ㊸石有晕：指石上有晕圈。 ㊹犀有通：犀牛角中间本是不通的，通者是病态。但人们根据犀角相通部位来作装饰品。 ㊺“以取妍于人”二句：都是用物体中病态的东西来引人欣赏。取妍，取媚。
㊻观省(xǐng)：观察，反省。 ㊼故我：旧我。 ㊽无乃：岂不是。 考其情：考察那实情。 ㊾遗：遗忘。 ㊿抑：抑或，还是。 取于此：从“故我”中获取些东西。 (51)尽：指尽言，说透

彻。　㊾文：文章。　㊿信笔：随意写写。信，随意，听凭。
㊱累幅：篇幅很长。　㊲岁行尽：快到年终了。行，将。
㊳节哀：抑制悲哀，因李之仪在居丧。　强食：勉强自己进食。
㊴不次：不依次一一叙述。

〔讲评〕

这是苏轼元丰三年(1080)冬天谪居黄州时给李之仪(字端叔)写的回信，旨在谢绝李之仪对自己的推重。这体现出作者的自谦精神，而对"故我"的深刻反省中流露出遭受文字狱打击后的忧谗畏讥、郁闷不平的心情，恳切之意与愤懑之情，杂然并陈。

此信在笔致上往复回环，曲尽其情。苏轼将其生平分为"故我"和"今我"，立足于"今我"之"深自闭塞"、"自喜渐不为人识"，谓"故我""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谓李之仪"所见皆故我"，因而谢绝李之仪对自己的推誉，其实是"今我"对"故我"的否定。反省"故我"所为，"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尽责尽忠，却"坐此得罪几死"。这是作者"深自闭塞"的缘由。而"齐虏以口舌得官"一语暗以刘敬自喻，透出作者的愤慨之情，"妄论利害，搀说得失"也是愤激语，对照"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二语自然见出。通篇字里行间的愤懑之情是不难品味出的，作者本人也是很清楚的，结尾嘱李之仪"不须示人"则流露出忧谗畏讥心理。

答陈师仲主簿书[①]

轼顿首再拜钱塘主簿陈君足下[②]。曩在徐州，得一再见[③]。及见颜长道辈[④]，皆言足下文词卓玮，志节高亮，固欲朝夕相从。适会讼诉，偶有相关及者[⑤]，遂不复往来。此自足下门中不幸，亦岂为吏者所乐哉[⑥]！想彼此有以相照[⑦]。已而[⑧]，轼又负罪远窜，流离契阔[⑨]，益不复相闻。今者蒙书教累幅，相属之厚[⑩]，又甚于昔者。知足下释然[⑪]，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后，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足下独犯众人之所忌，何哉？及读所惠诗文，不数篇，辄拊掌太息，此自世间奇男子，岂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⑫]！诗文皆奇丽，所寄不齐[⑬]，而皆归合于大道，轼又何言者。其间十常有四五见及，或及舍弟[⑭]，何相爱之深也。处世龃龉，每深自嫌恶，不论他人[⑮]。及见足下辈犹如此，辄亦少自赦[⑯]。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⑰]。今足下独不信，建言诗不能穷人[⑱]，为之益力。其诗日已工，其穷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⑲]。不龟手之药，或以封[⑳]，安知足下不以此达乎？人生如朝露[㉑]，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缪[㉒]，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江淮间人好食河豚，每与人争河豚本不杀人[㉓]，尝戏之，性命自子有，美则食之，何与我事[㉔]？今复以此戏足下，想复千里为我一笑也。先吏部诗，幸得一观，辄题数字，继诸公之末[㉕]。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㉖]，为赐尤重。从来不曾编次，纵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尽矣[㉗]。不知今

乃在足下处。当为删去其不合道理者[28],乃可存耳。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29]。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足下主簿,于法得出入[30],当复纵游如轼在彼时也。山水穷绝处,往往有轼题字,想复题其后。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31]。有便以一二见寄,慰此惘惘[32]。其余慎疾自重[33]。不宣[34]。轼顿首再拜。

〔注释〕

①陈师仲主簿:陈师道之兄,字传道,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当时任钱塘县主簿(掌文书簿籍的官)。　②足下: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的敬词。　③“曩在徐州”二句:苏轼于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1077~1079)知徐州时,陈师仲曾多次相访。曩,往日。④颜长道:即颜复,字长道,鲁(今属山东)人。赐进士出身,官至中书舍人。苏轼知徐州时,颜复从之游。　⑤“适会讼诉”二句:正碰到一件官司牵连到陈师仲。　⑥为吏者:苏轼自指。⑦彼此有以相照:彼此之间能以心相照,即相互谅解。　⑧已而:随后。　⑨负罪远窜:指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契阔:本指离合、聚散,通常偏指离散。　⑩蒙书教累幅:承蒙寄来长篇书信赐教。幅,指信笺。　相属(zhǔ):慰问。属,通“嘱”。⑪释然:心无芥蒂的样子。　⑫趣(qū):趋向,奔赴。　⑬所寄不齐:寓意不同。　⑭“其间十常有四五见及”二句:陈师仲诗文中十之四、五提及苏轼或苏辙。　见及,提到我。　舍弟,对人称自己弟弟的谦词。　⑮龃龉(jǔ yǔ):本义指上下齿不齐,比喻意见不合。　“每深自嫌恶”二句:经常深深怨恨自己,更不必说他人了(他人当更怨恨我)。　⑯少自赦:稍微自我宽恕。⑰“诗能穷人”三句:写诗能使人困顿,由来已久,而对我苏轼却特

别严重。尚，通"上"，久远。 ⑱建言：立论。 ⑲"其穷殆不可量"二句：其诗作成就大概不可估量，但也在于如何使用它。穷，穷尽，极至。 ⑳"不龟(jūn)手之药"二句：有的人通过治疗皮肤冻裂的药而获得封地。龟，皮肤受冻而裂开。事见《庄子·逍遥游》。 ㉑朝露：早晨的露水，喻时间短暂。 ㉒缪：通"谬"。㉓河豚：鱼名。肉味鲜美，卵巢、血液和肝脏有剧毒。杀人：指毒死人。 ㉔戏之：和他们开玩笑。 "性命自子有"三句：代河豚说话。之，河豚自称。与，关涉。 ㉕"先吏部诗"四句：陈师仲曾录其祖父陈洎诗作寄给苏轼，苏轼为作《题陈吏部诗后》。陈洎，字亚之，官至三司盐铁副使，赠工部侍郎。 ㉖见：同"现"。 《超然》、《黄楼》二集：陈师仲所编苏轼知密州和徐州时所作的诗集。苏轼知密州时建有超然台，并写了《超然台记》；知徐州时建有黄楼以纪念奋战黄河洪水的胜利。陈师仲所编诗集名即由此而来。㉗"得罪日"二句：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时，其诗文被家人妇女烧毁殆尽。参见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㉘不合道理：指含有怨刺。 ㉙见念：思念我。大概陈师仲来信中提及杭州人常思念苏轼。 率：大概，一般。 前缘：前世结下的缘分。㉚于法得出入：按规定可自由出入。 ㉛不择古律：不分古体诗和律诗。 以日月次之：按日月编次。 行记：行踪记录。㉜惘惘：怅然若失的样子。对陈师仲及杭州友人的思念。㉝慎疾自重：意谓自我保重身体。 ㉞不宣：不一一叙说。

〔讲评〕

此信写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时苏轼谪居黄州，钱塘主簿陈师仲将苏轼在密州、徐州的诗作编为《超然》、《黄楼》两部集子，并写信慰藉苏轼。这是苏轼的回信。

书信前文所引颜复评陈师仲"文词卓玮，志节高亮"是总伏笔，后文所叙陈师仲不以讼诉之事介意、"独犯众人之所忌"而与苏轼

书信诗文相往复以及编辑苏轼诗集等事例都可谓这一伏笔的展现，与陈师仲之间的诚挚情谊则融于平淡的叙述之中，如“想彼此有以相照”、“何相爱之深也”、“及见足下辈如此，辄亦少自赦”、“有便以一二见寄，慰此惘惘”等语都点出双方的相知笃厚。

书信中间关于“诗能穷人”的议论当为陈师仲来信中的话题。苏轼从自身经历中感受到诗能穷人，而在理智地议论中则又不拘滞于个人感受，一则认为人之穷达与诗无必然联系；再则认为写诗凭意而为，不用计议穷达。明智而豁达。

黄州上文潞公书[①]

轼再拜。孟夏渐热[②]，恭惟留守太尉执事台候万福[③]。承以元功[④]，正位兵府[⑤]，备物典册[⑥]，首冠三公。虽曾孙之遇，绝口不言[⑦]；而金縢之书，因事自显[⑧]。真古今之异事，圣朝之光华也[⑨]。有自京师来转示所赐书教一通，行草烂然[⑩]，使破甑敝帚，复增九鼎之重[⑪]。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⑫]，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⑬]，名义至重[⑭]，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⑮]？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⑯]，终莫能决。辄复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⑰]，以卜于左右[⑱]。遽辱还答[⑲]，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⑳]？伏读洒然[㉑]，知其不肖之躯[㉒]，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㉓]，复入于道德之场，追申徒而谢子产也[㉔]。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㉕]，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㉖]，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㉗]，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㉘]："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㉙]，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㉚]，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㉛]，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

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32],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33],老而能学也。

轼在徐州时,见诸郡盗贼为患,而察其人多凶侠不逊[34],因之以饥馑,恐其忧不止于窃攘剽杀也[35]。辄草具其事上之[36]。会有旨移湖州而止[37]。家所藏书,既多亡轶,而此书本以为故纸糊笼篋,独得不烧,笼破见之,不觉惘然如梦中事,辄录其本以献。轼废逐至此,岂敢复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于世,既不复施行,犹欲公知之,此则宿昔之心扫除未尽者也[38]。公一读讫[39],即烧之而已。

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拜见无期,临纸於邑[40]。惟冀以时为国自重[41]。

〔注释〕

①文潞公: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封潞国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五十年。 ②孟夏:四月。孟,旧指每季的第一个月。 ③留守:文彦博在元丰三年(1080)任西京(洛阳)留守,兼河南府知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 太尉: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宋时为宰相等大臣的加官,属荣誉性职称。 执事:原指侍从左右、听从使令的人,后成为旧时书信中对对方的尊称,表示不敢直接向对方直陈。 ④元功:首功、大功。⑤正位兵府:太尉原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但宋时已不任实职。这里借以称颂文彦博,说他是军事机关最高的首长。 ⑥备物:指君主所赐仪仗类的东西。 典册:被史官写进典策中。 ⑦"虽曾孙之遇"二句:宋仁宗病重时,文彦博与富弼等乞立储嗣,即为英宗。后神宗即位,曾与文彦博谈及此事,并加以嘉奖,文彦博却谦辞不肯居功。这里用西汉丙吉的典故。丙吉在汉武帝时曾救护过皇曾孙刘询,又曾建议迎立刘询为帝。刘询继位即汉宣帝;但丙吉

"绝口不道前恩"。曾孙,汉宣帝刘询,为武帝曾孙。这里指宋神宗。遇,遭遇,指登帝位。　⑧"而金縢(téng)之书"二句:周武王有疾,其弟周公旦作书,告神请代死。史官事后把此书藏于"金縢",即用金带封缄而藏置秘籍文书的柜子。后周成王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却为流言所诽谤,周成王开视"金縢",而知周公的忠贞。这里也指文彦博建言立储之事,后大白于天下。　⑨圣朝:本朝。　⑩行草:书法的一种,介于行书与草书之间。烂然:鲜明的样子。　⑪"使破甑(zèng)敝帚"二句:大意是:使得像我这类破锅坏帚一样的人,也增加了无上的身价。甑,古代蒸食的炊器。九鼎,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奉为传国之宝。后以九鼎喻分量之重。　⑫死生未分:死生尚未分明,意即死生未定,尚有死的威胁。　⑬存:存念。　⑭名义:名分、节义。⑮"不知今日所犯"数句:不知道今日所犯之罪,是已经被圣贤者所抛弃,不能重新做君子呢,还是虽然有罪不可饶恕,但还可以改正的呢?　⑯旬时:十天。　⑰道畴昔之眷:说说过去的关怀。畴昔,从前。眷,眷注,关怀。　⑱卜于左右:向您试测一下。卜,预测。　⑲遽辱还答:立刻承蒙您的回复。　⑳"岂非察其无他"三句:难道不是审察我没有其他问题而宽恕我的不足,也像皇上饶恕不杀我的本意样吗?贷,宽恕,饶恕。　㉑洒然:落泪的样子。　㉒不肖:对自己的谦称。　㉓洗濯磨治:洗去罪行,磨炼名节。　㉔追申徒而谢子产也:追攀申徒狄而赶不上子产了。申徒,申徒狄,殷末人。相传因不忍见殷纣王的暴政,抱石投河而死。子产,春秋时郑国人,为郑国名相。为人仁爱,事君忠厚,受到孔子的称赞。　㉕有一子稍长:指长子苏迈。　㉖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县。　㉗州郡望风:州郡官吏看风使舵,迎合上司。　㉘恚(huì)骂:怨恨咒骂。　㉙比事定:等到案件审理完毕。　㉚覃(tán)思:深思。　㉛先子:称死去的父亲,指苏洵。　㉜公退闲暇:您办完公事空暇之际。　㉝穷不忘

道：处境穷迫而没有忘记儒家之道。　㉞凶侠不逊：凶残逞气不恭顺。　㉟恐其忧不止于窃攘剽杀也：恐怕这帮人的祸患不仅仅是偷盗杀人而已。言外之意是造反暴动。　㊱草具其事上之：就详细地起草此事上奏皇帝。苏轼在徐州时，曾作《上皇帝书》，认为徐州等地人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　㊲会有旨移湖州而止：正好有圣旨把我调任湖州知州，于是此事也就搁止了。　㊳宿昔之心：从前的志向。　㊴读讫：读毕。　㊵於邑：哽咽、忧心郁结。　㊶惟冀以时为国自重：旧时写信的客套话，希望您为国家注意时令保重身体。

〔讲评〕

这封信是元丰五年(1082)四月在黄州时所写。黄州时期的苏轼，一方面随着生活遭遇的巨变，佛老思想大为滋长，以此作为排遣苦闷、坚持生活信念的精神武器；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积极进取的儒家精神，这封给文彦博的信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第一、二段是对文彦博的恭维颂赞和对其复信的感激；第三、四段分别叙说自己向他呈献《论语说》和徐州《上皇帝书》的原由。《论语说》和《易传》是苏轼对儒家经典《论语》、《易经》的训释，代表了他的学术思想；《上皇帝书》一文旨在提出消弭民变的措施，以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都说明他在失意困顿的境遇中，仍然坚持对儒家思想的信奉和研习，积极关心国事，"穷不忘道，老而能学"。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与蔡景繁[1]

承爱女微疾[2]，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虽无可忧之状，而无憀甚矣[3]。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4]，极虚敞便夏[5]，蒙赐不浅。朐山临海石室[6]，信如所谕[7]。前某尝携家一游[8]，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9]，凛然有冰车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10]，果若游此，当有新篇[11]。果尔者，亦当破戒奉和也[12]，呵呵。

〔注释〕

①蔡景繁：蔡承禧，字景繁，临川（治所在今江西抚州）人。与苏轼同年考中进士。时任淮南转运副使，黄州、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皆其辖境，故在黄州资助苏轼筑南堂，在海州游览朐山石室。　②承：承告。　③无憀（liáo）：无聊，无所依凭。　④屋三间：即南堂。苏轼有《南堂》诗。　⑤极虚敞便夏：非常空敞，适宜度夏。　⑥朐山：在海州，俗名马耳山，面临东海。　⑦信如所谕：指蔡承禧游览朐山石室后，将情况写信告诉苏轼，苏轼认为确实如此。　⑧前某尝携家一游：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自杭州赴密州知州任时，途经海州，曾同家人游览朐山石室。　⑨《濩（huò）索》《凉州》：乐曲名。　⑩因公复起一念：因您的来信又追想起游玩弹琴的事。　⑪当有新篇：应当有《海州石室》诗寄给苏轼。　⑫“果尔者”二句：果然这样的话，我也

应当破戒作和诗。苏轼当时一般声言不作诗,以免招祸。苏轼后来果然作《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

〔讲评〕

这是苏轼谪居黄州时给好友蔡承禧(字景繁)的信,字里行间透出二人深挚的友谊。

苏轼在黄州曾住过定惠院、临皋亭、东坡等地。元丰六年(1083)五月,他在临皋亭添筑南堂。从此信中可知南堂之筑是蔡景繁资助的,但作者并未说太多感激的话,“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淡淡两句正见出两人的情谊笃厚和亲密无间。

信的后半部分承蔡景繁来信所述朐山石室,追忆十年前携家游历朐山石室的情形,稍作渲染,力透纸背,情景宛然。这与今日之“无憀甚矣”形成强烈的情绪反差,隐含着某种世事沧桑之感。

与 范 子 丰

黄州少西[1]，山麓斗入江中[2]，石室如丹[3]。传云"曹公败所"[4]，所谓赤壁者[5]。或曰[6]：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7]，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8]："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9]，华容夹道皆葭苇[10]，使纵火[11]，则吾无遗类矣[12]。"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13]。然岳州复有华容县[14]，竟不知孰是[15]？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16]，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17]，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18]。坐念孟德、公瑾[19]，如昨日耳[20]。适会范子丰兄弟来求书字[21]，遂书以与之。李字公达云。元丰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少西：略微偏西。　②麓：山脚。　斗：同"陡"，陡峭。　③丹：红色。　④传：传说。　曹公：曹操。　败所：失败的地方。　⑤赤壁：地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与蜀汉、孙吴联军在赤壁交战，结果吴、蜀联军用火攻击败曹操，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传为赤壁的地方有五个。苏轼所游黄州"赤壁"，是今湖北黄冈县城外的赤鼻矶，不是三国赤壁大战之赤壁。　⑥或曰：有人说。　⑦华容：汉代县名，在今湖北监利。曹操在赤壁战败后，借道于此而北归。　⑧曰：这里指曹操说。　⑨刘备：字玄德，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建立蜀国，为蜀汉昭烈帝。　见事迟：

对事物反应较迟缓。　⑩葭(jiā)苇:芦苇。葭,初生芦苇。　⑪使:假使。　纵火:放火。　⑫无遗类:指全部死亡,无一生存。　⑬庶几:大概。　⑭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　华容县:今湖北华容县,在洞庭湖畔,古属岳州。　⑮竟不知孰是:竟不知哪一个是赤壁大战的华容。按:黄州对岸的和岳州的华容,均不是曹操败归所取道的华容。　⑯李委:字公达。　⑰数弄:原意指全曲主题出现次数,这里指吹了几个曲调。　⑱鹘(hú):一种凶猛的鸟。以上几句夸张李委笛声的艺术魅力,竟然引起自然界的变化而惊动禽鱼。　⑲孟德:曹操的字。　公瑾:周瑜,字公瑾。三国赤壁大战时,他是吴、蜀联军的主帅。　⑳如昨日耳: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㉑适:正,恰好。范子丰兄弟:范百嘉(1049~1087),字子丰,成都人。范百岁(1054~1082),字子老,范百嘉之弟。

〔讲评〕

本文一题为《赤壁记》,是元丰六年(1083)八月(一说作于元丰五年十二月,苏轼生日)在黄州时所作。苏轼曾多次游玩黄州赤鼻矶,其前后《赤壁赋》中皆有记载。而他对赤鼻矶是否为三国赤壁的问题,一直保持怀疑态度。本文前半部分起笔点明"赤壁"一名来由("石室如丹")后,记录了当地传闻,即持"疑而存之"的态度("庶几是也"、"不知孰是"二语可以看得出)。但这一问题的存疑并不影响作者的怀古心境。记录传闻中渲染出当年曹操"败归华容路"的情状,与后半部分所写的今日游玩豪兴,形成古今对比,渗透着一种物是人非的感慨。最后以"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一语点题抒情,文尽意远。

与范子丰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①]，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②]。

〔注释〕

①其半是峨眉雪水：旧说长江发源于四川松潘县西北的岷山，即为岷江。岷江流经峨眉山附近，所以说长江的一半江水原是峨眉山的雪水。　②"所不如者"二句：不如范子丰的新居园池的地方，只是临皋之上没有两税和助役钱罢了。这是反话，两税，宋代农村的土地税，分夏税和秋税，故称两税。助役钱，免役法（王安石新法之一）规定当役人户按照等第出钱，称免役钱；原无差役者减半出钱，称助役钱。

〔讲评〕

本文一名为《临皋闲题》，闲适而富于谐趣的笔致中反映出作者身居临皋亭的三层感受：其一，有似归乡般的亲切感，这是作者排解乡土之情的旷达表现；其二，"闲者便是江山主人"，即闲适空灵的心境才能对自然美的千姿百态达到真正的审美把握和艺术享受；其三，轻松自由，住地无苛税及新法的干扰。三种感受充分体现出作者逆境中的超然心态和艺术情趣。

与徐得之书[1]

得之晚得子，闻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与之。似太早计，然俯仰间，便自见其成立[2]，但催迫吾侪，日益潦倒尔[3]。恐得之惜别[4]，又复前去，家中阙人抱孩儿，深为不皇[5]。呵呵。

〔注释〕

①徐得之：徐正大，字得之，黄州知州徐君猷之弟。　②“然俯仰间”二句：但转眼之间，就可以看到他长大成人。俯仰，形容时间之短。成立，成长。　③吾侪：我辈，我们这类人。　④惜别：指不忍与孩子离别。　⑤深为不皇：深怕来不及。不皇，同“不惶”，来不及。

〔讲评〕

这封贺人生子的短信，前人评为“妙处只在尺幅短而转换多”（明·王圣俞《苏长公小品》眉批）。不用俗物为礼品，选择自用的石砚，一折；送砚学习书法，对婴儿来说为时过早，二折；然而转眼之间，婴儿长大成人，三折；婴儿长大，但吾辈日益衰老颓唐，四折。谐趣横生，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智慧和才华。

答贾耘老[1]

今日舟中无他事，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嘉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一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还能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斟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不尔者[2]，可令双荷叶收掌[3]，须添丁长[4]，以付之也。

〔注释〕

①贾耘老：贾收，字耘老，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苏轼诗友。他曾作"怀苏亭"，诗集名《怀苏集》，以纪念苏轼。　②不尔者：不这样的话。　③双荷叶：贾收的妾。　④添丁：贾收儿子的名字。长：长大成人。

〔讲评〕

这是苏轼元丰七年（1084）自黄州赴汝州途中写给好友贾收（字耘老）的信。舟中作画，赠给贾收，以为生计之助，表现出这位大文学家助人为乐的热忱，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自己画作的自豪心理。信中没有正面描写画作，一则免于自夸之嫌，再则画作将赠给贾收，也不必作正面描绘。然而作者叙述作画时的"醺然径醉"之态，画成后又称此画能令人忘饥，赠之识画者可为贾收维持生计，不然则可收藏以传后世。显出作者对其画作的自信和自重。

答张文潜县丞书[1]

轼顿首文潜县丞张君足下[2]。久别思仰[3]。到京公私纷然[4]，未暇奉书[5]。忽辱手教[6]，且审起居佳胜[7]，至慰！至慰！惠示文编[8]，三复感叹[9]。甚矣，君之似子由也[10]。子由之文实胜仆[11]，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12]，有一唱三叹之声[13]，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14]。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15]，若欲以警发愦愦者[16]。而或者便谓仆代作[17]，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18]。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19]。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20]。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21]，不能以相移[22]。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23]。惟荒瘠斥卤之地[24]，弥望皆黄茅白苇[25]，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26]，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27]。议者欲稍复诗赋[28]，立《春秋》学官[29]，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30]。如闻君作太学博士[31]，愿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32]。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醉[33]。来人求书，不能复观縷缕[34]。

〔注释〕

①张文潜：张耒，字文潜，号柯山，"苏门四学士"之一。 县

丞：县的副长官。当时张耒任咸平县丞。　②顿首：叩头，古时书信开头或结尾常用的表示尊敬的套语。　③思仰：思念仰慕。④公私：指公私事务。　纷然：杂乱众多的样子。　⑤未暇奉书：没有空闲写信。奉，进献。　⑥手教：指亲笔信。　⑦审：知道。　⑧惠示文编：赐示您的文集。惠，赐，敬词。　⑨三复：再三。　⑩甚矣，君之似子由也：您的文章很像子由（苏辙）的文章呀。　⑪仆：自称谦词。　⑫汪洋淡泊：形容深广而恬淡的境界。　⑬一唱三叹：形容文章婉转而富有情韵。⑭没（mò）：埋没。　⑮《黄楼赋》：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把徐州东门大楼涂以黄土，名黄楼，苏辙作《黄楼赋》。振厉：振奋激厉。　⑯警发：警策奋发。　愦愦者：糊涂的人。⑰或者：有的人。　⑱是殆见吾善者机也：语出《庄子·应帝王》，原指这大概只见到我善于顺应自然的生机。苏轼此指这大概只见到我的优点。殆，大概。善者，即"善道"，善顺自然。者，当作"道"，自然。机，生机。　⑲王氏：指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主张变法，废除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又撰三经（《诗》、《书》、《礼》）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　⑳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而弊病在于喜欢让人与自己相同。　㉑颜：名回。　子路：即仲由。这两人都是孔子的弟子。㉒相移：互相移换。　㉓"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二句：肥沃的土地都要生长植物，但所生长的植物种类并不相同。　㉔荒瘠：荒僻、贫瘠。　斥卤：盐碱地。　㉕弥望：满眼。　㉖章子厚：章惇，字子厚，早年与苏轼友善，后属王安石变法派。　先帝：指宋神宗赵顼。　㉗特：只。　㉘复诗赋：指恢复诗赋取士的办法。㉙立《春秋》学官：元祐元年，司马光因王安石贬低《春秋》，特在太学（最高学府）置《春秋》于学官。　㉚赖：依赖。　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　秦少游：秦观，字少游。　晁无咎：晁补之，字无咎。陈履常：陈师道，字履常。此四人皆苏轼门人。前三人及张耒同为

"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被称为"苏门六君子"。
㉛太学博士:指张耒由咸平县丞调任太学学录。学录,负责执行学规、考核学生工作。太学博士则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官,张耒实未担任。　㉜"德輶如毛"四句:语出《诗经·大雅·烝民》,"我仪图之"下原有"维仲山甫举之"一句。大意是,德行轻如毫毛,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我猜想这类事,只有仲山甫(周定王的臣子)能举起它,可惜没有人帮助他。輶(yóu),轻。鲜,少。克,能。仪图,揣度,考虑。　㉝卯酒:早晨喝的酒。卯,指卯时,即早上五时至七时。　㉞覼(luó)缕:委曲详尽而有条理地陈述。

〔讲评〕

本文作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是作者收到张耒所寄书信和文集后写的回信,对张耒的文章以及当时文坛状况发表议论。

信中首先评赏张耒文集,以苏辙(子由)相比拟,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这是对张耒文章的曲笔赞赏,同时也指出了苏辙文风的优长特色。中间部分剖析当时文坛弊端,指出王安石为文治学"好使人同己"的作风是造成文章雷同单一、文坛凋蔽衰落的根本原因。末尾部分将"古人之大全"的传承寄托在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和张耒等人身上,对张耒尤加勉励。

整封信的主旨在批评王安石的学风、文风,"孔子不能使人同"这一例证极具说服力,"黄茅白苇"这一形象比喻,尖刻准确,将求同斥异的后果揭露无遗。而首尾对苏辙及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等人的赞赏,正是苏轼一贯主张创作风格多样化、丰富性的体现。这些所谓"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的风格都各具特色,也就反衬出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荒谬。

与 杨 元 素[1]

某近数章请郡[2]，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3]，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4]。昔之君子，惟荆是师[5]；今之君子，惟温是随[6]。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7]，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8]，盖始于此[9]。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10]，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愿闻之，不须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11]，计安[12]。

〔注释〕

①杨元素：即杨绘(1027～1088)，字元素，号无为子，绵竹人，熙宁时曾任杭州知州。当时苏轼任通判，与他交谊甚厚。元祐初，杨又任杭州知州。　②数章请郡：连上几次奏章，要求外出担任州郡官员。　③杜门：闭门。　④台谏：御史台和谏院，实指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和谏官(规谏朝政缺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等)。　⑤荆：王安石，封荆国公。　⑥温：司马光，封温国公。⑦无间：没有隔阂。　⑧致此烦言：导致对我的非议之辞。烦言，不满的言辞。　⑨盖始于此：原因就开始于“不随”这一点。⑩“然进退得丧”二句：但是我对升官降职或得或失，早已看成一样的了。　⑪令子必得信：指一定得到令郎的书信吧。　⑫计安：旧时书信问安的客套话。

〔讲评〕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冬,谏官朱光庭等摘出苏轼所出考试馆职的一道策题中的语句,认为是"讽议先朝",加以弹劾。苏轼当时任翰林院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朝廷诰令等),他一面上章自辩,一面连续数次请求离朝外任。这封给杨绘的信约写于元祐二年初,起笔数语即叙述被朱光庭弹劾之事。接着便反省个中原因,指出朝臣们过去在新党王安石当政时纷纷附和,现今司马光为相则又唯司马光之马首是瞻,望风趋时,毫无政治节操可言;自己与王安石、司马光私交颇深,但以前反对王氏新法,如今也不同意司马光上台后对新法的一概抛弃,表现出独立的政治立场,却因此而遭到陷害中伤。苏轼对此不幸遭遇泰然处之,表现出超脱于进退得丧之外的旷达襟怀,所谓"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此信坦露衷曲,特立的政治节操与超旷的人生境界相辅相成地融合一体。

答毛泽民

轼启。比日酷暑①,不审起居何如②?顷承示长笺及诗文一轴③,日欲裁谢④,因循至今,悚息⑤。今时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众,然求如足下闲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实少也。敬佩厚赐⑥,不敢独飨⑦,当出之知者⑧。世间唯名实不可欺⑨。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⑩,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⑪。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⑫。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⑬。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称之⑭,轼岂能为之轻重哉⑮!非独轼如此,虽向之前辈,亦不过如此也。而况外物之进退⑯,此在造物者,非轼事⑰。辱见贶之重⑱,不敢不尽⑲。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见否?

〔注释〕

①比日:近日。　酷暑:酷热。　②不审:不知道。　③顷:刚才。　长笺:长信。　轴:卷,量词。　④裁谢:裁笺写信作答。　⑤悚息:恐惧惭愧的样子。　⑥厚赐:指毛滂(泽民)寄来的"诗文一轴"。　⑦飨(xiǎng):本指享用酒食。这里指欣赏好文章。　⑧当出之知者:应该拿给懂文章的人去赏鉴。　⑨名实不可欺:名实之事,不能假冒。　⑩定价:固定价格。　⑪"先后进相汲引"三句:前辈推荐后辈,后辈的文章靠了前辈的荐言而展现于世,这也是有的。汲引,引荐。信(shēn),通"伸",展

现。　⑫抑扬：贬低和褒扬。　⑬“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二句：我对黄庭坚、张耒等人，不过是能先赏识他们罢了。黄鲁直，即黄庭坚，字鲁直。张文潜，即张耒，字文潜。两人均受苏轼赏识，同属“苏门四学士”之列。　⑭“始诵其文”四句：人们开始读黄庭坚、张耒等人的文章时，持肯定态度和持否定态度的人各占一半，时间一长就有定论，一致称赞起他们。　翕(xī)然：聚合的样子。　⑮轼岂能为之轻重：我的评论哪里能对他们文章的身价有所加重或减轻。　⑯外物：指荣华富贵等身外之物。　进退：指获得和失去。　⑰此在造物者，非轼事：这取决于上天，不是我的事。因毛滂(泽民)求苏轼推荐他，故有此言。　⑱辱见贶(kuàng)：承蒙赐与。指毛滂(泽民)所送“诗文一轴”。辱，辱承的略语，即承蒙的意思，旧时书信常用的套语。贶，赠送。　⑲不敢不尽：不敢不把话说透。

〔讲评〕

此信写于元祐三年(1088)夏。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元祐年间，苏轼任朝官，毛滂入京求荐，寄奉书信和诗文，苏轼即写此信作答。

苏轼对毛滂的诗文作了高度评价，但婉言谢绝了毛滂的求荐。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旨在信中自然合理地相融一体，关键在于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老到的语言表达技巧。作者认为文学价值不取决于个人评价，仕宦之得失更不是某个人的荐举与否所能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是相通的。在行文上，作者以评赏毛滂的诗文为引子，集中阐述文学价值与文学欣赏批评的关系问题：先在欣赏对象与欣赏主体的关系中确立欣赏对象的决定地位，认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即有它的客观标准；其次再就欣赏主体而言，在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的关系中确立社会评价的主导作用，认为文章应“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个人评价只起辅助作用，可

以“先识之”,引起世人重视。至此,个人评价不能决定文学价值,也就很明了。同样,仕宦中荣华富贵的得失更不是个人评价所能左右的。

作者此信的最终意图是谢绝毛滂的求荐,而他为此而对文学价值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所作的论述更具启发意义。

与参寥子

某启。专人远来，辱手书①，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②，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③，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④，罨糙米饭便吃⑤，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⑥。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⑦。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未会合间⑧，千万为道自爱。

〔注释〕

①辱手书：承蒙您给我亲笔信。　②粗遣：大致过得去。　③灵隐、天竺：灵隐寺、天竺山，均在杭州西湖的西面。　④折足铛：断了腿的破锅。铛，一种平底锅。　⑤罨(yǎn)：焖饭。　⑥病：侵害，作动词用。　⑦国医：国内名医。　⑧未会合间：指相离期间。　⑨为道：为了佛教。

〔讲评〕

绍圣二年(1095)，苏轼贬居惠州时，其僧友参寥子遣专人致函慰问，对苏轼的生活环境之恶劣表示担忧。此文是苏轼写给参寥子的回信。

苏轼在表达了收到参寥子书信和诗作的欣喜之情后，首先略

述到贬所半年来的简朴生活，以灵隐、天竺和尚退居小村院落为比喻，表现出作者清净自若襟怀；接下就岭南恶劣的自然环境发论，反映出作者解脱困苦、超越悲哀的独特思维逻辑和方法：岭南瘴疠害人，但北方也要患病；是病都害人；岭南缺医少药，但国医手中也有死人；总之，岭外贬地与通都大邑并无二致。

平实而论，这种自我解脱之法，可能导致泯灭一切是非的自满自足的混世哲学，也可能成为在厄境中坚持生活信念的精神武器。苏轼本人则显然属于后者。

与 程 正 辅[1]

轼启。别后，因本州便人一次上状[2]，并《香积》诗[3]，必已达尊览。两辱赐教[4]，具审起居佳胜，甚慰驰仰[5]。轼人冬眠食甚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6]，鸥鹭翔集，鱼虾出没，有足乐者。又时走湖上[7]，观作新桥[8]。掩骼之事[9]，亦有条理，皆粗慰人意。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10]，知之免忧。药钱亦已如请[11]。比来数事，皆蒙赐左右[12]，此邦老稚，共荷戴也[13]。乍寒，万万自重，不宣[14]。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阁下。十一月三日。

〔注释〕

①程正辅：程之才，字正辅，眉山（今属四川）人。程濬长子，苏轼表兄、姐夫。苏轼之姐嫁他之后，因受虐待，年仅十八岁而亡，两家遂不和。苏轼贬惠州时，他任广南东路提刑（"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负责本路司法刑狱、巡察贼盗等事），两人开始又和好。
②因本州便人一次上状：趁惠州一次递送表状的机会。因，趁便，借。　③《香积》诗：指苏轼所作《与正辅游香积寺》诗。
④两辱赐书：两次承蒙您来信。辱，承蒙，谦词。　⑤驰仰：神驰仰望。　⑥江：指东江和西支江。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贬至惠州，先住合江楼行馆十几天便迁至嘉祐寺，次年三月又迁至合江楼。合江楼即因东江和西支江在此合流而命名。　⑦湖：指惠州西湖。　⑧新桥：指西新桥，故址在今惠州西湖苏堤上。

苏轼曾设法资助建造此桥，以利交通。（他又赞助修建东新桥，横跨西支江之上） ⑨掩骼之事：指埋葬无主尸体之事。苏轼有《瘗(yì)枯骨铭》说："有宋绍圣二年，官葬暴骨于是。" ⑩优哉游哉，聊以卒岁：闲适自得，聊且过完一年。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⑪药钱亦已如请：苏轼在惠州经常施医赠药，解除群众疾病痛苦。这里指请求政府资助药钱，已如数得到。 ⑫左右：原指左右侍奉的人，这里是对对方的尊称。 ⑬荷戴：指蒙受恩德。 ⑭不宣：不一一叙述。

〔讲评〕

苏轼于绍圣二年(1095)三月第二次迁居惠州合江楼，次年四月又迁回嘉祐寺。这封信中描写居处为"澄江碧色"，当作于合江楼，时为绍圣二年十一月三日。

信中反映了苏轼贬居惠州的日常生活的一般风貌：一方面对自身的贬居境况泰然处之，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并不消极混世，而是深切关注当地民生疾苦，力所能及地为民办实事。信中所提及的"作新桥"、"掩骼之事"、请政府资助百姓药钱等都是作者关怀民生疾苦的事例。而本文也就是上述诸事办成后，苏轼写给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字正辅）的回谢信，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欣慰之情也充分显示出苏轼与民同乐之心。

与子由弟

惠州市井寥落[①],然犹日杀一羊[②],不敢与仕者争买[③],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④],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⑤]。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⑥],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⑦],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⑧],所食刍豢[⑨],没齿而不得骨[⑩],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⑪]。

〔注释〕

①市井:市场。　寥落:萧条冷清。　②犹:还。　③不敢与仕者争买:不敢跟做官人家攀比、争买。　④热漉(lù)出:把羊骨趁热滤干捞出。　⑤炙微燋食之:烤到稍微发焦吃它。炙,烤。燋,通"焦"。　⑥得铢两于肯綮(qìng)之间:在筋骨结合之处,剔得一点点肉。铢两,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比喻极轻微的重量。肯綮,筋骨结合的地方。　⑦率:大率,通常。　⑧堂庖:指富贵大户的厨房。　⑨刍豢:刍,吃草的牛羊;豢,猪,狗。泛指家畜。　⑩没齿:一辈子。　⑪则众狗不悦矣:戏语。人们都吃羊骨头,狗就吃不上了。

〔讲评〕

这是苏轼谪居惠州时写给苏辙的一封短信。苏轼在信的前半

部分以细腻而极富情趣的笔调叙述买羊骨、煮食羊骨的生活琐事，自足自乐，流露出作者对贬居艰苦生活的超然乐观情怀，展现出作者身处逆境而履险如夷、幽默豁达的文化性格，同时也体现出作者化俗为雅、从纤芥琐细中发掘生活美的艺术眼光。

信的后半部分与苏辙戏言，一波三折：因苏辙“没齿而不得骨”，不知骨头的美味，所以“戏书此纸遗之”；然而虽属“戏语，实可施用”，暗示出其中寓意，即这种超然乐观的生活方式对人生，尤其是人生逆境极为有利；结尾以戏语回荡一笔，使全文的幽默乐观情味悠扬不尽。

通篇行文前半部分平缓，后半部分波荡，变化有致，而整体荡漾于幽默、豁达、乐观的氛围之中。

与泉老

某启。今日忽有老人来访,姓徐名中,须发如雪,云七十六岁矣。示两颂①,虽非奇特,亦有可观。孑然一身②,寄食江湖间,自伤身世,潸然出涕③,不知当死谁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④,然亦为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辍丛林一席之地,日与破一分粥饭⑤,养此天穷之士⑥,尽其天年⑦,使不僵仆道路,岂非教法之本意乎⑧?请相度一报如何⑨?即令人制衣物去⑩。此人虽不审其性行⑪,然决是读书应举之人。垂死穷途之士,百念灰冷,必无为恶之理。幸望慈悯摄受⑫,不罪⑬!不罪!

〔注释〕

①颂:古代文体的一种。用于歌颂,一般有韵,且篇幅简短。 ②孑(jié)然一身:孤单一人。孑然,孤独的样子。 ③潸(shān)然:泪流的样子。 ④何暇哀生:哪有空暇来哀怜别人的生存呢? ⑤"何妨辍丛林"二句:大意是,不妨允许他出家,给他一席之地予以收留,每天分一份饭给他。辍,停止,这里是割让。 ⑥天穷之士:上天注定使他穷困的人。即他的穷困不是他自己无能或作恶等主观原因造成的。 ⑦尽其天年:活够他自然的寿命。 ⑧教法:佛法。 ⑨相度(duó):考虑。 ⑩制衣物:制作禅服。 ⑪审:详。 ⑫摄受:接纳。 ⑬不罪:请不要见怪的意思。

〔讲评〕

这是苏轼谪居惠州时向寺院方丈介绍一位年老穷苦书生徐中出家的信。从信中看,徐中与苏轼也是初识,而苏轼本人也是“白首流落之人”,但仍热情相助,表现了他对穷苦士子的深厚同情心。

信的前半部分叙述徐中初访及其悲苦身世,而作者的哀怜之情、作者与徐中的初识关系,则对徐中身世之令人同情有鲜明的映衬作用,同时也是行文中的过渡:白首流落、无暇哀生的苏轼尚且为之出涕,那么,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门更应接纳救济徐中这类穷苦书生。

信的后半部分转入作者的真正意图,从两个方面请求寺院方丈救度徐中:先从“和尚慈悲普救”角度指出救度徐中这类“天穷之士”为“教法之本意”;然后从徐中方面指出他“必无为恶之理”,也就是说,寺院救度徐中绝无后患,对其性行完全可以放心。

通篇语悲情切,哀楚动人,说理委婉、明确、周备,可谓既以情动之,又以理服之。

与 程 秀 才①

某启。去岁僧舍屡会②,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聚散忧乐,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来讯,喜侍下清安③,知有爱子之戚④。褦襶泡幻,不须深留恋也。仆离惠州后⑤,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怆久之,今则已矣⑥。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⑦,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⑧。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⑨,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⑩。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⑪,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⑫,听其运转,流行坎止⑬,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乍热,万万自爱。不宣。

〔注释〕

①程秀才:程天侔,苏轼在惠州的朋友。 ②去岁:去年,指绍圣四年,当时苏轼在惠州。 僧舍:指嘉祐寺,苏轼在惠州时住家的地方。 ③侍下:旧时称陪从尊长之侧为"侍",这里的"侍下"即代指父母。 ④爱子之戚:指程天侔的儿子新亡。戚,凄苦。 ⑤仆:自称谦词。 ⑥已:止。 ⑦悉数:一一列举。⑧瘴:旧指南方容易使人染上病的温热气。 ⑨小儿子:指苏过。 结茅数椽(chuán):建茅屋数间。绍圣五年四月,苏轼从原来借住的官屋中被赶出,另建茅屋居之,命名为桄榔庵。椽,放在檩上架屋顶的木条,这里指代房屋。 ⑩不赀(zī):不可计量,

数量多的意思。赀,计量。 ⑪躬:亲身参加。 ⑫造物:即造物主,指天帝。 ⑬流行坎止:顺流而行,遇到低洼就停止。比喻进退不强求,任凭自然。坎,低陷不平之处。

〔讲评〕

本文是苏轼绍圣五年(1098)初夏写给惠州友人程天侔的信,当时苏轼谪居儋州(治所在今海南儋县)。

从"得来讯"可见这是苏轼的回信。落笔便追忆"去岁僧舍屡会"之乐,感慨聚散忧乐变化倏忽,又以"幸而此身尚健"一笔将情调振起,接下转入抚慰程氏"爱子之戚",并以自己孙儿夭折一事相比衬,可看出宽慰对方的真挚恳切之心。这是信的前半部分,言语之中流露出两人之间的亲密情谊。

在信的后半部分,苏轼具体叙述了贬居海南岛的艰苦生活条件,表达了他听任自然、毫无芥蒂的超旷态度。语淡有味,神情宛然。

与 参 寥 子

颖沙弥书迹巉耸可畏[①],他日真妙总门下龙象也[②],老夫不复止以诗句字画期之矣。老师年纪不小,尚留情句画间为儿戏事耶?然此回示诗,超然真游戏三昧也[③]。居闲,不免时时弄笔。见索书字要楷法,辄往数篇,终不甚楷也[④]。只一读了,付颖师收,勿示余人也。

雪浪斋诗尤奇玮,感激!感激!转海相访[⑤],一段奇事。但闻海舶遇风,如在高山上坠深谷中。非愚无知与至人[⑥],皆不可处。胥靡遗生[⑦],恐吾辈不可学。若是至人无一事[⑧],冒此险做什么?千万勿萌此意。颖师喜于得预乘桴之游耳[⑨],所谓无所取材者,其言不可听[⑩],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尽道其实尔。自揣余生必相见,公但记此言,非妄语也。轼再拜。

〔注释〕

①颖沙弥:即法颖,参寥之弟子,曾为参寥编《参寥子集》。沙弥,佛教名词,出家修行者,即指和尚。　巉耸可畏:形容书法点划挺拔,富有逼人气势。　②妙总:参寥子,即道潜。他曾被赐号妙总大师。　龙象:佛教名词。称诸罗汉中,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为龙象。龙、象是水中、陆上力量最大者,故以为喻。这里谓法颖为道潜门下最杰出的弟子。　③游戏三昧:佛教用语。游戏谓自在无碍;三昧谓正定。佛教徒称自在无碍而常不失定意为游戏三

味。这里指解脱束缚,自由自在。　④“见索书字要楷法”三句:被索取书法,要用楷书,我便写过几篇,终究不是标准的楷书。⑤转海相访:从海上来访问我。　⑥至人:旧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⑦胥靡遗生:都没有留下性命。胥,都。靡,无。⑧若是至人无一事:如果是至人的话,他就该什么事也不做。⑨颖师喜于得预乘桴之游耳:颖和尚喜欢参与航海之事。言外之意是说他怂恿此事。乘桴,乘坐木筏子。　⑩“所谓无所取材者”二句:意思是,正如孔子批评子路为“无所取材”,颖师的话是不能听从的。“无所取材”意为不知裁度,语出《论语·公冶长》:孔子说:“如果我的道不行,将乘筏过海,能跟随我的大概是子路吧。”子路听了很高兴。孔子说:“子路比我更有勇气,但他不能估量事理。”意思是他不知道我入海之说是个假设的话。

〔讲评〕

本文是苏轼居儋州时写给杭州僧友参寥的信,大约作于元符元年(1098)。

此信以称赞法颖的书法和参寥的诗歌起笔,赞语之中透露出作者“诗(实包括书法等艺术)禅不相妨”的观点。下文主要劝阻参寥、法颖“转海相访”。从杭州到海南,行程万里,两位僧人居然要到海南看望苏轼,苏轼则真诚劝阻,显示出他们的友情之笃、相知之深,结尾“自揣余生,必相见”数语即以乐观自信的语气宽慰相互间的深挚情谊。这是从“情”的角度来劝阻参寥、法颖。而中间部分则从“理”的角度来劝阻:海舶遇风,极其危险,“胥靡遗生,恐吾辈不可学”,此其一;不知其险的愚人和知而不介于意的至人或许能处其险,愚人固不必论,即以至人而言,自然无为,亦不会冒此险;此其二。两层意思讲清,则法颖怂恿“转海相访”,显然是不知裁度之举,“其言不可听”。整篇书信自然诚恳,情理兼称。

与侄孙元老[1]

侄孙元老秀才:久不闻问[2],不识即日体中佳否[3]? 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讯[4]。老人住海外如昨[5],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 循、惠不得书久矣[6]。旅况牢落[7],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8],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9],药物鲊酱等皆无[10],厄穷至此[11],委命而已[12]。老人与过子相对[13],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14],知之,免忧。所要志文[15],但数年不死便作[16],不食言也。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17]。住京,凡百加关防,切祝! 切祝! 今有一书与许下诸子[18],又恐陈浩秀才不过许[19],只令送与侄孙,切速为求便寄达[20]。余惟万万自重。不一一。

〔注释〕

①元老:苏在廷,字元老,苏轼的堂孙。自幼聪颖,受苏轼赏识。　侄孙:堂孙。　②久不闻问:很久没有听到你的音讯。③不识:不知道。　即日:今日,现在。　④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讯:四川家中,料想能不时地得到平安的书信。当时苏在廷为汴京太学(最高学府)生员。　⑤老人:苏轼自称。　如昨:像往日一样。　⑥循、惠:循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当时苏辙贬居循州,苏轼与幼子苏过在海南儋州,家属留在惠州。　⑦旅况:旅居境况。　牢落:孤独无所寄托。

⑧不熟:收成不好。 ⑨泉、广:泉州、广州,为当时海上贸易中心。 ⑩酢(cù):同“醋”。 ⑪厄穷:困厄贫穷。 ⑫委命:听任命运支配。 ⑬过:苏过,字叔党,苏轼幼子。 ⑭度:气度。 ⑮所要志文:据载,苏在廷曾请求苏轼为侄子苏千运(苏在廷之父)写墓表文。志文,即墓表。 ⑯但数年不死便作:只要我几年内不死,必定会写。 ⑰“侄孙既是”二句:你们既然是我的骨肉和亲戚,就是人们注意的对象。 ⑱许下:指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当时苏轼苏辙兄弟两家的家属分住于惠州、许州等地。 ⑲陈浩:生平不详。苏轼托他捎此信给苏在廷。 ⑳求便寄达:寻求方便的途径,把信寄到。

〔讲评〕

本文是苏轼贬居海南时写给侄孙苏在廷(字元老)的一封家信。信中表述的内容较多:对家人及蜀中亲友的思念之情;对苏在廷“所要志文”的答复;嘱咐苏在廷居京城要“凡百加关防”;托苏在廷把作者给许州家人的一封信“求便寄达”,等等。而其主要笔墨在自述作者谪居海南的境况:一是客观生活之艰难,身体多病憔悴,又久不得家书,更加之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酢酱等皆无”;二是主观心境上的超脱,面对艰难困苦的客观处境,作者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此境对身心的伤害,另一方面则保持豁达的精神状态,“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作为一封家书,文中充溢着深挚的骨肉亲情,这固然是人之常情,而身居困境却能“超然自得”,则反映出作者超常的精神修养。

与 二 郎 侄

二郎侄[1]: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止有一事与汝说[2]。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3],采色绚烂[4],渐老渐熟乃造平淡[5],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6]。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7],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8],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9],善思吾言!

〔注释〕

①二郎侄:指苏辙次子苏适。 ②止:仅,只。 ③气象峥嵘:指文章的气势和意境雄奇昂扬。 ④彩色绚烂:指文辞要绚烂多采。 ⑤造:到。 ⑥极:极点。 ⑦爷伯:伯伯。苏轼自指。 ⑧“高下抑扬”二句:苏轼说自己年轻时文风气势磅礴,变化莫测。 ⑨书字:书法。 亦然:也是如此,即指先绚烂后归于平淡。

〔讲评〕

本文一题为《与侄书》,是作者写给苏辙次子苏适的回信。

在这封给晚辈的短简中,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历程,着重论述了平淡与绚烂这一对重要的艺术风格范畴的内在关系,借以指导晚辈的文学艺术创作:真正的平淡风格,不是枯淡无味,而是“绚烂之极”,是极高的艺术境界,也是文章成熟的标志。所以,

初学者应该先学写绚烂之文，成熟老练之后，自然能达到平淡之境界。

此信语言精炼，议论深刻独到，本身即体现出“绚烂之极”的平淡特色。

与　王　庠[1]

别纸累幅，过当[2]。老病废忘，岂堪英俊如此责望耶[3]？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4]，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亦有少节目文字[5]，才尘忝后[6]，便被举主取去[7]，今日皆无有，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8]，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9]。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10]。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11]。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12]，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13]，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14]，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15]。甚非速化之术[16]，可笑！可笑！

〔注释〕

①王庠：苏辙的女婿，善文，荣州(今四川荣县)人。　②别纸累幅，过当：指王庠来信的附笺中有许多推颂苏轼的话，苏轼认为太过分了。　③堪：承受得住。　英俊：气概才能不凡的年轻人，这里指王庠。　责望：期望。　④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指为了应举必须死记的东西。可能王庠来信问及于此。⑤少：少数。　节目文字：指应考时难度较大的文章。节目，树木坚硬不易砍伐之处，这里指文理交结不顺的地方。　⑥才尘忝

后:指中试。才尘,才能低下。忝后,名列榜后。忝,辱,有愧于,谦词。 ⑦举主:主考官。 ⑧卑:我,谦词。 ⑨作数过尽之:要分几遍读完它。 ⑩每次作一意求之:每读一遍书,只从一个中心意思去探求掌握它。 ⑪勿生余念:不要产生其他的念头。 ⑫别:另外。 ⑬迂钝:迂阔笨拙。 ⑭八面受敌:对各方面的问难和需要都能应付。 ⑮涉猎:泛读而不深入钻研。 ⑯甚非速化之术:这远不是速成的方法。

〔讲评〕

本文是苏轼答复后学求教读书之法的一封信,作于谪居海南时。

从信中看来,王庠大概为应举而请苏轼授以"捷径必得之术"。苏轼在信的前半部分一方面否定所谓"捷径必得之术",一方面勉励王庠"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后半部分,苏轼向王庠提供"八面受敌"的读书法,认为读书想要有所得,必须先确定一个专题去研读,然后换另一个专题再去研读,这样读书,既博又精。这是苏轼的经验之谈。信的结尾表露出对涉猎者"速化之术"的不以为然,照应前文"实无捷径必得之术",同时也是委婉讽劝王庠不要希求所谓的"速化之术"。整封信词意恳切,语气委婉妥贴。

与程全父

某启[1]。便舟来，辱书问讯[2]，既厚矣[3]，又惠近诗一轴[4]，为赐尤重。流转海外[5]，如逃空谷[6]，既无与晤语者[7]，又书籍举无有[8]，惟陶渊明一集[9]、柳子厚诗文数策[10]，常置左右[11]，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12]，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13]。此道，比来几熄[14]，海北亦岂有语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胜[15]。某与小儿亦粗遣[16]，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17]。公独收恤加旧[18]，此古人所难也[19]。感怍不可言，惟万万以时自爱为祝[20]。舶回奉启，布谢万一[21]。不宣。

〔注释〕

①某：自称词。这是在草稿或文集里代替自己的名字，在正式的信上，就要写上写信者的名字。　②问讯：问候。　③既：已经。　④惠：赐，敬词。　轴：卷，量词。　⑤流转：流离辗转。　⑥空谷：无人居住的山谷，语出《庄子》。　⑦无与晤语者：没有见面谈的人。　⑧举：全。　⑨陶渊明：即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大诗人。　⑩柳子厚：即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策：通“册”。古代用竹片或木片串联成书，称为“策”。后通称书册为“策”。⑪左右：身边。　⑫贶(kuàng)：赐与。　⑬为三：并立为三。⑭此道：指写作诗一事。　比来：近来。　几：几乎。　熄：这里指

不写了。 ⑮伏:谦词。 ⑯小儿:指苏轼幼子苏过。 粗遣:大体过得去。 ⑰疏绝:疏远断绝来往。 ⑱收恤(xù):不弃,同情。指程全父给苏轼寄诗文。恤,同情,怜悯。 ⑲难:难以做到。 ⑳以时:随时。 ㉑布谢万一:只能聊表谢意。布,表达、陈述。万一,万分之一。

〔讲评〕

此信是苏轼贬居海南时所写。当时苏轼"困穷日益,亲友皆疏绝",只能攀古人(陶渊明、柳宗元)为友,聊以自慰。在枯槁寂寞的生涯中,程全父寄赠书信诗文,苏轼为此感动不已,复信致谢再三:首称"辱书问讯既厚矣,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中曰:"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末谓"公独收恤加旧,此古人所难也。感怍不可言"。而其间的谪居生活自述,则充分映衬出作者对程全父的深挚谢忱。短短书札,情真意切,婉曲动人。

答刘沔都曹书[1]

轼顿首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所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2]，而习气宿业[3]，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略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4]，率真伪相半[5]，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梁萧统集《文选》[6]，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相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7]，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8]。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9]，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10]。范晔作《蔡琰传》[11]，载其二诗，亦非是[12]。董卓已死[13]，琰乃流落[14]，方卓之乱[15]，伯喈尚无恙也[16]，而其诗乃云以卓乱故，流入于胡。此岂真琰语哉[17]！其笔势乃效建安七子者，非东汉诗也[18]。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19]，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20]。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及所示书词[21]，清婉雅奥，有作者风气[22]，知足下致力于斯文久矣。轼穷困，本坐文字[23]，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24]。然幼子过文益奇[25]，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见足下词学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龙图公

之有后也[26]。故勉作报书[27],匆匆。不宣。

〔注释〕

①刘沔:字沔之。 都曹:宋代都转运使的简称,兼管数路(路为宋元时地方行政区划名)财赋、监察各州官吏等事。 ②喑(yīn)默:闭口不言。喑,哑。 ③宿业:平素习业之事。④蓄:收藏。 ⑤率:大率,通常。 ⑥萧统集《文选》:萧统,南朝梁武帝长子,世称昭明太子,他曾编《文选》三十卷。⑦"宋玉赋《高唐》、《神女》"四句:大意是,宋玉作《高唐赋》、《神女赋》,开头稍稍陈述作梦的缘由,同《子虚赋》中子虚、亡是公等人相互问答一样,都是赋体形式,但萧统却认为是"叙"(即序)。子虚、亡是公,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两个虚构人物。 ⑧诗有"江汉"之语:《文选》所收苏武诗中有提及江、汉的语句:"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江,长江。汉,汉水。 ⑨"及陵与武书"二句:等到李陵给苏武写信,词句轻薄浅显,正是齐梁时期小孩所伪作的。陵与武书,指《文选》所收的《李少卿答苏武书》。儇(xuān),轻薄巧媚。 ⑩刘子玄独知之:刘知几独能辨别真伪。刘子玄,即刘知几,字子玄,唐代史学家,著有《史通》。知之,指刘知几在《史通》中认为李陵《与苏武书》的文风与西汉不同,是后人伪作。 ⑪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南朝宋代史学家,著有《后汉书》。 《蔡琰传》:即《后汉书·列女传》中叙述蔡琰部分。蔡琰,字文姬,东汉末女诗人。 ⑫载其二诗,亦非是:指范晔记载的蔡琰两首《悲愤诗》也不是真的。 ⑬董卓:字仲颖,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曾擅柄朝政,以残暴专横著称,后被人所杀。⑭琰乃流落:蔡琰才流落到匈奴。 ⑮方卓之乱:董卓正作乱的时候。方,正。东汉昭宁元年(189),董卓带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 ⑯伯喈:蔡邕,字伯喈,蔡琰之父,以文学著称。 无恙:没有病痛,指蔡邕在董卓专权时曾仕宦显达。

⑰“而其诗乃云”数句：蔡琰诗中却说是因为董卓作乱而流落到匈奴，这难道真是蔡琰的话吗？蔡琰《悲愤诗》中有“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诗句，苏轼认为董卓作乱时，蔡琰尚未流落匈奴，而《悲愤诗》所写与史实不合。　⑱“其笔势乃效建安七子者”二句：它的文风气势都模仿建安七子的特征，不是东汉的作品。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建安，东汉献帝的年号(196～220)。　⑲李太白：即李白，字太白。唐代大诗人。　韩退之：即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　白乐天：即白居易，字乐天。唐代大诗人。　⑳太息：叹息。　㉑书词：指刘沔的文章。　㉒有作者风气：有杰出作家的风度。　㉓坐文字：因文章而获罪。　㉔刳(kū)：剖开并挖空。　㉕幼子过：指苏过，字叔党，苏轼幼子。能诗文，世称“小坡”，有《斜川集》。　㉖同年：唐宋时称同榜中进士的人为同年。　龙图：龙图阁学士，宋代殿阁职称之一，为不任实职的加官。这里指刘沔之父，生平不详，曾任此职。　㉗勉作报书：勉力地写回信。报书，回信。

〔讲评〕

都曹刘沔将所编录的苏轼诗文二十卷寄给苏轼，本文是苏轼的复信，从“海外孤寂无聊”看，当作于贬居海南时期。

苏轼一生因诗文取祸、历遭厄运，收到刘沔所编苏轼诗文二十卷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平生创作诗文的得失遭际，因而“览之惭汗”。这是本文的第一层次，其中“习气宿业，未能尽去”则又流露出苏轼对文学的挚爱，与后文意脉相通。

信的第二层次因刘沔编刊苏轼诗文集谈到“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进而论及历来诗文编选者“识真者少”，批评萧统编《文选》“拙于文而陋于识”，指出范晔《后汉书·列女传》所载蔡琰两首《悲愤诗》为伪作，感叹李白、韩愈、白居易诗文“为庸俗所

乱”。这也说明刘沔所编苏轼诗文二十卷“无一篇伪者，又少谬误”之难能可贵，同时反映出苏轼对刘沔的称赏和对文学作品的尊重。

在信的结尾部分，苏轼自述谪居海外境况，而对苏过及刘沔诗文的赞赏，并提出“文章如金玉珠贝”的观点，体现出苏轼对文学由衷的热爱和崇高感。这也是整封信的中心意趣。

与欧阳元老[1]

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2]，九月六日到郁林[3]，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4]，忽闻秦少游凶问[5]，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6]，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7]：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8]，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9]。徐守甚照管其丧[10]，仍遣人报范承务[11]。范先去，已至梧州[12]。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13]，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14]，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某不过旬日到藤[15]，可以知其详，续奉报次[16]。尚热，惟万万自重。无聊中奉启，不谨[17]。某再拜元老长官足下。九月六日。

〔注释〕

①欧阳元老：欧阳献，字元老。　②某：作者自指。　儿子：指幼子苏过。　廉：指廉州，即合浦，今属广西。　③郁林：今广西玉林。　④欧阳晦夫：欧阳辟，字晦夫。时任雷州石康（故址在今广西合浦县东北）令，与苏轼交游。　⑤秦少游：秦观，字少游，“苏门四学士”之一。元符三年（1100）八月死于藤州（治所在今

广西藤县)。　凶问,死讯。　⑥不的:不确实。　⑦容守之犹子陆斋郎:容州知州的侄子陆斋郎。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容县。犹子,侄子。斋郎,官名,掌祭祀。　⑧般家:即搬家。　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　⑨启手足:语出《论语·泰伯》,指无毁伤而死。　⑩徐守:指藤州知州徐某。　⑪范承务:范温,字元实,秦观之婿,范祖禹之子。承务,承务郎,宋时用以表示品位、俸禄等级的官称之一,无实职。　⑫梧州:治所在今广西梧州。⑬申知:申报。　⑭其子:指秦湛,字处度。　⑮不过旬日:不到十天。　⑯报次:报告。　⑰无聊中奉启,不谨:心绪不佳时给您写信,写得很不严谨。

〔讲评〕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获赦,自海南岛北归常州,九月途经白州(今广西博白)。这封信即作于此时。

苏轼在信中主要表述了初闻秦观凶讯时百感交集的心情。信的前半部分叙述秦观凶讯的确定过程,由“恐不的”到“的矣”,娓娓的叙述中隐伏着沉沉的悲伤之情,“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则是这种情感暗流的迸发。信的后半部分高度评价了秦观的超凡才能,抒发对秦观去世的无限痛惜,同时又因秦观之子“甚奇峻,有父风”而感到慰藉。全文语言简朴,一无雕饰,尽情地抒写了苏轼对门生的拳拳挚爱之情和为国惜才的悲哀,给读者留下无限追想。

与谢民师推官书[①]

轼启。近奉违[②]，亟辱问讯[③]，具审起居佳胜[④]，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⑤]，学迂材下[⑥]，坐废累年[⑦]，不敢复齿缙绅[⑧]。自还海北[⑨]，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⑩]，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⑪]？数赐见临[⑫]，倾盖如故[⑬]，幸甚过望[⑭]，不可言也。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⑮]，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⑯]，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⑰]又曰："辞达而已矣。"[⑱]夫言止于达意[⑲]，即疑若不文[⑳]，是大不然[㉑]。求物之妙[㉒]，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㉓]，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㉔]，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㉕]。扬雄好为艰深之词[㉖]，以文浅易之说[㉗]，若正言之[㉘]，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㉙]，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㉚]。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㉛]，便谓之经，可乎[㉜]？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㉝]，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㉞]，升堂有余矣[㉟]，而乃以赋鄙之[㊱]，至与司马相如同科[㊲]！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㊳]。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㊴]，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㊵]。所须惠力法雨堂字[㊶]，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㊷]，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㊸]，当往游焉。或僧欲有

所记录[44]，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45]。今日已至峡山寺[46]，少留即去[47]。愈远[48]。惟万万以时自爱[49]。不宣[50]。

〔注释〕

①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他在广东做幕僚，遇到苏轼从海南岛赦回，彼此书信往返，结交为友。 ②奉违：离别。奉，表示尊敬的用语。 ③亟（qì）：屡次。 辱：辱蒙、辱承的略语。辱，谦词。 问讯：写信问候。 ④具：完全。 审：明白。 起居：指日常生活。 ⑤受性：秉性。 刚简：刚直简慢。 ⑥学迂：学问迂阔，不合时宜。 ⑦坐废：因事贬职。 累（lěi）年：好几年。 ⑧复齿缙（jìn）绅：再列入官僚士大夫阶层。齿，列。缙绅，古代官员装束，借指官员。缙，插，指插笏（手版，记事用）于带。绅，官员腰间束于衣外的带子。 ⑨自还海北：自从渡海北回。 ⑩惘然：失意的样子。 ⑪左右：对受信者的敬词。即不敢直接冒犯对方，而由其左右转达。 无一日之雅：平素没有来往。雅，素常，指旧交情。⑫数赐见临：承蒙您几次来看望我。数，多次。赐，上对下的给予。见，被动词，表承受之意。临，来，这里是看望之意。 ⑬倾盖如故：一见如故。倾盖，说两人乘车偶然相遇，并车对语，彼此车盖相依而下倾。比喻偶遇之间就如同老友一样。 ⑭过望：出于望外。 ⑮书教：指书启信函。 ⑯初无定质：本来没有一定的形状。 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语言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远。原话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不文”原作“无文”。 ⑱辞达而已矣：文章，只要能够达意就足够了。语出《论语·卫灵公》。⑲夫：语首助词。 ⑳疑若不文：误以为不需要文采。㉑然：正确。 ㉒妙：微妙。 ㉓了然：了然明白。 ㉔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大概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 ㉕“辞至于能达”二句：大意是，“辞”能够做到达意，那么文采（包括各种修辞手

段)已经用不胜用了(意思是文采已经很丰富了)。 ㉖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文学家。 ㉗文:文饰、遮掩。 说:内容。 ㉘正言之:直截了当地讲出来。 ㉙雕虫篆刻:意为雕琢字句。扬雄曾后悔作赋,认为这是小孩子的雕虫小技。(《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 ㉚《太玄》、《法言》:都是扬雄的著作,内容谈哲理和政治,形式模仿《易经》和《论语》。 皆是类也:都是这一类雕虫篆刻的东西。 ㉛独变其音节:单单改变《太玄》、《法言》的句法,使它们散文化而不同于赋的韵文形式。 ㉜便谓之经,可乎:便自称《太玄》、《法言》是经书,这可以吗? ㉝风雅:《诗经》中的组成部分,后来常用以作为《诗经》的代称。 再变:指屈原《离骚》继承发扬《诗经》的传统。 ㉞贾谊:西汉著名政论家,著有《新书》,也写过赋。 ㉟升堂:入门、升堂、入室,比喻学问由浅至深的三种境界。升堂,喻学问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升堂有余,已快达到"入室"的极深造诣阶段。 ㊱以赋鄙之:指扬雄因贾谊曾写过赋而轻视他。 ㊲至如司马相如同科:竟至于把贾谊与司马相如同等相待。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著名词赋家。同科,等类齐观。扬雄《法言·吾子》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如果孔子用辞赋授门徒),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怎奈他不用辞赋)!"此指贾谊本比司马相如高明,不能把他们二人等同起来。 ㊳陋:指见识低下。 比:类。 ㊴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谥号文忠。 ㊵愧悚(sǒng):惭愧和恐惧。 ㊶惠力:寺名。谢民师替该寺向苏轼求字。 ㊷局迫:局促,狭窄。 ㊸方:将。 临江:即临江军(军,宋朝行政区域名称),今江西清江。 ㊹或:也许。 ㊺慰左右念亲之意:安慰您对乡亲的思念。 ㊻峡山寺:即广庆寺,是古代有名寺庙之一,在今广东清远。 ㊼少留:稍稍停留。 ㊽愈远:离您越远。 ㊾惟万万以时自爱:请您千万随时保重自己。 ㊿不宣:旧时书信末尾常用套语,不一一陈述的意思。

〔讲评〕

本文是苏轼元符三年(1100)自海南岛北归常州,途经广东清远时给友人谢举廉(字民师)写的一封复信。在信中,苏轼借评赏谢民师诗文,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首先从正面立论,崇尚“自然”,反对束缚,强调“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与此相联系,他从作家对于客观事物的艺术把握的角度,阐述了“辞达”的内涵: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也就是说,作家首先必须对事物特征具有深刻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然后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加以准确而形象的表现。接下,苏轼又从反面着眼,批评了扬雄的文意浅易而辞句艰涩之弊。

此信实为一封文艺书简,应该看作苏轼晚年对于自己创作经验的宝贵总结,是很值得珍视的。

答苏伯固①

辱书②，劳问愈厚，实增感概。兼审尊体佳胜③。今日到金山寺下④，虽极艰涩，然尚可寸进，则且乘大舟以便幼累⑤。必不可前，则固不可辞小艇也。余生未知所归宿，且一切信任⑥，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⑦。离英州日⑧，已得玉局敕⑨，感恩之外，实荷余庇。得来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⑩。某全躯得还，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无穷已也⑪。同贬死去太半⑫，最可惜者，范纯父及少游⑬，当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宫观指挥，计便沿流还颍昌⑭。某行无缘追及。昨在途中，风闻公下痢，想安复矣。

〔注释〕

①苏伯固：苏坚，字伯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他任钱塘县丞，参与督开西湖，与苏轼诗歌唱酬甚多。　②辱书：承蒙来信。③审：明白，知道。　④金山寺：在今江苏镇江金山上。宋时为长江中小岛，今南面已与陆地相连。　⑤幼累：指老小眷属。⑥一切信任：完全听任自然。　⑦"乘流得坎"二句：顺流而下，或遇到低洼之地，或行或止都不是我的事了。　⑧英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　⑨已得玉局敕：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苏轼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军州任便居住。朝奉郎，宋时用以表品位、俸禄等级的官称之一，无实职。提举玉局观，名义上

掌管道观事务，实只每月给俸而已。 ⑩少游：秦观，字少游，元符三年(1100)八月死于藤州(今广西藤县)。 ⑪益：更。 ⑫同贬死去太半：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以“绍述”神宗成法为名，打击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苏轼等人纷纷被贬，不少人死于贬所。太半，大半。 ⑬范纯父：范祖禹(1041～1098)，字纯父(一作纯甫、淳父)。绍兴初，因曾附和司马光废弃新法，贬居英州，后卒于贬所。 ⑭“子由想已在巴陵”三句：苏辙(字子由)于元符三年(1100)从循州贬所调往永州、岳州，被命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在外军州任便居住。他便还居颍昌(今河南许昌)。巴陵，即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

〔讲评〕

这封短简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当时苏轼自海南岛北归常州，途经金山。信中诉旅途之艰辛，叹前途之未卜，坦然自若；吊同贬友人的离世，无限痛惜。絮絮叙来却见深情，平常话语透出悲慨，活现出这位一生坎坷、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境。



八、表奏与制敕



密州谢上表

臣轼言[1]。昨奉敕差知密州军州事[2],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讫[3]。草芥贱微[4],敢干洪造[5];乾坤广大,曲遂私诚[6]。受命抚躬,已自知于不称[7];入境问俗,又复过于所期。臣轼中谢。伏念臣家世至寒[8],性资甚下。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9]。分于圣世,处以散材[10]。一自离去阙庭,屡更岁龠[11]。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12]。欲自试于民社,庶有助于涓埃[13],以为公朝,不废私愿。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14];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15]。自惟何幸,动获所求[16]。虽父兄所以处臣,其侥幸不过如此[17]。虽云疏外,有此遭逢。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18],建太平之业,以为人无贤愚,皆有可用。故虽如臣等辈,犹未尽捐。臣敢不仰仞至恩,益坚素守[19]。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20]。要使民之安臣[21],则为臣之报国。臣无任瞻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22]。

〔注释〕

①臣轼言:苏轼向皇帝进表时的谦卑自称语。　②昨:昔日。　敕(chì):皇帝诏令。　差知:宋代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之别。官指寄禄官,即用以确定官位、俸禄的官称,如光禄大夫之类。职为一种加官,用以授文学之士。差遣为官员所任实际职务,如知州、知县之类。知,主持。　密州:今山东诸城。　军、州:宋

代行政区划名,与府、监同隶属于路。 ③讫(qì):完毕。 ④草芥:苏轼自喻。 ⑤干(gān):求取。 洪造:臣子对皇恩教化的颂称。 ⑥乾坤:天地。八卦中乾指天,坤指地。 遂:顺。 私诚:自己的真诚心愿。 ⑦抚躬:自我思量。 称:相称,相配。 ⑧伏:向皇帝陈述自己想法时用的敬词。 ⑨老生常谈:老书生的平常之谈,喻无新意的言论。 ⑩散(sǎn)材:即"散木",喻不才。 ⑪阙庭:朝廷。 岁龠(yuè):年末祭祀的音乐。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因反对新法被贬,离京通判杭州,熙宁七年知密州,所以说"屡更岁龠",谓已历数年。 ⑫小人之情伪:百姓之虚实。 ⑬试:任用。 民社:百姓与社稷。 庶:副词,表示可能或期望。 涓埃:滴水与轻尘,比喻轻微的贡献。 ⑭孥(nú):妻子儿女的统称。 桂玉:战国时著名说客苏秦到了楚国,三天才得拜见楚王。苏秦向楚王游说完便辞行,楚王问其故,苏秦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事见《战国策·楚三》。后因以桂玉比喻生活费用的昂贵。 ⑮"请郡东方"二句:熙宁七年(1074),苏轼通判杭州任满,时其弟苏辙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苏轼因而请求调迁到靠近其弟的州府任职。 ⑯惟:思考。 动:常常。 ⑰处:对待。 侥幸(jiǎo xìng):意外获得成功。 ⑱躬:身禀。 资:资质。 ⑲仰仞:仰仗。 素守:清白的操守。 ⑳抚绥(suí):安抚。 瘵(zhài):疾苦。 ㉑民之安臣:百姓让臣(我)安心。意即使百姓安乐,我则安心。 ㉒无任:不胜,非常。 瞻天荷圣:瞻仰天恩,承受圣泽。 屏营:惶恐貌。

〔讲评〕

熙宁七年(1074),苏轼通判杭州期满。当时苏辙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苏轼请求调往齐州附近任职,即文中所说"请郡东

方，实欲弟昆之相近”。意愿实现，被任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十一月初三到任，上表致谢。

谢表是一种应用文体，唐宋外任官到任或转迁，或内廷有所宣赐，按例用四六文上表致谢。其内容无非是谦称自己德薄才疏，对皇帝的任命或恩赐表示感谢，向皇帝表白奉职效命的决心。苏轼此表大体不出常例内容，但值得提一笔的是，此表在对宋神宗致谢的同时，字里行间仍隐伏着对王安石新政的某种不满情绪和对百姓疾苦的忧虑之情。数年前，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自请外任，通判杭州三年间更切实体察到新法的弊端，并在不少诗作中予以讥讽，后来竟成为“乌台诗案”的“罪证”。此表中“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等话语都不无弦外之音。辞意恳切委婉。

谢赐对衣金带马状

右臣伏蒙圣慈特赐臣对衣一袭①,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者。锡之上驷②,敢忘致远之劳③;佩以良金,无复忘腰之适④。执鞭请事,顾影知惭。恭惟皇帝陛下,禹俭中修,尧文外焕⑤。长辔以御,率皆四牡之良⑥;所宝惟贤,岂徒三品之贵⑦。出捐车服,收辑事功⑧。而臣衰不待年⑨,宠常过分。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⑩;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⑪。徒坚晚节⑫,难报深恩。臣无任⑬。

〔注释〕

①右臣:古人直书,自右到左,官员给皇帝上的章表中不具说官职时则简称"右臣"。　一袭:一副,一套。　②锡(cì):通"赐"。　驷:本指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此即指马。　③致远之劳:《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致,到。④无复忘腰之适:不会再有更舒适的腰带。《庄子·达生》:"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　⑤"禹俭中修"二句:治理宫廷像大禹一样节俭,经纬天下像尧帝一般礼乐盛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载舜称禹"克俭于家"。《论语·述而》载孔子称帝尧"焕乎其有文章"。文章,指礼乐法度。　⑥"长辔以御"二句:比喻治理国家能任用贤才,得心应手。率,一律。四牡,用《诗·小雅·四牡》语,牡指雄性马。　⑦"所宝惟贤"二句:所珍惜的是贤才,难道

只有金银才贵重?《伪古文尚书·旅獒(áo)》:“所宝惟贤。”《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金三品,金、银、铜三种物品。 ⑧“出捐车服”二句:捐赐车马衣物,收取政绩功业。《书·尧典》:“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即用车马衣物酬劳有功之臣。 ⑨衰不待年:意即未老先衰。 ⑩质:体质,身体。“匪伊垂之”二句:不是身体有意垂下腰带,而是腰带宽松,自然下垂。语见《诗·小雅·都人士》。 ⑪“非敢后也”二句:语见《论语·雍也》:“鲁国与齐国战而败,鲁大夫孟之反殿后,不以此邀功,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按:古时战败而还,殿后者有功。 ⑫徒坚晚节:仅能坚守晚节。⑬无任:“无任感激之至”一类套话的省略语。无任,即不胜、非常。

〔讲评〕

这篇谢状写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八月,当时苏轼因政敌贾易等人诬陷攻击而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这类谢状通常包括叙明所赐物、颂扬皇恩、感激恩赐及自誓报恩等内容。苏轼这篇谢状大体亦不例外,落笔即叙明蒙赐对衣、金带及马,然后感激圣慈恩赐,颂扬皇帝美德良政,但在自誓报恩方面则切合作者处境和心态,一则表明主观上的报恩意愿,如谓“赐以上驷,敢忘致远之劳”,另则感慨客观上的艰难境遇,如谓“衰不待年”、“枯羸之质”、“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因此,作者前面说“执鞭请事,顾影知惭”,结语称“徒坚晚节,难报深恩”,在身世感慨中隐含对政坛奸佞的愤懑之情。

本文笔致婉转,紧紧关合所赐之物,用典精切而活脱,体现出作者对典事的博通和运化能力。

到惠州谢表

先奉告命[1]，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州事[2]，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3]，已于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参讫者[4]。仁圣曲全，本欲畀之民社[5]；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尚荷宽恩，止投荒服[6]。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7]。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诛夷[8]。方尚口乃穷之时，盖擢发莫数其罪[9]。岂谓天幸[10]，得存此生？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为之资，行不忍人之政[11]。汤网开其三面[12]，舜干舞于两阶[13]。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怜愍[14]；知臣老死无日[15]，不足诛锄。明降德音，许全余息[16]。故使尩瘁之马，犹获盖帷[17]；觳觫之牛，得逭刀匕[18]。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19]；洗心自新[20]，没齿无怨[21]。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22]；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23]；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24]。臣无任。

〔注释〕

①先奉告命：起先奉听宣告诏命。　②"落两职"三句：宋代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之别，当时苏轼被削除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二职，以承议郎（即官）知英州军州事（即差遣）。英州，今广东南雄。　③宁远军：今属湖南省。军，宋代地方行政区划，与州、府、监同隶属于路。　节度副使：宋散官名，无执掌，常用以安置贬谪官员。　惠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惠阳县。　④今月二日：指宋

哲宗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　公参讫:参见当地长官已毕。古时下级见上级曰参。讫,完毕。　⑤“仁圣曲全”二句:皇上仁哲明圣,曲意保全,本想授我职事。畀(bì),给与。之,第一人称代词,指苏轼。民社,人民与社稷。　⑥荷:承受。　止投荒服:只流放到僻远地区。止,只是,仅仅。荒服,古时分京城之外地域为五服,荒服为最远地带。见《书·禹贡》。　⑦性资褊(biǎn)浅:性情资质狭隘肤浅。　荒唐:浮夸不切实。　⑧“迹其狂妄”二句:推究那些狂放不拘言行,早该死罪。诛夷,诛灭。　⑨尚口乃穷:语出《易·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说话不被相信,专恃利口便会导致困顿。　擢发莫数:比喻罪责之多。语出《史记·范睢传》。　⑩天幸:蒙受上天宠爱。　⑪大有为:本为《易》卦名,乃盛大丰有之象。此谓皇上襟怀浩大宽厚。　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忍人,残忍之人。　⑫汤网开其三面:商汤游猎时只在一面张设罗网,其余三面开通,事见《史记·殷本纪》。后世遂以“网开三面”喻恩泽优渥,法令宽松。　⑬舜干舞于两阶:《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载帝舜持干、羽在宫廷东、西两阶间跳着文舞,苗夷自来臣服。　⑭怜愍(mǐn):怜悯。　⑮无日:没有多少时日。⑯德音:皇帝恩诏。　余息:余生。　⑰虺𬯎(huī tuí):同“虺隤”,疲病衰弱。　盖帷:车盖、车帷。　⑱觳觫(hú sù):恐惧的样子。　逭(huàn):逃避。　⑲服膺:衷心信服。　托命至仁:全心修养仁德。　⑳洗心自新:即洗心革面,改过自新。　㉑没齿:终生,至死。　㉒瘴疠(zhàng lì):山林潮湿地带流行的疟疾一类传染病。魑魅(chī mèi):传说中山林地带害人的妖怪。㉓首丘:生还或归葬故里。《楚辞·哀郢》:“狐死必首丘。”丘为狐之巢穴所在,狐死时一定要头朝向丘。后世遂以“首丘”比喻怀恋故乡。　㉔结草:指报恩。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大夫魏武子临死时命其子魏颗以妾殉葬,颗未从,嫁妾。后与秦国力士杜回作战,妾之亡父显灵变为一老人,结草将杜回绊倒,杜回因而被魏

颗擒获。后世遂以"结草"指代报恩。

〔讲评〕

本文作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十月。

这是作者谪迁到惠州时给皇帝写的谢表。一年之内,两遭削职贬官,被流放到荒僻之地,但作者并不为此哀怨悲伤,反而对哲宗致以深深的感激之情,"仁圣曲全"以下数句即道出其中缘由:作者政敌企图致之死地,只因哲宗宽恩保全,才得免于死罪而"止投荒服"。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而哲宗的意图自是要作者"洗心自新",作者对此也是明智的,谢表中自我追咎与称扬皇恩相辅相成,自誓"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至此,作者的感恩谢罪情怀抒写尽致,末尾关合谪居惠州,隐伏对政敌诬陷的愤慨。

感恩谢罪是谪臣谢表的当然内容,作者的感恩是诚恳的,而谢罪却是违心的,同时对政敌的陷害深感激愤。本文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巧妙得体地处理了三者的关系,以感恩为主,以谢罪为陪衬,而将对政敌的愤激之情隐含于字里行间。

到昌化军谢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①,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②,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并鬼门而东骛③,浮瘴海以南迁④。生无还期,死有余责⑤。臣轼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⑥,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⑦。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⑧。赫日月之照临⑨,廓天地之覆育⑩。譬之蠕动,稍赐矜怜⑪;俾就穷途⑫,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⑬。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⑭,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⑮。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注释〕

①今年:指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被:蒙受。　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省海口市。　别驾:宋时上佐官之一,无实际职掌。或以特恩授士人,或以犯罪官员充任。　昌化:今海南省昌江。
②寻:随即,不久。　③鬼门:即鬼门关,为通往琼州的关道,在今广西北流县西。　骛:急驰。　④瘴海:指岭南有瘴雾的海域。　⑤责:罪责。　⑥顷:一时。　际会:偶合,时机。
⑦咎深责浅:罪过深重而责罚轻微。　⑧尧:传说中的上古圣君。　汤:商代开国君主,以仁德流传后世。　⑨赫:光辉明丽

的样子。 ⑩廓:广大。 覆育:庇护化育。 ⑪蠕动:虫类慢慢爬行。 稍:逐渐不断地。 矜怜:同情,怜悯。 ⑫俾就穷途:使趋近荒远之地。 ⑬瘴疠:山林潮湿地带流行的疟疾一类的传染病。 ⑭魑魅(chī mèi):传说中山林地带害人的妖怪。 ⑮此心:指报德之心。 已:停止。

〔讲评〕

这是苏轼绍圣四年(1097)七月贬至海南岛时给宋哲宗写的谢表。当时苏轼年已六十二,天涯沦落,自料必无生还之望,所以说"已为死别"、"宁许生还"。谢表有诀别意味,概述一生来的遭际,宠荣与贬黜,自责自咎,感恩戴德,图报无望,声泪俱下。这在苏轼数篇谪迁谢表中是最为凄伤的,但并无乞怜语,一则表现出苏轼对皇帝的忠心不渝,再则也体现出苏轼对自己一生言行的自信及其百折不屈的刚毅性格。

谏买浙灯状

熙宁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状奏[①]：右臣向蒙召对便殿[②]，亲奉德音[③]，以为凡在馆阁[④]，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⑤]，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⑥]，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⑦]，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

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余盏[⑧]，有司具实直以闻[⑨]，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⑩]。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臣虽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⑪]，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⑫]。然大孝在乎养志[⑬]，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⑭]。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⑮]。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⑯]，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

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故臣愿追还前命,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17],可不慎欤!可不畏欤!

近日小人妄造非语[18],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19],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20],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然致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21],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于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22]。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23],亏损圣德,莫大于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

方今百冗未除[24],物力凋弊,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25],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26],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27],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28],不能无少望于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若此,而况于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弭怨[29]。

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30]明皇遣使江南采鸡鹊,汴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31]。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32]。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疏极论,亦为罢之[33]。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34],追迹尧舜,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深咎之。臣忝备府寮[35],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于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注释〕

①熙宁四年正月:误。据《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二、《东

坡先生年谱》等，应在熙宁二年十二月。官告院：官署名，属尚书省，掌文武官、将校告身及封赠，设提举一人、判院一人。②右臣召对便殿：熙宁二年(1069)五月，苏轼因论王安石改革贡举不便而被神宗召见。右臣，前面所列职衔之臣，即苏轼。古时自右至左直行书写，故右为前。便殿，皇帝休息宴游的别殿。③德音：皇帝谕旨。④馆阁：指史馆、集贤院、昭文馆(即"三馆"，掌修史、藏书、校书)和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及书画)、天章阁(藏真宗御制文集、御书)、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以及宗室名册谱牒等)，供职者皆为著名文人学士。⑤疏贱：才疏位卑。间(jiàn)废：隔弃废除。⑥空言率人：用空话率领人。有实而人自劝：付诸实践则臣民自然受到规勉。⑦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预先替众人亲身以小事试试。⑧中使：宫中派出的使者。府市司：指开封府管理市易的官署。⑨具实直以闻：详述实际价格禀告皇上。直，通"值"。⑩见：同"现"。拘收：扣押。须：等待。⑪动法尧舜：举措效法尧舜。⑫二宫：指神宗祖母曹氏、母亲高氏。天下之养：指奉养亲长。《孟子·万章上》："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以天下养，谓以天下财物奉养父母。⑬养志：颐养心志，此指使父母心情愉快。⑭望此旬日：寄望于这十来天。古时元宵观灯，卖灯在元宵前十来天间。⑮体：意义，实质。⑯内东门杂物务：指太府寺杂买务，掌收购宫廷、官府所需百物。⑰怨讟(dú)：怨恨之言。⑱非语：流言蜚语。⑲展年科场：唐宋科举常规为三年一次，但宋代常常变更，临时诏令举行，故有"展年科场"之说。展年，放宽年限，即不定期。⑳榷(què)：专卖。㉑勤恤：忧心关怀。㉒谗慝(tè)：邪恶之人。㉓台官：御史台长官，掌纠察弹劾之职。㉔冗(rǒng)：多余，繁杂。㉕大司农：汉代官署名，相当于宋时户部，掌财政。㉖饬(chì)：通"敕"，命令，告诫。㉗裁减皇族恩例：削减皇族世袭旧例。㉘揆

(kuí):揣测。　㉙弭(mǐ)怨:消除怨言。　㉚"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数句:据《旧唐书·李大亮传》载,李大亮任凉州都督时,以惠政闻名。凉州产名鹰,唐太宗遣使命李大亮进献名鹰。李不允,并上表说:若是皇上之意,则与皇上以往的做法相背;若是使者擅自索取,则是皇上任人不当。太宗阅表后大为称赏。　㉛"明皇遣使江南采䴔䴖(jiāo jīng)"数句:据《旧唐书·倪若水传》载,唐玄宗(即明皇)开元四年(716),令宦官往江南采䴔䴖等奇禽异鸟。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谏阻,谓时值农忙季节,采鸟使者沿路更增添百姓劳苦,百姓将谓皇上贱人贵鸟。玄宗纳谏,停止采办。　㉜"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数句:据《新唐书·苏颋传》载,苏颋(封许国公)为益州大都督长史,前任司马皇甫恂奉诏命取库钱买锦半臂(一种短袖外衣)、琵琶捍拨(弹拨琵琶的用具)、镂牙合子(用象牙刻成的盒子)等物,苏颋不予办理。　㉝"李德裕在浙西"数句: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唐敬宗即位初,诏浙西造银盝(lù,一种小盒子)妆具二十件进奉内宫,李德裕奏称灾害频仍,民生凋蔽,望敬宗顾惜民力。不久敬宗又诏令进献缭绫一千匹,李德裕引李大亮、倪若水、苏颋等人进谏事上奏。敬宗纳谏,停止进献缭绫等物。　㉞聪明睿(ruì)圣:语出《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即思想敏锐,通达事理。　㉟忝:愧,表自谦。

〔讲评〕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时苏轼暂代开封府推官,神宗下令于元宵节前低价收购浙灯四千余盏以供宫廷元宵观赏,并禁止民间私自买卖。苏轼上表谏阻此事,笔致委婉而说理透彻。文章以"向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引入,下文始终在肯定神宗德政的前提下指陈买灯一事之不便,如称神宗"游心经术,动法尧舜"、"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至明至断"、"深计远虑,割爱为民"、"聪明睿圣,追迹尧舜"等,都见出作者的婉曲笔致。而在条析

买灯弊端时,以小见大,所谓“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其一,侵民生怨;其二,助长诡慝;其三,浪费财力。这一透辟的阐述终于使神宗追回诏令,取消办灯,也促使苏轼随后向神宗上万言书详述王安石新政之弊。

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1]，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2]。自知渎犯天威[3]，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4]，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5]，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6]。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7]，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8]，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9]，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10]，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11]，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12]，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13]。

人莫不有所恃[14]，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15]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16]，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17]，人各有心谓

之独夫[18]。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19]。其为可畏,从古以然[20]。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21],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22],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23]唯商鞅变法[24],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25]。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26],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27]。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28]。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29]。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30]。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31],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32]。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33]。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34],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35],造端宏大[36],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37],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38],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39],夔路深山,当行酒禁[40],拘收僧尼常住[41],减刻兵吏廪禄[42],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43],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44],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45]。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46]。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

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47]又曰:"必也正名乎。"[48]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49],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50],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51],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52],语人曰:"我非渔也。"[53]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54],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55],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56]。智者所图,贵于无迹[57]。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58];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59]。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60],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61],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62],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63]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64],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65]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66]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67]。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68],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69],祠部度五千余人耳[70]。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71]。汉武遣绣衣直指[72]，桓帝遣八使[73]，皆以守宰狼藉[74]，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75]，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76]。故景陵王子良上疏[77]，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78]，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79]。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80]，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余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81]，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82]，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83]，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84]，朝廷亦旋觉其非[85]，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86]。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87]，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88]，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89]。何者？汴水浊流[90]，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91]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92]，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93]，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94]，即使相视地形[95]，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96]，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97]，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98]，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99]，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100]，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101]，若材力不办兴修[102]，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

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103]，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104]，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105]。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106]。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107]，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108]，岁月既深，已同永业[109]，苟欲兴复[110]，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111]，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112]，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113]，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114]，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115]，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116]，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117]，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118]，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119]，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120]。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121]，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

家,与齐民并事[122]。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123]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124]。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125],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126]。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27]《春秋》书"作丘甲"[128]、"用田赋"[129],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130]。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131],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132],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133],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134]。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135]。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136],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137]。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138],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

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139],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140],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141],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142]?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143]?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144]。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145],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146],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147],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148],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149],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150]。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151],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152],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153]。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154]。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

始[155]，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156]，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157]，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158]？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159]。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160]。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161]。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162]。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163]。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164]。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165]，消兵而庞勋之乱起[166]。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167]，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尪羸而寿考[168]，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尪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169]，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170]，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171]，勇悍之夫可以集事[172]，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173]。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174]。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175]。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

师成风[176]。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177]。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178]。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179]。我仁祖之驭天下也[180]，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181]，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182]，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183]，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184]。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185]，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186]。虽有卓异之器[187]，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188]，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189]。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190]，其后关羽果以为言[191]。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192]，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193]，则是处士之大言[194]，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195]，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196]，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197]。兵，凶器也，而易言之[198]，正如赵括之轻秦[199]，李信之易楚[200]。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201]。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

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202]。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203],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204],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205],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206],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207]。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208],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209],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210],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211],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212]。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213]?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214],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215]。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216],利害相形,不得不察[217]。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劳[218],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219],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220],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221],已振监司之体[222],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223],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224]。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225]。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226];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227]。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228],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229]。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230],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231],风采所系[232],不问尊卑,言及乘舆[233],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234],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235]。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

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236]，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237]。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238]，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239]，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余[240]，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241]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242]。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243]，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244]。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245]，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246]，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247]。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248]。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249]。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250]，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251]，物

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252],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253]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254]。”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255],刘毅以晋武为桓、灵[256],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257]。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258],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259]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260],中臣以危法[261],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注释〕

①熙宁四年二月:误。据《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二《东坡先生年谱》,应在熙宁二年冬。熙宁,宋神宗年号。 权:暂代官职。 谨昧万死:谨冒死罪。 ②度(duó):思考。 上封章言买灯事:上书谈论买灯一事。此指《谏买浙灯状》。封章,奏章,封缄以防泄漏,故称“封章”。 ③渎(dú)犯天威:冒犯皇上尊严。 ④席藁(gǎo):草席。 斧钺(yuè):斩人的刑具。

⑤侧听:侧耳静听。 逾:超过。 威命:威严之令。此指处刑之令。 ⑥府司:指开封府司事人员。 寻:随即。 ⑦吝:吝惜。 ⑧翻然:快速转变的样子。 曾:几乎。加强语气。 不移刻:转变之快。刻为古代计时单位,一昼夜共一百刻。 ⑨措刑:搁置刑法而不用。指政治清平,无犯法者。措,搁置。 ⑩捐弃肝脑:肝脑涂地,指舍弃生命。 ⑪乃者:然而。 ⑫"盖未信而谏"二句:《论语·子张》,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意思是:君子应先取得信任再进谏;没有得到信任而进谏,对方会认为是毁谤自己。与,赞同。 ⑬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者为本文纲要。结,团结,笼络。厚,使醇厚。存纪纲,维持政纪纲常。 ⑭恃:依靠。 ⑮"《书》曰"下二句:语出《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我治理万民,像用烂绳索驾驭六匹马一样担心害怕。临,凌驾,统治。凛然,恐惧的样子。 ⑯聚、散:指民心聚结、涣散。 ⑰"故天下归往谓之王":语出《易乾凿度》卷上,"王者天下所归往。" ⑱独夫:犹言一夫,指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⑲不可逭(huàn)之灾:不可逃避的灾难。逭,逃避。 ⑳以然:已如此。 ㉑狂易丧志:疯狂而丧失神志。 ㉒子产:春秋末郑国大夫公孙侨。《左传·襄公十年》载:郑国大夫子张当政,作载书以束缚官吏,引起不满。子产劝其废除,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于是烧毁了载书,众怒平息。载书,盟书。弭(mǐ),消除。《襄公三十年》又载子产当政,赠给郑国大贵族公孙段(伯石)领邑,借以使大族安心。巨室,势力强大的贵族。 ㉓"而子夏亦曰"下数句:语见《论语·子张》,意思是:获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那百姓会认为你虐害他们。子夏,即孔子门徒卜商,字子夏。厉,折磨,虐待。 ㉔商鞅变法:见《思治论》注㊾。 ㉕旋踵:转身,即时间极短。踵,脚跟。 ㉖"负罪出走"数句:秦孝公卒,秦惠王立,公子虔等告商鞅反叛。商鞅逃到魏国而被拒绝,返秦,

被车裂而死。车裂，即五马分尸，为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将犯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五车分驰，撕裂犯人肢体。徇(xùn)，示众。 ㉗宋襄公：春秋时宋国君王，名兹父，公元前651～前637年在位。史载：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宋襄公率兵与楚国作战。楚军渡河时，宋襄公不许宋军开战；楚军渡过河而未整顿好，宋襄公仍不许宋军开战。楚军列好阵势后，双方交战，宋军大败。宋人怨襄公，襄公说是为了行"仁义"。亡，丧师。 ㉘田常：据史载，田氏为齐国世袭大夫，权势日盛，到田常已控制齐国政权，曾于公元前481年杀害齐简公，其曾孙废除姜氏齐侯，自立为齐君。按：《左传》作"陈恒"，《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田常"。 ㉙谢安：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孝武帝时任宰相，分别安置桓石民、桓石虔、桓伊为荆州、豫州、江州刺史。 乂(yì)安：太平无事。 ㉚"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三句：《晋书·庾亮传》载庾亮为东晋开国功臣，受明帝之托辅佐成帝。苏峻曾在山东起兵反抗前赵政权，后率兵南渡。成帝咸和二年(327)，庾亮想解除苏峻兵权，召他入京，苏峻不从，举兵谋反，庾亮率众讨之，兵败，退走浔阳。 ㉛无贤不肖：无论贤愚。 ㉜三司使副判官：三司使、副使、判官。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掌国家财政。阙(què)：废缺。 ㉝制置三司条例司：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始行变法时所设，筹划和颁行新法，改变旧法。 ㉞六七少年：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引用新进之士吕惠卿、曾布等人相与谋议变法之事。 ㉟"使者四十余辈"：史载熙宁二年闰十一月，条例司上奏差遣四十一名官员到各地督行新法。分行营干，分头施行谋求。 ㊱造端：发端。 ㊲度(duó)：猜测。 ㊳淮甸：指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淮水流域。古代称国都附近五百里内为甸服。 ㊴正店：指坐商，即挂正规牌号经营的商行。 监官：监查和收税之官。 ㊵夔(kuí)路：夔州路，即峡西路，今四川重庆以东、贵州北部、陕西南部

一带。 酒禁:关于私自酿卖酒类的禁令。 ㊶拘收:没收。 常住:房产、田产。 ㊷廪禄:粮饷。 ㊸肉刑:切断肢体或割裂肌肤之刑。 狼顾:惊恐不安的样子。狼行常反顾以防被袭,故借以为喻。 ㊹莫之顾:不顾虑它。 ㊺恤(xù):忧虑。 ㊻有以致谤:有导致讥谤的可能。 ㊼"孔子曰"二句:语出《论语·卫灵公》,意思是:工匠想把活干好,必须首先准备好工具。 ㊽必也正名乎:语见《论语·子路》,意思是必须使名副其实。 ㊾辞其意:推辞其意图。意,指征利之意图。 ㊿购人:收买人。意即使人不讥谤。 (51)林薮(sǒu):丛林。薮,水少而草木繁茂之地。 (52)罟(gǔ):网。 (53)渔:捕鱼。 (54)谗慝(tè):毁谤。 (55)中书:中书省,最高行政机构。 (56)无乃:岂不是。 (57)无迹:不知不觉,无迹象。 (58)"汉之文、景"二句: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在位)、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年在位),统治升平,史称"文、景之治",而《史记》、《汉书》本纪中所载无惊异大事。 (59)"唐之房、杜"二句:房玄龄(578~648)、杜如晦(585~630)为唐初名相,而《唐书》本传中只说房善谋,杜善断,并未记载什么大功绩。 (60)泥中之斗兽:比喻迹象显著而杂乱。兽争斗于泥中,足迹狼藉,故以为喻。 (61)漕运使、副:即转运使、转运副使,为各路长官,经度一路全部或部分财赋,监督各州官吏,上达民情等。漕运,原指水路运输,后兼指陆运。 (62)磨以岁月:通过时间来消磨。 (63)"孟子有言"下引文:语见《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急躁前进的人败退也快。 (64)有始有卒:有始有终。 徐徐:缓缓地,渐渐地。 (65)"孔子曰"下引文:语出《论语·子路》。 (66)"《书》曰"下引文:语出《书·洪范》,意思是:同大小官员及平民百姓们商议,大家一致赞同,就可达到大吉大利。如果反对者多而赞同者少,那静处就吉利而行事就凶险。底,达到。元吉,大吉。 (67)"今上自宰相大臣"二句:史载熙宁二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实行变法。随后富弼、韩琦、吕诲、吕公著、赵抃、

曾公亮、司马光等皆因政见不合而离京外任。　断：推断。
⑥⑧宵旰(gàn)：即“宵衣旰食”，意思是废寝忘食。旰，晚。
⑥⑨内帑(tǎng)出数百万缗(mín)：《宋史·食货志》下八载：熙宁变法初，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内帑，国家财库。缗，本为穿钱绳索，后转为钱币单位，一千文为一缗。
⑦⑩祠部度五千余人：祠部为礼部下属，掌管祀典、道释祠庙、医药等方面的政令。百姓要当道士僧尼须向祠部购买度牒。　⑦①令典：好制度。　⑦②绣衣直指：官名，或称“直指绣衣使者”、“绣衣御史”。汉武帝末年，各地民变蜂起，朝廷派遣绣衣直指持节发兵镇压，并有权诛杀失职的地方官员。　⑦③桓帝遣八使：据《后汉书·顺帝纪》：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八月，遣杜乔、周举、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别巡察各州郡，宣传朝廷教化，了解民意。苏轼误记为桓帝事。　⑦④守宰：郡守县令。
⑦⑤宋文帝元嘉之政：南朝宋文帝刘义隆(424～452年在位，年号元嘉)统治时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对豪强有所压制，政治比较清明，史称“元嘉之治”。　⑦⑥孝武：南朝宋孝武帝刘骏(454～464年在位)。　台使：由御史台派到各地督察的官员。　萧齐：即南齐，萧道成创立于479年。　⑦⑦景陵王子良：南齐武帝萧赜第二子，封竟陵王。竟陵，五代晋改名景陵。　⑦⑧威福：恃势弄权。　便行：擅自决断实行。邮传：传递文书的驿站。　⑦⑨“唐开元中”数句：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监察御史宇文融(？～约730)奏请设置劝农判官并兼御史，赴各地清理逃亡农夫和豪富籍外占田。裴宽，时为礼部尚书。招携户口，使流亡者落户，以增加户籍。漏田，未入册籍的田地。　⑧⑩张说(yuè)：唐玄宗时名相。洛阳人，字道济，又字说之。封燕国公。杨玚：字瑶光，华阴(今属陕西)人。时为户部侍郎。　皇甫璟：时任阳翟尉。　杨相如：南昌人。时任左拾遗。　⑧①希旨：迎合皇上的旨意。　以主为客：将本地住户假托为客户。客，指外地迁来者。　⑧②都省：尚书省，总管各部

行政机构。　⑧《传》:指《宇文融传》。　⑭"均税宽恤"二句:均税,即方田均税法。宋初各地田赋不均,税户隐田逃税。宋仁宗嘉祐四年,遣使均田减税;五年,又诏三司置宽恤民力司,并遣使分行天下访宽恤民力事。此二句意思是:奉命赴各地施行均税法及体恤民情的官员,声势浩大扰民。冠盖,本指官员的冠服、车盖,后亦指代仕宦官员。　⑮旋:随即。　⑯较然:显明。　⑰邀功:求功。　⑱赤子:本指婴儿,此指百姓,意即君主爱民如待婴儿。　⑲行路:路人。　⑳汴水:古水名,今河南荥阳西南索河。　㉑"秦人之歌曰"下引文:语见《汉书·沟洫志》。泾(jīng),渭河支流,在陕西中部。石,量词,十斗为一石。粪,施肥。㉒陂(bēi)而清之:筑坝截流为池,使水澄清。陂,池塘。此作动词用。　㉓淤(yū):淤泥。　㉔遽信其说: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提举侯叔献建议排汴河种稻,因而奉命提举开封府界。遽,竟。　㉕即使相视地形:立即派人勘察地形。　㉖糜:浪费。㉗滋息:繁殖生息。　遗利:未被利用的自然条件。　㉘即鹿无虞:语出《易·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意思是猎鹿而没虞官相助,只能空入林中而无所获。即,就,追射。虞,管山林的官。　㉙擘(bò)画:谋划。擘,分开。　⑩官私格沮(jǔ):官员私自阻止。　⑩赦原:赦免,原谅。　⑩材力不办兴修:才能不足以兴办其事。　⑩诸色人:各种人。悮:同"误"。⑩轻剽(piào):躁进急利。　浮浪奸人:轻浮奸诈之徒。⑩诛:惩罚。　⑩官司:百官。　疏:疏忽,不周密。　便行抑退:擅自抑止退避。　⑩灼然:显然。　⑩古陂废堰(yàn):废弃的池塘堤坝故址。　多为侧近冒耕:大多被邻近农民擅自耕种。⑩永业:固定私有产业。　⑩兴复:指恢复原有的池塘水坝。⑪好讼:好争辩生事。　多怨:积怨多。　⑪规坏所怨田产:图谋破坏所怨之人的田产。　⑪旧业:原有产业。　冒佃之讼:有关擅自耕种的案子。佃,治田。　⑪江浙之间,数郡雇役:宋制,

官府各种差役由乡户按贫富等级轮流承担。宋仁宗末年,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见人因充衙前役而致使废业破产,便将他们罢遣归农,令他们出钱雇人充役。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张诜(shēn)也采取相同措施。钱公辅知明州(今浙江宁波)时则用官卖酒场的收入充衙前役的费用,免去乡户充役。 ⑮燕晋:先秦燕国、晋国故地,今河北、山西部分地区。 岷蜀:岷山(今四川北部)蜀郡(今成都一带)地区。 蹲鸱(chī):指大芋头,形状如蹲伏的鸱鹰。⑯雇直:差役费。直,同"值"。 长役:长期差役,指非轮流的短期差役。 ⑰厨传:驿站,供来往差役官员食宿和车马。 ⑱禁军:北宋正规军,从各地招募,或从厢兵、乡兵中选拔,由中央直接掌管,防守京师。 厢军:宋代各州之兵,不加训练,仅供劳役。⑲两税:指夏、秋两次征税。 庸钱:供官府支付差役的捐税。⑳杨炎两税法:杨炎(727~781),字公南。唐德宗时,杨炎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废租庸调制,定两税法,将原租(田租,纳粟)、庸(力庸,代替力役,纳绢)、调(户调,随乡土所产纳绢、绫、绝等)三种税额合并分夏、秋两次缴收,以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税额为准起征。 ㉑怨讟(dú):怨恨。 ㉒"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数句:王安石新法中免役法规定:乡户按产业分等,按等次出"免役钱";坊郭户、官户、女户、单丁、未成丁、寺观等原无差役者,按等次出"助役钱"。品官形势之家,有品级地位的官户。齐民,一般百姓。㉓"田不耕者出屋粟"二句:语出《周礼·地官·载师》,意谓有田不种的人罚纳三家应纳的粮租,屋宅周围不种桑麻者罚缴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屋,古制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 ㉔夫家之征:夫税(百亩之税)、家税(出车和徭役)。㉕三大户:指乡户等次中上户、中户、下户。 ㉖故事:前例,旧典。 ㉗"始作俑(yǒng)者"二句:孟子引孔子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俑,用以殉葬的木偶或陶人。后,子孙后代。 ㉘作丘甲:《春秋·成公元年》(前500):"三月,作丘甲。"杜预注:丘十六

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丘甲即一丘纳原一甸所赋。⑫⑨用田赋：《春秋·哀公十二年》(前483)"春，用田赋。"田赋，按田地收税。具体税额未详，据《国语·鲁语下》贾逵注，田赋为旧赋之十六倍。　⑬⓪青苗放钱：王安石新法中青苗法规定：夏、秋庄稼未熟之前，凡民户自愿请贷者，将所贷粮食折成现钱贷付，令随两税纳还，加三分或二分息钱。按：唐代宗时也曾在庄稼未熟时征收"青苗钱"(即附加税)，但不是放贷。所以苏轼说"自昔有禁"。⑬①抑配：强行摊配。　⑬②见钱：现钱。　折兑：折成现钱兑付。⑬③折盐：折成盐支付买绢钱。　折钞：折成现钱征收。　⑬④"只如治平之初"数句：宋代军制，士兵均于脸或手背刺军号以防逃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宰相韩琦建议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义勇兵士刺手背而不刺面，且不戍边。英宗下诏准奏。但数年后，义勇兵士或因替代还东军(复员后东归之兵)、或因替换弓手(兵役名目，即弓箭手)而被遣守边。　⑬⑤"逃亡之余"二句：逃亡者的赋税则平均摊派给邻里其余人户。旧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邻里人人相保(担保)。　⑬⑥常平：指常平仓法。汉以后历代政府特设粮仓以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谷贱则高价买入，谷贵则低价卖出，维持粮价平稳，所以称"常平仓"。宋代除边郡外，各地均设常平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用常平仓贮粮贷出。　⑬⑦里正：古时乡里小吏。此指地方征税官吏。　⑬⑧籴(dí)：买进粮食。⑬⑨臣顷在陕西：指苏轼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间任凤翔判官。顷，不久前。　⑭⓪提举诸县：宋设提举弓箭手，掌陕西、河东沿边诸路弓箭手名籍及有关组织、训练、赏罚等事。此谓到各县选拔弓箭手入籍。　行：巡察。　⑭①希合取容：迎合取悦上级。　⑭②"山东之盗"二句：秦末陈胜在崤山之东起义，使者禀告秦二世。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请二世急发兵，二世怒。叔孙通谓只是鼠窃狗盗之举，郡守已全捕获，不足为忧。二世悦。事见《史

记·叔孙通传》。 ⑭³“南诏之败”二句:唐玄宗(即明皇)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剑南留后李宓(mì)先后讨伐南诏(西南少数民族政权)都全军覆没,宰相杨国忠隐瞒实情,向玄宗谎报战功。事见《旧唐书·杨国忠传》。 ⑭⁴匮(kuì):缺乏。 贾(gǔ)人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西汉政治家。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公元前110年,加强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物产,调节供输。贾人,商人。 ⑭⁵“孝昭继立”四句:汉昭帝于公元前86年继位。 学者:各郡守荐举到朝廷的贤良文学之士。 霍光: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大臣。以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汉昭帝。 予之:赞同他们。 ⑭⁶变易:指“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即收购与供售。 ⑭⁷倍称(chèn)之息:翻倍的利润。称,相等值。 ⑭⁸簿书廪禄:公文簿册及官员俸禄。 ⑭⁹賄:赠送财物。 ⑮⁰“而征商之额”二句:因官府经营,商人所纳税额必大为减少。 ⑮¹天机洞照:天赋洞察万物。略:谋略。 ⑮²执德不一:处事不坚定一贯。 用人不终:任用人才不坚持到底。 迟留:拖延。 庶几(jī)万一:希望有一点变好的可能。 ⑮³汉高:汉高帝刘邦。 ⑮⁴“郦生谋挠(náo)楚权”数句:据《史记·留侯世家》,刘邦被楚霸王项羽所困,与谋士郦食其(Lì yì jī)商议阻挠楚军之策,食其劝刘邦恢复六国,则六国之一的楚必然称臣朝拜。刘邦称善,催促食其刻印。张良得知后认为这将败坏统一天下之事,刘邦“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吐哺,吐出口中食物。而,你的。趣(cù),通“促”,急促。无我:不固执己见。语出《论语·子罕》“毋我”,毋、无同义。 ⑮⁵“民可与乐成”两句:百姓可以共同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共谋创始基业。语出《史记·商君列传》:“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⑮⁶行险侥幸:冒险希求偶然的成功。语出《礼记·中庸》:“小人行险以侥幸。” ⑮⁷徇(xùn)高论而逆至情:顺从高论而违背真确情理。 ⑮⁸历数:本指推算岁时节候的

次序，引申为帝王更替秩序。这里指王朝统治时间。　⑲“齐至强也”两句：史载姜尚辅佐周武王灭纣，被封于齐，举贤尚功。周公旦预言齐国后世必有弑君篡权之臣。后来齐简公果然被田常所杀，田氏执掌齐国政权。齐康公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⑩“卫至弱也”两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卫国，见蘧瑗(qú yuán)、史狗、史鳍(qiū)、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多公子，未有患也。”　⑪“吴破楚入郢”两句：《左传·哀公元年》载：吴国攻陷楚都郢，派使者召陈怀公。怀公征求国人意见。大夫逢滑说：国因福而兴，因祸而亡。今吴虽胜却没有福，楚虽败却没有祸，不久必将复国。楚果然于次年复国。　⑫“晋武既平吴”两句：晋武帝司马炎于太康元年(280)平吴，设宴庆功，何曾宴后对家人说：皇上只夸述武功而不作长久策略，这不是久治的征兆，后世将出现危乱。晋惠帝时果然发生八王之乱。事见《晋书·何曾传》。　⑬“隋文既平陈”两句：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589)平陈，南北统一，天下太平，世人以为国将久治升平，而房乔(字玄龄)私下对他父亲说：隋文帝本无功德，以欺诈取得天下，又不为后代作长久之计，嫡庶相互倾轧，骄奢淫侈，必将争权互残，不足以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事见《旧唐书·房玄龄传》。　⑭“元帝斩郅(zhì)支”两句：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秋，甘延寿、陈汤假托帝旨，发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竟宁元年(前33)正月，郅支单于的弟弟呼韩邪单于朝见汉元帝。事见《汉书·元帝纪》。武、宣：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汉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王氏之衅(xìn)生：汉元帝时，外戚逐渐掌权，王皇后之侄王莽最终夺取帝位。衅，灾祸。　⑮宣宗收燕赵：据《新唐书·宣帝纪》、《藩镇传》，成德军(古赵地)节度使王元逵卒，他儿子绍鼎自称留后。王绍鼎卒，他儿子年幼，宣宗以其弟绍懿继任留后。卢龙军(古燕地)节度使张仲武卒，他儿子直方自称留后，为部将所逐，逃到京师，宣宗派使者慰劳，授金吾大将

军。苏轼所说的大概指这些史事。　复河湟：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847～859)初，一度为吐蕃占据的河(黄河)湟(湟水)流域地区(即陇右道)先后被收复。　宪、武：唐宪宗李纯(806～820年在位)、唐武宗李炎(841～846年在位)。　⑯消兵：裁减兵力。据《新唐书·萧俛传》载，唐穆宗(821～824年在位)初，萧俛、段文昌认为天下太平，奏请穆宗密诏军镇每年十人中限一人或逃或死，不予补充，谓之销兵。穆宗准奏，流亡军士聚为盗贼。消、销二字相通。　庞勋之乱：据《新唐书·懿宗纪》载，咸通九年(868)秋，武宁军节度使粮料判官庞勋反于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北归徐州，沿途劫掠，后由康承训、朱邪赤心讨平。　⑯灵武：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县，当时为西夏领地。　燕蓟(jì)：蓟州，治所在今河北蓟县，当时为辽国的南京。周代时为燕国都城，故称燕蓟。　⑯尪羸(wāng léi)：瘦弱。　寿考：长寿。考，老。　⑯薄：轻视。节慎之功：指前文"慎起居，节饮食"。　迟：轻慢，延缓。⑰伐：削弱。　⑰深刻：严峻苛刻。　齐众：使众人言行归于一致。　⑰集事：成就事业。　⑰曹参：汉初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秦末从刘邦起义，汉朝建立后任齐相九年，封平阳侯。汉惠帝二年(前193)，萧何卒，曹参继任丞相，离开齐国时嘱托接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意思是监狱、市场为杂居之所，如严加整顿，坏人无处安身，将导致祸患。事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⑰曹霸：字次公(？～前51)，淮阴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为颍川太守，曾说："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见《汉书·循吏传》)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泰，同太。　⑰"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数句：谢安(320～385)爱清谈，王羲之劝其效力政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谈致患邪？"(见《晋书·谢安传》)法吏，指商鞅。　⑰"刘晏为度支"数句：据《旧唐书·刘晏传》载，唐代宗初年，刘晏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度支盐铁租庸转运使，"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

干能者,其所总领,务乎急促,趋利者化之,遂以成风”。 ⑰“德宗初即位”两句:公元779年,唐代宗李豫卒,德宗李适即位,提拔崔祐甫(721~780)为宰相。 ⑱“祐甫以道德宽大”数句:《旧唐书·卢杞传》载:“初上即位,擢崔祐甫为相,颇用道德宽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上,指唐德宗。弘上意,推广皇上意图。建中,德宗即位后起始年号(780~783)。贞观,唐太宗年号(627~649),这期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史称“贞观之治”。理,即治,因避唐高宗李治讳而改。 ⑲“及卢杞为相”数句:语出《旧唐书·卢杞传》。卢杞,字子良,建中二年(781)拜宰相。 驯致浇薄:逐渐导致风气浮薄。 播迁:指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变,唐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 ⑳仁祖:宋仁宗赵祯(1023~1063年在位)。 ㉑升遐(xiá):古时帝王死去的委婉说法。 考妣(pǐ):父母死后的称谓,《尔雅·释亲》:“父曰考,母曰妣。” ㉒苛察:苛刻烦琐。 ㉓大时不齐:语出《礼记·学记》。意思是一年有春夏秋冬,阴晴寒暑。 ㉔含垢(gòu):忍辱负重。 至察无徒:语出《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察,精明烦琐。 ㉕“汉文欲拜虎圈(juàn)啬夫”两句:据《史记·张释之传》载,张释之随汉文帝游上林苑虎圈,问上林尉有关禽兽之事,上林尉答不上来,而虎圈啬夫(管虎圈的小吏)代尉应答如流。文帝诏张释之拜虎圈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认为因口才善辩而破格提拔将导致时风“争为口辩而无其实”。文帝称善,没有提拔虎圈啬夫。 ㉖历试:经过多次考验。㉗器:才能。 ㉘更(gēng):经历。 ㉙无辞:指无异议。㉚“昔先王以黄忠为后将军”数句: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官位并列。班,颁布。遽(jù),突然,急速。 ㉛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三国志·蜀志·费诗传》载关羽听说黄忠位与自己同列,愤怒地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㉜汉文不用贾生:

贾谊为汉文帝所赏识，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但为绛、灌等大臣所阻，终不得文帝重用，抑郁而死。事见《史记·贾生传》。
⑲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事见《汉书·贾谊传》。属国：即典属国，官名，掌少数民族事务。系单于：捆缚匈奴的单于（最高统治者）。
⑲处士：本指未出仕者，这里指没有政治、军事经验的人。
⑲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三十万大军击匈奴，被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事见《汉书·匈奴传》。
⑲"三表五饵"两句：语出《汉书·贾谊传赞》。三表，指仁、义、诚信。五饵，指五种物质生活的诱惑。疏，迂阔不切实际。《贾子新书·匈奴篇》："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
⑲困中行说（hánɡ yuè）：中行说，本为汉宦官，后降单于。贾谊《上政事疏》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 ⑲易：轻率。 ⑲赵括之轻秦：赵国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熟读兵书，纵谈兵事，赵奢曾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赵括代廉颇为将，与秦将白起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大败，赵括被射死，赵军损兵四十五万。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⑳李信之易楚：秦始皇要攻打楚国，王翦认为须六十万兵力，李信说只需二十万。始皇派李信、蒙恬率兵二十万攻楚，大败。事见《史记·王翦传》。
⑳绛、灌：指绛侯周勃（？～前169）、颍阳侯灌婴（？～前176），都是汉高祖功臣，曾阻止汉文帝重用贾谊。 ⑳晁错：汉初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上书建议削诸侯、更法令，文帝不听。景帝即位，提拔晁错为御史大夫，变更法令，裁减诸侯封地。丞相申屠嘉不满晁错所为而又无力制止，郁愤而死。随后吴、楚等七国以杀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景帝被迫诛杀晁错。 ⑳名器：名位及其相配的器物。 ⑳积劳而后迁：积累功绩而后升迁。 ⑳跬（ɡuǐ）步可图：轻易获得。跬步，半步。
⑳不肯以侥幸自名：不认为这是偶然的非分所得。 ⑳沉沦：身

居下位。 ⑳常调:按常规调迁官员。 举生妄心:被荐举的人心存妄想。 ⑳选人:初入仕候选官职的人。 京官:中央各级官员。 ⑳荐:重,再。 ⑳聱牙:指不顺利。 ⑳章服:官服。 ⑳积劳久次:按次第长期等待,积累功绩。 厌服:满意心服。厌,通"餍"。 ⑳常调之人:按常规当调迁的官员。守、令:知州、知县。 员多阙少:待调迁的官员多而待补的职位少。 ⑳巧进:投机进取。 ⑳迫怵无聊:迫促恐惧而无所依靠。 ⑳"利害相形"两句:意思是巧者获利,拙者受害,两相对比,官吏不得不考虑做巧者而不为拙者。 ⑳催驱三司文字:催促执行三司所颁法令。 先次指射:提前补官。次,次第。指射,本指中州及土著在选官员随意就任川峡闽广等边远地区官职。这里指随意补职。酧:同"酬",酬报。 ⑳审官吏部:负责审核和安排官职的吏部。吏部,中央主管官员任免和升降的部门。⑳常调待次:按常规等待补缺。 ⑳"勾当发运均输"两句:经管转运物资、均衡物价,巡回视察农田水利。 ⑳振监司之体:握有监察地方官吏的实权。振,举,施行。 ⑳"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两句:轮流奏事的官员希望迎合皇上意图而急速升迁,被考核的官员希求优等而获升迁。 ⑳"相胜以力"两句:以权势相争胜,以浮言自我标榜。 名实乱矣:指名实不符。 ⑳"内外相制"两句:中央与地方相互制约,权势轻重均衡。 ⑳奸臣指鹿之患:指秦二世时宦官赵高指鹿为马之事。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借以指宦官、外戚擅权误国。 ⑳大国问鼎:指诸侯、藩镇谋取皇位。古代天子据九鼎,"问鼎"即企图夺取皇权。⑳籍:登记。 计省:即盐铁、户部、度支三司,掌财权。 ⑳台谏:指御史(掌纠察弹劾官吏)、谏议大夫(掌建言)。 过防之至计:预防过失的完备计策。过防,语出《易·小过》九三爻辞:"弗过防之。" ⑳建隆:宋太祖年号(960~963)。 ㉛风闻:传闻,无须查实。无官长:不必顾虑官位的高贵。 ㉜风采:风俗,指风

闻一事。　㉝乘舆：帝王的车，代指皇帝。　㉞廊庙：庙堂，指朝廷。　㉟风旨：透露出的意图。　㊱与：赞同。　㊲"及至英庙之初"数句：嘉祐八年(1063)，仁宗卒。仁宗无子，其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曙继位，为英宗。治平二年(1065)诏议崇奉濮王典礼，大臣们争议不休。最后英宗下诏接受称亲之礼，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以称亲为非，被黜。　㊳物论：舆论。　怨讟(dú)：怨恨之言。　㊴弹劾积威之后：弹劾风气积成威势之后。　㊵风采消委之余：风俗消沉委靡的余习。　㊶"孔子曰"数句：语见《论语·阳货》。鄙夫，指见识浅薄的卑贱之人。㊷备位而苟容：敷衍职守以求苟安而不被罢黜。　㊸"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两句：秦始皇卒，遗嘱立长子扶苏为皇帝。李斯怕蒙恬夺其相位，协同宦人赵高谋立始皇少子胡亥为秦二世，导致秦亡。事见《史记·李斯列传》。　㊹"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两句：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叛乱，攻占长安，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围。李怀光率兵相救，并责数卢杞等人奸恶，声称要面见德宗请杀之。卢杞等人恐惧，劝阻德宗与李怀光相见。李怀光大怒，举兵叛变，德宗逃往梁州(今陕西南郑)，即所谓"再乱"。事见《旧唐书·李怀光传》。　㊺犯颜：触犯君主。　㊻"君子和而不同"两句：语出《论语·子路》。和，调和。　㊼"和如和羹"两句：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年》。和羹，指五味调和成羹；济水，指以水济水，即水中加水。这两句比喻君子各持己见，相互补充匡正；小人则一味顺从，同恶共济。　㊽"孙宝有言"数语：见《汉书·孙宝传》。周公、召公不相悦，见《书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经典，指《尚书·君奭》。㊾"晋之王导"数句：见《晋书·王述传》。王导(276~339)，东晋开国元勋，元、明、成三帝丞相。王述，字怀祖，王导的属官。敛衽(rèn)，整整衣襟，表示恭敬。　㊿裁减皇族恩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诏令修订宗子授官法，裁减皇族赐名授官旧例。

刊定任子条式：删改子弟因父兄功勋而得官的条例。任子，因父兄功绩而获保任官职者。　修完器械：修整武器装备。　阅习鼓旗：检阅训练军队。　㉑乾刚：指君主刚毅果决。《易》以“乾”为天，故比君主。　㉒三言：指前文“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事。㉓“昔禹戒舜曰”数语：见《尚书·皋陶谟》。丹朱，帝尧之子。㉔“周公戒成王曰”数语：见《尚书·无逸》。商王受，即商纣王，名受。酗于酒德，意谓以醉怒为酒德。　㉕周昌以汉高为桀、纣：事见《汉书·周昌传》。周昌（？～前192），汉开国功臣，任御史大夫，封汾阳侯。　㉖刘毅以晋武为桓、灵：事见《晋书·刘毅传》。刘毅（？～285），字仲雄，西晋东莱掖（今山东掖县）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曾指责晋武帝卖官之举如东汉桓帝和灵帝。　㉗臣与有焉：我与天下人同享这种幸事。　㉘削籍投荒：削职贬谪到边远的地方。　㉙“与议学校贡举”等句：苏轼此前曾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神宗说：“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苏轼询问治道得失。三言，指“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及《宋史》本传均载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上《议学校贡举状》，误。　㉚诋（dǐ）：诋毁。　深文：援引苛细的法律条文加人以罪。　㉛中（zhòng）：中伤，打击。

〔讲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苏轼上《谏买浙灯状》劝神宗取消买浙灯的诏令，被采纳。不久，他进而向神宗上书极论王安石新法之不便，即这篇《上神宗皇帝书》。但苏轼没能说服神宗，随后便请求外任，通判杭州。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是苏轼向神宗提出的三项建议，是本文的中心论点。文中博引古今史例论述国家兴衰取决于人心之向背、风俗之厚薄、纪纲之存亡，同时暗斥新法导致人心涣散、风俗

浇薄、纪纲混乱等弊端。文章以正面立论为主,广征博引,显得庄重、典实。其次,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析理详尽,引证贴切,层次分明("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三语醒目地标出文章的三大层次)。文章虽长,但结构缜密,旨意显豁。作为上皇帝书状,本文的上述特色具有某种典范意义。

王安石赠太傅

敕[①]:朕式观古初[②],灼见天意[③]。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④]。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⑤]。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⑥]。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⑦];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⑧]。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⑨]。具官王安石[⑩],少学孔、孟,晚师瞿、聃[⑪]。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⑫];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⑬]。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⑭]。信任之笃,古今所无[⑮]。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⑯]。浮云何有,脱屣如遗[⑰]。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⑱]。进退之美,雍容可观[⑲]。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⑳]。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㉑]。究观规模,想见风采[㉒]。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㉓]。胡不百年[㉔],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㉕];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㉖]。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㉗]。庶几有知,服我休命[㉘]。可[㉙]。

〔注释〕

①敕(chì):皇帝诏令的一种,由中书舍人、知制诰等侍从官员代拟。　②朕(zhèn):皇帝自称。　式观:考察。式,语气词,无义。　古初:太古,上古。　③灼见天命:很明彻地看到上天旨意。　④希世之异人:世间少有的奇异人物。　⑤学贯千载:学识融贯千年。千载,千年,喻时间长久。　⑥达其道:实现其

主张。道，指经国治世之道。　辨：口才。　⑦瑰玮（guī wěi）之文：奇伟的文辞。　藻饰万物：修饰描绘各种事物。　⑧风动：鼓动。　⑨期（jī）岁：周年，指短时期内。　靡（mǐ）然：向一边倒伏的样子。　⑩具官：唐宋以后，在公文函牍及其他应酬文字中常把应写明的官爵品阶简写为“具官”。　⑪瞿（qú）、聃（dān）：指佛教、道家。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姓瞿昙，道家创始人老子字聃。　⑫六艺：即六经，儒家六部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　断以己意：用自己的观点来判断。⑬糠秕（bǐ）百家之陈迹：视百家旧说为糠秕。糠秕，米糠和秕谷，喻无价值的东西。　作新斯人：以新说教化人民。王安石当政时曾重新训释《诗》、《书》、《周礼》，作为士子考试的教材，时称“新学”。　⑭属（zhǔ）熙宁之有为：当熙宁年间奋发有为之际。属，适逢。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　冠群贤而首用：居百官之首而被任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　⑮笃（dǔ）：坚定。　⑯方需功业之成：正指望着变法治国功业的完成。需，指望，等待。　遽（jù）：突然。　山林之兴：隐居山林的逸兴。　⑰浮云何有：人间荣华富贵如浮云，与我何关。语出《论语·述而》。　脱屣（xǐ）如遗：比喻舍弃荣华富贵如脱鞋一般。　⑱“屡争席于渔樵”二句：常和渔人樵夫平等交游，与麋鹿合群相安。争席，争持客席坐次。不乱群，指不扰乱鹿群。　⑲进退：仕进与退居。　雍容：安然大方的样子。⑳临御：即皇帝位。　哀疚罔极：哀痛无边。按：苏轼拟此文时，宋哲宗刚即位不久，尚在守神宗之丧中。　㉑三朝之老：王安石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　邈在大江之南：时王安石退居金陵。邈，远。　㉒规模：指王安石变法的规划。　风采：风度仪容。㉓告终之问：死讯。告终，对死的委婉说法。问，音讯。　谅暗：也作“谅阴”、“亮阴”，为天子、诸侯居丧之称。　㉔胡不百年：为何不能活到百岁。　㉕於戏：同“呜呼”。　用舍：被任用和不被任

用。 孰:谁。 ㉖赠赙(fù)哀荣之文:赠给死者家属财物和对死者的褒奖文章。赠赙,送财物助人办丧事。荣哀,生荣死哀。语出《论语·子张》,后成为颂扬死者的套语。 ㉗师臣之位:即太傅称号,为辅导太子的官。 蔚:文采丰盛貌。 ㉘庶几:也许,表期望。 服我休命:服从我美善的命令。 ㉙可:许可。为诏令一类公文的结束套语。

〔讲评〕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太傅,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奉命草拟了这篇诏令。

苏轼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但私交尚好,苏轼对王安石的人品及学术都很称赏。本文虽属代拟之作,但对王安石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辞意恳切:首先总体评价王安石才智卓绝,政绩蜚然,文章瑰玮,学识广博;接着具体评述王安石的“新学”、“新政”成就及其退居金陵后的洒脱自然风度,称其“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最后表达对王安石的深切哀悼,点明追赠太傅之意。全文情辞并茂,文势称贴。

除吕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

门下[1]。仁莫大于求旧，智莫良于用众[2]。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3]；以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4]。今朕一举，仁智在焉[5]。宜告治朝，以孚大号[6]。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吕公著[7]，讦谟经远[8]，精识造微[9]。非尧、舜不谈，昔闻其语；以社稷为悦，今见其心[10]。三年有成，百揆时叙[11]。维乃烈考，相于昭陵[12]。盖清净以宁民，亦劳谦而得士[13]。凡我仪刑之老，多其宾客之余[14]。在武丁时，虽莫望于前烈[15]；作召公考，固无易于象贤[16]。而乃屡贡封章[17]，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18]，而闵劳以万几之烦[19]。是用迁平土之司，释文昌之任[20]。毋废议论，时游庙堂[21]。於戏[22]！大事虽咨于房乔，非如晦莫能果断[23]；重德无逾于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24]。罔俾斯人，专美唐世[25]。可特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余如故。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议军国事[26]。

〔注释〕

①门下：门下省的略称。宋张淏《云谷杂记》“门下”条云：“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盖自唐已然。”

②“仁莫大于求旧”二句：大仁莫过于念旧，良智莫过于采用众人之见。《书·盘庚》上：“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论语·颜渊》：樊迟问“知”，孔子答曰：“知人。”又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释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③“既得天下之大老”二句：已获得天下年高望重者的拥护，那其余的人还能归属何处？语出《孟子·离娄上》。 ④“以至国人皆曰贤”二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下。 ⑤一举：指除授吕公著之举。 ⑥治朝：群臣治事之朝堂。 孚(fù)：授与，付与。 大号：堂皇的名号。 ⑦食邑：宋宗室及高级官员的一种荣誉性加衔，自一万户至二百户共十四级。 食实封：宋官员封爵内容之一。文官至卿、监，武官至横行，勋至上柱国，加封食邑和实封食邑。 ⑧讦谟(xū mó)经远：谋略高远。讦，大。谟，计谋。 ⑨精识造微：精深的见识洞察毫末。 ⑩“非尧、舜不谈”四句：往日听其所谈尽为尧、舜之道，今日见其心志则以国家升平为乐。 ⑪三年有成：三年而功业告成。语出《论语·子路》。按：吕公著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仆射，至元祐三年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正为三年。 百揆时叙：百官承顺。百揆，揆度庶事之官。语出《书·尧典》。
⑫乃：你的。烈考：先父，指吕夷简。 昭陵：指宋仁宗赵祯，葬于永昭陵。 ⑬劳谦：勤勉谦逊。 ⑭仪刑之老：堪为典范的老臣。 多其宾客之余：大多为其遗留下的宾客。 ⑮武丁：殷高宗。 前烈：祖先。 ⑯“作召(shào)公考”二句：《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意思是召伯虎拜受周宣王之命，称扬宣王美德，承其祖先召康公辅佐周成王之功业，祝宣王以万寿。考，成。象贤，谓后嗣子孙能继承前贤德行。
⑰封章：密封的奏章。 ⑱三益之友：《论语·季氏》载孔子语，“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意思是和正直坦率者、诚实笃信者、博洽多闻者三种人交友是有益的。 ⑲闵：怜悯。 万几：即万机，指帝王或宰相日常纷繁的政务。 ⑳平土之司：即司空，

与太尉、司徒合为三公,为宰相、亲王等加官。大禹曾任舜帝司空,奉命平水土(见《书·尧典》),所以称司空为平土之司。　文昌之任:指尚书省右仆射之职。唐武后曾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又改为文昌都省,故尚书省有文昌之别称。　㉑"毋废议论"二句:不要停止对政事的关心和建议。庙堂,宗庙明堂,为君臣商议裁定重大政事之所。　㉒於戏(wū hū):同"呜呼"。　㉓"大事虽咨于房乔"二句:房玄龄(579~648),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杜如晦(585~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唐太宗时,房为尚书左仆射,杜为尚书右仆射,二人共掌朝政,史称"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新唐书·房杜传》)。　㉔"重德无逾于郭令"二句:郭令,即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因平定安史叛乱有功而升为中书令,封汾阳王。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唐宪宗时宰相,力主削除藩镇,使中唐藩镇叛乱局面暂告结束,史称"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新唐书·裴度传》)。裴度亦寄安危,即谓裴度关系到国家安危,与"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同义。　㉕"罔俾斯人"二句:不要让房、杜、郭、裴等人在唐代独享美誉。意谓吕公著在宋代同样享有重誉。罔,不要。俾,使。　㉖仍:沿袭。　经筵:宋代为皇帝讲解经史而特设的讲席。　都堂:尚书省总署。

〔讲评〕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历仕仁、英、神、哲四朝,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屡迁外任。哲宗即位,与司马光同被召用,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元祐三年(1088)四月奏请退避,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时苏轼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奉旨草制。

作为应用公文,制诰不仅要求用四六骈体,且内容结构上也有

其一般程式。本文先总括皇命大旨，接下依次称扬吕公著功业、说明除授原委及有关内容，基本构架遵循制诰格式，而在语言表述上则显示出作者的不同凡响：一是精到的概述能力，不足四百字的短文中便将上述三层含义括尽无余，简练而明晰；二是融贯经史典事，帖切而庄重，用《诗》、《书》、《论语》、《孟子》等经语而如同己出，引召虎、房、杜、郭、裴等人类比也切合吕公著身世地位。这两方面对四六文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

九、碑铭与祭文



表忠观碑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①]，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抃言[②]："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十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③]。谨按故武肃王镠，始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④]。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⑤]。及昌以越叛，则诛昌而并越，尽有浙东西之地[⑥]。传其子文穆王元瓘[⑦]。至其孙忠显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⑧]。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⑨]。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⑩]。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⑪]。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⑫]。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⑬]，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⑭]。而蜀、江南负其崄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⑮]。而河东刘氏，百战守死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釃血为池[⑯]，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⑰]。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⑱]。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父祖坟茔，祠以太牢[⑲]。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⑳]，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因院者为观[㉑]，使钱氏

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㉒。籍其地之所入,以时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㉓,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㉔。"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赐名曰表忠观。"铭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㉕。龙飞凤舞,萃于临安㉖。笃生异人㉗,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㉘。强弩射潮,江海为东㉙。杀宏诛昌,奄有吴越㉚。金券玉册,虎符龙节㉛。大城其居,包络山川㉜。左江右湖,控引岛蛮㉝。岁时归休,以燕父老㉞。晔如神人,玉带球马㉟。四十一年,寅畏小心㊱。厥篚相望,大贝南金㊲。五朝昏乱,罔堪托国㊳。三王相承,以待有德㊴。既获所归,弗谋弗咨㊵。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㊶。允文允武,子孙千亿㊷。帝谓守臣,治其祠坟㊸。毋俾樵牧,愧其后昆㊹。龙山之阳,岿焉新宫㊺。匪私于钱,唯以劝忠㊻。非忠无君,非孝无亲㊼。凡百有位,视此刻文㊽。

〔注释〕

①熙宁十年十月戊子:公元1077年10月25日。熙宁,宋神宗年号。　②抃: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熙宁十年再知杭州。　③故吴越国王钱氏:钱俶(chù)(929~988),字文德,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五代时吴越国君,公元948~978年在位。宋平江南,他出兵策应。后入朝,仍为吴越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军三年(978)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卒谥忠懿。故,死亡。　钱塘、临安:均属今浙江杭州。　④武肃王镠(liú):钱镠(852~932),字具美。钱俶祖父。五代时吴越国创建者,公元907~932年在位。卒谥武肃。　黄巢: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曹州冤句(gōu)(今山东菏泽)人。　⑤"复以八都兵"下几句:唐末中和(881~884)年间,义胜军(治越州,今浙江绍兴)

节度使刘汉宏叛，率兵攻杭州，为石镜镇(属临安)都知兵马使钱镠所败，被俘，为石镜镇将董昌所杀。 ⑥“及昌以越叛”三句：灭刘汉宏之后，董昌升任义胜军节度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治杭州。乾宁(894～897)间，董昌反，自立为国，为钱镠所败，自杀。⑦文穆王元瓘(guàn)：钱元瓘，钱镠子。字明宝。镠卒，袭封吴越国王，在位十年。卒谥文穆。 ⑧忠显王仁佐：一作“忠献王佐”，即钱佐，钱元瓘子。字祐(一作元祐)。年十三袭封吴越国王，在位七年。卒谥忠献。 李景：五代时南唐中主。又名璟，字伯玉。 福州：今福建闽侯县东北。 ⑨周世宗：五代后周皇帝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公元954～959年在位期间，改革政治，整顿军事，奖励生产，为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觐(jìn)：朝见帝王。 ⑩三世四王：吴越国王钱镠、钱元瓘、钱佐、钱俶为祖、父、孙三代，历时71年(907～978)。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历时53年(907～960)。 ⑪以数州之地盗名字：割据数州之地自立国号。 不可胜(shēng)数：不可尽举其例。 ⑫罔(wǎng)：无。 孑(jié)遗：残存，剩余。 ⑬铸山煮海：汉代吴地有铜山，吴王刘濞招人铸钱，又煮海水造盐，吴地因而富裕。事见《史记·吴王濞传》。后人因此用“铸山煮海”指开发水陆资源。象犀(xī)：象牙、犀牛角。 臣节：人臣的操守。⑭皇宋受命：大宋承受天命。皇，大。受命，古帝王托神权以巩固统治，自称受命于天。 僭(jiàn)乱：超越人臣礼节，发动叛乱。⑮蜀：五代时后蜀。公元925年，孟知祥为后唐西川节度使，933年受后唐封为蜀王，次年称帝，建都成都。965年为宋所灭。 江南：指南唐。公元937年李昪(biàn)代吴称帝，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975年为宋所灭。 崄(xiǎn)远：险阻僻远。 ⑯河东刘氏：刘旻(mín)，公元951年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北汉。979年为宋所灭。 釃(shī)血：流血。 ⑰籍：登记。 吏：位职低微的官员。 ⑱去：离开。 传(zhuàn)舍：古代供来往行人休

息住宿的场所。 ⑲窦融(公元前16~后6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累世为河西官吏。新莽末,割据河西。后归光武帝刘秀。 坟茔(yíng):坟墓。 祠:祭祀。 太牢:祭祀时并用猪、牛、羊三牲。 ⑳殆(dài):大概。 ㉑龙山:在今浙江杭州市南,为天目山分支。 观(guàn):道教庙宇。 ㉒度:使离俗出家。 ㉓封殖:同"封植"。 ㉔昧死以闻:古代臣子上书帝王时的习惯用语,即冒着死罪让皇上知道。 ㉕苕(tiáo)水:在浙江省北部,有东、西二源,分别出自天目山南、北麓。㉖萃(cuì):聚集。 ㉗笃生:生而不平凡,得天独厚。 异人:指钱镠。史载曾有一位占术先生从天象中看出临安有贵人。后寻访中遇到钱镠,称其骨法非常,叹为真贵人。 ㉘晦蒙:昏暗。㉙"强弩射潮"二句:钱镠曾筑捍海塘,怒潮急湍,无法施工。钱镠造了三千只竹箭,命水犀军架五百强弩射潮,潮头为之东趋西陵。㉚奄(yǎn)有:覆盖,包括。 ㉛"金券玉册"二句:"后唐庄宗曾封钱镠为吴越国王,赐金印、玉册。金券,即金印,以金为印。玉册,玉制简册。二者均为皇帝赐封功臣或太子、后妃时所用。虎符,兵符,铜铸虎形。 龙节,龙形符节,为地方长官使节。
㉜包络:包罗。 ㉝控引:控制。 岛蛮:我国古代东部沿海居民,又称岛夷。 ㉞岁时归休:一年四季有回家休息之时。
燕:通"宴",安乐闲逸。燕父老,使父老安乐闲逸。 ㉟晔(yè):光彩的样子。 玉带:玉饰腰带。唐制,文武官员三品以上服金玉腰带。 球(qiú)马:蹴(cù)鞠的马。球,鞠丸。蹴鞠为古代一种习武游戏。据史载,钱镠好玉带、球马。梁太祖赐给他玉带一匣、打球御马十匹。 ㊱寅畏:敬畏。 ㊲篚(fěi):圆竹器。古人用来盛贡品或珍贵礼物。《尚书·禹贡》:"厥篚织文。"织文,彩绸。 南金:南方出产的铜。《诗·鲁颂·泮水》:"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㊳五朝:即上文所说"五代"。 罔堪:不值得。 ㊴三王:指钱镠之后的钱元瓘、钱佐、钱俶。 有德:有德君王。

㊵弗谋弗咨:不作商议,即毫不犹豫。 ㊶胙(zuò):赐与,报答。㊷允:确实。 ㊸守臣:当地官员。 ㊹毋俾:不使。 樵牧:砍柴放牧。 后昆:后代子孙。 ㊺龙山之阳:龙山之南。 岿(kuī):高大独立的样子。 ㊻匪:非。 私:偏私。 劝忠:鼓励忠义。 ㊼亲:父母。 ㊽凡百:概括之词,有一切、诸君、众人之意。

〔讲评〕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十月,杭州知州赵抃因五代时吴越王钱氏墓庙废芜不治,奏请以龙山废佛祠妙因院为观以祀吴越诸王。神宗准奏并赐名曰"表忠观"。次年(元丰元年)八月,苏轼在知徐州任上为表忠观撰写了这篇碑文。

所谓"表忠",即表彰吴越王钱氏的忠心义举。文章前面部分引用赵抃奏文:先概述吴越三世四王始末,破走黄巢、讨刘汉宏、诛董昌、攻李景以迎周世宗、以国入觐都为忠臣之举。接下从两方面突出表彰吴越诸王之忠:其一,唐末五代乱世之中,吴越王不失臣节,"有德于斯民甚厚"。其二,皇宋平乱统一期间,吴越"不待告命"而"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有功于朝廷甚大"。

铭文内容与前引奏文相同,但语言风格各异:奏文平实老健;铭文气势雄远。

司马温公神道碑[①]

上即位之三年[②]，朝廷清明，百揆时叙[③]，民安其生，风俗一变。异时薄夫鄙人[④]，皆洗心易德，务为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过，中国无事，四夷稽首请命[⑤]。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怀毒自疑[⑥]，数人为寇。上命诸将按兵不战，示以形势[⑦]，不数月，生致大首领鬼章青宜结阙下[⑧]。夏人十数万寇泾原，至镇戎城下，五日无所得，一夕遁去[⑨]。而西羌兀征声延以其族万人来降[⑩]。黄河始决曹村，既筑灵平，复决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骚然[⑪]，而今岁之秋，积雨弥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复禹旧迹之势[⑫]。凡上所欲，不求而获，而其所恶，不麾而去[⑬]。天下晓然知天意与上合，庶几复见至治之成，家给人足，刑措不用[⑭]，如咸平、景德间也[⑮]。

或以问臣轼："上与太皇太后安所施设而及此[⑯]？"臣轼对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⑰]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⑱]今二圣躬信顺以先天下，而用司马公以致天下士，应是三德矣[⑲]。且以臣观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⑳]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义自结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㉑]？中国知之可也，九夷八蛮何自知之[㉒]？方其退居于洛[㉓]，眇然如颜子之在陋巷[㉔]，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泽[㉕]，其与民相忘也久矣[㉖]，而名

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汉[27]，如家至而日见之[28]。闻其名者，虽愚无知如妇人孺子，勇悍难化如军伍夷狄，以至于奸邪小人，虽恶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敛衽变色[29]，咨嗟太息，或至于流涕也。元丰之末，臣自登州入朝，过八州以至京师[30]，民知其与公善也[31]，所在数千人[32]，聚而号呼于马首曰：'寄谢司马丞相，慎毋去朝廷[33]，厚自爱以活百姓。'如是者，盖千余里不绝。至京师，闻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拥其马，至不得行，卫士见公，擎跽流涕者[34]，不可胜数，公惧而归洛。辽人、夏人遣使入朝[35]，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36]：'中国相司马矣[37]，慎毋生事开边隙[38]。'其后公薨[39]，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40]，护其丧归葬。瞻等既还，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41]，盖数万人。而岭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42]，且作佛事以荐公者[43]，其词尤哀。炷芗于手顶以送公葬者[44]，凡百余人，而画像以祠公者[45]，天下皆是也。此岂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动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诚一德[46]，其孰能使之！《记》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矣。'[47]《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48]或以千金与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49]，诚与不诚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终朝[50]，而一线之溜，可以达石者[51]，一与不一故也。诚而一，古之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52]，而况公乎！故臣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

公讳光，字君实，其先河内人[53]，晋安平献王孚之后[54]，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55]，子孙因家焉。曾祖讳政，以五代衰乱不仕，赠太子太保。祖讳炫，举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终于耀州富平县令[56]，赠太子太傅。考讳池，宝元、庆历间名臣[57]，终于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赠太师温国公。曾祖妣薛氏，祖

妣皇甫氏,妣聂氏,皆封温国太夫人[58]。

公始以进士甲科事仁宗皇帝[59],至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始发大议,乞立宗子为后,以安宗庙,宰相韩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计[60]。事英宗皇帝为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论陕西刺义勇为民患[61],及内侍任守忠奸蠹,乞斩以谢天下,守忠竟以谴死[62]。又论濮安懿王当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63],天下韪之[64]。事神宗皇帝,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降,公极论其不可纳,后必为边患,已而果然[65]。劝帝不受尊号[66],遂为万世法。及王安石为相,始行青苗、助役、农田水利,谓之新法[67],公首言其害,以身争之。当时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为重。帝以公为枢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为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遂以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十有五年[68]。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摄政,起公为门下侍郎[69],迁正议大夫,遂拜左仆射。公首更诏书以开言路[70],分别邪正,进退其甚者十余人[71]。旋罢保甲、保马、市易及诸道新行盐铁茶法[72],最后遂罢助役、青苗。方议取士择守令监司以养民[73],期于富而教之,凛凛乎向至治矣[74]。

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75],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祀明堂[76],礼成不贺[77]。二圣皆临其丧[78],哭之哀甚,辍视朝[79]。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80],谥曰文正。官其亲属十人。公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81],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三年正月辛酉,葬于陕之夏县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82],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轼。

臣盖尝为公行状[83],而端明殿学士范镇取以志其墓矣[84],故其详不复再见,而独论其大概。议者徒见上与太皇太后进公之速,用公之尽,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与为宾师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权不足以相休戚[85],然犹同己则亲之,

异己则疏之，未有闻过而喜，受诲而不怒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间乎？方熙宁中，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书数十上，皆尽言不讳，盖自敌以下所不能堪[86]，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87]，至为叙其所著书，读之于迩英阁，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圣之知公也，知之于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于方异[88]。故臣以先帝为难。昔齐神武皇帝寝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诸将皆莫能敌，惟慕容绍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贵，留以遗汝。"[89]而唐太宗亦谓高宗："汝于李勣无恩，我今责出之，汝当授以仆射。"乃出勣于叠州都督[90]。夫齐神武、唐太宗，虽未足以比隆先帝[91]，而绍宗与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为其子孙长计远虑者，类皆如此。宁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孙专享得贤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尽用，安知其意不出于此乎？臣既书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诗曰[92]：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93]。孰堪顾天，惟圣与仁[94]。圣子受命，如尧之初[95]。神母诏之，匪亟匪徐[96]。圣神无心，孰左右之[97]。民自择相，我兴授之。其相惟何，太师温公[98]。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孰不见公，莫如我先。二圣忘已，惟公是式[99]。公亦无我，惟民是度[100]。民曰乐哉，既相司马。尔贾于途[101]，我耕于野。士曰时哉[102]，既用君实。我后子先，时不可失。公如麟凤，不鸷不搏。羽毛毕朝，雄狡率服[103]。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则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异，识公于微[104]。匪公之思，神考是怀[105]。天子万年，四夷来同。荐于清庙[106]，神考之功。

〔注释〕

①司马温公：司马光（1019～1086），北宋名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哲宗即位，入京主国政，为相八个月而病卒，追

封温国公。著有《资治通鉴》。　②上：指宋哲宗赵煦。
③百揆时叙：语出《书·尧典》，即百官承顺。百揆，揆度庶事之官。
④异时：往日。　薄夫鄙人：心胸狭隘刻薄的人。　⑤四夷稽首请命：四方少数民族叩首听从发落。　⑥西羌夏人：指西北羌族建立的西夏政权。　怀毒自疑：心怀恶意，自生疑忌。　⑦形势：军事阵势。　⑧生致大首领鬼章青宜结阙下：生擒其大首领鬼章青宜结押到京城。事发生于元祐二年(1084)。　⑨"夏人十数万寇泾原"四句：事在元祐二年(1084)。　泾原，泾州(今甘肃泾川)、原州(今甘肃镇原)。镇戎，指镇戎军，今甘肃固原县。
⑩西羌兀征声延以其族万人来降：事在元祐二年(1084)。鬼章被擒，西夏邈川东界等处大首领颇为惊恐，率族归降。　⑪"黄河始决曹村"五句：事见《宋史·河渠志二》，熙宁四年(1071)八月，黄河冲决澶州(今河北清丰县西南)曹村埽。元丰元年(1078)，诏改曹村埽曰灵平。元丰三年(1080)，黄河冲决澶州孙村、陈埽及大吴、小吴埽。次年，小吴埽大决，河水横流，恩州(今河北清河县)危急。埽(sào)，将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成圆柱体筑起的堤坝。朔方，北方。骚然，动乱不安。　⑫有北流赴海复禹旧迹之势：《宋史·河渠志二》，"大抵熙宁初，专欲导东流，闭北流。元丰以后，因河决而北，议者始欲复禹旧迹"。禹旧迹，指《书·禹贡》所载黄河改道前的流脉，由今河南荥泽，东北流入渤海。　⑬麾(huī)：挥手，指斥退。　⑭刑措不用：刑具搁置不用，意谓天下清明无讼。
⑮咸平(998～1003)、景德(1004～1007)：宋真宗赵恒年号。
⑯安所施设而及此：采取什么措施达到这种太平局面。　⑰"自天祐之"二句：为《易·大有》上九爻辞，意为由上天扶助，吉而无不利。　⑱"孔子曰"数句：语见《易·系辞上》，即上天所扶助的是遵循大道规范的人，人们所扶助的是笃守诚信的人。笃守诚信且想着顺乎大道，崇尚贤能，所以上天扶助他，吉而无不利。
⑲躬：亲自履行。　致：招致。　三德：指履信、思顺、尚贤。

⑳相(xiàng):辅助。 ㉑走卒:差役使者。 ㉒九夷八蛮:泛指边疆少数民族。《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㉓退居于洛: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退居洛阳。 ㉔眇然:默默无闻。 颜子之在陋巷:颜子,即孔子弟子颜回。《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㉕累然:忧虑重重的样子。 屈原之在陂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被顷襄王流放到沅、湘之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㉖与民相忘:与平民百姓相处无间。 ㉗河汉:银河,喻高远而亮洁。 ㉘如家至而日见之:犹如家家户户每天都能见到,喻司马光无时无处不深入人心。 ㉙敛衽变色:整整衣襟,脸色肃然。表示恭敬。 ㉚"元丰之末"三句:元丰八年(1085),苏轼由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入京任中书舍人,途经莱州、潍州、青州、东平府、济州、濮州、仁兴府、开封府八州。 ㉛其:第一人称代词,指苏轼。 ㉜所在:所到之处。 ㉝慎毋去朝廷:千万不要离开朝廷。 ㉞卫士:守卫京城的士兵。 擎跽(qíng jì):举手长跪,极恭敬的致礼姿势。 ㉟辽:契丹族王朝,耶律阿保机创建于公元907年,国名契丹,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938年(一说947年)改称辽(983~1066年间曾复称契丹),改皇都为上京。1125为金所灭。 夏:即西夏,党项族王朝,创立于1038年,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南)。1227年为蒙古所灭。 ㊱敕:告诫。 ㊲相司马:以司马光为宰相。 ㊳生事开边隙:制造事端,挑起边境纷争。 ㊴薨(hōng):《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后世称大臣之死曰薨。 ㊵内侍省押班:内侍省为宦官机构,掌殿廷洒扫、侍从皇帝游幸等杂役。押班为其官员。 ㊶会葬:会合送葬。 ㊷岭南: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一带。 封州:治所在今广东封川县。 ㊸作佛事:设置供佛仪式请僧尼为死者超度亡灵。 荐:进献祭品。 ㊹炷芗(xiāng)于手顶:

在手中及头顶上烧香。　㊺祠:祭祀。　㊻一德:道德纯正专一。　㊼“《记》曰”数句:语见《礼记·中庸》。此数语反映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人性、物性都是天命的体现。诚,指真实无妄地顺乎天命。赞,辅助。　㊽“《书》曰”数句:语见《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记载伊尹讽戒商王太甲的话。“惟尹躬暨汤”三句:只有伊尹自身和成汤都有纯一之德,能合上天旨意。“德惟一”四句:道德纯一,所作所为无不吉利;道德不纯一,则所作所为无不凶险。㊾死之:为之而死。　㊿稽天之潦:滔天大水。稽,至。　终朝(zhāo):持续一个早上。　51溜:通“霤”,屋檐滴下的水。　达石:穿石。　52加毫末于此:不能比这超出毫末。　53河内:今河南武陟(zhì)。　54晋安平献王孚:即西晋司马孚,司马懿次弟,字叔达。封安平王。谥献。　55征东大将军阳:即司马阳,司马懿裔孙,北魏征东大将军。　56耀州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　57考:父死后之称。　宝元(1039～1040)、庆历(1042～1048):均宋仁宗年号。　58妣(bǐ):母死后之称。59进士甲科:进士科甲等。　60“始发大议”数句:宋仁宗赵祯无子,司马光奏请立仁宗亲房侄为太子。宰相韩琦等赞同其说。仁宗于是立其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皇太子,后即位为英宗。事见《宋史·司马光传》。宗子,皇族子弟。　61论陕西刺义勇为民患: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沸然,纪律疏略。司马光上书抗言其非。刺义勇,北宋河北、河东、陕西等路按比例征民丁为义勇(乡兵之一种),于手背刺字。　62“及内侍任守忠奸蠹”三句:宫廷内侍任守忠奸诈误国,司马光于治平元年(1064)七月奏请斩任守忠以谢天下。后任守忠死于贬所。谴,谪迁。　63“又论濮安懿王”一句: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诏议崇奉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典礼,司马光《濮安懿王典礼议》认为“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期(jī)亲,为之守丧一年的亲属,伯侄即为期亲。　64甦

之:以之为是,意谓赞同司马光的意见。 ⑥5“西戎部将嵬(wéi)名山欲以横山之众降”四句:事见《宋史·司马光传》。西戎,即西夏。横山,今陕西北境。 ⑥6劝帝不受尊号:熙宁元年(1068),群臣上奏神宗尊号,司马光劝神宗拒绝接受,被神宗采纳。事见《宋史·司马光传》。 ⑥7青苗:青苗法,王安石新法之一,颁行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元祐元年(1086)罢。基本内容是:在夏秋粮食未成熟之前,凡民户自愿请贷者,将所贷粮食折成现钱贷付,归还时令随税纳还。 助役:即免役法,又称雇役法、募役法,王安石新法之一。试行于熙宁二年(1069)春,至四年十月普遍推行。基本内容为:当役人户按等第出钱以免役,称“免役钱”;本无差役者按户等减半输钱,称“助役钱”;此外多取二分以防水旱欠搁,称“免役宽剩钱”。 农田水利法:又称农田利害条约,王安石新法之一。颁行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基本内容是:诸路分遣常平官专领农田水利,由受利人户出工出资兴修。若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可于常平广惠仓系官钱斛内借贷支用,或劝谕物力人户出钱借贷。 ⑥8“乃以为端明殿学士”数句: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四年,判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七年,提举崇福宫。至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召拜门下侍郎,退居洛阳共十五年。 ⑥9上:指宋哲宗赵煦。 摄政:代君王主持朝政。 起:起用。 ⑦0公首更(gēng)诏书以开言路:《宋史·司马光传》载: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司马光应当先行何事,司马光说:“开言路”。太后诏令颁行,拟制诏书之臣对进言者定下六条限令。太后命将诏书给司马光过目,司马光说:“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于是改诏行之。 ⑦1其甚者:指上文“邪”、“正”中特别显著的人。 ⑦2旋:随即。 保甲:保甲法,王安石新法之一。 基本内容为:十户一保,五十户一大保,五百户一都保(后改为五户一保,二十五户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一都保),分设保长、大保长、都保正。每户两丁以上选一丁充保丁,实行“上番”制度,

由保正、保长率保丁分期往县尉司和巡检司，出入巡警，教习武艺，以取代县尉司弓手和巡检司士兵。　保马：即保甲养马。宋神宗时，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每户给一匹官马，或由官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三等以上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单独赔偿；四等以下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及同社其余九户共偿其半。　市易：市易法，王安石新法之一。　其法为：官方先后在京城及全国较大城市设立市易务或市易司，收购商客货物，出售时允许赊贷，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半年纳息一分，一年纳息二分，过期者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　诸道新行盐铁茶法：指王安石新法中增加的有关盐、铁、茶税的规定。　⑬方议取士择守令监司以养民：元祐元年(1086)四月，司马光建议科举仍用经义，设经明行修科，选择贤能官员任地方官，使百姓能休养生息。守令，指郡守、县令，相当于宋代知州、知县，此处泛指地方官员。监司，监察地方官员者，宋置转运使监察各路。　⑭凛凛乎向至治矣：风气肃然趋于盛世。　⑮朔：阴历每月初一称朔。⑯祀明堂：在明堂举行祭祀之礼。明堂，古时帝王宣明政教之所，有关政教大典都在此举行。　⑰礼成不贺：祀礼完毕，不受群臣庆贺。　⑱二圣：指太皇太后、哲宗。　⑲辍视朝：停止临朝听政。　⑳襚(suì)：赠给死者衣被。　㉑礼部尚书存：张存，字诚之，冀州(今河北冀县)人。仁宗时以吏部尚书致仕，因吏迹授礼部尚书衔。　㉒御篆：皇帝亲书篆字。　表：题，标示。㉓行状：文体名，记述死者生平行事及世系、籍贯、生卒年等。㉔范镇：字景仁，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仁宗时知谏院，英宗时迁翰林学士。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以本官致仕。哲宗即位，起为端明殿学士，累封蜀郡公。与司马光交谊良深，政见一致。卒谥文忠。　㉕"道足以相信"二句：双方在思想主张上可以互相信赖，而不会因权势上的得失或喜或忧。　㉖自敌以下：身分地位相当及较之低下的人。　㉗左右辅弼之臣：指宰相。《尚书大

传·虞夏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辅弼,佐助。 ⑧⑧方异:正是意见分歧时。 ⑧⑨“昔齐神武皇帝寝疾”数句:事见《北齐书·神武帝纪》。齐神武皇帝,即高欢,东魏丞相,其次子高洋篡位,追尊为神武帝。世宗,高欢长子,其弟高洋篡位后追为文襄帝,庙号世宗。侯景,高欢部将,拥众十万,专制河南,后降梁武帝萧衍,复举兵反,逼死梁武帝,立简文帝萧纲,又弑之而自立,终为王僧辨等所灭。慕容绍宗,原为后魏丞相尔朱兆长史,后归高欢,得到高澄重用。侯景叛,绍宗讨之,大捷,侯景狼狈降梁。 ⑨⓪“而唐太宗亦谓高宗”数句:事见《旧唐书·李勣(jì)传》。李勣,离狐(今河北东明县)人,字懋功。本姓徐,名世勣,唐高祖赐姓李,后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单名勣。唐开国功臣。仆射,宰相之职。高宗即位,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叠州,今青海东南境。 ⑨①比隆先帝:和先帝(指神宗)同等崇高。 ⑨②拜手稽首:拱手行跪拜礼。 ⑨③於(wū)皇:表赞美语气。皇,美好,伟大。 子惠:施惠如子。 ⑨④孰堪顾天:谁值得上天顾念。 圣与仁:圣人与仁人。此指皇帝与太后。 ⑨⑤“圣子受命”二句:宋哲宗赵煦像帝尧一样年幼即位。圣子,指宋哲宗,九岁即位。按《史记·五帝本纪》,帝尧继位七十年得舜,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则其即位亦当年幼。 ⑨⑥“神母诏之”二句:太后教诲哲宗,不急不缓。神母,指太后。诏,教诲。匪,同“非”。 ⑨⑦无心:没有私心成见。 左右:辅佐。 ⑨⑧“民自择相”四句:太后拜司马光为相是众望所归。 ⑨⑨惟公是式:只以公(司马光)为典范。 ⑩⓪惟民是度(duó):只为民着想。 ⑩①贾(gǔ):经商。 ⑩②时:时机,指出仕施展才能的机会。 ⑩③“羽毛毕朝”二句:鸟兽全来朝拜臣服。 ⑩④“知公于异”二句:宋神宗在司马光持不同政见、名位不显时了解司马光。 ⑩⑤“匪公之思”二句:不仅思念司马温光,也怀念神宗。神考,指宋神宗,哲宗之父。 ⑩⑥荐于清庙:在皇帝祖庙中享受祭奠。清庙,帝王宗庙。古时帝王

祭祀前代帝王，以功臣配享。

〔讲评〕

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病卒。次年，苏轼奉旨为之作神道碑。

神道碑是立于墓道前的石碑，碑文主要记述死者生平功德，一般以四言颂诗作总结。本文即是。作者首先从哲宗起用司马光所带来的太平气象以及百姓对司马光的敬重、九夷八蛮和奸邪小人对司马光的敬畏，有力地烘托出司马光的功德，即所谓“诚”、“一”二字；然后从司马光生平中列举出“乞立宗子”、“论陕西刺义勇为民患”、乞斩奸臣任守忠、濮议、论西戎降将不可纳、劝神宗不受尊号、反对王安石新法、“更诏书以开言路”、废除新法等主要事迹，正面叙述司马光的功德业绩。若从神道碑的一般内容而言，文章至此已称完备。然而司马光是神宗、哲宗期间政坛党争的中心人物之一，仕途起伏显著且关涉复杂的政治矛盾，神道碑对此不能避而不谈。作者着重对神宗疏远司马光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将政治斗争归结于君臣关系，同时恰当地处理了神宗以及太皇太后、哲宗对待司马光的不同态度。这体现出作者的政治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

潮州韩文公庙碑[1]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2]。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3]。其生也有自来[4]，其逝也有所为[5]。故申吕自岳降[6]，傅说为列星[7]，古今所传，不可诬也[8]。孟子曰[9]："吾善养吾浩然之气[10]。"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11]，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12]，良、平失其智[13]，贲、育失其勇[14]，仪、秦失其辩[15]，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16]，而明则复为人[17]。此理之常[18]，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19]，异端并起[20]，历唐贞观、开元之盛[21]，辅以房、杜、姚、宋[22]，而不能救[23]。独韩文公起布衣[24]，谈笑而麾之[25]，天下靡然从公[26]，复归于正[27]，盖三百年于此矣[28]。文起八代之衰[29]，而道济天下之溺[30]，忠犯人主之怒[31]，而勇夺三军之帅[32]。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33]，以谓人无所不至[34]，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35]。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36]，能开衡山之云[37]，而不能回宪宗之惑[38]；能驯鳄鱼之暴[39]，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40]；能信于南海之民[41]，庙食百世[42]，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43]。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44]。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45]，延及齐民[46]，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

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47]潮人之事公也[48]，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49]，民以出入为艰[50]。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51]，不果。元祐五年[52]，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53]，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54]。”民讙趋之[55]。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56]，期年而庙成[57]。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58]，不能一岁而归[59]，没而有知[60]，其不眷恋于潮，审矣[61]。”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62]，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63]，诏封公昌黎伯[64]，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65]。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66]，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67]，手抉云汉分天章[68]，天孙为织云锦裳[69]。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70]，西游咸池略扶桑[71]。草木衣被昭回光[72]，追逐李、杜参翱翔[73]，汗流籍、湜走且僵[74]。灭没倒景不可望[75]，作书诋佛讥君王[76]，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77]，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78]。钧天无人帝悲伤[79]，讴吟下招遣巫阳[80]，犦牲鸡卜羞我觞[81]。於粲荔丹与蕉黄[82]，公不少留我涕滂[83]，翩然被发下大荒[84]。

〔注释〕

①潮州：今广东潮安。　韩文公：韩愈，唐代著名文学家。谥号文，世称文公。　②“匹夫而为百世师”二句：一个普通人而能成为百世师表，他的片言只语可成为天下仿效的原则。匹夫，普通人。　③“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二句：这是因为有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的能力，并与国家盛衰命运紧密相关。参天地之化，指与天、地一齐化育万物，并立为三。　④其生也有自来：他的出生自有来历。　⑤其逝也有所为：他去世后仍有所作为。

⑥申、吕：申伯、吕侯（甫侯），周宣王、周穆王时大臣，相传他们出生时有高山降神的预兆。参见《诗·大雅·崧高》。岳：高山。这句承上说明“其生也有自来”。 ⑦傅说（yuè）：殷高宗武丁的宰相。相传他死后飞升上天，与众星并列。这句承上说明“其逝也有所为”。 ⑧诬：抹杀。 ⑨孟子：孟轲，邹（今属山东）人，战国时代大哲学家。 ⑩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⑪卒然：突然。卒，同“猝”。 ⑫晋、楚：春秋时两个富庶的国家。 ⑬良、平：张良、陈平，辅佐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都以足智多谋著称。 ⑭贲（bèn）、育：孟贲、夏育，皆为传说中古代勇士。 ⑮仪、秦：张仪、苏秦，战国时的纵横家，都以善辩著称。 ⑯幽：指幽冥之处。 ⑰明：指人世间。 ⑱理之常：即常理。 ⑲道：指儒道。 文弊：文章凋弊。 ⑳异端：这里指汉魏以来兴盛的黄老之学和佛教。 ㉑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627～649）。 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13～741）。这两个时期是封建社会中的“治平盛世”。 ㉒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唐太宗时的贤相。 姚、宋：姚崇、宋璟，唐玄宗时名相。 ㉓救：挽回（局面）。 ㉔布衣：指没有官职的知识分子。 ㉕麾（huī）：同“挥”，指挥，号召。 ㉖靡（mǐ）然：倒下的样子。 ㉗正：正统。 ㉘盖三百年于此矣：指从韩愈至苏轼相距约三百年。 ㉙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㉚道济天下之溺：提倡儒道以拯济沉溺于佛老思想的人们。济，拯救。 ㉛忠犯人主之怒：忠谏而触怒了皇帝。这里指唐宪宗（李纯）迎佛骨入宫，排场奢侈，韩愈上表极谏，触怒宪宗，几被处死。人主，皇帝。 ㉜勇夺三军之帅：这里指唐穆宗（李恒）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发生兵变，韩愈奉命前去宣抚，用一席话说服了作乱的将士。 ㉝天人之辨：天与人的区别。 ㉞人无所不至：人为了争权夺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㉟不可以欺豚（tún）鱼：《周易·中孚》：“信及豚鱼。”古人认为“天不容伪”，忠诚者对豚鱼之

类也要讲信用。豚鱼,泛指纯任天性的小动物。豚,小猪。

㊱精诚:专一深挚的心意。 ㊲能开衡山之云:能扫开衡山上的乌云。据说,韩愈有一次路过衡山,正碰上秋天昏暗的日子,他默然祷告,忽然云开天晴,得以饱览山景。衡山,"五岳"中的南岳,在今湖南境内。 ㊳回:劝回。 宪宗之惑:指宪宗迎佛骨入京一事。惑,迷惑。 ㊴驯鳄鱼之暴:韩愈初到潮州时,溪中鳄鱼扰民,韩愈作《祭鳄鱼文》,令鳄鱼迁走。据说,当天晚上鳄鱼果然离去。 ㊵弭(mǐ):消除。 皇甫镈(bó):唐宪宗时宰相,曾对韩愈加以弹劾罢斥。 ㊶南海:郡名。这里指潮州。 ㊷庙食:接受后世的立庙祭祀。 ㊸"盖公之所能者"四句:大意是,韩愈所能够做的是尽天道;所不能做的是屈从人意。 ㊹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韩愈曾推荐赵德任海阳县尉,主持州学,教授生徒(参见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赵德,号天水先生,通经能文,与韩愈交善,曾辑韩愈文为《文录》。 ㊺笃于:忠实于。 ㊻延及齐民:(教化)普及到平民。 ㊼小人:指老百姓。 易使:容易差使。这两句引文见《论语·阳货》。 ㊽事:侍奉。 ㊾刺史公堂:州官办公的厅堂。 ㊿艰:这里是不方便的意思。

(51)守:知州。 (52)元祐五年:1090年。元祐,宋哲宗赵煦的年号(1086~1094)。 (53)朝散郎:宋时用以表示品位、俸禄等级的官职之一,无实职。 (54)新:作动词用,意为重建。 听:任其自为。 (55)讙(huān):同"欢"。 (56)卜地:选择基地。 (57)期年:经过一年。 (58)去国:离开京城。 (59)不能一岁而归:不满一年就回来了。韩愈在潮州只有七个月。 (60)没:同"殁",死。 (61)审:明白。 (62)焄(xūn)蒿凄怆:描写潮州人祭韩愈时感情凄怆真挚。语出《礼记·祭义》。焄蒿,指祭祀时香气缭绕的样子,代指祭祀。焄,香气。蒿,气蒸出的样子。 (63)元丰七年:1084年。 (64)昌黎:韩愈原籍昌黎(今属河北)。 伯:爵位的一种,伯爵。 (65)榜:匾额。这里作动词用,写在匾额上。

⑯遗(wèi):送。 ⑰公昔骑龙白云乡:此句将韩愈比作仙人骑龙在仙乡中漫游。白云乡,仙乡。 ⑱抉:挑选。 云汉:指银河。 分:分出。 天章:天上的文采,即彩云。 ⑲天孙:指织女星。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 ⑳下:降下,作动词用。 秕糠:这里指异端邪说。 ㉑西游咸池略扶桑:形容韩愈像屈原那样东奔西跑,努力不懈。屈原《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咸池,传说太阳沐浴之处。略,行,到。扶桑,神木名,传说太阳从此处升起。 ㉒草木衣被昭回光:比喻韩愈的道德文章犹如日月光照大地,泽及草木一样。草木衣被,即衣被草木。衣被,加惠、恩泽的意思。昭回光,普照的光辉。 ㉓追逐李、杜: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参翱翔:意思是说韩愈与李、杜齐驾并驱。参,同"叁",并立为三。 ㉔汗流籍、湜走且僵:指张籍、皇甫湜远远比不上韩愈。汗流、走且僵,艰难追逐的样子。 ㉕灭没倒景不可望:指张籍、皇甫湜像倒影一样容易消失,难以仰望韩愈日月光华般的重大成就。景,同"影"。 ㉖诋:诋毁。 ㉗"要观南海窥衡湘"二句:大意是,韩愈贬潮州,得以看到沿途的衡山、湘江,可以经过葬舜的九疑山,可以凭吊娥皇、女英。要观,准备前去观赏,这里是"贬谪"的讳称。 ㉘"祝融先驱海若藏"二句:祝融远走,海若躲藏,管束凶恶的鳄鱼就像驱赶羊一样容易。此指韩愈一到潮州,就使人民免遭自然灾害。祝融,南海之神。先驱,早已逃走。海若,海神。 ㉙钧天:中央之天。 无人:缺少像韩愈这样的人。帝:指天帝。 ㉚遣巫阳:派巫阳(招韩愈的魂)。巫阳,神巫名。宋玉《招魂》中载,天帝让巫阳招下界人的魂。 ㉛犦(bào)牲:牦牛(一种高背的野牛)。以牦牛作祭品,表示隆重。 鸡卜:古人以鸡骨占卜,其法是取鸡眼之骨,煮熟后,视其裂纹,像人形者为吉,否则为凶。 羞我觞:献酒。羞,同"馐",进献食品。觞,酒杯。 ㉜於(wū):感叹词。 粲:色彩鲜明的样子。荔丹:红色荔枝。

蕉黄：黄色香蕉。 ㊸滂（pāng）滂：形容泪水涌流。 ㊹翩然被发下大荒：大意是韩愈之神灵翩然地离开人世而去。翩然，轻快飞翔的样子。被，同“披”。下大荒，进入大荒山。大荒山，传说日月降入之所。韩愈《杂诗》：“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麒麟”。

〔讲评〕

这篇碑文是苏轼元祐七年（1092）应当时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而写的，实际上可作为一篇《韩愈论》来读，虽然言语间不免一般碑传文字的夸大性，但还是相当概括地评述了韩愈生平的重要事迹：首两段切合题中“庙碑”二字，对韩愈在文学、儒学以及政治方面的成就和才能作了高度评价和热情颂赞，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云云，并归结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誉为“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中间两段切合题中“潮州”二字，概述韩愈在潮州时的德政和倡学，以及潮州百姓对韩愈的敬仰和怀念，归结到韩文公庙的建立和写作这篇碑文的缘由；结尾的碑词则以浓重的神化笔调总括和颂赞韩愈的生平重大功绩，抒发作者的仰慕之情。

本文在过去的古文家中很受重视，一则结构谨严，行文紧扣题意；二则评价碑主生平业绩深刻准确；三则文势遒劲、雄浑，毫不怠懈，颇有一点碑主韩愈的“奇崛”文风。清代李扶九在《古文笔法百篇》中谈“起笔不平”时评此文：“韩文公道德文章，乃为孟子后第一人，东坡极力推尊。雄词伟论，气焰光昌，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能当此，千古大文也。……文前一段，见参天地、关盛衰由于浩然之气；中一段，见公之合于天而乖于人，是所以贬斥之故；后一段，是潮人所以立庙之故，脉理极清。通篇从古圣贤昌黎一生说来，而末方略顾潮州，盖从高处立，阔处行，真大手笔也。”（见董仁龢改订重刊本卷六）

李太白碑阴记[1]

李太白，狂士也[2]，又尝失节于永王璘[3]，此岂济世之人哉[4]。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5]，不亦过乎[6]！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7]。士以气为主[8]。方高力士用事[9]，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10]，固已气盖天下矣[11]。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12]，其肯从君于昏乎[13]！夏侯湛赞东方生云[14]："开济明豁[15]，包含宏大[16]。陵轹卿相[17]，嘲哂豪杰[18]。笼罩靡前[19]，跆藉贵势[20]。出不休显[21]，贱不忧戚[22]。戏万乘若僚友[23]，视俦列如草芥[24]。雄节迈伦[25]，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26]，游方之外者也[27]。"吾于太白亦云[28]。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29]。不然，璘之狂肆寝陋[30]，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31]，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注释〕

①李太白：即李白，字太白，唐代大诗人。　②狂士：狂放不羁的士人。　③尝：曾经。　失节：失去节操。这里指李白曾参预永王李璘抗命中央王朝的活动。李璘是唐玄宗（李隆基）第十六子。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自立为帝，李璘争位，当时李白被其召为幕僚。后李璘兵败被杀。　④此岂济世之人哉：这难道是匡世救人的人材吗？济世，救世。　⑤毕文简公：毕士安，字仁叟，

宋太祖乾德时进士，官至宰相，死后谥文简。 以王佐期之：期望他成为辅佐君主的大臣。王佐，辅佐君主的大臣。 ⑥过：过分。 ⑦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然而不可凭此猜度天下所有的士人。 ⑧气：古代哲学概念，或指自然元气，或指情性，这里相当于内在精神力量。 ⑨高力士：唐玄宗的宦官，天宝年间擅权当政。 ⑩太白使脱靴殿上：据载，玄宗曾急召李白进宫作诗，当时李白已喝醉，入殿后就令高力士给他脱靴，高力士被迫从命。⑪盖：压倒。 ⑫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必然不会阿附权臣来取得欢心。权倖，权臣，当权而又得到皇帝宠幸的人。取容，讨取别人的悦色。 ⑬其肯从君于昏乎：哪里肯跟从昏君呢？唐玄宗晚年专事享乐，把政务推给宰相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李白不得重用，又受高力士排挤，就请求赐归山林。 ⑭夏侯湛：字孝若，西晋人。晋惠帝时，官至散骑常侍，有才华，善文章。文中所引，见于他写的《东方朔画赞》。 东方生：指东方朔，字曼倩，西汉武帝时人。以滑稽善讽著称。 ⑮开济：开创大业、匡济危时。 明豁：开明豁达。 ⑯包含：指气度、胸襟。 ⑰陵轹(lì)卿相：凌压在卿相之上。陵，同“凌”。轹，车轮碾轧，指欺压。 ⑱哂(shěn)：微笑，这里含讥笑之意。 ⑲笼罩：指精神境界高超而无所不包。 靡前：无前，目空一切。 ⑳跆(tài)藉：践踏，引申为冒犯。 ㉑出：出仕，出来做官。 休：高兴。 显：显赫。㉒贱：卑贱时。 戚：悲哀，忧愁。 ㉓万乘：周时天子有兵车万乘(万辆车)。后用以指帝位，这里指皇帝。 僚友：同僚、朋友。㉔俦列：同俦，同僚。 草芥：比喻微不足道之物。芥，草。㉕雄节迈伦：气节雄壮，超出同辈。 ㉖拔乎其萃(cuì)：意同“出类拔萃”，人群中杰出的人。萃，原指草丛生的样子，这里指聚在一起的人或物。 ㉗游方之外者：游心于方外的人。方外，世俗之外。 ㉘吾于太白亦云：我对于李白，也要说同样的话。㉙当由迫胁：当是由于被胁迫而去的。按，此说颇有疑点，李白跟从

永王后曾写过《永王东巡歌》等诗赞美永王，并以为是自己施展抱负的时候了。 ㉚狂肆：狂妄放肆。 寝陋：容貌丑陋。㉛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据传，郭子仪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当兵时曾犯罪，李白发现郭子仪不凡，就解救了他。此事经近人考证，纯属伪托郭子仪，唐代著名将领，安史之乱时，他击败史思明，并收复长安、洛阳，因升为中书令。

〔讲评〕

古代写在碑石背后的文字，称为碑阴记。苏轼在这篇碑阴记中既不赞颂碑主李白这位大诗人的诗文成就，也不描述其旷放的生活经历，而是以议论为主，针对世人所谓“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者开篇摆出所要辩驳的言论，接下拈出“气”、“识”二端申辩所谓“狂士”和“失节于永王璘”：举李白使高力士“脱靴殿上”一事例证明其“气盖天下”，若得志必不肯跟随昏君，并引夏侯湛赞东方朔语为补证，也间接赞颂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举李白赏识身居卑微时的郭子仪一例，证明李白必知永王不会成功，由此推断出李白之跟从永王是由于“迫胁”。

尽管“迫胁”之说的真实性尚可推究，但就文论文，通篇寓颂于议，以气势取人，申辩层次井然，能自圆其说。

三槐堂铭(并叙)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1]。二者将安取衷哉[2]！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3]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4]。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5]。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6]，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7]。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8]，厚施而不食其报[9]，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10]。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11]。"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12]。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13]。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14]。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15]。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16]，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17]。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18]。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19]。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20]。既相真宗，四方砥平[21]。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22]。相时射利，皇恤厥德[23]。庶几侥幸，不种而获[24]。不有君子，

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㉕。呜呼休哉!

〔注释〕

①必:一定,必然。 ②取衷:折衷。 ③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封于申,故号申包胥。 人众胜天:集众人之力可以战胜自然。 天定:天之定数,主宰人间吉凶、祸福、贵贱等。④茫茫:模糊不清貌。 ⑤怠:疲惫。 肆:放肆横行。盗蹠(zhí):相传为春秋末期人,名跖(一作蹠)。所行不合儒家礼义,被称为盗跖。 孔颜:孔子及其弟子颜回。 厄:困顿。 ⑥蓬蒿:蓬草与蒿草。 ⑦审:明白,清楚。 ⑧世德:世代留传功德。 ⑨施:给与,加惠。 食:受纳。 报:报赏。 ⑩兵部侍郎晋国王公:王祐,字景叔,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宋初名臣,宋太宗称赏其文章、清节,特拜兵部侍郎。 汉、周:五代时后汉(947~950)、后周(951~960)。 卒:终于。 直道:正直之道。⑪三公: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 ⑫魏国文正公:王旦(957~1017),字子明。王祐子。咸平三年(1000)同知枢密院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谥文正,赠魏国公。 景德、祥符:宋真宗年号。相:任宰相。 ⑬寓:寄存。 ⑭责报于天:向天求取回报。 左券:契约。古代契约分左、右两片,双方各执一片。左片称左券,由债权人收执为凭据。 ⑮懿敏公:王素(1007~1073),字仲仪。王旦子。庆历(1041~1048)初知谏院,以论事无所畏避获仁宗嘉奖,擢天章阁待制。又两知渭州,任边帅。为官敢于断事,以吏才为时所称。谥曰懿敏。 直谏:直言讽谏。 位不满其德:官位与其厚德不相称。 ⑯李栖筠(yún):唐肃宗朝贤臣。字贞一,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子吉甫(758~814),字弘宪。唐宪宗朝两度为相。吉甫子德裕(787~849),字文饶。唐武宗时入相。 ⑰艾(ài):停止。 ⑱巩:王巩,字定国。生平练达

世务,好臧否人物,议论时政。诗文为苏轼兄弟所推重。　世其家:继承其家风。　⑲休:美善。　⑳封植:栽培。　世:父子相继为一世。　㉑砥(dǐ)平:太平。砥,质地很细的磨刀石。㉒吾侪(chái):我辈。侪,同辈,同类的人。　㉓相时射利:审度时势,追求利禄。皇(kuàng):通"况",何况。恤(xù):忧念。厥(jué):他的。　㉔庶几(shù jī):也许可以。　侥幸(jiǎo xìng):意外获得成功。　㉕郁郁:茂盛的样子。　符:吉祥征兆。

〔讲评〕

三槐堂在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东门外。宋初名臣王祐手植三槐于庭院中,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拜相,子孙因建三槐堂。苏轼与王旦孙王巩交善,本文大概是应王巩之请而作,但具体时间不详。

王旦子孙建三槐堂旨在纪念传扬家世功德,这当是铭文的必有内容。苏轼对此是很清楚的,同时对此事又有其更深一层的思考,即由此事生发出对人世间祸福荣辱的议论,文章便从此落笔,提出"天定"则"天可必"。接下以例证方式过渡到对王氏家世功德的评述,显示出福禄荣名来源于修德之厚,同时也论证了"天定"则"天可必"的观点。结末铭文则着重颂扬王旦及其家世的功德,"郁郁三槐,惟德之符",点明三槐堂的纪念意义。全文境界高远,气势开阔。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1],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2]。六月甲午[3],殡于京城之西[4]。其明年六月壬午[5],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6]。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7],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8]。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9],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10]。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11],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12]:"某人也,言辄持两端[13],惟子意之所向[14],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15],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16]。"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17]。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18]。"未期年而先君没[19],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20],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21]。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22]。呜呼哀哉!

〔注释〕

①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治平,宋英宗赵曙的年号(1064～1067)。 五月丁亥:阴历五月二十八日。 ②赵郡:指苏轼家族所属郡望,在今河北赵县。 ③六月甲午:阴历六月六日。 ④殡:盛殓而未葬。 ⑤明年六月壬午:治平三年(1066)六月无壬午日,疑误。 ⑥眉:眉州,今四川眉山。 先君先夫人:对已死父母的尊称。 ⑦讳:旧时有避讳习俗,也指所避讳的名字。 ⑧乡贡进士:指从各州选送到中央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 ⑨归:嫁于。这两句指:至和元年(1054),王弗十六岁,嫁给了十九岁的苏轼。 ⑩谨肃:谨慎恭敬。 ⑪子:您,对男子的尊称或通称。 去亲远:离开父亲很远。亲,父母。 ⑫反复:重复,再三。 ⑬持两端:采取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 ⑭唯子意之所向:一味迎合您的心意所在。 ⑮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有来要求与苏轼建立亲密关系而又太过分的人。 ⑯"其与人锐"二句:那个人结交人很迫切,他以后背离人也一定很迅速。 ⑰类有识者:像是未卜先知的人。 ⑱诸:"之于"的合音。姑:婆婆,指苏轼的母亲程氏。 ⑲未期年而先君没:不满一年而我父亲也死了。 ⑳九原:指墓地。 ㉑依怙(hù):依靠,引申为父母的代称。 ㉒"君虽没"二句:你虽死了,但能与我母亲葬在一起,仍然做媳妇,没什么可憾。

〔讲评〕

墓志铭这种文体包括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籍贯和生平等,铭则用韵文总结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

苏轼和他的妻子王弗有着十分亲密的感情,他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其抒情的真挚深厚而传诵不衰。这篇墓志铭写于王弗去世的第二年,即治平三年(1066)。在志文中,作者

精心选择了几则日常生活言谈，突出了王弗的贤敏睿智及其对于生性真率随便的丈夫的忠告和帮助。尤其是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对两类人(见风使舵、投人所好者和过于殷勤者)应保持警觉，表现出这位深闺妇女观察生活的精细和识见的卓然过人。平易亲切的叙述之中体现出作者夫妻间的恩爱深情。结尾铭文中对夫妻死别的哀悼，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及安慰，则是这种情爱的归结。

雪浪斋铭(并引)

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1],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2],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3],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云。

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4]。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5],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6]。

〔注释〕

①中山:地名,今河北定县。　圃(pǔ):蔬菜瓜果园。②孙位:唐末画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号会稽山人。后入蜀居成都。擅画龙水,笔力奔放。　孙知微:宋初画家。字太古,眉州(今四川眉山)人。　③曲阳:地名,今河北曲阳。　④九原:墓地。　⑤玉井芙蓉:比喻盆中白石。　⑥四月辛酉绍圣元: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辛酉日。

〔讲评〕

本文作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时苏轼知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苏轼的审美趣味重在自然无饰,并且善于发掘自然美。从野外拾得精美的黑石、白石,由黑石之白脉联想到画水名家笔下的"石间奔流",并将二石置于大盆中,以水冲击,名曰"雪浪斋",且欣

然为之作铭。作者的自然雅趣及其艺术化的生活情趣跃然纸上。铭文对雪浪斋中水石相击之势作了形象的描绘,而“石中乃有此理存”一句则道出了艺术与自然间的密切关系,也道出了作者崇尚自然的个中原因。全文引、铭相辅相成,笔墨简练、情趣盎然。

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①]，国有蓍龟[②]，斯文有传[③]，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④]。譬如大川乔岳[⑤]，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⑥]。今公之没也[⑦]，赤子无所仰芘[⑧]，朝廷无所稽疑[⑨]，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⑩]。君子以为无为为善[⑪]，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⑫]。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⑬]，舞鳅鳝而号狐狸[⑭]。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⑮]；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⑯]。及其释位而去也[⑰]，莫不冀其复用[⑱]；至其请老而归也[⑲]，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⑳]，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㉑]，奄一去而莫予追[㉒]。岂厌世溷浊[㉓]，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㉔]，而天莫之遗[㉕]？昔我先君，怀宝遁世[㉖]，非公则莫能致[㉗]。而不肖无状[㉘]，因缘出入[㉙]，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㉚]。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㉛]，愧古人以忸怩[㉜]。缄词千里[㉝]，以寓一哀而已矣[㉞]。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㉟]。呜呼哀哉。

〔注释〕

①民有父母：大意是说民有像父母那样的长官。这里是赞美欧阳修做官爱民如子。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　②国有蓍(shī)龟：国家有决疑定策的大臣。蓍龟，蓍草和龟甲，古时占卜

决策用具，这是比喻能起决策作用的人。　③斯文有传：儒家的道德文章有赖于欧阳修而流传下来。斯文，原指礼乐制度，这里指儒道和文章，语出《论语·子罕》。　④"君子有所恃而不恐"二句：君子依仗欧阳修而无所惧怕，小人害怕欧阳修而不敢做坏事。⑤乔岳：高山。　⑥"不见其运动"三句：不见大河高山运动，但大河高山对他物的功用，是无法计算而为众人所尽知的。⑦没：去世。　⑧赤子：指百姓。　仰芘(bì)：仰靠庇护。芘，同"庇"。这句承上"民有父母"句。　⑨朝廷无所稽疑：朝廷没有可资咨询查疑的人了。稽疑，稽查疑问。这句承上"国有蓍龟"句。⑩"斯文化为异端"二句：指欧阳修死后，佛学渐盛。异端、夷，均指外来佛教。这句承上"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句。　⑪君子以为无为为善：君子学人无人领导，以至偏失方向，推崇黄老的无为学说。无为，道家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这句承上"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⑫沛然：充沛的样子。　得时：得到时机。　⑬变怪：指荒诞混乱的现象。　⑭舞鳅鳝而号狐狸：鳅鳝作舞，狐狸嗥叫，喻小人得势。鳅，俗称"泥鳅"。鳝，黄鳝。　⑮未用：未被朝廷重用。　病：忧虑。　⑯又以为迟：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欧阳修始任枢密副使。六年，转参知政事。时年已五十五岁，所以谓"迟"。　⑰释位而去：治平四年(1067)三月，欧阳修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释，放弃。　⑱莫不冀其复用：天下人无不希望欧阳修再被重用。冀，希望。　⑲请老而归：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归居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时年六十五岁。　⑳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之词。　万一：万分之一。　㉑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谁说欧阳修不会再留心世事了呢？　㉒奄一去而莫予追：忽然舍弃我们而逝去了。奄，忽然。莫予追，不追念我们。　㉓溷(hùn)：混乱。　㉔将：还是。　禄：这里指福气。　㉕而天莫之遗：而上天不愿留下欧阳修。据载，孔子死

后,鲁哀公诔文中说:"旻天(上天)不吊(怜),不慭(愿)遗一老。"这里把欧阳修比作孔子。 ㉖先君:对亡父的称呼。这里指苏洵。 怀宝遁世:满腹经纶,避世不用。 ㉗非公莫能致:不是欧阳修,不能使苏洵入朝做官。苏洵于嘉祐元年曾携苏轼、苏辙兄弟入京,献二十余篇文章给欧阳修。欧阳修大为赏识,荐为秘书省校书郎。 ㉘不肖:自称谦词。 无状:没有品行。 ㉙因缘出入:靠着机会进入欧阳修门下。因缘,依靠机缘。出入,偏义复词,即进入。 ㉚十有六年: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结识主考官欧阳修,至此正十六年。 ㉛怀禄不去:指在杭州做官,无法脱身奔丧。怀禄,留恋官禄。 ㉜忸怩:惭愧。古人有弃官奔师丧之例。 ㉝缄词:寄信。这里指封寄这篇祭文。 ㉞寓:寄托。 ㉟"盖上以为天下恸(tòng)"二句:在上为天下而悲,在下为自己私情而哭。恸,悲哀而痛哭。

〔讲评〕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九月,欧阳修去世,苏轼写下这篇祭文。

欧阳修是北宋名臣,道德、文章与政绩卓著,对苏洵、苏轼父子又有知遇之恩。苏轼即从这两方面来写,重点在前者。写前者是大处落笔,先用六个方面的变化和两个比喻,概述欧阳修生前的功绩("民有父母"等六句及"大川乔岳"一喻)和去世所造成的损失("赤子无所仰芘"六句及"深渊大泽"一喻),鲜明的对比之中突出了欧阳修的生平功绩;接下又将欧阳修一生具体分为"未用"、"既用"、"释位而去"、"请老而归"、"洁身而逝"五个阶段,从天下人相应的反响这一角度着笔,进一步说明了欧阳修的存亡关系到国家人民的治乱祸福,透露出朝野对欧阳修去世的哀悼之情。祭文末尾,作者自述父子两代见知于欧阳修之事,以自责的口吻表达深重的哀痛之情。全文情韵幽咽,凄恻感人。

祭陈令举文[1]

呜呼哀哉，天之生令举，初若有意厚其学术，而多其才能[2]，盖已兼百人之器[3]。既发之以科举[4]，又辅之以令名[5]，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将畀之以位[6]。而令举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夫岂独其自任，将世之士大夫[7]，识与不识，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奋而不顾，以至于斥[8]，一斥而不复，以至于死。呜呼哀哉。天之所付，为偶然而无意耶？将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耶？将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复夺之而自使耶[9]？不然，令举之贤，何为而不立[10]，何立而不遂[11]？使少见其毫末，而出其余弃，必有惊世而绝类者矣[12]。予与令举别二年而令举没[13]，既没三年[14]，而予乃始一哭其殡而吊其子也[15]。呜呼哀哉。

〔注释〕

①陈令举：陈舜俞(？～1076)，字令举，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曾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　②厚其学术，而多其才能：加深他的学问，而扩大他的才能。厚、多，作动词用。　③兼百人之器：兼有许多人的才具。百人，泛言多数。　④发之以科举：用科举来打开他的前程。陈舜俞于庆历六年(1046)考中进士。　⑤辅之以令名：给以美好的声名来帮助他。　⑥畀(bì)：给予，付与。位：官位。　⑦将世：共世。　⑧斥：贬谪。陈舜俞于熙宁三

年(1070)任山阴知县,拒绝奉行青苗法,被贬;九年即卒。
⑨"天之所付"数句:上天所给予他的是出于偶然无意的呢?或者是人们从各个方面去帮助他以成就他的天赋才能却不够呢?或者是上天既生养他又把才能给他,但人们不能任用,所以上天又夺回而自己任用他呢?　⑩立:树立,建树。　⑪遂:成功。
⑫"使少见其毫末"三句:稍为表现他的些许才能,发挥他多余和抛弃的部分,就已一定能惊动世上而成为杰出人物了。　⑬予与令举别二年而令举没: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自杭州赴密州知州任,与陈舜俞、张先等人在湖州相别,张先即作所谓"六客词"的《定风波令》词。别二年,即熙宁九年(1076)。　⑭既没三年:陈舜俞去世后三年,即元丰二年(1079)。　⑮殡(bìn):盛殓未葬。这里指出殡,出葬。

〔讲评〕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知湖州,遇其亡友陈舜俞(字令举)出葬,写了这篇祭文。

文章主旨是对陈舜俞一生怀才不遇、或用而不尽其才,深致叹惋。而在写法上极尽委曲之致,多角度、多层面地衬托,倍增哀感:起笔写陈舜俞的卓异之才和济世之志,从天赋多能、主观修养、名重天下、众望所归等方面为慨叹陈舜俞的不遇作反面铺垫;接下笔锋一转,写陈氏不幸的际遇,气势奔放,情感悲愤,"是何"二字引出下文三句设问,从天、人两端追究陈氏怀才不遇"以至于死"的原因,怅惘不定,至此笔锋又一转,假设陈氏见用于世,借以反衬其不遇,也照应篇首。

六一泉铭(并叙)

欧阳文忠公将老,自谓六一居士[①]。予昔通守钱塘,见公于汝阴而南[②]。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③],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间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④]?"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抵掌而论人物[⑤]。曰:"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⑥]。公麾斥八极[⑦],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適为主[⑧],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谓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⑨]。"勤语虽幻怪,而理有实然者。明年,公薨,予哭于勤舍[⑩]。又十八年,予为钱塘守,则勤亦化去久矣[⑪]。访其旧居,则弟子二仲在焉,画公与勤之像,事之如生[⑫]。舍下旧无泉,予未至数月,泉出讲堂之后,孤山之趾[⑬],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凿岩架石为室。二仲谓余:"师闻公来,出泉以相劳苦[⑭],公可无言乎?"乃取勤旧语,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铭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数千里,后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几于诞乎[⑮]?曰: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则可至于百传[⑯]。尝试与子登孤山而望吴越,歌山中之乐而饮此水,则公之遗风余烈,亦或见于斯泉也[⑰]。

〔注释〕

①欧阳文忠公: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晚年号六一居士。卒谥曰文忠。　②"予昔通守钱塘"二句: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赴杭州(治所在钱塘)任通判,途经汝

阴(今安徽阜阳)时拜见欧阳修后再南行。通判,知州的副手。③惠勤:余杭(今属浙江)诗僧,苏轼曾为其诗集写序。 甚文:很有文才。 ④间于民事:处理政事中的空余时间。间(jiàn),间隔。 盍(hé):何不。 ⑤孤山:在杭州西湖中。抵(zhǐ)掌:击掌。 ⑥公:指欧阳修。天人:天上人,指不同凡俗。不一来:不来一次。 ⑦麾(huī)斥八极:指挥八方极远的地方。麾斥,同"挥斥"。 ⑧莫適(dí)为主:没有固定的主人。適,专一、固定的。 ⑨几案:泛指桌子。 ⑩明年:第二年,即熙宁五年(1072)。 薨(hōng):死。古代称侯王及高官贵人之死为薨。⑪元祐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守,知州。 化去:死的委婉说法。 ⑫事之如生:像活着时一样侍奉。 ⑬讲堂:讲经堂。孤山之趾:孤山脚。 ⑭师:指惠勤。 劳(lào)苦:慰劳。⑮几(jī)于诞:近于怪诞无理。 ⑯泽:恩泽。 五世:五代。《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此反用其语。 百传:百世相传。 ⑰山中之乐:即欧阳修所写的《山中乐》。

〔讲评〕

本文作于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知杭州时。

欧阳修为当时德高望重的政坛贤臣和文坛领袖,而与作者之间更有一段深挚的师生情谊。本文即寄托了作者对欧阳修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文章先追忆欧阳修向作者引介西湖僧惠勤入笔,见出欧阳修乐道人善的长者风范;追忆与惠勤相见的情状,由惠勤道出欧阳修的高洁迈往襟怀及其超绝的文学才能。然后转笔叙述"六一泉"的来由,在铭文中说明作者命名"六一泉"的用意,即以"汪然溢流。甚白而甘"的泉水象征着欧阳修的遗风余烈,永存人世。全文叙事、议论、抒情融无间。